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嚴復集



第一册

诗　文（上）

王　栻主编

中　华　书　局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嚴復集

第二册

诗 文（下）

王 栻主编

中 华 书 局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第三册

书信

王栻主编

中华书局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嚴復集

第四册

按语

王栻主编

中华书局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嚴復集

第五册

著译 日记 附录

王　栻主编

中　华　书　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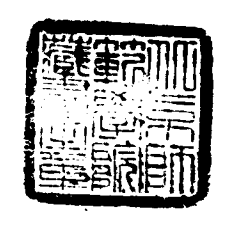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严 复 集

第一册 诗 文（上）

王 栻主编

中 华 书 局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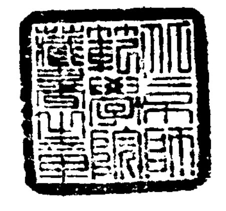
严 复 集

第二册 诗 文（下）

王 栻 主编



中 华 书 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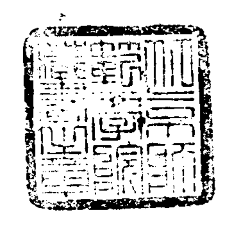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严复集

第三册 书信

王栻主编

中华书局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严　　复　　集

第四册　按　　语

王　　栻主编



中　　华　　书　　局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严　复　集

第五册　著译　日记　附录

王　栻主编

中　华　书　局



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

严　复　集

（全五册）

王　栻　主编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中华书局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1/32·52印张·11插页·1201千字

1986年1月第1版　　198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800 册

统一书号：11018·1168　　定价：10.70元



一九〇五年严复第二次赴英后所摄，时年五十三岁。此影下端系严复英文签名。



一八七八年摄于巴黎，时年二十六岁。
严复有诗“漫题二十六岁时照影”，即此照。



直報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十七日

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五年三月十三日

一八九五年三月十三日《直报》所载《辟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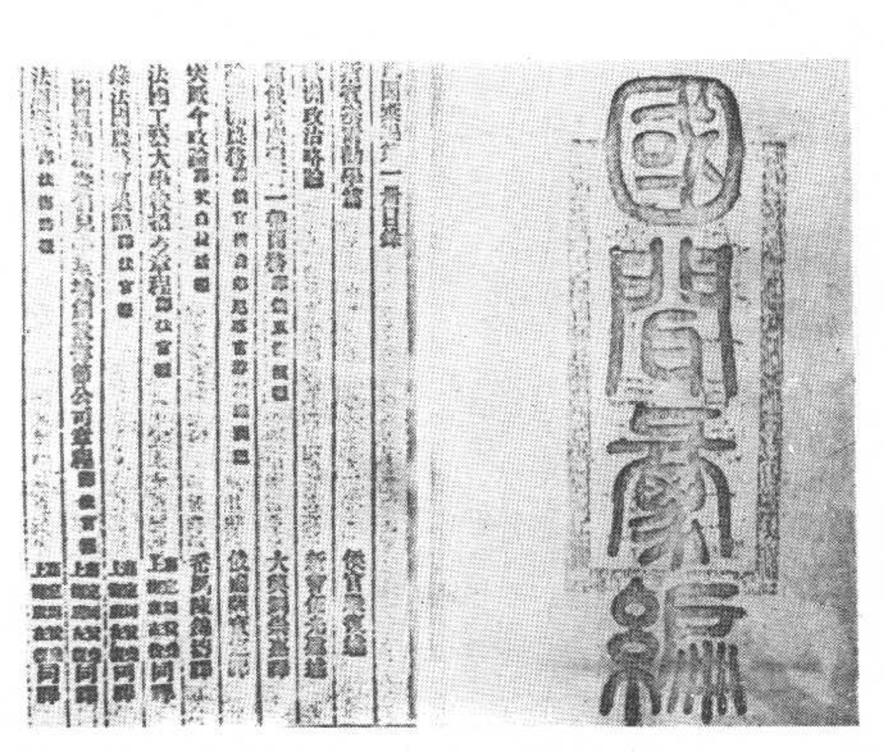
國聞報

大清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

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十月廿六號

一八九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国闻报》创刊号所载《〈国闻报〉缘起》。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国闻报》
所载《驳英〈太晤士报〉论德据胶澳事》。



國聞彙編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国闻汇编》创刊号。

此系应京中诗人成多禄之邀而作，书于一九一六年。见本册《瘉壁堂诗集》。

此系严复晚年手迹。

前　　言

在中国两千多年，特别在中国近代的学术思想史中，严复占有显著的地位。严复生平活动的最主要时期，是在甲午战争以后。当时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外国侵略者正在这个时期先后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它们不仅要把中国变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而且还企图将中国彻底瓜分了。那时候，民族资产阶级刚刚诞生并有初步发展。虽然它具有特殊的软弱性，但当时还是一个新兴的进步的阶级。严复正是代表当时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第一个系统介绍西学、提倡资产阶级思想与文化用以挽救中国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

（一）

严复（1854—1921年），福建侯官（福州）人。字又陵，又字几道。他的生平大略分为四个时期。甲午战争以前（1854—1895年），是他思想的发展与成熟时期。甲午战争以后至戊戌政变以前（1895—1898年）即维新运动时期，他是一个最出色的维新变法理论家，提倡新学（西学）、反对旧学（中学）。这是他最进步的时期。戊戌政变以后至辛亥革命以前（1898—1911年），他大量翻译西方资产阶级著作，继续介绍并提倡“西学”中的民主和科学，但同时逐渐变为保守者。在辛亥革命以后以至于死（1911—1921年），他虽仍保持强烈的爱国思想，却已成为一个顽固的老人。

严复的父亲是中医。十四岁时，父亲去世，家中比较困苦。他不能象当时普通富家子弟一样，走科举入仕的正路，所以考入洋务

派所创办的海军学校——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他在学堂中呆了五年，毕业后，在军舰上实习，以后又被派到英国海军学校里留学三年。回国后，在福州母校教了一年书，被李鸿章调到天津，在新创办的海军学校——北洋水师学堂任职，自总教习（教务长）、会办（副校长），升至总办（校长）。他在这个学校一直呆了二十年，所以，严复在甲午战争前，几乎一直过着海军学校的生活。他的同学回国后都在海军界任舰长等职（如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方伯谦等，都是与严复同批出国的同学），而他只是空守着天津这个学校。“文忠（李鸿章）大治海军，以君（严复）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①。这说明李鸿章对严复是不重用的。同时，严复对李鸿章也是很不满意的。他不相信李鸿章所举办的所谓洋务事业能救中国。他始终认为，必须效法西洋，才能致中国于富强，而免于灭种亡国。

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他刺激很大。甲午战争后至戊戌政变前这三年间，维新运动蓬勃发展，严复就在这个时期成为一个最出色的提倡变法自强的理论家与宣传家。在这三年内，他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是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四篇重要论文——《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这四篇论文系统地发挥了他的政治主张及理论基础。在《辟韩》一文中，他尖锐批判了韩愈《原道》中君主专制的理论。他在当时君主专制的淫威下，居然敢说：“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他认为国君都是窃国的大盗，“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所以当日很有权势并以一代儒宗自居的张之洞就要弹劾他。

第二是《天演论》的翻译。天演论就是进化论，原著者是英国

① 陈宝琛：《严君墓志铭》。

著名的生物学家赫胥黎，他是达尔文学说最勇猛的捍卫者。严复借赫胥黎的著作，特别是进化论中人工淘汰的观点，发挥他自己要求变法自强，反对守旧复古的主张。在译文之后，还往往以按语方式，用自己文字加以补充说明。这本书虽然正式出版于1898年，但在1895年便已译成初稿。这本书不仅在当时并且在整个辛亥革命前十多年那个暴风雨的时期，影响都是极大的。根据我们所知，清末就流传着三十多种不同的版本，这是出版界所罕见的。当时关心中国存亡的爱国青年，大家都抢着看。鲁迅先生说，他当日在南京做学生时，“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虽然本家长辈严加训饬，但他仍然“一有闲空，就照例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①这本书使严复成为当时全国知名的人物。使象康有为那样目空一切的人，也承认严复是“中国西学第一”。

第三是他自己约几个朋友，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日报），内中主要社论，大半出于严复之手，当日严复在《国闻报》上所发表的社论，很有些尖锐泼辣的味道。譬如他在《道学外传》一文中，就对当日的所谓儒者，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严复说：你无论跑到那里，都会碰到这么一些自号为孔孟程朱之徒的读书人，“面戴大圆眼镜，手持长杆烟筒，额蓄半寸之发，颈积不沐之泥，徐行偻背，阔额扁鼻，欲言不言，时复冷笑。”如果到他家里去，充其量只有《古文观止》及《纲鉴易知录》等几本书。如果问他有没有看报纸，他就说：“亦偶阅之，然今日之报，即今日天下之乱民也。……民主者，部落简陋之习也。”如果你问他，不怕亡国吗？他就说：“若支那真瓜分，吾辈衣食自若也，汝胡以此哓哓为？”严复因而指出：“夫学术之归，视乎科举，科举之制，董以八股，八股之义，出于《集注》，《集注》之作，

---

① 鲁迅：《朝花夕拾·琐记》。

实唯宋儒，宋儒之名，美以道学。”“支那积二千年之政教风俗，以陶铸此辈人才，为术密矣，为时久矣。”而培养出来的，只是一些“生为能言之牛马，死作后人之僵石”的废物，而政界的达官贵人，学界的书院院长，就往往出于其中。这些人正是“亡国致祸”的根源。甲午战争中国为什么败于日本？“岂非视此辈之多寡，为国势之盛衰耶？”①严复不仅反对这种八股迂儒，而且认为那些自号博雅的人物所皓首致力的词章、书法、考据、程朱陆王之学，统统是“无用”“无实”的学问。这些学问，只能点缀太平，决不能挽救危亡，其甚焉者，不仅“无用”而且“有害”。因此，居今之日，只有提倡西学的一条路，就是说，“大讲西学”。他认为“东海可以回流，吾言必不可易也。”②至于“西学”到底是什么？严复说：“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③所说“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就是指科学；“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就是指民主。五四时期所提倡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两个法宝——民主与科学，严复在这个时候，便已开始抓到并加以提倡了。

戊戌政变证明改良派的政治活动全部破产。改良派人物，杀的杀了，逃的逃了，有的革职，有的充军。戊戌政变后，严复的心情是沉痛的，“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这两句诗正可表示他对戊戌六君子就义及光绪被囚称病的无限愤慨。但严复却仍安稳地做他天津的水师学堂校长。为什么严复会平安无事呢？我们认为，严复在维新运动时期，虽然参加维新变法，“大讲西学”，但他只做宣传工作，而不愿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一起参加政治活动，更没有卷入当日帝党与后党之间的夺权斗争。

到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发生，严复才脱离一住二十年的天津

① 《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七日。

② 《救亡决论》。

③ 《救亡决论》。

水师学堂，而过着南北奔走随处嗽食的生活。他先在上海开会讲学，以后又到天津任开滦煤矿华人总办，到北京任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到上海任复旦大学校长，到安庆任安徽高等师范学堂校长，到北京任学部(教育部)名词馆总纂。但总的说来，他对于这些工作，都未抛心力为之，其精神所寄，仍要继续维新运动时期提倡西学的工作。在戊戌政变后至辛亥革命前这十三年中，他发表自己写作的文章还是次要的事。其最大精力，在于翻译西方资产阶级著名学者的著作。与译《天演论》一样，他往往在译文后面加上自己的按语，用以发挥自己的见解。在戊戌政变后他写信给他的老朋友说:“终谓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即使朝廷今日不行一事，抑所为皆非，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即不幸暂被羁縻，亦将有复苏之一日也。所以屏弃万缘，惟以译书自课。”他认为他的译书事业是救国大业，同时也觉得这些书译成之后“仆亦不朽矣。”①在这段时期内，陆续翻译出版的有亚丹·斯密的《原富》，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即《自由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只译完前半部)，耶芳斯的《名学浅说》，合前译《天演论》一共为八部，以后商务印书馆汇编而名之曰《严译名著丛刊》。八部译书的字数，约近二百万字。他翻译的态度，一向是比较审慎的。这些书译完后，他的精力也已衰颓，进入晚年了。

他对于翻译工作是很自许的，他说他翻译时，每一个字都是费尽斟酌，“字字由戥子称出”。这也就是他翻译《天演论》时自己所说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精神。他自信，“有数部书，非仆为之，可决三十年中无人为此者。”这就是说，他自信如果把中西学术和

---

① 严复与张元济书，原件存上海图书馆。

中西文字水平总起来说的话，自己是当时全国第一人。

在苦闷的时候，他也曾有所感慨："四条广路夹高楼，孤愤情怀总似秋，……辛苦著书成底用？竖儒空白五分头。"[1] 是的，我们也正要问一问，到底他辛苦写成的译著对国家，对人民有多少用处？有几部书如《原富》、《法意》，原著本是英法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作品，其内容基本上是进步的，内中按语，也大多是进步的。就是《穆勒名学》及《名学浅说》，其目的也仍在提倡自然科学中的归纳法以与中国儒家的唯心论思想作斗争。但是，如翻译《群学肄言》与《社会通诠》时，其主要目的，就并不在乎与顽固派作斗争，而是针对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他认为那些革命派，"其人既不通科学，则其政论必多不根。"因此要他们"何如稍审慎，而先济于学之为愈乎！"其实，即在《原富》与《法意》等书的按语中，也可以找到有些条，其思想是很不健康的。但总的说来，严复在戊戌政变以后辛亥革命以前这十三年的翻译工作，对当时社会，还是功大于过，其主要的影响与作用，还在与传统的儒家封建思想作斗争，还是他在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斗争工作的继续。

辛亥革命以后，严复基本上过的是衰病闲居的生活，虽然在报刊的论文及亲友的书札中，还经常流露出他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在思想上，已完全走上了顽固保守的道路。在政治方面，他参加了"筹安会"。我们也承认，他自己所说的筹安会之事"颇缘被动"，不是趋炎附势，攀龙附凤，但他反对共和，主张恢复帝制，却是自认不讳的。在文化方面，他主张尊孔读经，反对五四运动。他给门生的信中说："鄙人行年将近古稀，窃尝究观哲理，以为耐久无弊，尚是孔子之书。《四书》、《五经》，固是最富矿藏，惟须改用新式机器，

---

① 《蹇斋賸墨》所录严复赠英华诗。

发挥淘炼而已。”[①]

中国资产阶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发展起来的，连欧美各国资产阶级在革命时代那种比较彻底一点的革命性都没有，而具有特别软弱的妥协性。这个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代表人物，与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所联合组成的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也曾经战斗过一个时期，“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但这个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他们“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②] 中国近代史中的严复也是这样一个人物。

（二）

现在再谈一谈严复的政治思想及其所根据的哲学思想。

在此，我们必须首先说明一点。严复青壮年时期所受的教育，所阅读的书籍，所研究的学问，以西方资产阶级的学问为主，而同时期主张维新变法的主要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则不同，他们从小所受的是封建教育，所读的是孔子的书，他们虽然也仰慕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与文化，但他们不能阅读西文，不能深刻了解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与文化。他们只能读西方传教士所写的那些既肤浅又歪曲的作品，江南制造局等处所翻译的浅近的科技书，以及甲午战争前那些也到过外国，但只能一般了解外国情况的如王韬、郑观应、何启一批改良派前辈人物的著作，再加上他们在上海、香港等地所亲眼看到的一些东西，这些就构成了他们对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与文化了解的全部。所以他们维新运动的理论根据主要仍是根据孔子的思想，他们只是说，孔子是主张革新，主张变法的圣人，而不是主张守旧，主张复古的圣人。只因两千年来所

① 《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学衡》第十三期。

②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六九〇页。

有的读书人都将孔子的书读错了，后代的儒家歪曲了孔子的原意，所以这两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才成为亡国灭种的根源。严复则不然，他知道代表资产阶级思想的"新学"或"西学"，是不能与代表传统封建主义的"旧学"或"中学"相提并论的，并加以牵强附会的。严复维新理论的根据是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与自然科学。他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此来反对封建思想的。

严复的政治思想，主要内容有三点：

第一，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在严复的著作中，充满着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思想。有时激昂慷慨，有时几乎痛哭流涕。不过早期文字在措辞上更激烈些。且举一例：在甲午战争后期，清政府决定同日本签订卖国条约。严复曾发表《原强续篇》，强烈主张与日本作战到底，反对签约卖国。他说："仆生平固最不喜言战者也，……迨不得已战矣，则计无复之，唯有与战相终始，万万不可求和，盖和则终亡，而战可期渐振。""呜呼！和之一言，其贻误天下，可谓罄竹难书矣。""今日之事，舍战固无可言，使上之人尚有所恋于〈和〉而不早自断焉，则国亡矣。"他认为我们如果一边进行战争，一边整顿军队，就可以取得最后胜利。而日本方面，则已经山穷水尽，民怨沸腾，再打下去，就只能失败，我们万不可又以几万万两银子，作为赔款，送给他们，使之死灰复燃，转危为胜。又譬如，他对帝俄之侵略中国，也是极端痛恨的。他说："中国之大患终在俄。"他认为中华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伟大的，而帝俄的专制政治充满着残酷与腐败，将来总有一天会失败。以后日俄战争发生，帝俄所以失败的种种原因，也正如严复文中所详细分析的。总之，严复的爱国思想是非常强烈的。其维新变法的种种主张，正是以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为出发点的。

第二，竭力主张民主。严复著作中最突出的一点是民主思想。1895年他所发表的《辟韩》，是最早期也是最猛烈反对专制提倡民

主的文章。他承认“民”（虽然实质上还是属于资产阶级“民”的概念）才是国家的主人，而国君不过是人民的公仆。“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而几千年来专制君主及其公侯将相，本应该替老百姓服务，其实却都只是窃国的“大盗”。“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仍沿着戊戌变法时期的路子，提倡民权。严复在《原富》按语中说：“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也。其民之无权者，其国之可以有权也。……民权者，不可毁者也。必欲毁之，其权将横用而为祸甚烈者也。毁民权者，天下之至愚也。”在晚年翻译《法意》的按语中，他仍说：“民主者，治制极盛也。使五洲而有郅治之一日，其民主乎！”至于严复提倡经济的民主，即提倡民间或民族资本主义的文字，无论在著作中或在翻译按语中，都随处可见。不过，我们要注意，严复还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他不赞成通过革命的道路来实现民主政治，而只想努力提高民智，以为只要民智提高了，就会自然实现民主政治。因此，他甘愿埋头苦干，大量翻译西书，提倡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与文化。

第二，竭力提倡科学。严复所提倡的“西学”或“新学”，不仅包括资产阶级国家中以民主思想为核心的社会学说，还包括资产阶级国家中以科学方法为指导的自然科学。他认为只有通过科学的实验及实践，通过后天所得的经验，才可取得真理，才可使学术日益昌明，民智日益提高。他常引用赫胥黎的一句话：“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名物为文字者，斯真学耳。”他认为中国人只要认真将科学的方法学到手，以此研究自然现象，就会有许多发明创造，就会民富国强。严复生平虽然没有翻译自然科学的书，但他非常注意科学的方法——尤其是逻辑学中的归纳法，他在戊戌政变后辛亥革命前这一段时间内，还要翻译《穆勒名学》，以后年老力衰，只得半途而废，但他终究不甘心，改译了一部简明扼要

的《名学浅说》，用以提倡科学及科学的方法，才算粗了了自己的心愿。

总之，严复的政治思想，扼要地说，就是爱国思想、民主思想及科学思想。他正是以爱国思想作为出发点，竭力提倡民主与科学。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挽救中国的民族危机，寻找祖国的光明前途。

那么，严复政治思想所赖以为根据的哲学思想是什么呢？

第一，严复具有唯物论的观点，反对唯心论的观点，这是他整个理论体系的基础。他的唯物论与中国古代的唯物论是不同的。因为古代的唯物论只是以常识为根据的朴素唯物论，而严复的唯物论已是以自然科学为根据的机械唯物论。机械唯物论当然不能和现在的辩证唯物论相比，但与朴素唯物论相比，不能不说是进了一步。

严复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自然界一切物质及其变化都有因果可寻，都遵循着一定规律，而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更不是由于什么上帝意志的操纵。他在《译天演论自序》中说："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用不着依靠"灵魂"、"上帝"等等东西来解释。所以，严复的唯物论，是以西方十七、十八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为基础的。就在他晚年的《庄子评点》中，他还是强调说："西人唯心派哲学，与科学家之唯物论大异，别为两派。唯物论谓此心之动，皆物之变，故物尽则心尽，所言凿凿可指，持唯心之说者，不可不深究也。"

第二，严复具有唯物论的经验论的观点，而反对唯心论的先验论的观点。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认为有"生而知之"的圣人，为民"作之君，作之师"，他们都是命定要做劳动人民的统治者。严复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有"生而知之"的先验的知识。即如几何学中的公理，许多哲学家、科学家认为这总是先验的了，但他也不以为然。"科学之几何、代数，素称独为精确，遂谓其理（公理）之根于良知

（先验），不必外求于事物，则又不可也。公例无往不由内籀（归纳法），不必形数公例而独不然也。于此可见……智慧之出于一本，无所谓良知（先验）者矣。”他又说：如果一个人对于“形（逻辑）、数（数学）、质（化学）、力（物理）诸学略有问津”，就知道“其论之无以易。”①我们可以说，严复的唯物的经验论观点，是以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及自然科学为根据的。

第三，严复有发展论的观点，而反对复古论的观点。他的进化论观点，有自然科学的根据，而中国传统的变化或发展论思想，只能以朴素唯物论为根据。

我们知道，当严复二十多岁留学英国时，正是达尔文的《物种起原》出版之后。英国及全世界正为这本书所发挥的进化论所震撼着，并且达尔文本人也还健在。严复一生受进化论的影响极大。他在1895年所写的那篇重要论文《原强》中，一开始就表明自己是这个学说的信仰者。他认为达尔文的《物种起原》出版后，“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斐变。论者谓达氏之学，其一新耳目，更革心思，其于奈端（牛顿）氏之格致天算，殆非虚言。”

第四，严复有“制天论”的观点，斯宾塞尔和赫胥黎都是庸俗进化论者，但他们的认识又是有差异的。斯宾塞尔主张“任天为治”，既然非洲、澳洲及亚洲等国家都是“劣种民族”，那么，根据“优胜劣败”的法则，帝国主义的侵略就是理所当然。赫胥黎则相信强者侵略弱者是一个自然现象，但他强调生物现象中的另一方面——“人工淘汰”，认为“人工淘汰”可以控制“自然淘汰”，因而他强调“人定胜天”，反对斯宾塞尔的“任天为治”。严复的思想，更象赫胥黎，当日他所以选择赫胥黎的《天演论》，其用心正是要替变法图强、斗争抵抗的思想找到自然科学的根据。所以严复在《译天演论自序》中

---

① 《穆勒名学》部乙按语。

说："赫胥黎氏此书之旨，本以救斯宾塞尔'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所以《天演论》全书结尾时，严复借赫胥黎的原文，警告人们，不可如佛教徒一样，"哀生悼世"、"徒用自弱"，应该"沉毅用壮"，"强立不反"，"可争可取而不可降"，要"早夜孜孜，合同志之力，谋所以转祸为福，因害为利"。严复这里所谓"与吾古人有甚合者"，指的就是古代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并且加以科学的根据，对当时中国人敲起警钟。他要大家下大决心，抛弃数千年来传统的封建思想，效法西方那些较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与文化，积极变法图强，抵抗外国的侵略，挽救中国的灭亡。

总之，严复在当时新的资产阶级的"西学"与旧的封建主义的"中学"的斗争中，进行了积极的战斗，这对以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起了启蒙作用，这种历史的功绩，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 * * *

《严复集》的编辑，系南京大学历史系《严复集》编辑小组的集体工作。这项工作延续的时间较长，组内成员调动频繁，六十年代初参加的有丁金平、胡大泽、陈运谟同志及孙述圻、殷勤等同学。七六年以后参加的有蔡少卿、童光华、史全生、黄征、周衍发、施一揆、孟昭庚、严仲仪及孙应祥等同志，研究生俞政、钱宪民、姚杏民、胡伟希等同志也参加了一些工作。吴白匋教授及宋志伊先生也在部分文字的校勘及辨认原稿的草书方面帮助了我们。

参加者大多是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和教学的同志。其中有的只担任过某一部分的工作。这里要特别感谢的是近代史组外的孟昭庚及严仲仪同志，他们整理了《天演论》的原稿本、严复关于《古文辞类纂》、《王荆公诗集》的评语以及《庄子评语》。

但在各位同志中，花费工力最多的，还是最后参加此项工作的孙应祥同志。当日我们虽然搜集了四十多册的稿件并有所加工，

但仍是各行其是，体例紊乱，校勘也疏漏很多，直到孙应祥同志参加后，才在各人所做工作的基础上，尽可能按原稿原刊，从头到尾重新做了校勘、分段和标点，并统一其体例。对原来的考订也逐篇加以审查和修改，对有些原来未加考审的又进行了考订，对原来未收集到的资料也进行了增补，补写了题解、注释。整整三年间，他日以继夜地工作，才将这部集子整理出来。

我们水平都不高，一定还存在着许多错误及不足之处，极希望能得到读者的指正，并帮助我们继续搜集严复撰译及有关严复的文字。

王 栻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日

编　例

一、本书收录了严复的生平著述。严复的译著，因另已刊行，本集只收其《天演论》一书和《鸦乘羊者》一文。

二、本书所收资料，分为诗文、书信、专著和按语四类，各类著述大体按撰写或发表时间先后排列。原件未注时间者，则按考订的时间顺序编入；无法考订者，则附于该类之末。

三、本书所收资料，均注明来源。已发表的，注明书刊，手稿、抄件则注明保藏处所。

四、本集各件，均标点分段。凡肯定是误字，改正字上加〔 〕；衍文用〔 〕标明；脱字注于〈 〉中；缺字或字迹不清者，用□标出；有些缺字，以"当为某字"注于页末，以供参考。原作的夹注，一律排单行小字。

五、凡古体字、异体字，除特殊情况外，一律改用通行字体。

六、本书附录收入了有关严复的碑传年谱，他人为严译名著写的序跋，师友评论译著的来函等；并有本书编辑后记一篇，详细说明材料搜集、考订与编辑经过及其所存在的问题，供读者参考。

诗文卷说明

一、本卷包括诗和文两部分，先文后诗。

二、严复的文集，过去以贡少芹、蒋贞金所辑《严几道诗文钞》收录的文字为最多，约八、九万字，但遗漏很多，校勘也不精细。现在搜集到的原稿、抄稿、报刊及他人著作中的严复诗文，较《严几道诗文钞》多出三、四倍，我们全部重加校勘、整理。还有几十篇文章——主要是登载在《国闻报》上具有社论性质但又不署名的那些文章，很多出自严复手笔，现将考定确系严复所作的列入正文，另将一些可能是严复所作，但又不能确考的，作为本卷附录。考订文字也一并附录，以供读者参考。

三、严复的诗，大部分已收入严复长子严璩编印的《瘉壄堂诗集》①，现仍按原集排印。我们又见到的集外诗词还有数十首，今补录其中的三首。

四、严复的女儿和严群先生先后寄给我们严氏家藏的《瘉壄堂诗集》两本。严璩对诗中一些人物作了注释。这些注释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我们也予以收录。两本诗集注释略有不同，我们以较详尽者为底本，再以另一本加以补充。凡严璩的注释，均加"原注"两字。至于其它书刊中所录的严复诗作，与本诗集所载偶有不同，但意义无甚出入者，不复一一注明。

---

① 瘉壄堂，严复手稿中均作瘉壄堂。



严复五十三岁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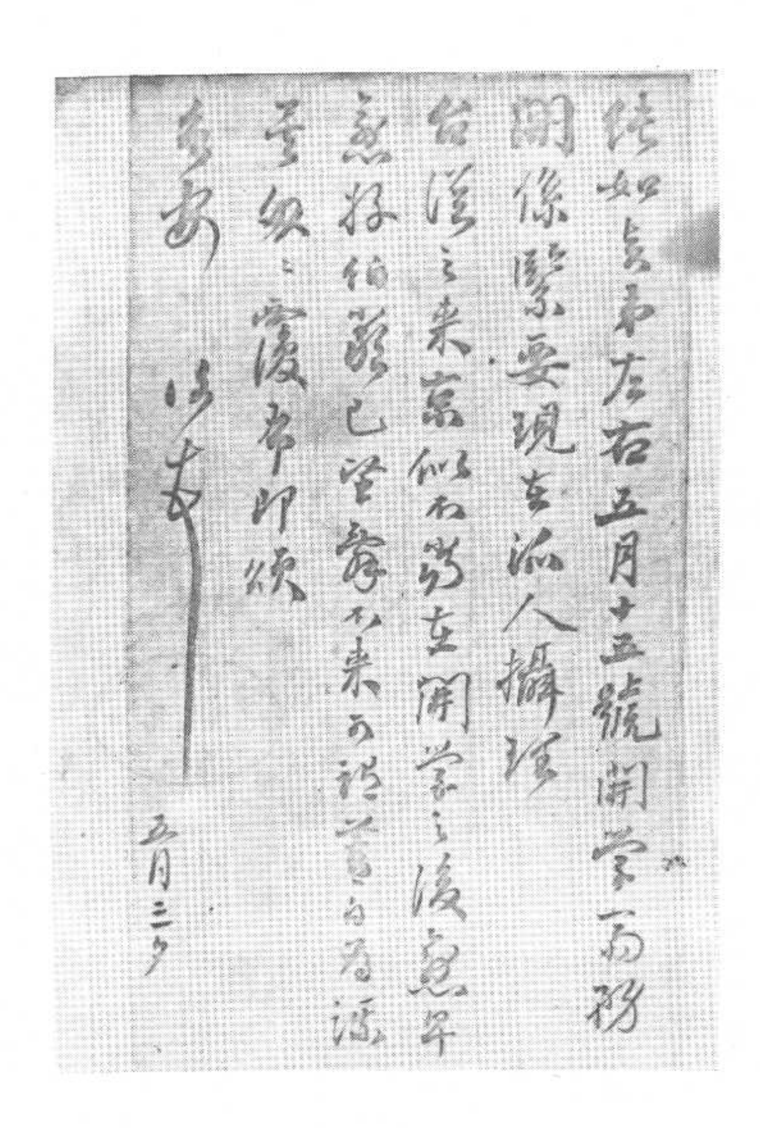
一九〇八年严复与甥女何纫兰合影

严复与陈宝琛书手迹

严复与汪康年、梁启超书手迹

严复与汪康年书手迹

严复与张元济书手迹



严复与熊纯如书手迹

严复与夫人朱明丽书手迹

书信卷说明

一、本卷包括与师友书信及家书两部分。

二、本集所收严复书信，有的已刊，有的未刊，各篇都分别注明来源。所收各函，尽可能根据原信或最早报刊所载作了校勘，其中严群先生所供稿件，均经严群先生校订过。

三、书信大都有月日而无年份，我们根据有关资料考证了各书信写作的年份。考订文字注于各页末。原书月日，大体是严复在民国元年（一九一二年）以前用农历，以后用阳历；民国以后，亦有用阴历者，但都注明阴历、夏历、廿四节气或朔、望、初几、闰月等字样，若仅填某月某日者，皆指阳历。严复给儿子严琥的信中说："刻下新旧两历并行。凡作家书，用新则纯用新，用旧则纯用旧，不可乍阴乍阳，必致迷乱误事。汝前书皆用旧历，此信乃忽填新历日子，何耶？又如朔、望、弦、澣及初几等字，皆用历有之，不宜以书新历。如儿此禀，乃四日所作，则竟书四日、四号可耳，而乃填为初四。汝方努力学为有章程踏实做事人，此虽小节，亦有章程人所不苟者，不可忽也。"这也可以看作是严复自己写信时的规则。

总目录

第 一 册

诗文卷(上)目录

第 二 册

诗文卷(下)目录

第 三 册

书信卷目录

第　四　册

按语卷目录

第五册

著译、日记、附录、目录

政治讲义*

自叙

严先生曰：余治天学，至于有明之世，波兰人歌白尼，尽破地静天动旧说，证地为日局行星之一，岁岁绕日，与诸纬彗孛同以定时循轨，即日亦非常静不徙者。群从围绕，太阳居中，以空游悬行，趋于御女。盖一出入息间，不知其几千万里也。喟然叹曰：伟哉科学！五洲政治之变，基于此矣。盖自古人群之为制，其始莫不法于自然。故《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有其至高者在上以为吾覆，有其至卑者居下以为吾践。此贵贱之所由分，而天泽之所以位也。乃自歌白尼之说确然不诬，民知向所对举而严分者，其于物为无所属也。苍苍然高者，绝远而已，积虚而已，无所谓上下也。无所谓上下，故向之名天者亡。名天者亡，故随地皆可以为极高，高下存乎人心，而彼自然，断断乎无此别也。此贵贱之所以不分，而天泽之所以无取也。三百数十年之间，欧之事变，平等自由之说，所以日张而不可遏者，溯其发端，非由此乎？且天演者，时进之义也。古之人发此者二三千年，中西载籍，莫不有考，然而最后百年，其学乃大盛，得此以与向之平等自由者合，故五洲人事，一切皆主于谋新，而率旧之思少矣。呜乎！世变之成，虽曰天运，岂非学术也哉！虽然，尚有说焉，夫背苦而向乐者，人情之大常也，好善而恶恶者，人

---

* 《政治讲义》，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五九年新加坡出版的《严几道先生遗著》中全录此书，係根据严复四子严璿家藏稿本排印的，文字和商务本略有不同，但错字较多。今据商务本排印。商务本中之明显错误和不妥处，据新加坡本校改。本书所译人名、地名，今参照新加坡本，将原名附后，以便读者。

性所同具也。顾境之至也，苦乐未尝不并居；功之呈也，善恶未尝不同域；方其言乐，而苦已随之；方其为善，而恶已形焉。夫人类之力求进步固也，而颠阶瞀乱，乃即在此为进之时，其进弥骤，其涂弥险，新者未得，旧者已亡，伥伥无归，或以灭绝。是故明者慎之，其立事也，如不得已，乃先之以导其机，必忍焉以须其熟，智名勇功之意之不敢存，又况富贵利行之污者乎？夫而后有以与时偕达，有以进其群矣。而课其果效，恶苦则取其至少，善乐则收其至多。噫！此轻迅剽疾者之所以无当于变法，而吾国之所待命者，归于知进退存亡之圣人也。乙巳十二月二十六日

第一会

不佞近徇青年会骆君之请，谓国家近日将有立宪盛举，而海上少年，人怀国家思想，于西国政治，所与中国不同者，甚欲闻其真际。不揣寡昧，许自今日为始，分为八会，将平日所闻于师者，略为诸公演说。非敢谓能，但此所言，语语必皆有本，经西国名家所讨论，不敢逞臆为词，偏于一人政见。数会以后，诸公将见此是格物穷理实事求是之学，固无虑意见之偏，宗旨之谬也。

查政治一学，最为吾国士大夫所习闻。束发就傅，即读《大学》、《中庸》。《大学》由格致而至于平天下，《中庸》本诸天命之性，慎独工夫，而驯致于天下平。言政治之学，孰有逾此者乎？他日读《论》、《孟》、五经，其中所言，大抵不外德行、政治两事——两事者，固儒者专门之业也。然则诸公今日，更何必舍其家鸡，而更求野鹜乎！

虽然，诸公来意，不佞有以微窥。盖缘生于二十世纪之中，当天下开门相见之会，亲见外洋学术事理，有实比吾国进步为多者。又数年以来，异说纷起，或称君臣之伦为可废，或谓吾人向称唯一无二之法制，每为西人所不由，而其众亦未尝去治而就乱，是其所

以然之故，必有可言。故欲知西国见行政法的实如何，以与旧闻者比较，使论议有所折中。诸公之意，非如是乎？

此意甚佳，但有不可一蹴而至者。盖政治一宗，在西国已成科学，科学之事，欲求高远，必自卑迩。故当开讲之始，不妨先告诸公：欲得真知，先须耐性。且讲科学，与吾国寻常议论不同，中有难处：一是求名义了晰，截然不紊之难；二是思理层折，非所习惯之难。故或言者视为无疑，而闻者犹或待辨；有时语意已极明白，而犹以为深远难明；或自谓已悟，而去实甚远。今不佞惟有极力求其显易，用一名义，必先界释明白，若有未即领会之处，每期开会之先，祈诸公即便坦然质问，不佞当依次作答也。

今夕所论，未及政治本题，乃先言政治与历史相关之理。此语自表面观之，似若无甚奥义。虽然，俟闻吾言，始知其中大有新理也。盖二学本互相表里，西人言读史不归政治，是谓无果；言治不求之历史，是谓无根。诸公无谓此是陈言，须知十八世纪以前，已有言治不由历史者，希腊时如柏拉图，最后如卢梭。此二人皆诸公所习知，其言治皆本心学，或由自然公理，推引而成。是故本历史言治，乃十九世纪反正之术，始于孟德斯鸠，至于今几无人不如此矣。我们中国论史，多尚文章故实，此实犯玩物丧志之弊。虽然，外国亦有然者。故当前说出时，或谓以历史为科学材料者，文章之美，必不及前，而纪述无文，即难行远云云。然此皆明于一方之论，不知史之可贵，在以前事为后事之师。是故读史有术，在求因果，在能即异见同，抽出公例。此不独读史宜尔，即仰观俯察，人欲求智，莫不当然。尚忆东坡有言，后生读史，当作数次，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求治乱盛衰之故，则专意在此，而置其余，他日再读。或为地理，或为官制，或为词章，亦循此法。如此学成，自然八面可以应敌。其言甚当。此虽古法，至今尚可用也。

盖天生人，与以灵性，本无与生俱来预具之知能。欲有所知，

其最初必由内籀。内籀，言其浅近，虽三尺童子能之。今日持火而烫，明日持火又烫，不出三次，而火能烫之公例立矣。但内籀必资事实，而事实必由阅历。一人之阅历有限，故必聚古人与异地人之阅历为之。如此则必由纪载，纪载则历史也。

是故历史者，不独政治人事有之，但为内籀学术，莫不有史。吾国或谓之“考”。如钱币考，钱币之历史也。《三通》之属，至于一切之掌故，盖皆为史，不仅编年纪事，而后可得此称。西人于动植诸学，但凡疏其情况，而不及会通公例，与言其所以然之故者，亦称历史，如自然历史是已。

东西旧史，于耳目所闻见，几于靡所不书，如李费《罗马史》所纪牛言雨血诸事，与《春秋》之纪灾异正同，而《史》、《汉》书志，刘知几《史通》论之详矣。

而近代之史，置此等事不详者，亦非尽由人类开化之故，乃因专门之学渐多。如日食、星陨，则畴人职之。大雨、风、雹，则有气候学家。甚至切于人事之刑政，亦以另有纪载，得以从略。如钱币则计学，瘟疫则医学，罪辟则刑法之学，皆可不必如古之特详。大抵史亦有普通专门二部，专门之史，日以增多，而国史所及，乃仅普通者。

或曰：前代之史，所以为后人宝贵者，不因事实，亦由文辞，顾古史之最以文辞称者，亦由闳识孤怀，见微知著，其理关于哲学。若第论文辞，则史且不及诗赋。又以其事之重纪实，故其娱人，不及小说家言。虽然，科学日出，史之所载日减于古矣。而减之又减，终有其不可减者存，则凡治乱兴衰之由，而为道国者所取鉴者。是故所谓国史，亦终成一专门科学之历史。是专门科学何？即政治之学也。

有科学即有历史，亦有历史即有科学，此西国政治所以成专科。问中国古有此乎？曰有之。如老子，如史迁，其最著者。而

《论》、《孟》、《学》、《庸》，亦圣人见其会通，立为公例，无疑义也。顾中国古书之短，在德行、政治杂而不分。而西国至十九世纪，政治一门已由各种群学分出，故其理易明，其学易治。

世之有政治，乃五洲不谋而合之一事。其不谋而合者，以民生有群故。群之所始，《社会通诠》所言，已成不易之说。最始是图腾社会，如台湾生番之"社"，西南夷之"峒"。其次乃入宗法社会，此是教化一大进步。此种社会，五洲之中，尚多有之。而文化之进，如俄国、如中国，皆未悉去宗法形式者也。最后乃有军国社会。不佞今所讲者，大抵皆此等社会之政制矣。宇宙有至大公例，曰"万化皆渐而无顿"。是以三社会之变化，方其始异，若不可分，当始成国，若无异于家族者然。虽为家族之时，其人所属，常有更大于家族者。譬如遇人，叩其籍贯，其人必有姓有名，有郡望地邑，最后有国，而所以别异其人者始全。名，其身之名也。姓，其族之姓也。郡望，其所居之地，抑所由出之地之名。而所最有关系重要者，莫如其国。国者，多数众民所合，而成一特别团体之名也。

是故当知国之为义，与所居地土之义大有悬殊。吾国之人，所以于政治之学，国家之义，自西人观之，皆若不甚分晓者，止缘大一统之故。吾所居者，只有天下，并无国家。而所谓天下者，十八省至正大中，虽有旁国，皆在要荒诸服之列，以其无由立别，故无国家可言。如今云"爱国"二字，今义与古义绝殊。即言国家思想，亦非箇中人，真不知为何等思想矣。今假吾对众言曰：吾是中国人。诸公试察吾作此言时，意主何义？将谓吾所言者，意主所生长之种族乎？非也。顾此语虽不得以为全是，要为近之。何以云其近耶？盖不佞与四百兆人，粗而云之，固同是炎黄贵种，当其太始，同出一源。设此语宣于伦敦巴黎之间，其意尤为显著。吾与彼人，语言不通，形貌有异，宗教不一，所谓黄、白二种之分是也。所不得以为全是者，盖种族与国，绝然两事。世尽有种族虽同，不必同国。如今日之

台湾人，南洋各岛之洋籍，甚至日本、法、美之中，常有与吾同种族，而不可以为同国者。又有同国矣，而不同种族，则如往者之朝鲜、琉球，今日之满、蒙人，皆与之异种，而又为一国之民者也。

夫人类之为分，众矣。治民种之学者，其分法本之外形为多。如卜鲁门拔(Blumenbach)以色，烈支孺斯(Retzius)以颅，而今有人，又分之以发，如云将西人之发横断，其割面为椭圆。黑色人之发，其割面如腰子小豆。中国人之发，其割面成正圆形是已。而最靠得住者，莫如言语。彼谓印度与欧人，所以同为伊兰种人者，以其言语，推至古音，大概相合。如"耕田"，如"磨麦"诸语，如"父母"、"君民"、"上帝"等称，其原皆出自梵语，所以知之。

顾不佞之意，则不甚谓然。盖若必用言语，则支那之语，求诸古音，其与西语同者，正复不少。如西云mola，mill，吾则云磨。西云 ear，arare，吾则云犁。西云 father，mother，pama，吾云父、母、爸、妈。西云Khan，King，吾云君。西云Zeus，Dieu，吾云帝。西云 terre，吾云地。甚至西云 judge，jus，吾云则，云准。西云 rex，ricas，吾云理，云律。诸如此类，触处而遇。果使语言可凭，安见东黄西白不出同源？且其分也，在教化甚高之会乎？虽然，种族之异，非邦国之分。邦国之分，别有关系，不在语言、形色。故美、英不为同国，而海峡中诸岛之民，其土语往往为英人所不省者，可以证之。

何以言邦国之分，于人民有最大关系耶？一因其事为人类所同有之区分；二缘自有此分，而生出无穷之效果。吾谓人类所同有者，亦以大经言之，盖社会必入军国程度，而后乃真有此分。其始只分种族、祠社、宗教，但随地之民，皆觉此身于一家而外，另有一团体，甄录治保其身。此种团体，程度高下迴殊，是为邦国，或称国家，西文所谓 state 是已。

邦国之为团体也，吾人一属其中，终身不二，生死靡他，乃至紧要时会，此种团体其责求于我者，可以无穷，身命且为所有，何况财

产。但其责求既已隆重如此，故必有至精至严至善之法制行乎其中，此则讲治理者之所有事也。欲识此等团体为何物，必察其物之所由生，与其团体之逐层进步。进步之际，形式不同，变象不一，此其自内因言之者也。至于外缘，则二团体相遇，其对待相加之形势，不相得而为战，为剋灭；相得为联合，为交通。此皆有绝大果效者也。内因外缘而外，尚当察其中分子为何如。盖人以所居邦国之异，其形体精神，理想行谊，皆从以悬殊，凡此之谓教化。是故充而论之，人类万殊，由于所居团体之各异，而此团体，即政治家所指之国家。

双称"国家"，单举曰"国"。国之为言，与土地殊，与种族殊，又与国民国群等名，皆不可混。诸公应知科学入手，第一层工夫便是正名。凡此等处，皆当谨别牢记，方有进境可图，并非烦赘。所恨中国文字，经词章家遣用败坏，多含混闪烁之词，此乃学问发达之大阻力。诸公久后将自知之。今者不佞与诸公谈说科学，而用本国文言，正似制钟表人，而用中国旧之刀锯锤凿，制者之苦，惟个中人方能了然。然只能对付用之，一面修整改良，一面敬谨使用，无他术也。诸公务察此意。

政治问题曰国家。凡是国家，必有治权。而治权以政府为之器，故天下无无政府之国家。政治之论治权、政府，犹计学之言财富，名学之谈思理，代数之言数，形学之言线、面、方、圆。而其论国家也，分内因外缘为二大干。内因言其内成之形质、结构、演进、变化及一切政府所以用事之机关；外缘言其外交，与所受外交之影响。

学有问题，乃其正鹄目的。但达此目的，得此正鹄，又将由何种之涂术而后能？诸公知学问之事，往往因所由涂术不同，其得果因而大异。此于讲求群学之事，所系尤深，盖其关于人事最为密切矣。而其物为人人口头共有之谈，因其习惯，自诡已明，而其实不

尔。若谓他物，吾或不知，至于国家政府，吾何不知之与有？吾今所欲闻者，政治以何术为最善，政府以何形式为最高耳。以此之故，其入手之始，往往不求知物，不问此系何物，而先问物宜如何。其言政也，则先欲知何者应利，何者应害。其言政府也，则先叩何式为合，何式为离。夫假以是为术，则所求之第一事，将在何者为最文明之国家，最为利益生人之治制。此吾国言治之书，自古迄今，莫不如此。且不独吾国然，欧洲十九世纪以前言治之书，亦莫不尔。柏拉图《民主主客论》，其职志也。

是故取古人谈治之书，以科学正法眼藏观之，大抵可称为术，不足称学。诸公应知学术二者之异。学者，即物而穷理，即前所谓知物者也。术者，设事而知方，即前所谓问宜如何也。然不知术之不良，皆由学之不明之故；而学之既明之后，将术之良者自呈。此一切科学所以大裨人事也，今吾所讲者，乃政治之学，非为政之术，故其涂径，与古人言治不可混同。吾将视各种国家，凡古今所发现者，如动植学家之视虫鱼草木。然彼之于所学也，初不设成心于其间，但实事求是，考其变相因果相生而谨记之。初不问何等草木为良草木，何等虫鱼为良虫鱼。无所谓利害，无所谓功过，而所求明者，止于四事：(一)所察日多，视其不同，区以别之，为之分类，一也；(二)一物之中，析其官体之繁，而各知其功用，二也；(三)观其演进之阶级，而察其反常，知疾痛病败之情状，三也；(四)见其后果之不同，察其会通，而抽为生理之大例，四也。

故吾党之治此学，乃用西学最新最善之涂术。何则？其涂术乃天演之涂术也。吾将取古今历史所有之邦国，为之类别而区分；吾将察其政府之机关，而各著其功用；吾将观其演进之阶级，而考其治乱盛衰之所由；最后，吾乃观其会通，而籀为政治之公例。诸公视此，吾党岂有丝毫之成心，惟祛其成心，故国家之真理可以见。

诸公将曰：异哉所闻！夫动植之学，所可用若前之涂术者，以其

物天之所成，而非人之所设也。国家政府之为物不然，故其治之也，必问其良否，必分其功过。但如草木，区以别之，未见其术之有当也。则不知邦国政府虽属人功，而自其大分言之，实游于天演之中而不觉。大抵五洲民人所共有者，其事皆根于天性。天性，天之所设，非人之所为也。故近世最大政治家有言法人萨维宜：“国家非制造物，乃生成滋长之物”。夫既属生成滋长之物，则天演涂术不能外矣。

更有进者，夫世之勤勤于一学，孰不有意于人事之改良乎？顾求至美之物，而卒至于无所得，或所得者妄，而生心害政者，其故无他，坐用心躁耳。故言天学，而沦于星命，言化学而迷于黄白，言政治而乃主民约，皆此类也。

苟必始于知物，则所由内籀之术明矣。内籀必先考求事实，考求事实则一切如《群学肄言》之所戒，皆必除之而后可。此虽繁难，不可以已也。且政治之考求事实，有较他科不同者。他科可用试验，如治化学，欲知轻养之合而为水，取而试之足矣。乃至动植，亦有可试者。顾国家者，天地之大物也。而祸福所及者重以众，故试验不行，而惟资于观察。且观察矣，又不若天象、地文之事也。盖国家有性情之物也。其行事发现，虽关团体，而常假手于一二人；又常出以秘密，而故为混淆以贸视听者有之；又以纪载者之不能无成心，而或出于轻忽。此史事所以如时下报章，最为难信。欲为考辑，必待能者，而能者则今日所称之良史也。

古之史家，其亦略知吾说者耶？人或笑左氏为相斫之书，或谓中国之史，不过数帝王之家谱，此其说似矣。然使知历史专为政治之学而有作，将见前人之所详略，故〔固〕为适宜。且中国既为专制矣，则一家之所为，自系一民之休戚，古人之所为，殊未可以轻訾也。英国有拔可尔者，尝著《文明史》一书，一时风行，几谓旧史所载，皆无关宏旨之文，而所重者，专在天时、地利、水土、寒热之间。

不知此固重要，而史家专业，在纪人事，而于一切有关政治者，尤所重焉。夫天地之实纪者，自有专家。且十常侍之乱汉，与郑康成之诂经，二者于社会所关皆巨，而史家终略于此而详于彼者，何则？以彼之关于政治尤深切而著明耳。

此后吾党之言政治，大抵不出内籀之术。而同时所为，有二种功夫，一是区别定名之事，一是考订沙汰之事。盖不为其前，将虽有事实，而无纲纪；不为其后，将所据已误，而立例自非。今吾八会所为，重在会通提挈，而考订沙汰之事，又不得不藉手于他人所前为者。吾闻西师有言：一二百年以前，欧洲几无信史可用。史之可信，大概不过百年。是故当时政治大家，如郝伯思、如洛克、如孟德斯鸠等，皆以盖世哲家，所成就不过如彼。而此学演进，全俟后人。夫后人之所为，非果胜于前人也。穆王得八骏，有王良、造父为之先后，而后日行千里。近世走卒病夫，安坐三等汽车，其所行倍之，亦其所权借优耳，后人非能果胜前人也。

第 二 会

前会因为时太促，于吾人考求政治涂术，所与古人异者，尚未切实发挥。其讲义曾经刊列报端，诸公取而观之，足以补助遗忘。案前会所言，其紧要处，不外数条：一是政治与历史关系密切，所有公例，必从阅历而来，方无流弊；二是国家是天演之物，程度高低，皆有自然原理；三是国家既为天演之物，则讲求政治，其术可与动植诸学，所用者同。一切因其自然，而生公理，非先设成心，察其离合。凡此皆前会要旨。诸公于此三者，果克了然，前夕与会，可谓不虚。

政治学之于国家，犹计学之于财货，故当先求知物。国家为物，所足异者，人类不谋而合。譬如我们古有封建，有五等，欧洲亦有封建、五等。吾古有车战，西人亦然。平常人每见各国之异而怪

之，实则异不足怪，可怪者转是在同。于其所同，能得其故，便是哲学能事。今国家为物，既为人类所同有，其无有者，大抵地球贫瘠之区。如亚剌伯之游牧，苏格兰之山部。诸公能言其所以同有之理欤？

然则我辈今讲政治，不当如古人之法，但就本己所属之国家言之，亦不宜但取一切文明之国家言之，而置蛮夷社会于不论。夫论政治，但取己属之国家，此法不独中国古人用之，即西国古人言治，最早如柏拉图、雅里斯多德，无不皆然。如政治学西名波立狄斯Politics，此名即雅里氏所立者。其中所论，皆当时希腊所现行市府体制。其所分之独治Monarchy，贤政Aristocracy，众治Polity，亦皆就市府之所有者言。十八世纪以前，西人言政，无出其范围者。时至今日，政法不同，决非雅里氏之说所能尽。是故仅就本国，及但取文明国而论者，其内籀之所资已狭，立例恐亦不精。而天演阶级，亦恐难见，不如通而论之之为愈也。

总之，吾人考求此学，所用者是天演术，是历史术，是比较术，是内籀术。故古今社会，但成团体，便是吾人所不弃者。非若前人所为，但举最上法式而言，而置每下愈况者于不顾也。是如动植学家，凡是草木飞走，皆当征验。至于分别之余，且将见程度高者居其少数，而程度低者常居其多数也。

然而区分类别，其界画又不可不严。盖既称国家，则必有国家之实。而所谓国家之实，必细论详审，而后得之。夫谓同国之民，无异同种，而国家即可作种族观者，此其说误也。试入英、法之境，其中非种之民，不可数计。而英、法国家，可于其身，责取无穷之义务。然则国非种族明甚。但将谓今之国家，无分种族，直无异商业之公司，以保护利益而后合。且其为合，纯由法典，无天属之可言，此其说亦非。盖今之国家，一切本由种族，演为今形，出于自然，非人制造。然则国家非非种族又以明矣。惟其非种族，非非种族，故虽今世文明大进之国，言其形质，实与古时草昧者同科。何则？当

日草昧种人亦是大众聚居，生死相守之团体。其为战也以众，其为治也以众，且其中亦不尽同一血统之民，以有奴虏降人，有占藉，其非种族，非非种族，亦与今日之诸国同也。

前会讲义所发明者，有最要之公例，曰国家生于自然，非制造之物。此例入理愈深，将见之愈切。虽然，一国之立，其中不能无天事、人功二者相杂。方其浅演，天事为多，故其民种不杂；及其深演，人功为重，故种类虽杂而义务愈明。第重人功法典矣，而天事又未尝不行于其中。即今两国之人，常以种异，辄生龃龁。而英、美交情，终较他族为笃。当一千八百十五年《维也纳条约》更定欧洲各国土地之日，日耳曼让波兰与俄，而取沙逊尼及来因诸小部以开霸基。奥国弃其北部，而取偿于意大利，终以失策。何以故？德之种纯，奥之种杂也。凡此见种族之异，深入人心，虽有大同之世，殆未易泯。又虽天事至多之日，如古之行国，蒙古、金、辽，徒用宗法，亦不逮事，必有人焉，为法典辅之，而后有立，足以争存于物竞之后。合二者言之，人之合群，无间草昧文明，其中常有一伦，必不可废。此伦维何？君臣是已。君臣者，一群之中，有治人，治于人者也。而出治机关，是谓政府。有群斯有君臣矣，而所谓君者不一体；有君臣，斯有政府矣，而所谓政府者不一形。此五洲治制所由樊然异也。我辈自束发就傅以来，所读书自《三字经》至于二十七史①，几无往不闻君臣之义。以其耳熟，遂若无足深言，无可思忖也者。然须知只此二字之中，一方出令，一方听令，志气之行，往往起于一人方寸之中，而千百万亿兆之举动行止视之。凡历史中一切重大之事，凡人道所以为苦乐者，悉由于此。故政治学者，生人至大之学。而政治学所治无他，亦惟此政府之千变万化而已。今夫人相合为群，此群群之中，所相同而可论者众矣，乃今悉置不论，单举政治一

① 原文如此。

门，而为之公例曰：凡是人群，莫不有治人、治于人之伦理。治人者君，治于人者臣。君臣之相维以政府。有政府者，谓之国家。此四条之公例，非从思想而设之也，乃从历史之所传闻纪载而得之，乃从比较而见之，乃用内籀之术，即异见同而立之。故曰：吾所谓政治之学，乃历史术，乃比较术，乃内籀术也。东西先儒，言政治者，颇不尽由此术。彼之问题，与吾辈不同，系问人既合群之后，所相维系，以何者为最优？故其所取，往往在文明之国，而弃草昧之群。吾人为此，眼法平等，所求者不过其国家，其形质，天演之程度，与之演进之定法耳。惟吾意不薄草昧而厚文明，故其视国家也，亦与前人异。前人以此事为文明之所独有，故其视政法本于人为，犹之六书、文字；吾人视之，则犹语言，非人之能为言也，乃人之不能无言也。文明之语言胜于草昧远矣，顾不得谓草昧者为不能言。草昧亦有君臣，故草昧亦有政府。政府同而所以为政府者大殊。吾今欲进而论之，意将由吾意中设最美之目的，以后递验古今所有各政府，几人达此目的，几人未达，而后治乱盛衰有可论乎？顾此法前人多有由之，即其所谓最美目的，真不胜其繁也。

试举论之，则或曰国家所以抑强扶弱，杜奸欺，锄顽梗者也。或曰所以持人与人相将之公道，而平其不平者也。或曰所以御外侮而以存其群者也。或曰所以达一切众祈之目的者也。或曰所以扶植民德期于刑措郅治者也。或曰为最多数之人，求最大幸福者也。而最后一家，知种种目的，往往徒存虚愿，则敛其辞曰：为国家者，但能永其秩序治安，而真能为民保性命财产足矣。至于扶植民德，演进文明，此等事任民自为可也，不必为大匠斫也。其为殊异如此。

彼盖不知有二问题之异。一曰既立国家，宜以何者为目的也。一曰历史所前有之国家，尝以何者为目的也。夫讲政治，而问国家宜以何为目的，谁曰不宜，谁不知其所关之重要。但当知此

第一问题与第二问题，绝然殊异。且自吾党言之，其第一问题竟是无从作答。盖国家即有目的，亦是随时不同。古之所是，往往今之所非；今日之所祈，将为来日之所弃。假有以宋、明政策，施之汉、唐，或教英、法，为当年之希腊，罗马者，此其为谬，不问可知。故吾尝谓中国学者，不必远求哲学于西人，但求《齐物》、《养生》诸论，熟读深思，其人已断无顽固之理，而于时措之宜，思过半矣。

吾党今日，姑勿问国家之目的为何，且与观察事实，而问所已见于历史者为何等。果使从吾此说，将数时之后，自不敢发此等空论。不见彼治生理动植诸学者乎，一人一兽一草一木之生，方其治之，未尝问此人此兽此草此木以何者为目的也。固知国家为物，在天事人功杂成之交，不得纯以人兽草木为拟，顾其中有纯出自然而非人力所能及者。故其存立，天运司之。天运之行，无目的也。故斯宾塞诸公，以国群为有生之大机体，生病老死，与一切之有机体平行，为之比较，至纤至悉，惜非此时所能详述。诸公须知，欲社会进退，一切所命于人为，此境不知何时可到。但今所可言者，必社会中文明人愈众，此等分数愈多。若我中国今日之众，其中识字之民，十不得一，则一切全在气运中流转，能者当事，仅能迎其机而导之耳。

治他学易，治群学难。政治者，群学之一门也。何以难？以治者一己与于其中不能无动心故。心动，故见理难真。他学开手之事，皆以分类为先。如几何，则分点、线、面、体、平员、椭员。治天学，则分恒星、行星、从星、彗孛。政治学之于国家，何独不然，雅里斯多德之为分也，有独治、贤政、民主等名目。此法相沿綦久，然实不可用。分类在无生之物皆易，而在有官之物皆难。西国动植诸学，大半功夫存于别类。类别而公例自见，此治有机品诸学之秘诀也。由此言之，正不知类别国家为难为易，诸公试为我猜之。

类别有生之物，所以难者，以其物大同而又有无穷之别异。常

语谓形体心性，无两人正同者，此言确矣。而形体心性，亦无有两人悬隔者，此言亦确。人类如此，动植亦然。是知同类之中，其品格同异相杂，言异方同，言同方异，如此者莫若生物。无生之物，如金石水土，从无如此者。乃至形上之物，更无如此者。故形上诸物，别识最易，而无生之物次之，有生之物皆难，而机体愈繁者，其类别愈不易。然则欲知国家为物之类别难易，当先问其为生物之有机体否。今请先明，何者为有机之体。

按“有机”二字，乃东文取译西文 Organism。其字原于希腊，本义为器，又为机关。如桔槔乃汲水之器，便事之机关。而耳目手足，乃人身之器之机关，但与前物，生死异耳。近世科学，皆以此字，命有生者。其物有生，又有机关，以司各种生理之功用者，谓之有机体。不佞前译诸书，遇此等名词，则翻官品。譬如人为官品，以其在品物之中，而有目为视官，有耳为听官，手为司执，足为司行，胃为消化之官，肺为清血之官，皮肤为出液之官，齿牙为咀嚼之官，百骸五脏六腑，无一不有其形矣。有形即有其用，此两间品物中，机官之最为茂密完具者也。官品云者，犹云有官之品物也。有机体云者，犹云有机关之物体也。禽兽之为官品，与人正同，特程度差耳。故曰，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降至昆虫草木，亦皆官品。如一草，其中必有根荄，为收吸土膏之官；必有皮甲，为上布水液之官；叶司收炭吐养，花司交合结子，是官品也，是有机之体也。官品、有机体二名，原皆可用，然自不佞言，官品二字，似较有机体为优。盖各种木铁机器，可称有机之体，而断不可称官品。然则“官品”二字，诚 Organism 之的译矣。

乃回视非官品物，则又如何？譬如一拳顽石，随指二部，羌无异同。即有异形，必无异用。去其一部，亦未见其非完体，不若官品，毁一支部，其生即伤，甚且因之得死。此二者之异，大可见也。

今试言国家，则其为官品之列，不必待深辨而可知。盖国家为

物，非聚一群人民，如散沙聚米，便足当此名也。将必有分官设职，部勒经纬，使一群之中之支部有相资相待之用，而后成为国家。肢体不具，不可以为成人；法制不张，不可以为完国。所可导者，此理在西国，自天演学兴，而后其义大著。而吾国则自唐虞上世以来，若已人人共喻。试读明良喜起之歌，曰“元首”，曰“股肱”。更读《灵枢》、《素问》，则人身内部，自黄帝以来，即名藏府。藏府，政界中物也。而吾身所有，乃与同称。他若喉舌心膂之喻，体国经野之谈，盖吾古人之知，视国家为有机体，为官品久矣。是故天演最深之群，其中部分殊别，而亦各有专司。秩序分明是为礼，和同合作是为乐。彼西人有此，不独国家之大、朝廷之尊为然。下至一乡一邑之中，一旅一城之内，一银号一兵船，其中莫不有如是之组织部勒。其制立者，而后其事举。而其为如是之事者，其语曰 Organization 。此意犹云取无机之体而与之以机，即无官之品而赋之以官，得此而后，其物其众有生命形气之可言，内之有以自立，外之有以禦侮。其物之生理，乃由此而发达，有以干事，有以长存于天演界之中。且有此之后，其团体之立，无异一身。故柏拉图言，人不当云吾指痛，当云吾身之痛在指，不当云民有饥溺，当云国有饥溺受之以民。诸公得此，可以悟合群之义矣。吾国自无此种郑重名词，遇此等事，但云定立章程而已。虽然，部署机关是一事，定立章程又是一事，不可混而同之也。

固知人身国体，二者亦有不尽相似之处。然国家为官品之大，则可断言。既为官品，则类别之难，将不下于诸生物。诸公骤闻此语，或致惊疑，将谓国土寥寥，何至诡质殊形，难分如此乎？则不知此日大地所有国家，言其大体则多同，审其内容者，皆不类。又况四五千年中，东西历史之所载者，禹不能名，契不能计，不仅草木禽兽然也。盖国家犹生物然，往往骤而视之，见其同矣，及乎考其演进，察其机关，其相诡真无穷尽。则当区以别之之顷，不得不于部

族之外，递于州家，且得一国制，竟不知当属何派者，时时有之。诸公若治此学，当自见也。

既云分类，则请举最古分类而言之。希腊诸子言治之书，其最为后来人所崇拜者，莫如雅里斯多德之《治术论》。其分治制，统为三科：曰独治，蒙讷阿基；曰贤政，亚里斯托括拉寺；曰民主，波里地。独治，治以一君者也。贤政，治以少数者也。民主，治以众民者也。三者皆当时治制正体，然亦有其敝焉者。独治之敝曰专制，曰霸政，曰泰拉尼 Tyranny，亦曰狄思朴的 Despotlc。贤政之敝曰贵族，鄂里加基 Oligarchy。民主之敝曰庶政，德谟括拉寺。其为分如此，顾名词沿用，至今有大异其始者。譬如贤政，乃当时最美之制。而法国革命之日，亚里斯托括，几成痛心疾首之名词。而鄂里加基之名，又置不用，实则今欧洲所呼为亚里斯托括者，乃希腊所訾为鄂里加基者也。又近世之人，几谓德谟括拉寺为最美后成之制。而在当时，则并非嘉号。今之所谓德谟括拉寺者，乃古之所谓波里地也。其美恶易位，有如是者。倘求其故，自是当日少数贵族主治，以美名自呼，而加主张民权之众以恶谥，称用既久，小民不加深考，循而用之，人意之中，同名异实而美恶乃异位矣。

不佞举此，乃著西人治制分科之常法，明其所由来，并溯变称之事实。虽然，此学日精，雅里氏旧有分法，实为无当。又俗人不知当雅里氏时代，希腊但有市府国家 Cltystate，壤地极小，如吾古之州蓼毛聃，但系独立，并无所奉之共主耳。若今世国家，则可谓邦域国家 Country state，壤地广远，人民众多，不可同日而论也。但雅里氏至今，所犹为政治家所崇拜者，因其书所立大义，有历古常新而不可废者耳。

想雅里氏之分政体为独、少、众三科，当彼之时，自一切征诸事实，不同后世空谈。如专制独制，有北之马基顿，东之波斯。而巴尔干半岛之南，与海中小岛，各各独立国家，政权或操之少数，或散

之庶民，是以为分如彼。假使雅里氏生于今世，吾不知彼于诸国，欲为类别，又当如何？今假有人问仆，意大利依雅里氏分类，系何种国家，为独治乎？少治乎？众治乎？吾真不知如何置对。盖意国政令所出，不止一王，尚有他部，分其法柄。此种治制，雅里氏之时，固未尝有。未尝有，故为所不知。正如周、孔之法，所不可尽行于今者，亦以今世之事，多为其所未经耳，非薄之也。当时波斯只有一王，至尊无对。马基顿名王亚历山大，行令立法之际，虽尝咨诹臣民，顾无上治权，未闻其国另有何人何部，与之分执。如今西国也，至于雅典，则一切法政，必由国会 Ecclesia 额克勒赊，亦未有一人或少数之人分其权力。后世与古大异，在取三者，杂而用之。故柏来斯敦Blackstone谓英制一王二议院，鼎足治国，收三制之长，而无其敝云云。然而时至十九世纪，欧洲各国，几于无一不然。英伦至今，犹名独治，而有二议院分权，名已异实。而意大利、普鲁士、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皆以参用民权，亦名独治君主。而法、美两国，虽号民权独用，然国会而外，尚有沁涅特Senate、内阁与伯理玺 President 之独建于上。甚矣，论国之不可徒以其名也。凡如此者，谓之立宪。“立宪”，西文曰Constitutional。顾通称立宪矣，而君、臣、民治权轻重，随国不同。英国上院权最轻，而美之上院则至重，美之伯理玺，其权又比英王为大。夫美号民权，非俗所谓共和之制者欤？而英非向称独治者欤？乃独治之国王，其实权反不及共和之选主，此岂耳食者所能明瞭耶？然则立宪二字，又不可一概而论明矣。

或曰，近世国家，所号为文明种族者，大抵皆用独、少、众三权鼎足分治之形式。特时势与民智程度不同，则三者之中，往往有偏重畸轻之实。此与中国历代之内外权力，常分轻重正同。故无论何等立宪国家，苟察其实，则君主、贵族、民人三者，其权孰重，大都可见。然则雅里氏之区分，以大意言之，犹可用也。此其说近是，所

惜雅里氏当时本旨，在于名实相符。故必如所云，将其分法，舍市府国家，无所可用，入罗马之世已然，不必至今日也。盖罗马政制，复杂难分，不亚近代之英、法。如罗马国会曰康密沙 Comitia ，有时权力几于无上。而沁涅特之执国柄，为时常多。沁涅特则贵族也。虽然，沁涅特尊矣，又未闻有独操国柄者，下有康密沙之国会，上有康苏勒 Consul 之国尹，皆分其权力者也。考欧史，凡国权入于一夫之手者，必在非常事变之时。而独用民权者，亦必在山泽瘠小之国。大抵国家之事，有其事权，无论何国，皆属之一人者，有到处皆属诸会众者，又常有少数之人为谋谟之所出。盖人才难得，贵胄无多。凡此皆由于自然而非人意之有所偏属矣。雅里氏政权独、少、众三者之分，其可言而有用者止此。然谓得此三涂，遂足尽历史之一切国。此虽愚人，识其不然。盖国之相异不一端，非政权攸属人数少多所能尽其度〔别〕也。此如前谓市府国家，邦域国家，二制相异，效果极繁，不可忽也。市府国家，希腊有之，其风俗政教，皆至极高程度，所不足者，独国力耳。邦域国家，则近代皆是。十八世纪言治者，多不知有此区分。至于卢梭，乃以市府为太平之极制，过犹不及也。

尚有国家形式，非雅里氏三科所得赅者，则如神权国家，治柄出自教皇。夫教皇治柄，至一千八百七十年，始行见夺。其中与寻常政府，殊异甚多，而历史中与之相类，可归一门者，亦复不少，若但守三科分法，将此等特别国家，必当置诸独治之列。如此，则其形式功用，皆不明矣。神权政府，所独异之性质，在奉鬼神天道，以统治权。此如古时犹太，受羁回国之后，即用此制。降则隋、唐间之回部，继穆护默而起之阿玛与亚利，在吾国最显者，莫若西藏之达赖剌麻。而东汉张角、张鲁，使其成事，亦此制也。此种政府，其在西国，谓之帝巫括拉寺 Theocracy 。帝巫括拉寺，执柄常以主祭大巫。盖大巫得众之后，未有不夺人政柄而立政府者，此历史所屡

见也。

右之政府，亦最重要之一门，所关于人类颇巨，言治者略之疏矣。此由雅里氏所分三门，无所可属之故。统观前说，诸公将晓然国家分类于政治学，乃是紧要问题，又是繁难问题。而雅里氏所旧立之门，即今欲取而用之，必不足以包涵一切。然则吾辈欲讲此学，自不得不开襟独行，另立分类之法。古人之说，不足用也。

第三会

祇缘吾党以历史天演涂术，讲求政治，故其取社会也，须由其最初，不得以其未进文明而弃之也。此亦犹讲动物天演，不得独取有脊之类，虽蠔蚓虾蟹，乃至最初之珊虫海绵，皆难不录。然而文明与否，自是社会甚大区别。但既言文明，须考吾国所转译文明之字，西文系为何字，并当详其本义所从，始知西国所谓文明，究是何等境界。今问在坐诸公，有知文明在西文为何字者乎？文明者，西人谓之Civilization 。更问有知其字之原者乎？案其字乃与City市府或城邑之字，同原于辣丁之Civitas，所谓一邑之众是已。可知西人所谓文明，无异言其群之有法度，已成国家，为有官团体之众。其人之动作云为必与如是之团体社会相宜，怀刑畏法，有敬重国家，扶翼同类之德心，必如此，而后乃称为文明人也。然则初级社会，固不可略，亦不便与文明社会，制成法立者，等量齐观。然文明非文明，二者之别，尚不止此。

夫初级浅演社会，与日后文明社会，其殊异固不一端。然所可通为经例者，则初级社会，大抵不离家族形质，而文明社会不然。取今世之英、法，与当日希腊、罗马极盛时代，虽种界犹存于人心，而谓其国制度，犹有家族余意者，固无有也。《拿破仑法典》曰，生于法土者为法人。即今日华工之子，生于美者，皆为美民，权利义务，与土人无异，亦其证也。惟家族余意，绝不可见，故十七世纪欧洲

言治之家，有绝不知国家之由宗法演进者。至于近世，乃能明之。如郝伯思谓国家未立之初，只是强欺弱世界，必自拥戴一人为君，情愿将己身所享自由呈缴国家，易为循令守法，而后有相安之一日云云。果如此言，是未立国家之际，人人自立自由，各不相管，如无所统摄之散沙，而其对于外物，全视本人力量如何，强则食人，弱则人食。此论似之，但惜其非事实耳。然持此说者，不止西儒为然，即中国先儒，亦复如此。故柳子厚《封建论》，有"争而不已，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等语。此与郝伯思、洛克所主，真无二致之谈，皆不悟人群先有宗法社会。此《通诠》中所言之最详者。当是时，即有孤弱，全为宗法保护，言其实际，殆较近世国家所以保其人民者，尤可为恃。然则未有君上之先，并非散沙，亦非无所统摄境界，实则秩序井然，家自为政。特其群日大，非用宗法所可弥纶。至今事异情迁，始则相忘其为种族，继后竟弃种族之思，如《拿破仑法典》所言是已。

顾五大洲所有国家，固不必尽由于宗法，而由于宗法者为最多。如罗马，如希腊，如英、法等，莫不皆然。洎形式渐变，乃忘其本来面目。即如罗马，当西塞禄 Cicero 时代，即是中国西汉末年，其去宗法日久，已与今日西国相若。故西〈氏〉自述罗马开基，乃由罗沐禄 Romulus 容纳无数逋亡盗贼，后乃劫夺妇女，各以为妻，因而生聚成国云云。此其所言，与儿童之见何异，后人乃传为确说。虽当时宗法遗迹斑斑可考，而今人能知之，当时人不知之也。罗马人名，例皆三字，其第二字常以 ius 煞尾者，即以著其氏族。可知当日人民，分族而居，后乃汇合为一。罗马如此，雅典亦然。试取其历史观之，由流溯源，无一不入于宗法。且五洲之中，浅演社会，至今犹有存者。即我中国，当三代以前；又如本朝，当未入关之日，是否宗法用事，诸君能

自见之，无待鄙人深论者矣。

总观前说，吾人因之而得社会天演深浅之粗分。浅者不离宗法，深者已离宗法。此历史之一公例也。

宗法之关系国家程度如此。宗法而外，其关系国家程度者，莫如宗教。大抵初级国家，其中宗教神权皆极有力。国家程度愈进，宗教之力虽不必衰，然教会、国家，神权、政权常离为二。且治制改良之秋，宗教之说亦往往屡变。即如英国，考其旧史，后安 Queen Anne 以上，国家、教会二者，几于不可区分。他若法国、日耳曼诸邦，所立皇帝，亦是教会神权之事。此直至拿破仑破坏旧制，始成今局。总之，欧洲中叶国家，为基督、为穆护，实无一不仗宗教而后结立。至于累世之后，文明渐启，教门之力降衰，而国家亦能自立。故后世论政之家，往往忘其如此，与前忘其宗法相同。如雅里斯多德政论，已不及宗教之变，可以知已。于此等处，我辈必不能附和先贤者，缘宗教于初级国家，实有极密切关系。且征诸历史，往往独用宗教之力，即能造立国家。直至后来，转以前此体合过深，反为演进变化极大之阻力。然则征诸历史，吾人又得一紧要公例，曰：初级国家，其中神权必大，常与治权混不可分；至于深演，宗教、国家，乃相离立。

此于历史，最可见者，莫如回部。当中国梁、陈之世，有人起于亚西沙漠行国之中，独唱新宗，遂将前此散而分立之众，结成极大团体。所建者立，所攻者破，至于今，其影响犹跨三洲之间，则土耳其、亚剌伯、埃及等国是已。夫宗教能力如此，其在初级国家，几于宗法相埒，此其故亦非难言。盖团体将结，必有其所以结者，而后其群日亲，而国家之制以起。宗法谓之天合，一族之内，血胤相同。而宗教则以人合为天合，所事同神，即与余众相别。当其言宗法也，不必真同祖先，但令人心信以为然，足矣。方其言同奉一教也，所奉者即非真神，而于社会，即有联合之用。每见乡人，建庙赛神，视

为要典，乃至身羁海外，犹必谨于素所奉事之神。此不特祈福禳灾已也，实则团体由之粗立，与其众程度有相得者，所谓为之犹愈于已者也。

由此观之，凡真正国家，将成未成之先，其中常有二种境界：其一家族，其一教会。但今又有一问题，问家族教会之起，是绝然两事乎？抑二物常相附而见乎？我辈不谈空理，但就自古至今历史事实言之，则二物率常并见。当穆护默之唱教也，其时并非取泛然之众以为合也，乃在种类意见、宗法制度极明之时。希百来之麦西Moses，亦倡教合群之人。其时亚伯拉罕宗法，亦已大立，此乃见于《旧约》者。又在罗马，亦系宗教宗法二者并行。由此言之，社会之中，此两现象，不能单见。特二物之间，常有畸重之处，此浅演社会之所同者。特至文明大进之时，国家常无待于二者而自为法度耳。虽然，诸公须知，即至今日，如法兰西者，可谓最文明最高级之国家，而朝野所断断以争者，尚在政教分立之事，然则古之时，可想见矣。

此二公例，所赅甚广，然非甚深难明，依历史及现实所有言之，真正国家而外，社会实有此二级。但以其治制不精，国家思想甚薄，讲此学者，往往置之，以为无与政治之数。我辈既以天演术言治，自不能置初级程度不言。且使置宗法不言，则今日所见于非洲之北，亚洲之西，其中各家族社会，何以处之？若夫神权国家，则土耳其回部，及西藏等犹在。此等社会当极盛时，实且不言种族，而专言信向。如回教之法，但使崇信哥兰，便为平等法嗣，祸福同享，生死相依。故自回教观之，天下只有二种人：回教非回教，但是回教，皆兄弟也。

故类别国家，第一层先分三种：真正国家，一也；宗法国家，二也；神权国家，三也。其西字为1、State，2、Tribe，3、Theo－cracy。宗法之国家，其合也以同种族故、同祖宗故。神权之国家，其合也以同信奉故，同宗教故。至于真正国家，其合也以同利益故，

同保护故。是三者，其为合不同，而一合之后，其为合皆至坚。假使所身属之团体有所急难危险，人人自揣，其为救必惟力是视，乃至毁家亡躯，在己既所心甘，在人亦以为荣誉。其胶结之固，必有如此而后可称国家。

雅里氏之分国家也，以治权操于多寡为起义。吾人之分国家也，以其所由合者为起义。如此分法，不特函括无遗，且与科学分别种类之理最合。何以故？因科学于物，所据以分类者，应取物中要点为之基。治权操于多寡，其关系国家之理，自不及于所以为合者，是以吾法胜也。惟国家类别，与他有机体类别不同，如动物首分有脊无脊。无脊之物，如欲进步而为有脊，于天演界中，不知当经几劫而后能。若夫宗法国家，欲进而为军国国家，固有经千载而未能，亦有历百年而即至者，但看事势所遭如何。故前言三种国家，直无异言同此国家，而有三等天演阶级而已。非绝然三物不得相企者也。尤有异者，所言三种，往往同时并见于一社会之中，而论者但取其最显著者，定其应归何类。何以言之？譬如英伦，可谓程度最高之军国国家。军国国家所以为合者，由于保护利益。然问英人以彼之所以为合，则盎格鲁同胞之意，儿人人横亘胸中，故其俗谚有云："血之为物，必粘于水"。此其意即云，同种之人，终较外人为亲也。至于宗教之异，情尤显然。彼不但与多神象教为别甚深，即与回回、犹太等宗，甚至同本异支之基督教，亦立甚严差别。是故我辈称英吉利为军国国家，不过取其实行最著者为言。至于其实，则宗法、神权二者于其社会所以维系其民者，犹有至大之爱力也。

察深演国家，现象如此。乃反观浅演，其现象又何如？将谓当为宗法、神权国家之时，所谓保护利益之义，凡今日军国国家，所据以立国者，当其时乃无有乎？此虽浅人，有以决其不然也。夫宗法、宗教二物之相入难分，前既已言之矣。此如东方诸国，即如我之支那，其中宗法、宗教二者，几如一物。故孔子有言："知郊禘之义，治

天下如视诸掌。”盖吾国人鬼天神并重故也。且天子当阳，动称以孝治天下，则此邦之为宗法社会而即以宗法为神权，虽有百喙，殆难解免。然遂谓四百兆为合，无有相为保护，同享利益之意，此其说又不尽然。考古社会之将变也，设有人焉在上为政，或在下持论，而谓国家所为，宜特重保护利益之旨，而轻蔑宗法、宗教者，其人必为守旧之人所痛疾，甚至其身不免刑戮，若秦之商君，其最著者也。中国如此，外国亦然。而群目主此义者为 Utilitarianism，译曰功利派。虽然痛疾之矣，而无如所值之天时人事，交迫俱来，诚欲图存有不变其立国宗旨而不得者。外有敌国强邻，内有贼民民贼，其民人有屠戮之惧，其国土有蹙削之忧，甚且为人所全胜而克服之。于此之时，全国之民身与子孙皆奴虏矣。是故除非一统无外，欲为存国，必期富强，而徒以宗法、宗教系民者，其为政，轻重之间，往往为富强之大梗。于是不得不尽去拘虚，沛然变为军国之制，而文明国家以兴。证以东西历史，此说殆不可易也。

是故三等之异，在程度而不在性情。而所谓草昧，所谓文明，即以此判。由草昧以至文明，其中阶级，皆国家所必经之程。其演进也，有迟速之异，而无超跃之时。故公例曰：万化有渐而无顿。凡浅演社会之所有者，皆深演社会所旧经者也。

曰宗法，曰宗教，曰国家，以斯三者所以为合之不同，其立国之形制亦异。是三者皆本诸天演之自然者也。虽然，吾今更问诸公，观历史与今世现有之国家，将无逾此三种者乎？抑更有其余，而为吾辈所未及者耶？

窃料诸公于此无难置对。诸公将谓，在欧洲，如并兼以后之罗马，如现时之俄国；在亚洲，如元代之中国，如现时之印度。不识于前三者，果何属也。其国家之成立，其民人之相结，非由同种甚明，亦非由宗教之同其信奉，若云保护利益，则弱肉强食者，不知有何公共之利益，有何相为之保护？而罗马、而俄罗斯、而元、而印度，不

得谓非国家也。果使国家为有机之生物,此正如封豕长蛇,吞鹿象而入其腹中,徐徐转化之为本体。此真天演之变也。于前三者自然发达之国家,安所属乎?

设诸公如此难我,吾诚无可置辨,则不得不于前三者所以为合,各成团体之外,别立一门,为第四种之国家。此第四种之结合,不以同种,不以同教,亦不以同利益保护,惟以压力。不幸历史中此种国家较之前三,尤为多有。其始合也,以威力,以恐怖。其继成也,以驯服,以渐忘。然此种国家言政治者,不以为有机体,不以为官品,而以为无机体,而以为非官品之国家。所以立此别者,良亦有故。盖既以国家为有机体,斯其演进之事,与生物同。生物受自然之陶铸,本天生之种性,与乎外力逼拶之威,而一切之官体渐具,由此有以自立于天地之中,不亡于物竞之剧烈也。人群亦然。其始本于家族神权之相合,逼之以天灾人祸,相救以图自存,于是其形式渐立,其机关渐出,而成此最后之法制。凡此皆演于自然者也。乃所谓第四种之国家不然,以其不然,故不得称为有机体,亦不得称为官品,则直谓之为无机体,非官品可耳。

虽然,此无机体非官品之国家,其始常由有机体官品之社会出也。何以言之?人类相合,分处为群,境地犬牙相错,争战之事,兴于其中。且其争战也,非若近世文明之战,常终于和约与赔款也,往往志在相灭,则见灭之国,时时有之,宗庙坠地,社稷为墟,宗法、宗教二者皆尽,政府除撤,一切旧有制度,荡然无有存者。亡国臣民,身命财产,皆非己有,一听命于胜者之指挥署置而已,于是而新政府立。其中官吏,无虑皆敌人也。前此分为两群者,乃今合为一群。故不佞谓比如封豕长蛇,吞食鹿象,入其腹中。鹿象机关,至此尽成齑粉,徐徐转变,化合新体。诸公思之,非如此乎?

诸公须知,吾所将此第四种国家,特为分别立论者,并非于并兼力征之国,有所憎恶诋諆。一缘吾学眼法平等,视一国一朝无异

一虫一草，原无所容心于其间。二缘此等并兼力征之事，论其古初，何国蔑有。即如英国，便是旧有诺曼人之所剋灭者。特胜家见胜二种，一世之后，不立区分，故百年之余，合同而化耳。即物穷理之事，于物无所爱憎，而所不能不立此分者，因自然演立之国家，与力征经营之国家，必不可等视齐观，并为一谈。故谓前三种为自然国家，谓后一种为非自然国家。

且谛而论之，此等非自然国家之中，实具二相：新胜之家，如封豕长蛇，自成有机之体，一切尚循天演之常，且是极为强立之官品，其无机而消散者，独见胜之群，见灭之国耳。譬如回部土耳其之起，乃极强有力之神权国家，组织独立政府，而所克取之基督教诸部，则颓堕委废，无有机体之可言。又如中国元代，太祖起于漠北，能取散沙之众，与之以极灵极有力之机关，于是奋迹欧、亚之间，至世祖忽必烈而破中国。当此之时，元民自有团体，自有国家，而吾族则无有此。又如今之印度，灭之者英人也。岂得谓英人在印为无团体，无机关乎？虽然，有此者自是英人，而印度之民，自是泛然之无机体。此言政治者，所当深著分别者也。

此会所讲，至此可以总结。盖政治家上观历史，下察五洲，知人类相合为群，由质而文，由简入繁，其所以经天演阶级程度，与有官生物，有密切之比例。故萨维宜谓国家乃生成滋长，而非制造之物。而斯宾塞亦云，人群者，有机之大物，有生老病死[①]之可言，皆此义也。其始由蛮夷社会，而入宗法。宗法既立，欲有以自存于物竞之中，于是变化分合，往往成有机之大团体。又或以宗教崛兴，信奉既同，其众遂合。而以战争之故，有部勒署置之事，而机关亦成。此谓宗法、神权二种国家，方其起也，往往同时而并见，特所主有畸重轻，故言政治者，得以分论。至于历久之余民，识合群之利，知

① 商务本作“生病老死”，今从新加坡本。

秩序之不可以不明，政府之权不可以不尊，夫而后有以维持其众也，于是公益之义起焉，保民之责重焉。而其立法也，乃渐去于宗法、神权之初旨，而治权独立，真国家之体制以成。其始也，宗法重于国是，神权隆于政柄。其后也，政权最尊，而二者皆杀，此天演之国莫不然。虽时有迟速，期有长短，而其所经历者，固未尝不同也。虽然，三者而外，有其群之演进，非出于自力而受制于外缘者，则以压力强合者也。此不可以自然论。而其国家，亦不可谓有机之体。盖亡国之民，虽有国家，实非其国家。

第四会

前会大意，是将古今所有国家先分两大类：一为草昧，一为文明。草昧者，其团结成体，或由宗法家族，或由宗教神权。而文明国家，则渐离此二宗旨，而以保护利益为重，是以政权独尊，如今日西国是已。但国家又有一种分法，一为自然发达之国家，一为非自然发达之国家。自然者，如前所言三等；非自然者，乃以兵力并兼。故总前所言，国家共有四种：宗法也，教会也，军国也，并兼也。宗法之合以同种，教会之合以同教，军国之合以同利，并兼者之合以压力。五洲历史，所有诸国，无论如何复杂，皆可以四者区分，以见其性情作用之异。如此区分，于政治学实大有用处。我辈中国人，童年读史，所知者不过自唐虞三代以降所有之国家，历代有盛衰治乱之殊，至于治制，大抵相若。故其意中，以此为惟一之法式，乍见异族所为，往往不胜诡异。乃今世界交通，苟欲图存，势须知彼。学问之事，纵极繁难，不可以已。非如顽固者，但傲然弗恤，便足了事。且风闻朝廷有立宪之意。夫立宪义法固繁，而语其大纲，要不过参用民权而已。不过使国中人民，于政府所为之事，皆觉痛痒相关而已。假使如是，则政治一学，乃人人应得留意之学。而五洲历史，又不可不揽其大凡，非读一部《易知录》，遂无余事者。惟是中国历史

治术繁矣，而外洋之历史治术愈繁。读览之际，最苦满屋散钱，无绳索为之贯串。又政治之事，是非得失，殊不知何者当为主义。譬行大沙漠洋海之中，既无望物，又乏罗经，则治之虽勤，终归无补。欧洲近日政界方针，大抵国民则必享宪法中之自由，而政府则必去无责任之霸权。然此今日文明国家则然，至旧日初级社会，其事大异此。当彼之时，社会所争，别有所在。如罗马齐民 Plebians，亦尝与其贵族 Patricians 争矣，而所争者，却非自由。执今世之意见，以观古时史事者，真无当也。是故自由立宪，限制君权，议立大典，定国民应享权利等语，皆五百年来产物，非西国当日所旧有者，不可取论以前之世局。今如有人，谓汉祖入关，为除专制，黄巢革命，乃伸民权，诸公闻之，必将大笑。即在欧洲，以今概古，亦犹是也。

是故草昧社会之所争，与文明国民之所求，二者其为物大异，而欲知其主义，当察诸社会转变之秋。故其始则宗法与初出之神权争存也。迟之又久，则政权又与神权争存也。如大食之穆护，如希百来之摩西，如罗马之汝马，皆破宗法之局而立神权政府者，他若罗马之沃古斯丁，法兰西之圣路易，乃托神权而立国者。入后神权又衰，于是政权渐出。故山苗尔以民欲立王而大震。王室渐兴，其始也必受命于教王，彼若代行天命者然。王者必得此，而后有不可侵犯之实。驯至今日教力之衰，不及古之百一。顾其遗意，犹可见于典礼间。此当欧君即位加冕之日，所显然可察者也。

故欧洲古者，亦有政党，特其所争，与今世异。近世史家，大抵置宗教起灭不言，别立教史，以求国史之严洁。顾不知初级国家，政权、宗教，二者本不可分。譬如英史，当施爵尔 Stuart 朝代，政府所为，无往不涉宗教。当此时所争，非民欲得权而恶政府之专制，乃政府欲保全权而恶宗教之牵掣耳。

吾辈考镜欧、美政治，见其现象，往往为吾国历史所未尝有者。即如民主之治，贵族之治，其形式实皆为中国之所无，勉强附会，徒

见所言之谬而已。二制不徒中国无之，即亚洲全部，亦所未有。夫同此民物，同求治安，何因欧有此制，而亚独无？此其原因，必有由起。又如地方自治之制，与汉世三老、孝弟，亦未可强合。中国居今见其制之利，欲仿而行之，则此中缘起发达，直至成于今式，皆不可不略考者也。

为此，除前会所讲四式国家而外，今将更论一最大区别，将历史上国家分二大类。吾辈所立分别，皆取最有关系之异同言之，其无关系者，未暇及也。考欧洲政治程度最高时代，除自十九世纪以来而外，则莫若古之希腊、罗马。此二者之程度，真可与今世并驾齐驱。其他初级社会，乃至欧洲中叶诸国家，方之蔑矣。希腊以风俗胜，罗马以法度胜。譬诸文章，希腊似《史记》，罗马似《汉书》，皆不废江河万古流也。故近哲福禄特尔谓历史隆盛之时，惟路易第十四与希腊、罗马极盛之时，为可纪述，至于其他，忘之可也。福禄特尔生当革命之前，是时法虽强盛，民权未伸，国会未立。使生今世，古今二民主之相似，直是叠矩重规，不知此老更将如何称颂休明。夫古今二时，相似如此，然则其异安在？岂悠悠二千载，彼族所为，不外复古，而无进步之可言耶！

曰有之。但使自其表面观之，将二国家之相异，不过在幅员大小、户口多寡间，而其实不止此。盖希、罗当日国家，所谓市府国家，而今世国家，乃邦域国家。欲论民权，与地方自治发始，非详论此二者不可。前名词正翻中文“邑”字，从口从卩。一圈之地，而有法度者也。后名词正译“国”字。古国为或，从口从一从戈。一圈之地，有兵戈之所守者也。诸公苟通二中文之义，于二种国家，思过半矣。

吾所指之希腊、罗马，非当并吞席卷，拓为帝国之时，乃当民主得权之日。此时市府民主，尚不止二者。如非洲北岸之加达支Carthage，与罗马争衡者，亦一市府民主之盛者也。他若马基顿，则

王国者也。波斯则专制帝国也。而埃及此时，成最古国。是三者，大抵皆无民权可道。故古今最要别异，在雅典、罗马二市府能以大不逾一郡县之地，众不及数兆之民，勒成独立有机之团体。而今世亚、欧、美三处国家，动括数万里之地，数十兆之民，而以经纬发皇，挈领振纲，各为独立之有机体也。

虽然，其有机则一，而所以为机不同，此非依次论之，不可见也。如今世列强，其所谓国民者，其语言皆一，而无庞杂之忧。有时一国之内，用二三种语言，然其中常有一主。如瑞士，国有三种语言，而通行者，则德语也。奥国所用尤多，而其弊在各不相下。希腊、罗马市府之世，往往语言虽同，然不为一政府之所辖，如中国之战国、三国时。希腊则有雅典 Athens，麦加拉Magara，哥林特Corinth，而意大利则有罗马、威依 Veli 及辣丁诸部。凡此皆独立而分争之市府国家矣。逮至后世，意大利、瑞士中，亦有然者。此则当十四世纪中，欧洲大陆，罗马护法皇帝权力中衰，于是往往有自立之市府。此如意大利北部之佛罗连 Florence、威匿思 Venice，日耳曼中之软薄Nuremberg、法兰佛Frankfurt等，皆此时自立之小民主矣。虽然，世运既迁之余，此等国家，其势终不可以久立，错综离合，浸假而皆成于大邦，其民人增至数十兆矣。

夫古日市府国家，其形式大似今日之租界，其与邦域政府机关，自不可相持而并论。又况当此物竞大烈之秋，求以此独立，以为兵战，尤不易者也。乃不谓十八世纪欧洲，言治诸公，尚有以复古为说者，卢梭氏其职志也。此其意甚美，然而法之良否，斯无待深论者矣。

市府、邦域二种国家，固为绝大区别，得此民生世变，因以不同。然言此之时，当知于历史中，欲分市府时代何时而终，邦域时代何时为始，则又不能。盖历史中大半为过渡之世。战争纷纭，出此入彼。即如罗马解纽，为欧史中一大事因缘。顾笃而论之，则为分结

邦域国家而有事者，只此一事，上下盖数百千年也。

十八世纪之政治家，意辄谓邦域国家，即非人功所缔造，至市府国家，以干局之小，当系用民约所公立者。此卢梭等所以多主小国分治之说也。顾考诸历史之事实，则又不然。市府之成，其本于家族教会之渐变，历历有据。如希腊之雅典，义大利之罗马，其始之有神话时代，宗法时代，无异英伦、德意志诸邦。然则谓市府国以其小狭，其成立本于人为者，其说误矣。

市府始成，常由宗法。宗法云者，谓一群之民，所由出者同也。但人生世间，若举其最初，则谁非同种。故同种无穷，而宗法所公认之同种则有限。以此有限，加约束焉，而为宗法，即为国家。顾其同种，非此国家所统治者所能尽也 。故雅典、罗马两市府，乃以公认之同种而立于所相忘同种之中。当未与异族相见之时，所公认之同种，与彼有关系；所相忘之同种，与彼无关系。无关系，故与缔结国家之果无涉。

尤可见者，凡一种人民，未与异类他种相见之时，往往无自呼之种名。即如吾辈祖父以上，未闻自分同类人为华种，至于今日，而后称者日多。又如汉、魏以来，自呼汉种，亦必俟与北族交接，思自立别，而后有之。此在西国亦然。如希腊当鄂谟时代，无自称其种之公名，即当时所与战之杜雷国，系与同种否，至今不知。而日耳曼之众，而无总称名号，直至宋世，始自称为德意志。德意志 Deutsch 云者，犹言平民耳，其浮泛如此。他若穆护以前之亚剌伯亦然。由此可知，当日必一家族公认之同种，乃有团体，而相忘之同种，如今日所谓同种国民，西语所谓Nation者，即无团体，亦无机关也。

无宁惟是，同种之中，往往各自成国，相为寇仇，而即以其时物竞纷争之烈，天时人事相逼之急，而机关渐完，团体弥固。此即前会所言，由宗法神权，而成军国国家之理也。假使此时有异种骤然临之，如汉代之匈奴，如古希腊之马基顿，其攘外机关往往不足，以

此而剿绝涣散者，时时有之。盖彼之能事，仅资阋墙，而不足于禦外侮，此正如咸、同间中国，平洪、杨之难有余，禦英、法联军不足矣。希腊如此，意大里亦然。故当中叶，察理第五Charles V入之，所向皆破。于此之时，或市府自相联合，由小成大，或为新君之所并兼，皆成大国。然而国则大矣，而欲守往日民主市府之制，各相雄长，则其势不能。于是并合之余，必定一尊。而所合小邦，往往尚得稍享旧日自由，循用前此法律，此中央政府 Central Government 与地方自治之制 Local Government 之所以成也。孟子对梁襄王猝然之问曰："定于一"。此其事，往往于西史见之矣。

由此而两种之大团体以成。使其仅资联合，为战守计，如是者，曰联邦，曰合众 Federation, Federal States。使其机关完密，尽祛别异，同轨同文，若秦代之所为者，如是曰邦域国家，曰种民国家 Country State or Nation State，而皆为一统。顾右之所言，不过指其常道，而邦域国家，历史中亦有不由联合兼并小市府而成者。假如地势平旷，坐事优游，亦有市府之治未成，有能者出，收而治之，蔚然遂成大国。大抵西史中，市府国家成立，多在山国。如希腊，如义大里，如瑞士，皆山国也。据险设防，砦堡林立，而其下则为市墟 Forum，至今入其国境，犹可得见。此皆古市府国家发达地也。踰岭而北，入于德、法之乡，则其地多大原，如中国之北方。种人居此，生聚有余，不相排挤。故日耳曼古无城堡，而市府国家，亦不多觏。夫如是之众，使有大股之异族临之，其势必不能守。何者？无可据之形势也。是故当亚洲匈奴 Huns 之入欧也，所向无前。是时斯拉夫、日耳曼两种，悉弃故地，望风而西。又丹麦人之入英岛也，其旧族避之，而趋西北，其不利于禦外仇如是。顾社会之事，每有害居利中，亦即有福随祸后者。如此等种人，其成邦域国家，乃转易于前者之市府。是故英伦国势之立，即在丹麦大入之时，阿尔伏烈 Alfred 起而号召之，从之者如归市矣。而日耳曼之有

邦域国家也，乃第五世纪，显理Henry率之，以御匈奴，于第十世纪，鄂图Otto率之，以御马支尔Magyars。故日耳曼谓显理曰城王。盖自彼而后，有城郭之可守，沙格逊Saxon肇兴于斯，而种人自称曰德意志。此又可与前例相发明者也。

总观前说，知五洲人群，既出狉榛，而经宗法教会之后，其势必成为国家。而国家常不出于二形式。或形制小狭而团体之结合至坚。机关之部署甚密，此希、罗之制，所以为千古所低徊景慕者也；或形制雄大，然以其大团体之结合，常泛而不深。即其政治机关亦久而难密，所谓器大则晚成，直至十九、二十两世纪，辅之以至高之民智，至烈之竞争，而后强盛，此真古今得失之林也。

诸公应记仆于第二会讲义，已言政治之学，大半功夫，存于分别国家形式，故所讲虽多，尚不离分别之事。适才所论，乃市府、邦域两国家分殊。其所已言，乃土地广狭与机关疏密二者。然其分殊，岂止此乎？脱其止此，则古之雅典，今之英伦，所分别者，不过一小一大而已。此说不待明者而知其疏。夫雅典为希腊之都会，而伦敦亦为英伦之都会。但历史言二国家，一则指雅典不指希腊，一则指英伦而不指伦敦。故其言国民也，前曰雅典国民Athenians，后曰英吉利English。且雅里斯多德以希腊之人而自言国政，乃其论政治完全机关也，则不称国家，而直云市府。当是时，岂无马基顿、波斯诸大国土，为雅里氏所亲见者？顾彼之意，直不以是二者为国家也，亦不以二大国之众为国民也。故其说曰："人类者，天生以为国民者也。"又曰："土地过大，遇国会国民之不能毕至者，非完全国家。"又曰："于国家措置无所与闻者，其人非国民。"凡兹数语，乃政治学之地义天经，而至今西人所犹奉之为金科玉律者。诸公请谨记之，庶几于此后所讲者，不至枘凿耳。

虽然，果如雅里氏言，则亦有难者，此易见也。夫国家最初之义，不过有治人、治于人之伦理而已。一群之中，必有出令者，必有

从令者。顾自最初言之，此二项人，必至相近，而口耳得以相接，使不相接，无此事也。然则，使所谓国家者，不必如中国之二十余省而暨满、蒙，亦不必如俄国之跨有三洲，如英国之日无停照，但令幅员如古之齐、晋，径在数百千里以上，雅里氏之说，不可守矣。顾彼西人又必不肯弃雅里氏之成训，然则一有国家，将必皆为市府，而邦域国家不当有欤？乃物竞之烈，又非邦域之制不可自存，此真事之两难者也。吾辈生于亚洲帝国之中，耳熟吾国圣贤人之旧说，积习成第二性，故于此等，漠不关怀。不知异族之中所自击射渔猎①以来，社会汹汹，竭力尽气，流血丧元，其见诸历史之中者，只为解此区区难题，居大半也。诸公有信吾言者乎？

夫使但求有以治之，则其事诚无难。何者？地虽广大，固可分也。分省分州分府分县，而各置将帅守宰焉，吾事不既办矣乎！虽然办矣，设不得其术，将所立皆敌也。顾所谓得其术者亦无难。不见吾中国历代之所为乎！中国如是，他国亦如是也。其形式万殊，而其求所以治大者则一。则于是凡国，莫不有两政府焉：一曰中央政府，一曰分治政府。分治政府者，即地方自治也。盖此广土众民，夫既以为一国矣，则事之利害，必有关于全体者。又以天时地利人情物产之各殊，必有系于其分地者。系其分地者，每最繁剧，而其事又中央之所不必问也。故法每予之以自治之权，使有事得自行其便，惟事涉全体，而宜为一律者，则受令于中央之政府。

夫如是言，则我中国之有地方自治，盖已三千余年，此非无虑之言也。盖地方自治之制，广土众民之国所不能无。虽然，邦域国家非一，其有地方自治则同。而其所以为自治者，乃有无穷之异，不独其对于中央政府，有泛切轻重之殊科，即治权所出，亦不一也。有为中央政府之所勅命者，有为地方之众所公举者，有画壤分茅，

① 商务本作"击鲜渔猎"，今从新加坡本。

世相传袭者，此治权所从受之异也。至其机关，则有出于一人之专制，有出于少数之贵族豪杰，有出于一方之议院，有合其二三而并用之者，其为异如此。是故吾国居今而言地方自治，非以其所本无而求立新制，乃因旧制行用日久，时势变迁，不足逮事，而求另立一部机关，于以补旧制之所阙。笃而论之，亦只是参用民权而已。地方之有乡约工局，犹国家之有议院内阁。此吾辈所不可不瞭然于心者也。

不佞目前所论，在区别各种国家，故于自治异制，尚未暇详，而于自治权之殊异，亦所不计。所请诸公著眼者，在一大国中，必有此二项政府；而二项政府所职，一总一分。分者必了之于地方，总者必治之于首要，此乃不可泯灭之殊异。然各国立法，厘然不同。如法兰西，则地方自治之权最小，几成中央政府之傀儡，事少自由；此谓趋重中央之政府，西语谓之 Centralized。而与此反对者，地方之权常多，虽法秉一尊，而自由之措置不少，此谓委任地方之政制，西语谓之 decentralized。则如英国三岛所行是已。委任地方之极点，则其势常成于外重。前此波斯、蒙古，所封节督，曰萨图拉白，曰官赞，其权力几与国王无异。若夫内重之势，彼西人所以治属国者，大抵然也。

内重外重，达于极点之时，其政府常危险，而有革变之可忧，此邦域国家所有之现象也。独至市府国家，以狭小之故，自治之制，可以不立。但观雅里氏之说，彼谓国民不咸集决事者，非真国家，可知无事于地方自治矣。是故市府、邦域两国家，其政制殊异之要点，在于一单一双。单者何？独此政府更无包孕。双者何？以一大政府而包几许之小政府，此小政府，往往其先皆独立之市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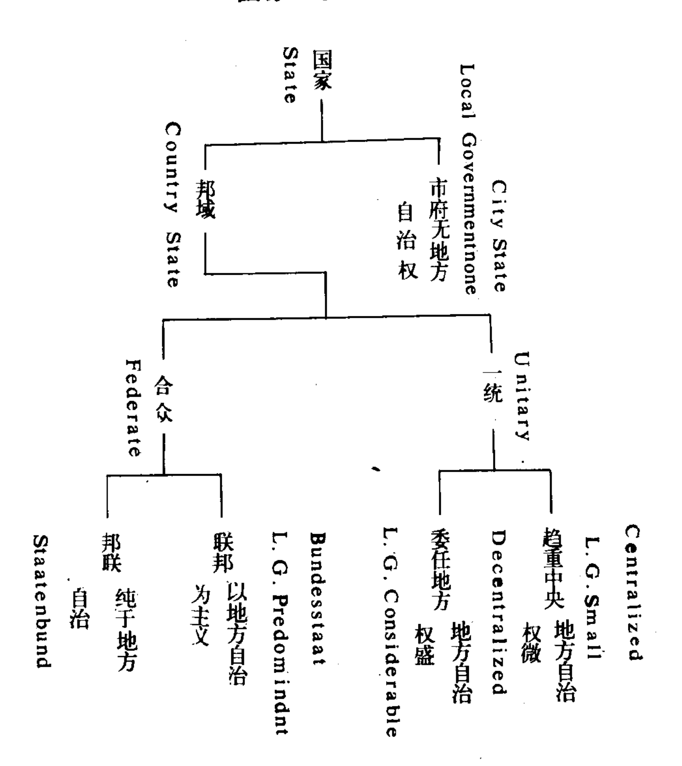
邦域国家，有一统合众之分。一统，西文谓之 Unitary。合众，西文谓之 Federation。二者皆联合无数自治之地方，而总之以中央之政府，因之成一邦域。特联合矣，而中央政府，权有轻重多少

之分。使重而多，则成英、法、俄、日诸国；使轻而少，则成北美合众之局，其相差在度数，不在形制。夫北美合三十余国，国如其旗之星数。而名之为合众者，无他，以其宪法中载明，何项政事，乃地方所得自主径行，而某某等要政，非地方政府所得自由，必裁决受命于华盛顿政府耳。夫执此而论，即英、法之制，亦岂有殊，特伦敦、巴黎政府所裁决者，大而且多而已。

故一统邦域国家，可以地方自治权之轻重而分为两等。即合众国家，亦可视其合之切泛而分为两等。其一为合众，如北美，如瑞士，如德意志，虽所合一一有自主自治之权。然以统于一尊，或为合切密，尚不失为独立之团体，而名邦域国家。此如东周时之中国，虽天王仅为守府，不可谓其非一朝，对于外族，尚可为合众之国。至于其次，则所为合者愈轻，不能视为独立团体，不可更称国家。此在欧洲中叶，有罗马之“神圣同盟”。至于今无此物矣。德国学者，有特设极切当之二名词。彼于前者，则谓之联邦 Bundesstaat，联而可指为一邦者也。于后则谓之邦联 Staatenbund，各自为邦，特联而已，不可以谓一邦也。

总前所论，此会讲义，所发明者，乃市府、邦域二国家之殊异，中及邦域国家之何由演成。有由市府而团结者，有不由市府而成立者。顾既成为邦域国家，则以幅员广远，人民众多之故。势不能复守市府政治之制，而中央政府、地方自治之制，生于其间。中央、地方二者之对待，又有泛切轻重之殊，于是有二形之可言，一为一统，一为合众。而是二者以地方得权之多寡，又可递分，有趋重中央之一统，有委任地方之一统。而合众亦有联邦、邦联之异。凡此一以贯之，实皆以地方自治权之有无多寡而见其等级者也。若夫民权之多寡有无，不在此论。市府之世，民权重矣，而独治亦行于其间。一统之朝，君权尊矣，而英、法皆民权之最盛。民权之事，请于后会及之，今未暇也。

国家分类之图



国家
State
市府无地方自治权
City State
Local Governmentnone
邦域
Country State
一统
Unitary
合众
Federate
趋重中央
地方自治权微
Centralized
L. G. Small
委任地方
地方自治权盛
Decentralized
L. G. Considerable
联邦
以地方自治为主义
Bundesstaat
L. G. Predomindnt
邦联
纯于地方自治
Staatenbund

第五会

西国学堂，每讲政治，浅学之人，多嫌沈闷，必待论及民权自由，听者始有兴会。使西国如此，其于吾人可知。况近岁以来，士大夫喜闻新异之说，一若旧法无可复陈，必其咸与维新，吾国庶几有豸，则无怪其崇拜自由如此也。独惜政治所明，乃是管理之术。管理与自由，义本反对。自由者，惟个人之所欲为。管理者，个人必屈其所欲为，以为社会之公益，所谓舍己为群是也。是故自由诚最高之幸福。但人既入群，而欲享幸福之实，所谓使最多数人民得最大幸福者，其物须与治理並施。纯乎治理而无自由，其社会无从发达；即纯自由而无治理，其社会且不得安居。而斟酌二者之间，使相剂而不相妨者，此政治家之事业，而即我辈今日之问题也。

案政界自由之义，原为我国所不谈。即自唐虞三代，至于今时，中国言治之书，浩如烟海，亦未闻有持民得自由，即为治道之盛者。自不佞所知者言，只有扬雄《法言》，“周人多行，秦人多病”二语，行病对举。所谓行者，当是自由之意。舍此而外，不概见也。且中国治世，多在纲举目张。风同道一之时，而黄、老清静无扰之术，间一用之，非其常道。最可异者，近世新学之士，一边于西国自由之说，深表同情；一边于本国黄老之谈，痛加诋毁，以矛陷盾，杳不自知。笃而论之，此等论家，于两义均无所知而已。西人之言治也，谓政府初立，惟恐机关不灵，不灵则政不举。及政举而机关灵矣，则又虑其权力之太大，侵夺个人自主之权，使一切皆听命于政府。当此之时，使暴君酷吏乘之，使民生不得喘息。此等现象，见于欧洲之十八世纪者最多。故著论者，大声疾呼，无往不持自由主义。或祀以为神，或表为徽帜。诸君试察墨西哥洋钱，其一面为飞鹰，爪棘衔蛇；其一面状若石块，周围有森森如剑戟者，即系当时人所戴之自由帽。其作作有芒，乃以示荣华之意，非石块剑戟也。其为崇

拜主义如此。然罗兰夫人则云，自由自由，天下许多之事，假子之名而行矣。自西力东渐，政论日变，至于今日，其变愈亟。深恐此等名词主义，后此传诸口耳者，必日益多。夫其物之美恶，因果之利害，姑未暇言，但其字既为常用若此，我辈既治此学，自不得不深考而微论之，观其实意之所属。故今夕仆与诸公所谈，将舍自由而外无他物也。

言西政诚不可不深论自由，但欲言之得理，自不能不先言管辖。管辖者，政府之专职，而自由之反对也。政治之论政府，犹计学之论财，焉有不先政府，而先自由之理。故我辈于前数会，先将各式政府，略为分晰，而后及此。且实告诸君，即此考论自由，亦系区别国家，体验政府性情之事，诸公入后，将自见之。

方民权之起也，社会之演说，草野之诗歌，奋厉激昂，嘘唏感泣，几无时不以自由为主脑，而惊心动色于奴隶之不可为。每当酣畅淋漓，往往皆欢抃雷动。故西人于此二字，其入于脑海甚深。顾即以世俗常用之故，其名词的义，渐即模糊。凡是民生幸福，无非自由，甚至其事与自由全然不属者，而亦以此称之。夫字义本与时代推移，如今日吾国新学家所云经济，其义岂为古有？而使报章言论，数数用之，其义自然渐变。然则彼用自由名词，必欲扩而充之，使于前指俗义，无所不包，是亦未尝不可。但我辈所言政治，乃是科学。既云科学，则其中所用字义，必须界线分明，不准丝毫含混。假其不然，则虽讲至口绊舌挢，于听者无几微之益也。

是故欲论自由，自必先求此二字之的义。又此二字名词，用于政治之中，非由我辈，乃自西人，自不得不考彼中用法之如何。今不佞试举数条，期与诸公共评而已。如法国革命军之起也，自由之说最哗。歌力芝 Cole rige 者，英之名士，为诗大赞之。有谓平生见空中白云，舒卷自如，辄心乐之，以为自由之极致。是以今见法国革命，民去烦苛，其感情与之相若。夫国之政法与天之风云，岂可同

一观法?然此是诗家赏会之事,不可以常理相绳,则置之不论可矣。乃腊斯金J·Ruskin者,亦英之名宿也,独起驳之。彼谓白云舒卷,看似自由,其实不尔,有地吸力光热诸公例。当其舒卷变灭,实皆公例之行,为所管摄,不得丝毫妄动等语。此其说精矣。但既如是言,则当知一切世间,初无自由之事,岂独风云不得自由,即法民革命亦是众因成果,潜率阴驱,无一顷得以自由之理。乃不意荷〔歌〕继之又曰,虽白云起灭,不得不依自然公例,而法民则不然。何则?法民,人也。惟人能自造时世,逆挽气运,故法民之能自由者,法民之自求多福也。二家之说,自文人骚客观之,皆若可喜,而律以科学眼藏,真成儿戏之谈。此外尚有协黎Shelley者,亦名宿也。当一千八百二十年,英国工人苦饥,则著论云,凡是自由国土,必无饥民,如今英者。夫如是言,则自由名词,又兼饱暖,其转变之广,吾又乌从而诘之?

或曰,是三者皆诗人。诗贵兴象,论者不宜固执如此,所谓不以辞害意者也。则试征诸史家何如?罗马有贺勒休Horatius,有黎恩尼达Leonidas,皆以守城御敌之勇,见称自由干城。罗马有布鲁达Brutus,英国有韩布登Hampden,皆以抗命霸朝,亦膺此号。夫其号同矣,而其事则大异。夫以臣民而抗君上,与为将帅而御寇仇,此绝然两事者也。抗暴君污吏,谓之保护自由可也。御外国敌人,非保民之自由,乃争国之独立也。独立,西语曰Independence,必不可与自由Liberty混。又如爱国,西语曰Patriotism,可以用之于御外国,不宜用之于抗暴君,而西人常语,亦不甚分别,故法国革命党皆称爱国人。又如前会所指之地方自治,亦有称地方自由权者Local Liberty。夫地方自治与中央政府,乃是两政府对立,以大字小。他处之用自由,纯是以民人对政府言;独此处之用自由,乃以小政府对大政府言。其称自由则同,而效验则由之大异。何则?使小政府而得自由,则治下之人民从之而得奴隶可也。西国法典条约之

中，因此名词不正，实形无数葛藤。如日耳曼各小国联邦，当罗马及拿破仑时代，往往名争自由，而其实乃争专制。孔子云，名不正则民无所措其手足。旨哉斯言！旨哉斯言！

是故讲政治学，则必用自由二字之名词，云可以不用者，其言过也。但用之矣，必留神其字义有种种之轇轕，必须别析界划清楚，且须认明系政界自由，而后可用。盖政界自由，其义与伦学中个人自由不同。仆前译穆勒《群己权界论》，即系个人对于社会之自由，非政界自由。政界自由，与管束为反对。政治学所论者，一群人民，为政府所管辖，惟管辖而过，于是反抗之自由主义生焉。若夫《权界论》所指，乃以个人言行，而为社会中众口众力所劫持。此其事甚巨，且亦有时关涉政府，然非直接正论，故可缓言也。

今欲问民有自由，政府以其应得法权所可行之，而置个人之自由于不顾者，其界限立于何处？又各种国家，其权限大小出入何如？此其解答，亦惟自历史中求之而已。考希腊辣丁时代，自由名辞与奴隶对。盖其时，民有资格之殊。一等之民，有资格者，谓之自由平民，其无此者，则为奴隶。此犹浙有堕民，闽有渔户，粤有蜒家。故自由如此用者，非政治名词，乃法典名词。何以言之？因所著分别，非国民对于政府之分别，乃民与民之分别。其一有国民资格，其一无之。后世言论，有訾政府压力太重者，动云奴隶之民，其实此系喻词，犹臣下之称犬马，有意取此相方，见不得自由，有似当时之奴虏，锒铛衣赭，以力作于贵族外厩田亩之中，非实境也。夫奴隶一物，自其实境言，则不独为欧洲今世之所无，即在今之中国，舍女子作为妾婢，及满人旗仆，朝廷阉宦而外，亦无有也。且真奴隶亦不必与困苦凌虐之事常并著而不可离，奴隶诚有被虐者，然而蒙被爱宠，有过平人，威福擅专，热堪炙手者，常有之矣。特苦乐虽殊，而其人之为奴隶自若，何者？其资格固然也。

由是言之，人动谓居于暴虐政府之下者，为奴隶国民，一若政

府暴虐，则国民即无自由之事者，此于事实，亦未尽符。盖使其民生逢仁爱国家，以父母斯民自任，然而耕则为定播获之时，商则为制庸赢之率，工则与之以规矩，士则教其所率由，其于民也，若缧负而绳牵之，毫末无所用其发己之志虑。嗟呼！此在中国或将奉其上以神明父母之称，以其身所遭，为千载一时之嘉遇。顾彼西民则以如是之政府，为真夺其自由，而己所居者，乃真无殊于奴隶。故西语所谓父母政府者，非嘉号也。夫父母慈祥之政府，既能夺其民之自由，则反是而观，暴虐虎狼之政府，即有不夺其民之自由者，此在历史之中真不止一二觏，而所见于亚者，尤多于欧也。诸公倘信之乎？

则当元、明间，俄国尝见辖于蒙古，史言其惨虐不仁，殆古今所未曾有。顾其时俄民，则所享之自由独多，往往耕凿其中，不知政府为何等物者。蒙古之众，自择都邑，居于庐幕之中，岁时或出而行掠夺，余则若与相忘，但令莫斯科公爵与老高洛市邑之众，以时朝觐贡献可汗，为不侵不叛之臣足矣。如此之政府，至不仁矣，而国民乃至自由。余则突厥之帝国亦然，景教诸部，隶其治者，甚自由矣，而暴虐又甚。至今乃知鼓腹含哺，帝力何有，不仅唐尧之世，乃有此也。

至政府号慈仁，而国民则不自由之证，请举百年前之南美洲。当时西班牙新通[①]其地未久，殖民之国，为耶稣会天主教士所管辖，此在孟德斯鸠《法意》尝论及之。其地名巴拉奎，其政府为政，无一不本于慈祥惠爱，真所谓民之父母矣。然其于民也，作君作师，取其身心而并束之，云为动作，无所往而许自由，即至日用常行，皆为立至纤至悉之法度。吾闻其国，虽男女饮食之事，他国所必任其民自主者，而教会政府，既自任以先觉先知之责，惟恐其民不慎容止，而陷于邪，乃为悉立章程，而有摇铃撞钟之号令，琐细幽隐，一切整

① 商务本作“适通”，今从新加坡本。

齐。夫政府之于民也，如保赤子如此，此以中国法家之言律之，可谓不溺天职者矣。顾使今有行其法于英、法、德、奥间者，其必为民之所深恶痛绝无疑也。且就令其政为民所容纳，将其效果，徒使人民不得自奋天能，终为弱国。总之，若谓自由之义，乃与暴虐不仁反对，则巴拉奎政府，宜称自由。脱其不然，则与前俄之蒙兀政府二者合而证之，知民之自由与否，与政府之仁暴，乃绝然两事者矣。

然则政界自由，粗而言之，乃与管束太深为反对。夫谓奴隶为无自由者，亦以奴隶之人，其顶踵身心，悉受无限之管束耳，在我辈常人，固不能无受人管束之时，然其事或由法律，或由契约，或由然诺。然诺者，无文字之契约也。近而譬之，即如不佞既许青年会诸公，于每拜五夕，由八钟起，来讲政治，八次而止。既诺之后，每逢此时刻，即断断不得自由，倘犹自由，便乖人理，此文明之民，所以最重要约也。虽然，此皆有限制事。惟奴隶不然，终其身无自由之日，而必惟上命之承，其可哀在此。今假政府之于民也，惟所欲为，凡百姓之日时，百姓之筋力，乃至百姓之财产妻孥，皆惟上之所命。欲求免此，舍逆命造反而外，无可据之法典，以与之争。如是者，其政府谓之专制，其百姓谓之无自由，谓之奴隶。立宪者，立法也，非立所以治民之刑法也。何者？如是之法，即未立宪，固已有之。立宪者，即立此吾侪小人所一日可据以与君上为争之法典耳。其无此者，皆无所谓立宪，君上仁暴，非所关于毫末也。

政界自由，其义如此。假此名词，依科学律令，不作他用，则吾辈今欲用之，但举界说足矣。不幸字经俗用，最易流变，如前所举似者，且若前之外，尚有取达他意。如今西人，问某国之民自由与否，其言外之意，乃问其国有同彼之上下议院否。考英国议院有权，亦不过我们国初之事。其时英民革命，曾杀一王，名察理第一者，其后君民难解，嗣君复辟，而议院之政权遂立。至于十八世纪，当吾国乾嘉间，大为欧洲所仿效。法民革命而后，大陆各国，大抵有

议院矣。故西人所称之自由国，必其有议院以为立法成赋之机关。政府行事，必对于此而有责任，凡其所为，必受察于议院，设行事为民心所不附，议院有权以易置之。其所谓自由国者，义盖如此，此其所包，又广于前数义矣。

诸公闻吾此言，必谓此为自由的义宏旨，而无以易矣。虽然，且缓，只因欲得自由一名词，以为政治学之利用，故一路芟除荆棘，而得自由与管束相对为义。自由者，不受管束之谓也；或受管束矣，而不至烦苛之谓也。乃今于沿用之中，又见自由之义，与议院相合。夫科学之一名词，只涵一义，若其二义，则当问此二者果相合否。合固甚善，假使冲突不合，则取其一者，必弃其一，而后其名词可行，不至犯文义违反之条禁。今请问不烦苛与有议院，二义果相合乎？如其不合，二义之中何去何从？诸公于不佞所讲如是，得无嫌其琐碎而无益？然此正是科学要紧事业，不如此者，无科学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未有名义含糊，而所讲事理得明白者。诸公但守此戒，于科学所得，已不少矣。

自历史事实言，则国有议院，与法不烦苛，此二义往往风马牛不相及也。每有专制之朝，如前所言，其残民以逞，固也；而于民事，转无所干涉，听其自生自灭于两间；所责取者，赋税徭役而外，无所关也。而议院肇立，民权新用之秋，往往社会巨细，皆务为之法，以督治之，而烦苛转甚。欲求其证，但观法国革命之事足矣。一千七百九十二年间，黜君权、立国会，于此之时，问法之民，其身家事业所受约束于政府者，与前孰多？夫曰其权出于国会，固也。然国会非纵人人使自主也，乃取其身家事事而约束之。宗教则曰改良，而民靡自由之信向；军政则曰征兵，而人尽兵法所部勒。总之，有议院，非治权之缩小，乃治权之大张。治权大张，而个人犹得惟所欲为者，虽三尺童子，知不然矣。

且此其故甚易明也。专制之君，本无所利于干涉。干涉者，以

其身为民役也。夫专制之性情，李丞相《督责书》一篇尽之矣。其所以务严刑峻法者，盖亦以不测之威，立慑于民，冀省事为逸乐耳。不然彼之于民本无仇也。是以专制者，所以为其不制也。吾国治世盛时，其上多宵衣旰食之君，而衰世乱时反是，职是故耳。至于议院民权，则觉事事皆切己之图，而又无物焉为之限制，虽数百千人之耳目手足，有日不暇给之势矣。国之子弟，不可不教育也，农商工贾，不可不改良也，边防不可不固，主权不可不尊，其多所约束管治也者，其多所关切忧惧者也。

是故民权政府之易为其过多，犹之君权政府之易为其太少。以此验之于欧洲诸国，则所见尤真。自十八世纪以来，民权日以增长，其政界弥变，其法制弥多，其治民亦弥密。虽论者大声疾呼，计哲诸家，力持放任主义。顾今日国家，其法制之繁，机关之紧，方之十八世纪，真十倍不翅也，若定自由为不受拘束之义，彼民所得自由于政界者，可谓极小者矣。

夫民权政府所事之过多，与专制政府所事之过少，二者为利为害，今且未暇深言。略而论之，则不佞于欧政府，当以清净无为为箴，而于亚政府则以磅礴弥纶为勖。往者法国大政家托克斐De Tooguev ille尝论其革命以前之政府矣。其言曰：专制政府虽骄，实多胆怯，民权则不然。故专制之不事事，不独因其无所利也。高高在上，与民情悬隔，将有所为，又苦暗于情事，有似人夜行山泽间者。民权政府，既悉其情形矣，而又常常有一众之人为之后盾，此所以心雄胆奋也。

通观前说，诸公将见此自由名词中所含二义：一为政令宽简，一为有代表议院。是二义者，不但不能相合，实且几于相灭。相合云者，如国有议院，其政令即当宽简，或由政令宽简，便可卜知其国之有议院也。乃今既证不然，则虽常俗言语，于二物同称自由，而吾党政治学中此种字义，必不能用，将于二义，必有一留一去。今

夫国有代表议院者，其效果无他，不过政府所行，必受察于国民之大众耳。夫苟如此，则何必定用自由，称其国众为自由之国众乎？但云其国所建，乃有责任政府足矣。盖政府无责云者，专制政府，惟所欲为，即至辱国累民，赔款割地，其高高在上，而安享富贵自若。即有责任，亦对于更上之君权，或对于其国之邻敌。其于百姓，以法制言，固无责也。一有议院，则议院之权，得以更置政府，故名有责政府也。夫此名既立，则自由二字，合依最切之义，定为与政令烦苛或管治太过对立之名词。

从其常用字义言之，自由亦无安舒、畅乐、不苦诸意义。自由云者，不过云由我作主，为所欲为云尔。其字，与受管为反对，不与受虐为反对。虐政自有恶果，然但云破坏自由，实与美、法仁政无稍区别。虐政、仁政皆政也。吾既受政矣，则吾不得自由甚明，故自由与受管为反对。受管者，受政府之管也，故自由与政府为反对。然则自由充类至尽，不止与政令烦苛、管治太过为反对也，实与政令、管治为反对。是故人生无完全十足之自由，假使有之，是无政府，即无国家。无政府、无国家，则无治人治于人之事，是谓君臣伦毁。且不止君臣伦毁，将父子、夫妇一切之五伦莫不毁。此乃用名学之例，逐层推勘，万万无可解免者也。

故吾辈每言某国之民自由，某国之民不自由者，其本旨非指完全自由之事。乃谓一人之身，既入国群之后，其一生之动作云为常分两部，其一受命于他人之心志，其一自制于一己之心。以各国政俗不齐，是两部者，常为消长，有多受命于外志者，有多自制于己志者。后者谓之自由之民，前者谓之不自由之民，非言有无，乃论多寡。此如格物家呼某物为寒，非真寒也，特热少耳，物未有无热者也。

故释政界自由之义，可云其最初义为无拘束、无管治。其引申义，为拘束者少，而管治不苛。此第二引申义，即国民所实享之自

由。但考论各国所实享自由时，不当问其法令之良窳，亦不当问其国政为操于议院民权，抑操于专制君权。盖此等歧异，虽所关至巨，而实与自由无涉。时人著论演说，好取自由名词，感慨欷歔道之。一若民既自由，则国无不强，民无不富，而公道大申也者。习之既久，二意遂不可分离。但诸公既闻前言，则知此非科学家事。科学家于物，皆有品量之分。品者问其物之何如，量者课其物之几许。民之自由与否，其于法令也，关乎其量，不关其品也。所问者民之行事，有其干涉者乎？得为其所欲为者乎？抑既干涉矣，而法令之施，是否一一由于不得已，而一切可以予民者，莫不予民也。使其应曰然，则其民自由。虽有暴君，虽有弊政，其民之自由自若也。使其应曰否，则虽有尧、舜之世，其民不自由也。

吾欲诸公别义分明，故特为此危切之语气。顾虑诸公，以吾言与所素闻者大异，将起而诘曰：信如吾子言，则自由岂得为幸福乎？请应之曰：以自由为幸福者，有时而然，而自由为灾害者，亦有时而然。自其本体，无所谓幸福，亦无所谓灾害，视用之者何如耳。使其用之过早，抑用之过当，其为灾害，殆可决也。独至当为灾害之时，喜自由之说者将曰：此非自由，乃放肆耳。虽然，自不佞言，真不识二者之深别也。嗟呼！惟欧民气质之异于吾亚，故当深受压力之际，辄复建自由之号，以收召群伦。夫既建之以为号矣，则不得不扬之于九天之上，一若其物为无可疵瑕也。而其民缘此而实受其福者，诚史不绝书。夫国民非自由之为难，为其程度，使可享自由之福之为难。吾未见程度既至，而不享其福者也。今夕所言，大抵不逾自由之义，非个人之自由，乃政界国民之自由。顾吾于开讲之际，业已明告诸公，所为言此，亦不外区别国家政体之用。奈今已久留诸公，大过时刻，当俟下期，再竟其说可耳。诸公听讲，毫无倦容，甚可感也。

第六会

以自由名词,政界称用之至多,因而有各种之训义。不佞于前会特破一夕工夫,与诸君析此疑义,且欲芟刈葛藤之后,即以此类别国家。知常语所称自由,其用法实与科学不合。若合科学,则自由充类至义,将与无政府同。而常语之称自由,则与有议院等。故言其民自由,无异指其国之立宪。立宪政府,国民不附,即可更易,而立民情之所附者。又立宪国民,于政府所为,皆可论议,著之报章,以为国论 public Opinion,政府常视之为举措,凡此皆俗所谓自由之国也。顾吾人之意,则谓如此而用自由,不过谓此等政府,对于国民,有其责任,不必混称自由,不如留自由名词,为放任政体之专称。

政治学所论者,政府之事也。政字中国六书,从文从正,谓有以防民,使必出于正也。然则政治,正是拘束管辖之事。而自由云者,乃惟民所欲而无所拘,然虽有严厉国家,必不能取民事一切而干涉之。于其所行,势不能尽加约束,于其日力不能尽夺,于其财产不能尽罗,必留有余,任民自适己事。凡所自适者,皆自由也。如往古国家,尝取民之衣食而制节之,谓之生事律 Sumptuary Laws。乃今无此,是生事自由也。又如政府于进出口货物,听民转运贸易,不立规则,如此是贸易自由 Free Trade。但各国以天时地利人事之不齐,因之其所干涉放任者各异。故干涉多者,谓之无自由,而放任多者谓之自由,又此名词之一用法也。

总而核之,见世俗称用自由,大抵不出三义:一,以国之独立自主不受强大者牵掣干涉为自由。此义传之最古,于史传诗歌中最多见。二,以政府之对国民有责任者为自由。在古有是,方今亦然。欧洲君民之争,无非为此。故曰自由如树,必流血灌溉而后长成。三,以限制政府之治权为自由。此则散见于一切事之中,如云宗教

自由，贸易自由，报章自由，婚姻自由，结会自由，皆此类矣。而此类自由，与第二类之自由，往往并见。

然此皆俗义，虽关系至重，科学不能从之。因科学名词，函义不容两歧，更不容矛盾。前数义矛盾两歧，前会已尽发之，故今定从第三类义，以政令简省，为政界自由。

虽然，政简其民自由矣，而政简者，其国不必皆治。故自由于民，其为幸福与否，正自难言。自由达于极点，是无政府。夫无政府而治，虽有此理想，然其实境，不知何时可至。若论此时民德，则虽有极文明之国，其势不能。观诸传记之中，人类美大事业，皆有道政府所建成者，是政府不可无也。然而有政府矣，其势又易流于无责任。夫无责任云者，政府自由也。政府自由而无制，则国民鞶首蹙额之日至矣。是故西籍之中，虽悲歌慨慷，梦想自由，而其实非求无政府无君，特求有君有政府，而其势不得以国民为鱼肉耳。

前会曾设问题，问凡有国家，其权限宜立于何地。此无异言国家于何等事，宜所其民自由，于何等事，则必不可。此是政治学中极大问题。而西国论政诸大家，亦往往有取而考论之者。其意盖谓：政府之权，由不得已而后立。论其原理，固有限制。如斯宾塞诸公著述，多取群中事业而分别之，指何者为政府所当干涉，何者为政府所当放任云云。顾依吾党所从途术，则虽欲立别未能。何以言之？盖天演途术，视国家所为，有非人所得主者，内因外缘，合而成局。人群各本自性，结合以求自存，非其能国家也，乃其不能不国家。诸公若问政府权力，宜以何为限制，吾便答云：无有限制，但汝此时，须得多大权力政府者，其政府自具多大权力，不溢不欠，成于自然，非人力也。

盖诸哲之论政府也，每分何者为政府所应管，何者为其所不应管，由此而政府之权限以立，特吾意不然。但以政府权界广狭为天演自然之事，视其国所处天时地势民质何如。当其应广，使为之狭，其国不安，当其应狭，而为之广，其民将怨。必待政权广狭，与其

时世相得,而后不倾。此皆势所必至,理有固然。试观一人群之合,其外则有寇仇,其内则有奸宄,乃至旱潦雨旸,皆足为患。自政府既立,此患乃轻,其众因以不散。虽然,政府立矣,而物竞天择之行,常有以渐变其形式,治权广狭,随世不同。夫言治权广狭,反观之即无异言自由之多寡也。是故欲以自由多寡分别国家者,不必争政府权限应立何处,但取事实已见者言之足矣。

政府之行权,时置个人之自由于不顾。此其权利,所合于公理者为何,此至今犹为聚讼之端,无从实指。然而以何因缘,而有政府,并以此因,程度有殊,而治权广狭宽猛以分,则固有可论者。但论此之时,必取自然有机体之国家,而非自然无机体之国家,纯用力征经营者,不可论也。自然有机体之国家,其初成国也,大抵由外力之逼拶,而后来之演进亦然。盖因外患,而求合群并力;因合群并力,而立政府之机关。则由此可知政府权界广狭,端视其国所当外来压力之何如,而民众自由,乃与此为反比例。譬如一国地土广博膏腴,生事易足,又无外寇凭陵,则其民所享自由必大。若夫四封交警,或所处者为四冲战地,则其国之政令必密,而民之自由亦微,此公例也。公等由此可知,英、德二民相比,英民所享自由独多之故。何者?英岛国,以海为城,而德之所居,正欧洲四战之地,故武备不得不修。武备既修,则其民即有自由,所余寡矣。即在吾国,使后此果有盛强之日,吾恐政府之柄,方且日张,民有自由,降而益少。以政府之由于无责,而转为有责,殆亦势所必至之事。何者?使其不然,便无盛强之日故也。

前例证以西史,可见者极多,英国而外,民之自由,莫如北美。彼族常以此自夸,谓盎格鲁种性枭健,不受制压之故。虽然,自我言之,此非真实,实则二者皆地势使然。美国虽处大陆,实则左右大洋夹辅,而南北无强邻,虽居大陆,无异岛也。是以二国之政,得皆以放任为主义。若夫法、德诸国不然。故当十七世纪间,

英之民权日张，而法以路易十四为王，其治乃日趋专制，即普鲁士伏烈大帝父子，亦是专制之尤。此其故何耶？盖国于天地，必以求存为先，求存则武备不得不修，武备修则治权不得不大，治权大者，所干涉多而放任少也。

若谓民之自由，根于种性，抑系宗教使然，则当日普鲁士，岂非条顿之种乎？岂非路得新教所行之国乎？乃其政则专制，而异于英、美如此。不知当十八世纪之初，普鲁士地势最为难守，三方乖离，而不相通。伏烈大帝父子，其政法之专制固也，而国终赖此以不亡。北有察理第十二，东有大彼得，而西南则法与奥乘之，至今考其所更张，皆百战亲经之阅历也。若夫波兰之民，亦可谓放任者矣，故其名王巴陀利尝谓其民曰："嗟乎，波兰人！而国所至今未亡者，非以其法典也，以汝曹不遵奉故。非以其政府也，以汝曹不服从故。而国之不亡，以天幸耳！"夫其国俗如此，可谓自由，然不百余年，而波兰分矣。

是故读西史为术，与读中史不同。欲求治乱盛衰之故，或观会通而立公例，必不可但观内因，宜兼察外缘。大抵一国，求其如是，其受范于外者常多，至于其内之自力，亦不可动称种性。譬如言希腊之民，何因开化独早，则云以其种之独优。盎格鲁何因先有议院，则云其民最重自由。凡此皆最无价值之解说，知言者所不为，而学者之所当深戒也。

今所立公例系云：凡国成立，其外患深者，其内治密，其外患浅者，其内治疏。疏则其民自由，密者反是。虽然此是大例，至于他因为用，而生变例，亦自有之。

前谓论释自由，即以为类别国家之用。然则所以类别之者当如何？夫干涉放任，分为两部，而两部之相为消长，视其国所当境地之不同。故谛而论之，等差不齐，国国相异可也。则于何地划此鸿沟乎？是故欲用自由立别，既不得以有无言，亦不得以多寡判，

只可取国家所常办之政事，与常有之机关，察其干涉放任之异而为之。干涉者，立之法度，务为齐一，而不许纷淆也。放任者，听民自为，许其竞争，不期一律也。放任多者，其自由多；放任少者，其自由少。而国家类别，乃从此而可言矣。

须知政府者，一国主权之所属。使主权而诚完全无缺，其于一国之事，固无所不当问。而问之者为一人，为一众，为通国之人，所不论矣。近世政治家，为恐治权太盛，因之而酷烈狭隘之政兴也。则为分别焉，曰某事某事，若宗教之皈依，若社会之言论，无虑数十端，皆政府之所不宜过问，而务听其民自便者。又曰，某事某事，如兵如刑，则政府之所必宜事，而事之必其力者，但其为数愈少愈佳。其为说如此，然自吾术言，则言此者，将以适一社会一时代之用乎，抑以为至理定法，各国之所宜共由耶？苟如前言，其说庶几可用，若如后义，则大谬不可行也。何者？国于天地，以所当时势民材之不齐，每有今所可任自由，而百年以前，乃政府之所必事者，亦有在此国可任自由，而彼国必为政府所管理者，等而论之，斯大误矣。即如宗教皈依自由，此至于今，几于五洲所同认，咸谓政府于此，必不可稍加抑勒沮禁者。然此事虽在英国，亦至额理查白之代，乃发其端。至于法、意、西班牙诸国，则宗教自由，不及百余年，岂彼古人皆聩聩者？夫为国所求，端在治安，而以保护性命财产为最急。凡可以致此者，政府固无所不用其权力。今试问宗教自由之说，使行之于十字军盛行之世，将欧之社会，为安为危，为治为乱，则古人所为，不必尽无说矣。盖国当古之世，不仅同种同文之群，而后可合也，且其所事之神必同，其所服膺之道理是非亦必同。其不同者，且不愿与之同国，强而同之，则难作矣。且此何必远求证乎？中国海禁开通以来，所定条约，大抵由外人作主，此亦事势之无可如何者也。而其中之最不幸，则莫若传教之一事。夫传教非不幸也，所不幸者，出于兵力之余。而当治外法权未收之日，此其事验，皆吾

与诸公所亲见者矣。一教案之起，文明社会，人人为之悲伤。然欲求此事之不再见，不识远在何时。除非教士相约，不往内地，或吾国于教育普及四字，实实办到，而二者又皆今不可必之事也。西友宓克尝云：中国如一种沙石，而西教如水，水注入石，及冬而冻，春来畚粉矣。此真吾国莫大之隐忧也。然溯其祸始，只坐外人传教一事，吾国有保护之责，而无准否之权。民人信教自由，则诚自由矣，而其祸乃如此，不独教士被戕者之可哀也，而其果之结于吾国者，乃大哀已。

然此是旁论，乃明政府当问之事，相时为之，初无限制，而民之自由亦以智、德、力三者程度为高下，初无可为典要者。但此时吾辈正经之事，乃是区别国家。而所以为区别者，即在政府所事不事之异同，然欲观所事不事，须先察一切政府所共事之事。所共事之事，则所谓政府之天职是已。粗而举之，则海陆之兵也。兵者何？以法部勒国民，使之共守国也，静则为守，动则为攻。故定和战者，其权必属于政府。其次莫如刑，西国刑权独立，此是最后之事，其初则政府主之，所以锄强梗、诘奸欺，以保民之身家者。刑法而外，则有民法。民法所以平争讼，正质剂，责契约。此皆荦荦大端，政府所同事者。天演之阶级愈进，将政府之机关愈密，不但愈密，亦且愈灵。虽然，政府进矣，而民群亦进。民群进者，职业弥繁，而通功易事之局大也。产业降殊，力作亦异。譬如初级社会，其始皆农也，皆兵也，其产业大较皆田宅耳。时有百工，则禄以代耕，为社会所共养者。浸假或速或迟，此局必变，于是实业繁兴，其相待日益复杂。有制造、有通商，而母财之积日多；产业不止田宅，一切可动之浮产亦兴；圜法乃立，钱币乃行，而又有以信用行，而代表钱币者，则为楮钞；有美术、有科学，文教大开，书籍侈富，教育之事兴焉，而大小学堂林立。凡此皆民群演进之现象也。虽其事不必关于政令，而政治界之问题，往往因之而异。当一事之出也，有问者曰：此宜

为政府所放任而听民自由乎？抑政府所宜干涉，而为之立法制耶？譬如通商，宜因之而立商部乎？假于文学，将因之立文部乎？凡此问题，其于各国也，有然有否。于是其政府之职业异，而政府之性情有时亦从以异，斯类别见矣。

德国学者之言政治，于此等处最为精审。彼于政府，于兵而外无所问者，谓之兵政府 War state, Der Kriegstaat，他若刑政府 Law State, Der Rechstaat, 商政府Trade State, Der Handelsstaat 警察政府 Police state, Der Polizeistaat, 凡此专于一事者也。若夫于国事无所不治者，则谓之教化政府 Culture State, Der Kulturstaat。其为繁称如此。然自我视之，其所分政府不外二等，一专一总而已。今所问者：政府所治，将如科学家言，谓政府之智，不越常人，所当事者，但求封疆无警，境宇治安，居民无扰，即为至足，其余一切，宜听社会自谋，无取为大匠斫乎？抑从宗教家言，谓国家之立，固有最高尚之目的，故不独保民已也，乃至宗教行谊，科学美术，皆宜为之乎？又约而言之，直问教化政府有当否耳。

诸公应记前言，政府权界，与所处之时地为对待。然则不佞若云此等问题，不能答以十分死语，当不以我为非。虽然，其见于历史者，各国之公论云何，则固可得以历指。自吾国言之，唐虞三代以还，至于今世，固无一非教化政府，元后作君作师，为民父母，其权岂有界域？至于征诸西国，则自明季十七世纪以来政论大起，当时人语，皆谓宗教政权虽二实一。此说历久而衰，而政家权界，宜有限制之言，继之而出。逮英国威廉马利独立之代，宗教自由之义，经无数之流血而后行。此后欧洲，又有商业之争，大抵主保商之说。由此而入十八世纪，当吾康、雍之世，至于乾隆，而西士始群然以国家权界为太宽。其愿望过奢，转无益于社会。卢梭政论，为革命先声，亦以政府所问过烦，人民受治太过为说。当此之时，若宗教、若教育、

若商政、若政治，诸家之说，往往多同，于是群主因任自然无扰无为之义 Laissez-Faire, Laissez Passer。盖其意以为伦有君臣，其事由不得已。受治本人道苦趣，而非可乐之端，故其权力，即不能去，亦宜删缩至于无可复减之地位。反言之，即斯民宜令得享最大自由是已。夫此语为是为非，关于人道最巨，今不佞且不为定论，但云至今其说尚为欧洲多数之所持。而十九世纪前半，欧洲现象，大抵成于此说。且至于今，大有东渐之势，而将于吾国社会大著果效者也。

所不敢云其语为是为非者，盖鄙意以为，政权乃对待之事。昨日之所是，可为今日之所非；此际之所祈，可为后来之所弃。国众有大小之殊，民智有明暗之异，演进程度，国以不同，故于此中，不得立为死法。即如十八世纪无扰之说，至于近世，其所致之反动力亦多。故于一切政事之中，其说有全胜者，而亦有不全胜者。全胜，如宗教自由是已。乃至自由商法，则虽得亚丹斯密 Adam Smith之大力，而所胜者仅在三岛。若夫欧、美二大陆间，至今商务，犹为政府之所保护而维持，则众目所共睹者。甚矣！政之不可以一端论也。

二十余年以往，正鄙人游学英国之时，当日政府风气所趋，则大主干涉主义。如教育一事，向为政府所不关者，至是乃大收其权，而有学部之设。不特初级教育，有强逼之政，务求通国无不识字之人民；即高等教育，国学庠序之章则课程，亦由议院更定。乃至卫生检疫，亦经部署，为置专官。凡此皆向日政府所不过问者也。先之以德、法，而英、美亦接踵而为之。

尤有异者，此之所指，不过见于行法一权而已，而议法之权，所扩充者，尤不胜计。使行法而过于干涉，民尚有执持自由，与为抵抗之意，独至议立新法，则人无异言。故十九世纪之后半，各国议立之法，殆过于旧典之所留存者。盖前此律令法典，大抵奉行其旧，而政府以行法为本业，以立法为无干己事也者。主和战、征赋税、恤灾眚，一切皆政府所力行。独至更张法制，则谦让未遑，若以谓

凡此先祖父之所贻留，吾辈舍率由遵守，无他事也。至十九世纪之季，乃大不然。行法之权，尚有裁省，至于议立法令，损益章程，则责无旁贷。立之可也，废之可也，坛之可也，损之可也，但使国民大众，悉表同情，一时国论，有所专主，议院取而扬榷讨论之，无几时，新法立矣。故旧日政府，所汲汲者，议法事少，行法事多。而近世政府，所皇皇者，行法犹寡，立法至众。德人有刑政府之目，刑政府所为，不过守国法令，以保民权利已耳。若近世政府，则直可谓之立法政府，立法政府西名 Legislative State 也。

统五、六两会所言，使不佞发明义旨，尚非累晦，将诸公此后，于自由一名词，无论见于何处，可无疑义。亦见以自由多寡，分别国家，苟从其量为分，则难立别。盖诸种国家，所干涉放任之事，固有不同，独取其所最刻意干涉者，则其别可立，如德国学者所为是已。虽然，若从其大概为论，取便言谈，则国民原有自由不自由之异。故扬子云《法言》："周人多行，秦人多病。"而论近世之国，如英人者，固可谓自由之民，而俄国者，不得称自由之国也。大抵历史中并兼国家，其民即不为真奴隶，亦不可谓有自由。舍此而外，则民气发舒与否，视邻敌相逼何如。是知兵战一事，乃自由之仇敌。一境戒严，军律颁行，居民自由，一切扫地，此仆所亲历者，长祝诸君勿遇此境也。

第七会

五、六两会，大较皆讲政界自由。吾意欲以国民所享自由多寡，因之区别国家。今由所已言观之，见历史及世界诸所有国，所操政柄，划然不同。甲国干涉者多，放任者少；乙国干涉者少，放任者多，此自自由之量言之者也。若自自由之品言之，则甲国干涉于丙，而放任于丁，乙国干涉于丁，而放任于丙，因而有各种政府之异名。然则执自由一物以衡较国家，终之乃得二别：其一于政治机关之疏

密宽严见之，其二于政治机关所著眼轻重不同见之。若问以何因缘，而生此异？则吾于前会，业于第一别立之公例，大旨谓一国之立，若封疆难守，寇仇孔多，欲求自存，其政法不得不力为遒紧。譬如临阵砦堡，与平时城市之比，砦堡之中，处处皆法令所部勒，而城市不然。其故无他，正坐寇仇近耳。国处冲散之地，随时有见袭之忧，其政令安得以不严密？外患如此，内忧亦然。闾阎纷争，奸宄窃发，欲求社会安稳，亦不能不减夺自由。此如申明门禁，夜行以灯诸令，皆我辈所亲历者，可取以证吾例矣。

由是言之，政治宽严，自由多少，其等级可以国之险易，内患外忧之缓急为分。且各国风气不齐，其所干涉放任之端，往往大异。譬如宗教学术，此今日欧西各国，大抵放任者也，而古欧今亚，其于涉于此二事尤深。以其事之关于风俗根本，是以自由政制，初无定程，而必以时地为对待。夫刑律以自卫为起点，而政令亦以存国为旨基。宗教岂不欲放任，然必国防既周，民智既进之时。不然，则即取宗教而干涉之，亦是国家天职。诸公倘以吾言为疑，则请观二百年来泰西之历史，虽有极放任政府，其于耶稣会 Jesuitism 一宗，其驱逐无不至严；无他，恶其权盛而已。乃至鄙人客岁到法，犹闻其议院政教分立之争。由此可知，以吾国现在之情形，而条约任受西教诸宗流行内地，甚至神甫牧师，怙权袒护，以致地方屡起风潮，酿成交涉，杀官赔款，夺地占港，皆政界不公之事。以公道言，外人于此等事，必须受政府地方官约束者也。

宗教而外，则有军旅。各国有征兵、募兵之不同。征兵者，民莫非兵，德、法是也。募兵者，兵民分业，英、美是也。唯此亦系于国势之不同，邻敌之悬逼，历史之中，所可取为前例之证者，不一而足。今姑不尽举，使用心学子，自行隅反可耳。以上所言，见政府举措不同，民所自由亦异。所自由者，品量杂糅，一群之民，因志气各有所向，至于既久，其人情国俗，遂至于不能相喻者有之。

吾党以自由区别国家，其所为者具如此。乃今更即历史中所用此名词，以称某国自由，某国不自由者，回观所讲，似觉尚有未尽之处。如史称英民自由，萌芽森林之中，直至十七世纪国宪之成，而后自由言之有物。又云自法民革命而后，大陆各国，普享自由之实云云。凡此皆与吾人所定政法宽简之义，不尽比附者也。将此谓自由，果前定之义训所可赅，抑尚有他义，而为吾等之所忽耶？此又不可不细勘明矣。固知十七世纪以来，各国政家常论政界宽狭，而亦以此为一大问题。顾自称自由之顷，其意若不尽主政权之缩小，而常主政权施用之不同。是之不同，其事安在？今请取大较言之，则所指在议院法权，当无疑义。其称自由也，其第一义固黜无谓之干涉，而其第二义则禁专制而防怙权之独治也。由此言之，则又须反本归原，提及雅里氏成说，彼谓众治少治者有自由，而独治之政无自由矣。且近世以来，政家所谓自由乃专属于众治者，又以少治为贵族体制，亦未闻以此名属之。如英国议院，其中议员，虽不得云通国代表，顾其所代表者民数实多。乾隆、嘉庆间，虽所代表，比今为少，而比余国，民权则为甚大，此所以群奉英民以自由之号。观孟德斯鸠所言，大可见矣。但自由二字，虽于此用法不同，而其为比较之名词则一。何以言之？英国固用民权，然其议员所代表者，非通国之民也。女子固不必论，即在男子，亦立无数之限制，必资格恰合者，而后有选举之权利。自乾隆以来，该国经数番推广，所收犹大，如进工农，然而至今，尚非通国皆举。顾不得以此之故，遂谓其国人为非自由之民。何则？比较故也。大抵一自由国之议院，其所代表民数必多，但不必尽若古世市府之事。市府者，奴隶而外，必合通国之民，而不用代表，而后称自由之实也。

如此而用自由，虽与前立定义有异，顾其中有实事真理，诸公若加考察，将见虽异实同。夫自由云者，作事由我之谓也。今聚群民而成国家，以国家而有政府，由政府而一切所以治吾身心之法

令出焉，故曰政府与自由反对也。顾今使为之法，而此一切所以治吾身心者，即出于吾之所自立，抑其为此之权力，必由吾与之而后有。然则吾虽受治，而吾之自由自若，此则政界中自治Self-government之说也。颇有政家，谓自治乃自相矛盾之名词，以谓世间虽有其名，实无其事。人之行事，不出两端，发于己志一也，从人之志二也。前曰自由，后曰受管。故一言治，便非自力，果由自力，即不为治。此其说甚细。顾自我辈观之，吾身所行之事，固有介于二说之间者，非由己欲，亦非从人，但以事系公益，彼此允诺，既诺之后，即与发起由吾无异。然则自治名词，固自可立，而以实事明之，譬如一国之民，本系各不相为，各恤己私，乃今以四郊多垒，有相率为虏之忧，于是奋然共起，执戈偕行，以赴国难。此时虽有将帅号令，生杀威严，然不得谓国人为受驱逼胁。何则？一切皆彼之自发心也。如此即为自治之一端。使此法可行，将政界之中，无禁制抑勒之事，虽令发中央枢纽，无异群下之所自趋，从此君民冲突之事，可以免矣。

是故政界之境诣，至于自治而极。利民安上，和众阜财，乃至俗成刑措，比户可封，皆舍此涂术其至无从。则无怪二百年西人，尽气竭力，流血牺牲，以从事夫此。然其事尚须细论，而后有以见实行之难。盖使民自治，则一民之身，将有两节可论。一以个人言，其心所怀之愿望为何等；二以分子言，其于社会所祈响者为何等。使二者尽如其意，便是自治，便是虽受治而非强其所不欲为。此事果可实施矣乎？或应之曰：此不但可以实施，实则各国政界，已有实施之者。如观西国舆论报章，每云某事国民意见如何，而此意见，乃政府所不可不从诸语。是国家一政之行，固视国民之意为向背。虽然，当知吾辈所称为政界极诣，乃指社会之中，人人各得分愿而言。若有一人，其好恶与所施之政令背驰，则自治之言非实。夫苟如是，则今之各国推举之权，尚非普及，而国中妇孺，岂非国民？奈

何置之？然则名为自治，而民之大半尚有受治于人者。且不但此，果人人受治而非强其所不欲为，将议院定行一法之时，必人人赞成，人人许可而后可。顾今所实行，乃通用从众之例。春秋栾武子之言曰："善钧而后从众"。议员之知识，果相等乎？假其不然，则安知多数之果是，少数之必非？若言不以是非，而从多数者之欲，然则多数者，以行其所欲而自治，少数者以违其所欲而非自治，又以明矣。且即以比较言，从多数矣，使十得八九，犹有说也，乃有时而所多者至微，以此强人，则又何说？譬如三十兆之中，有二十九兆九十万人同者，以此谓之公好公恶可也。而英议院以七百员为三十七兆人民之代表，其中三百七十人然，而三百三十人否者，乌得云公乎？是故知从众而用多数之说，于公理是非，本无可言。无可言而不得不如此者，乃以术之穷，舍此别无他法之故。而所谓人人自治，人人非强其所不欲者，又非事实明矣。

是故有谓近世现行有两种政制：一为独治之专制，一为自治之民主者。此其言非也。当云有独治之专制，有以众治寡之立宪。以众治寡之制，虽不足当政界极诣之自治，而立宪则舍此殆无他术，故为今日最要政体。夫以众治寡，实无公理可言。不幸韩昌黎公言私言，其说已误。即谓多人赞成之政，为胜于少数赞成之政者，其说亦不尽然。所庶几可言者，不过三占从二，其事易行；又数至极多之时，于公道为稍近。治权本民所畏，得此则所畏者，可使极微。又民之优劣，智、德、力三者，皆有可言。从众虽于智、德二者，不必皆优，而其力之胜，固若可恃。且此乃历古以来，政界中一最有关系之新法。自其施行之后，人类受庇，平争弭愤，所获实多。其所可言，仅此而已。慎勿谓多数所从，斯为合理优胜；亦勿谓民之多数，无异全体之公。苟为此说，立成谬论。

吾辈以天演言治，深知政界中事，往往成于自然，而非由人力。独此决策从众，与尚有一事，亦为政界所通用者，乃皆实出于人为。

其尚有一事为何？代表之制是已。自是二者行，西洋政法，为之大变，《社会通诠》言之悉矣。尤可异者，从众之法，乃彼中古人所已用者。至于代表之制，则希腊、罗马两民主，所未梦见。此其原因，盖由二国皆市府国家。市府国家，幅员小狭，民数鲜少，每有公事，则聚通国之众而议之。如希腊、罗马之国会，皆尽其中自由之民众，无须以一人为百人千人，或一方之民之代表也。即罗马政府，向有沁涅特 Senate，以聚通国之豪，然系选举出类拔萃之才，使听国事，无所谓代表者也。

取西人之古制，以与其今制相较，则吾党见二大异焉，且由此可得其政界进步之实。夫独治众治，皆其古所有者。特所谓众治，乃指一市府之民。今之国民，求通得选举之权利而不能；古之国民，则人人皆议员也。问何能然？则以国民甚寡之故。此其事实，犹可考诸古代戏曲之中。如雅里斯托芬，所制《阿加黏》一齣，其开场系一市墟，当会议之顷，市之四周，用新染红绳绕之，以防逸者。盖会议为国民义务，设绳所以拦众，使入会幕之中，有或逃者，绳著其衣，染成红色，是以行人避之耳。

今世邦域国家，以数十兆之民，散处数十万方弥卢 Mile 之地，欲守古制，即亦无从。故前者雅里斯多德有云，真国家其地幂不宜过广，民众不宜过多。假使雅里骤得今日国家治之，恐其术且无从出。何者？其所论政体，固专为市府之用也。

自代表行，而此节之难题解。所解者何？以至正大公之法制，可用之于邦域国家也。世间事往往既行之余，有若至易，而在当时，则几经困难，而后得其术。又既行之后，其发达神速，不可思议，则代表一事是已。使政界而无代表，西国演进必无如是之盛，殆可决言。须知后世思想设施，每为古人所笼罩，守而不变，不独东方为然，即西人亦复如是。有若一切盛德大业，凡人道所当为，所可为，古人莫不为者。此种拘墟，西国破之独早，乃在有明中叶之时。其

原因以海道大通，累得新地，由此而勘破古人，于世界事所不及知不及为者尚夥。而古人所垂最盛之业，文章义理而外，治法是其一端，以不敢畔古，故欧洲守封建之局，终明之世，莫肯改者。直至后来，始觉此事，古人所为，亦有可以改良之处。古人市府之良法美意，有可以施诸邦域大国之中者，要其关键，则在行用代表而已。

虽然，诸公勿忘，我辈所谈，乃是自治之制。自治云者，吾所遵守之律令章程，乃吾所发心自定，而不由他人所压制强逼之谓也。乃今返而观之，以所立议院，有从众代表之二制，其去自治，尚隔两尘。何以言之？法出于众，所谓众者，吾之小己，不必即在其中，一也；法定于代表人，是代表者，毕竟非我，二也。英国户口，二十年前粗计三十七兆，而国会代表仅七百人。由是推之，一民之身，其所得与于政权者，亦至微小耳。今欲讲之明白，请一一皆推广之，至于极端。一，如英之举权，本非通国所同有也，则姑以为同有。二，如英之治权，不尽出于下议院也，亦姑以为尽出于此。三，英之政令，其放任者多，乃今以为无所放任，议院得一切而干涉之。夫国民政柄之张，至于如此，然试计英民个人，其于国家政府，所实据而有者，为权几何？则不过于建立议员之时，所以定此一局政柄，当操之以何等人者，当此之时，约得其三千万分之一耳，以云其微，则真微耳。吾闻法国政家晏博论法国民权，其时乃六十年前，法国最讲中央集权之日。其言曰："吾法人晨起揽镜，顾影见三十七兆分一之萌主而自矜，忘其全身之为奴隶。"其言可谓冷隽，而矜言自由自治之民，可以悟矣。

民权民权，彼英、法二邦，一民之权，不过如此。反而求之，至吾中国他时，以四万万之民而立宪，将一民之权，所得为何？此诸君当能自为心算，而无待吾赘言者。虽然，社会之事，有至微而必不可忽者，此类是也。故一民之政权，虽极微而不可弃，几于失之则死，得之乃生。此如鄙人尝论教育普及，其程度不必求高，但使

二十年以后，吾国无不识字之人，其程度即令极低，如能自署己名，略识方向数目之类，果能做到，民智教化，必然大有改观，吾国之利，不可亿计。此事非从其后徵之，闻者不肯信也。其理无他，普及之为积大耳。

代表之制，欧人以行用日久，渐成自然，转不知其关系之重，亦忘始用之难。考诸历史，希腊市府，通集国人之事，其亡由于罗马。而自其制废，古民主之治，与之偕终，史谓其民之自由，亦不复见。由是并兼攻取，横讫三洲，而罗马遂为帝国。如是历数百年，治制改良，不一而足，而其古曰民主之治，卒不可复。故欧洲中叶国家，舍专制而外，无余式也。

苟求其故，则知古之所谓民主者，市府制也。幅员日广，市府之制，必不可行。虽当时亦有聚集国民，推戴总统Consul之事，然所集者，不过都邑之民。而罗马之地，则南尽非洲，北以来因、多脑两河为界。诸君若问沃古斯达何以不用代表之制，则无异怪当日之人，何以不用汽舟。夫邦域国家，且为雅里氏思想中所无有者，而幅员既广，犹用民权，真当日之人，所百思而不得其术者。后人但言罗马民权废而专制兴，不知只是市府之制不能用耳。须知代表之制，平易如此，而欧洲此法，必历千余年而后得之。英国始用，时当元世，其如何发现，请考《社会通诠》可也。

虽其制发现之迟如此，而至今日，则已成最要之机关。此在英国，当一千六百八十八年，其所代表，虽有缺漏不完，而民权则因之大立，此英国所以独享自由之号也。至法民革命，大陆民权始兴，而代表议院，至千八百四十八年而后立。至于今，若以选举权利而论，德、法民所有，且过于英。总之，自市府国家，不足自存，而民会废，中经千年专制贵族之治，至有元之世，欧洲之民权复萌，其所以萌，由用代表。代表须所代者之推举。推举之众，各国资格不同，享用此权，数有多寡，而政家遂以此觇各国自由程度焉。

第八会

前会所讲，乃国民以众治寡之制。今夕将以此制，暂行结束。但于结束之先，宜将其反对独治之制，略为宣究，庶几诸公，于现行政制，得愈明白。夫独治者，以一人而治亿兆，非今日五洲通称专制者耶？此自今人视之，有若人类之一厄，纯由小役大，弱役强，而后有如是之一果。是从政界之中，一言自由民权，则无所往而非福。一及独治专制，直无所遇而非殃。然而力征经营，奴用虏使，专制之治，固时有然。但我辈读史论世，觉独治之制，亦有不尽然者。诸公应记吾前会标一公例，谓国家治权轻重，因之自由多寡，常与国之外患内忧，比例而立。今言专制，此例又可见矣。盖专制之立，必有其所以立者。究其原因，起于卵翼小民，不使为强暴所鱼肉。如一国之中，强桀小侯林立，必天王专制于上，尊无与并，而后其民有一息之安。罗马之凯撒 Caesar，英吉利之图德 Tudor 诸王，荷兰之沃郎支Prince of Orange，法兰西之元世诸王，皆以弹压群雄，为国民所归命，即因之而擅专制之柄。旧史具在，可复案也。即今俄国国民，方争立宪，其国往者，固专制中最坚之形式，国民附于沙皇① Tsar 者最久。夷考其由，亦以非尊主权，无以制压布哇尔 Boyars 诸酋之故。当日有女主，名安那者，以受布哇尔宪法，国民转群起叛之，必待毁此，而后相安。何者？彼知使俄皇而不专制，但为群下傀儡，将国民无喘息之时故也。即论今日之事，群下汹汹，笃而言之，亦非以尼古拉第二之专制也，乃缘此制既敝，大柄旁落，为群臣藩镇之所囚拘，侵剥下民，败坏国事。诸公既治此学，遇此等处，政宜细为分别，不可随众依人为议论也。

往者吾论自由，终乃揭言自由有不必为福之时；而今言专制，又云专制有时，且有庇民之实，此与诸公平日所闻诸学生志士者，

① 商务本作“扎尔”，今从新加坡本。

无乃异欤？虽然，历史事实，不可尽诬，而不佞亦非为顽固者游说。但须知民权机关，非经久之过渡时代，民智稍高，或因一时事势会合，末由成立。而当其未立，地广民稠，欲免于强豪之暴横，势欲求治，不得不集最大之威权，以付诸一人之手，使镇抚之。此其为危制，而非长治久安之局固也，然在当时，则亦不得已而思其次者矣。

更有进者，欲知专制一名词，所以为西人言治所深恶而痛绝者，宜察其中尚有他说存焉。盖西人以治权之出，有二本之不同，而不佞则以为一本而已。请先明二本之说：二本者，彼谓治权之出，有自上而达下者，有自下而逮上者，二者厘然，若日夜之不可以合。入继大统，缵承丕基，以厥先祖父，受命自天，奄有此国。故诏书称制，各国皆同，而群下无敢越志。如此治权，当民情极为爱戴之时，则曰民之父母，名正言顺，此所谓自上达下者也。顾今之议者，则曰国民非王者之子女，即如前言，亦亶聪明首出庶物，而后作民父母。乃生帷幕而长阿保者，果亶聪明而首出庶物矣乎？必不然矣。是故其说不足存也。曰自下逮上者，彼人君之有权，不过为国权之所托付者耳。元后者，一国之公仆也。国有兆民，举其分子虽甚贱，而其全体则至尊。小而譬之，国之君王，正如会邸公司之有经理领袖书记，乃社众畀之以权，取达社众之目的，非其人本有权利，而应为一公司一会邸之长魁也。假使其人行事，与社众之主义背驰，乃至群情不合者过半，斯其人义应告休，否则逐之可也。此等义法，卢梭《民约》，推勘最详。自其说兴，革命风潮，因之大起，此所谓国民无上之义是已。故挽近欧洲，以民主为最正之治制。乃至革命之世，兵权既盛，颇不乏专制之夫。如英之可仑谟尔 Crommell，法之拿破仑，其侵夺黔首自由，岂减察理第一CharlesI、路易十四Louis XIV。而人不之攻者，则以为彼之得权，乃由民自乐与之，彼之行权，亦为国民而后有事，与旧君保其世及之权，而自上达下者异耳。

使政界之中，果有如是之分别，则不独前二语为吾辈所当牢记，

而历史中所有最多之治制，如亚洲所今行，乃至欧洲诸国二三百载以前之所有，真皆成一片黑暗世界。其治民也，舍奴使虏用，纯恃压力而外，无他术可由。则言治之家，深恶痛绝，谁曰不宜？而无如其非事实也。何者？其制不可行也。虽欲行之，断断无此权力故也。言近古之霸主，似当为法之路易十四首屈一指。请试思路易十四之事，夫主之于奴，若白种之畜黑奴，至矣。然亦未闻纯用压力至于极点者，以其事非主人之利也。故所谓压力者，不过以势相临，谓主人有如是之压力，随时可用耳。凡为主人者，同利故相救，正如刚毅所言："宁利友朋，不资奴仆。"由此言之，使路易而为国民之所逼，彼将引邻敌之力，以自压其民乎？而英伦、布鲁士，亦将为之出兵，代平内乱乎？顾历史中并无此事，而当时即欲为此，恐亦势所不能。然则路易计将安出？或曰路易所练之兵，正于此时用耳。虽然，所练之兵，非法民耶？而如前之言，法民皆奴仆也。然则彼奴仆之中，有其擐甲执兵，敢死任战者，此在路易，非危事耶？曰彼皆党于路易，爱戴路易，而为路易之爪牙鹰犬者也。然则路易之威权，固待兵而后具。兵，民也；民，群下也，是其治权，非自上而达下，亦自下而逮上耳。虽机关相异，而由国民附之，而后有权则一。近世政府，为民心所不附则倾，而路易十四，使其师徒叛之，则亦摇手不得也。然则彼卢梭诸公之政论，分治权为由上由下者，无乃似实而实虚。所谓霸主治民，犹家君约束其童稚者，亦无是处。

若云国民之中，有少数人，党附霸朝，以其部勒之密，训练之精，因此而生势力，得以压制多数之人，此其言近信。然欲得此少数人党附，亦须要结噢咻而后得之，是其权力非无所待，而对于此众，亦不得率意径行，是其人虽对余民为无责任，而对于此众有责任也。且吾所尤不解者，卢学每谓以力服人，为专制治法之所独，不知使真专制，其所具力，理应最少。雅理氏三制之中，最不能全仗自力

者，莫专制若。谓专制以道德才智服人，谓少治众治，以力量制人，犹可说也。奈之何以专制之独夫，而谓其有制服亿兆之能力乎？且由此观之，专制之君主，无不借助于人之理。既借助矣，即对于人，不得率意径行。是故谓天下有无责任之贵族民主，于理可通，而云有无责任之专制者，古今真无此物。

此理自我辈观之，亦自明了。而古人之意，若有异者，则以天命之说 Divine Right 深入脑海故也。读班叔皮王命之论，则知汉人于宗教之迷信，而程伊川于商、周之际，亦有天命未去之说。至苏子瞻上神宗书，乃言人主所恃，人心而已。可知古人之于帝王，其得位行权，皆若天之所相，而又不言明其所以相之何如。果其灵异，存乎事实 Objective，抑不过众人心里，信以为然 Subjective。夫人君既为天之所立如此，是以东西宗教，莫不以尊君敬上，奉法怀刑，为斯人最重之名谊。政府得此，其势益隆，其植益固。虽然，使阴骘之言而信，则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鉴观有赫，所必由天眷而后存立者，初何必专制独治之政府而后然？即贵族庶建之治，倘非天相，乌能存乎！彼古人以天命属专制者，以所见政府，类多专制故耳。若夫近世，则有谓非民主立宪之治，必无当于天心教旨者矣。此真彼是各一是非之说也。

顾我辈于此，所当著眼者，在治权每得宗教之助而益张，与其所以为助之理。夫旧谓专制独治，止于以力服人，其说既为吾党之所破矣。若谓至尊之势，至重之威，天泽凛然，不可侵犯者，由于宗教为之辅。然岂皇皇上帝，果以雷霆风雨，助行权欤？或曰，是不然，宗教之力，不在形迹，而在人心意念之间。明为天命，尊为天子，于其实力，无几微增益也。而民之视之也，乃大有异，向无宗教，其不能得此无疑。路易十四，法人中之最为尪羸瘠弱者也，而其民视之，若圆光被体也者，顶礼崇奉，惟恐后人，亦因教言不敬君王，为天诛之所必及云耳。夫如是言，则专制之所以得宗教而益威者，

其力正出于民心，虽不同于前者之以形，而其治权之自下逮上，非自上达下，又以明矣。

或曰，此特专制之谲术而已。夫独夫自力之无可言固也，然少数所以制多数者，以其部勒服习之不同，而一人之所以驭兆民者，亦以其法术机诈之不测。称天而行，居之不疑，有命自天，王者不死。凡此皆所以起颛愚之迷信，用以欺世盗权者也。虽然此等之事，必事势相成，暂而行之，或可得志。若谓历史中专制之主，悉由此术，则殊不然。试更以法之路易十四为喻。夫谓彼之所以制御国民，使人望之若天神而畏服者，此中宗教之作用甚多，此言信也。夫使事出于欺，而谓路易有欺其民之意，恐路易不任受也。何则？一是威仪典则，与夫称托之隆，凡所以成王者之贵者，路易固未尝自为，而有所受之者也。其义或萌孽于数千载之前，得宗教国俗，相与酝酿抱伏之，至于路易之身，而承其利。然而发明此义之神甫师儒，虽为路易所大利，而其人与路易之身，终为二而非一。非一故可以离，离则虽持与前反对之说可也。由此观之，将路易权力之重轻，非其身所得主，且有待于他人，使彼而欲权盛力张，将必于如是之众，微伺体察，常有以餍其情，而无失其意而后可。前谓路易之权，起于人心，今又见路易之权，起于持此人心者。是以史载路易十四之待教侣最优，而其国教侣，所以助其王亦最力。论者谓近古专制柄张，无有逾于路易者，而法民之尊王团结，亦无过于此时。直至其子路易十五之中叶，其民心乃一变。有是哉！路易之视教侣，无异拿破仑之视其兵也，而谓专制治权，由上达下可乎？

吾辈前路所发明，乃历史中要理，而将以破专制人君之所恃者。夫谓受命诸天，权发自上，此专制者之所喜闻也。虽孟子之论天命也，尝谓天命即徵诸民，而或以为其说但存于理想。顾吾辈求之东西历史，见凡专制之君，未有不俟民心之归、众情之戴而能立者。其所俟之多寡强弱不同，而即以此判成败。然则卢梭诸公，分政府为

二等：一谓权发诸上，一为权发诸下者，其义荒矣。权未有不发诸下者也。虽然，专制之纯用压力，而以其民为奴虏者，固亦有之，是必见于兼弱攻昧取乱侮亡之时，即前所指为无机体国家者。顾当此时，其用压力者，必不止一人，而常为胜家之有众。胜家之众，常为军旅，而统之以一雄，此又有机体之专制也。有机体之专制，虽欲奋一夫私权，以暴虐群下，其势不能，将必有其所俯顺者。其好恶不可不同，其甘苦不可不同，否则败矣。汉高非专制之尤者耶？然入关告谕，必得父老之心，而后天下可得。项氏失民，虽强终仆，可以证矣。若于西史求之，则英之图德诸王，法之路易十四，德之维廉，俄之亚烈山达 Alexander，至今日之尼古拉 Nicholas，皆如此矣。盖其国家形式既云有机，斯不能叛天演之公例。譬诸生理，脱有谓脑力独奋，而无待于通体血液之灌输补益者，诸公岂信之乎？

既知一国治权，必本诸下而后有，则向所举以为独治众治之区别者，不可用矣。颇怪世俗论治，必谓众治，乃有公益 Commonwealth 可言；一若独治之君，则必以摧斫下民为快者，此其说之误，不待论而可知。夫谓治权在手，不以公益为心，而专以莫予违为快者，专制本不尽然，即在并兼之世，固亦有伐罪吊民之事。若夫英之图德，法之路易，普之伏烈大帝等，其治权专制固也，而其号令举措，则未有不云以公益为目的者。特其为此也，则云己之行事，独对于天，乃有责任，其于国民，固无责也。此犹云其行事是非功罪，惟上帝乃足考察而赏罚之。至于国民，既为其所制矣，固不得而过问。虽然，论事当察名实，王者于国民无责，于名则然，而于实不尔。英之雅各第二，法之路易十四，皆自谓于国民无责者，然雅各则以始终误认而败，路易则以行与言反而仝，可以见矣。

由前所言，而二公例可立。一，凡独治之权，未有不赖群扶而克立者，此群扶之力，其士大夫可也，其豪杰可也，其民可也，其兵可也，甚至由于他国之众亦可。如印度国家，其扶立之者，非印民

也，乃英兵也。二，即在有机体国家，亦常有专制之形式，此种国家，虽无议院，其有待于国民之扶立则同。但所谓国民，不必大众。而在一部分之中。此一部分，大抵皆国民之秀，而有国家思想者。诸公闻此，回家时于故书中，试检苏子瞻《志林·战国任侠》一篇看之，将悟其说，与此有互相发明者。

诸公闻此将曰，此真异闻！天下安有国民而扶立专制，甘为奴隶者乎？使明其民情，未有不欲得议院者也。吾应之曰：此在历史，亦不尽然。盖事势不同，民有虽欲立议院而不可者。此如俄国安那皇后（康、雍间即位）当国时，欲立国会，舍贵族无可集为议员者，民以为与其受贵族鱼肉，转不如任至尊之专制，且约必大权不复旁落，而后载之，此其证也。乃至战争之世，其黜众治，而用专制者尤多。盖当此之时，以求存立为先，一切国民利益，众皆视为后图，而群附于战胜攻取之能者。使其事暂，将所推戴之人亦暂。使其事常，如国处难守冲散之地，如普鲁士，如路易十四以前之法国，皆必待边线已立，国有四塞之固，而后可议其余。不然，专制之治，不可以已。历史中如路易，如伏烈大帝，如拿破仑，其得位行权，皆由此理。不过，当知此等专制一立之后，虽事势变迁，其权无由解散。虽其始有救亡之用，而其终常为殃民之资，此其制所以为千古之诟厉耳。

但不佞所为诸公辨晰者，固不止于黜旧说，乃在于进新知。旧说谓专制之权，由上及下；众治之权，由下及上。吾所发明，乃谓专制之权，亦系由下而成，使不由下，不能成立。然则旧之界说，不可复用明矣。虽然，专制众治，固自有别，而其异果安在耶？此是第八会结穴问题。所谓图穷而匕首见者，不得不为诸公郑重出之。又近者吾国国家，方议立宪，立宪非他，即是众治。众治则不得不用从众代表一制，凡此皆相因而生，无由解免。故不佞继此所欲为诸公发明者，乃中国此后国家，与前此数千载国家之区别。不佞郑重

以言，诸公不可不郑重以听也。

则问立宪国家与专制国家，其最要分殊，在于何者？此诚不易解决之问题也。政治之为科学，与他科学不同者，他科学如动植之类，吾辈之治之也，如堂上人听堂下之曲直。而政治不然，吾人身与其利害，而衡鉴易淆，一也。况所治之物，自鸣各殊，而不必皆实，二也。今使动物学家，欲为众生别类，彼懦懦戢戢者，方引首争鸣，吾为何等何科，有机无机，彼治其学者，未必不以所闻，转以茫然。今日世界国民，正复如是。吾近于街头，曾见《宪法古义》一书，意谓凡西人之宪法，皆吾古先所已有者。大抵吾人本其爱国之意，每见外人好处，总不肯说此为吾国所无，而十三经二十七史皆其傅会材料，名为尊我，实则大惑。又使诸公取前问题而叩之西人，彼亦将言人人异。彼将曰：立宪要点，其所以异于专制者，以下议院独有财政赋税之权，非国民所允诺，毫厘之利，不得横取，此谓囊橐法权 Right of Purse 云云。虽然，其说误也。盖使下议院之势诚重，所操法权，且不止此，若其诚轻，将并此无之。夫既有国家，则办事不能无费。西国上古王公，自有产业，山泽苑囿，遍于国中，无俟取于民而后足，此所谓水衡之钱是已。当此之时，虽有囊橐法权，不足窘政府也。且政府所为多矣，今置他端不问，而独禁其取财，亦未见其财之果可保也。不知此乃当时君民争执之顷，彼民见此，为其上之所急，得挟此以要之，取以达其最大之目的。后之论者，乃指术为鹄，失之远矣。

或又曰，立宪之与专制异者，在立法与行法，权界分明之要点。议院主于立法者也，国君宰相，下至百执事，行法者也。唐人有言，不经凤阁鸾台，何名为敕。而西人亦云，非经国会公允，不得称制，著为律令。十七世纪英国风潮，所争即此立法权独立之事。此其为说，较前稍优，然而亦未尽合。夫三权分立，孟德斯鸠《法意》论之详矣。故法国初立议院，凡行政诸官，不得列坐其中。然而立政

机关，因此大窒，此于事理至为易明。假如将为理财立法，而摈户部，是户部所历甘苦，于议法时，毫无用处。又如将为教育立法，而摈学务大臣，其所立章程，亦岂有当？夫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使此言而信，则此等权界，且不可立。总之，凡此等处，各国议院法制，各有不同，而民权所伸，亦以大异，中间可以谛论者极多，惜非此时，所能为诸公推竟究耳。

大抵欲知专制立宪之异，考诸旧说，不如观见时之所实行。试举英国宰相，其为行法权固也。然以一官，为立法权之领袖，一切新法皆由宰相发起；而其身之进退，则视下议院之从违。使其议为院中舆论所归附赞成，言听计从，则其权最大；设舆论与之出入依违，则其人为处危疑之地；乃至院论与之显然反对，则宰相惟有奉身而退，明日他人入代，而组织新政府之事见矣。宰相为政府领袖，而其兴废，依于民情如此。

吾前者不云乎，一切政府，即在专制，其权力之成，必由群下，不过广狭殊耳。夫政府所建名号，千诡万殊，或国君其视土地，犹私家之视田业；或云天之所立，作君作师，而有符瑞感生以为天命之据。此其真伪诬信，姑不具论，但名号建矣，而所感召谁乎？必有众也。假有众相与不承，彼又乌从而得力？故名号建于上者，其归顺拥戴者存乎下，凡政府皆然。独至立宪政府，其归顺拥戴者，存乎通国太半之民，即不然，亦必有国家思想之众太半归之。

然则专制、立宪二者，其为群下所拥戴既同，而二者不同安在？应之曰：舆论者，拥戴之情之所由宣也。专制之政府，无以为宣达测视舆论之机关，而立宪之政府有之。一令之行，一官之立，舆情之向背，不独显然可见也，而多寡之数，亦至著明。其向背与多寡，皆于议员之出占投票而得之。

此谓舆情向背多寡，有议院以为宣达测视之机关者，即无异言国民得此，而有其建立维持破坏政府之机关也。

此为政治学最紧要之公例，恐诸公不能猝喻，不佞不妨反覆推言，期于必明而后已。今由前路所发明，诸公当晓然，无论何等国家，其中皆有此建立维持、破坏政府之权力。建立者，由无而使有；维持者，由有而使存；破坏者，由存而使亡。此种权力必有所寄，在民，在兵，在本国，在外国；为公，为私，为善，为恶，无不可者。但此种权力，有得其机关，其力有以达者；亦有不得机关，其力散漫隐伏，无以达者。虽然，散漫隐伏矣，而政府之立仆必视之。今假向日维持政府之权力，以有因缘，坐而中变，此即言政府所倚其扶立拥戴以为存者，乃今不愿扶立拥戴之。然坐无机关，此变未由宣达，而居上之人，亦坐无此机关，未由测验，懵然不知。诸君试思此时国家现象，要当何如？曰：此如汽箱，外无汽表，早晚炸耳。炸者何？乱也。炸者何？革命也。此革命而乱者，皆坐无以为宣达测验舆情之机关耳，皆坐无国会议院耳。

往者俄罗斯，无国会议院之国也，其历史所载，君若相死于非命者最多，此理有必至，势有固然者也。彼俄君臣，未尝不知也。是故不欲其民有国家思想，迷信之以宗教，困阨之以教育，而终则临之以兵，然而其效可睹已。至于英国，则四百年无暗杀之事，此其中亦有天幸。而最足异者，则佐治第三George Ⅲ，以风狂不惠之身，享国六十年，而庶政日兴，国日强富。无他，有机关焉，以达此国民众治之力故耳。专制之国，国主当阳，而宰相辅治，宰相之黜陟由人主。立宪之国，人主仰成，宰相当国，而宰相之进退由国民。此英国至今，所以可决言其无革命之事也。虽然，谓英国无革命可，谓英国时时革命亦可。一政府之改立，皆革命也。专制之革命，必诛杀万人，流血万里，大乱数十年十余年而后定。英民革命，轻而易举，不过在议院占数之从违。庄生有言，万死方不死。真立宪制，政如是耳。此国家景命，所以灵长，而有万世不倾之皇室也。

是故有无议院国会为建立破坏政府之机关，专制立宪二政府

不同在此。不佞于政治，本非专门，承诸公厚爱，为此八夕讨论。然此中多采近世西儒成说，而为众论所推服者，非敢臆造。所惜八会，为时过促，于诸制尚不能详。今请为诸公总前所言，而立政治要例十二条如下：

一、凡有政府，则有约束，约束必以压力，无自由者。

二、政府以专制为常，以众治为变，如军中惟一主将，法廷惟一士师。

三、然以一身而御众人，其力常不足者也，故其势不能无待于群扶。

四、群扶之力，必自靖自献而后可，至其为此之义利公私，乃所不论。

五、故一国之中，不仅治人、治于人二方面而止，而常有扶持政府者，为之居间，成三方面：治者、扶治、受治。

六、既能扶之，斯能倾之，亦能造之。是故扶持政府之权力，即建造政府之权力，亦即破坏政府之权力也。

七、但此种权力，常无机关；或有机关矣，而未正名为扶持政府者。如法之路易十四，几为全国民心之所归，然无机关以达群扶之力。英之可伦谟尔O. Cromwell，以兵众自辅，可谓有机关矣，然其名则为他用，不曰扶持其所立政府者也。此等现象，见于专制之国最多，于吾中国，正复如是。

八、政界天演，程度既高，则其国不独有扶倾政府之权力，而又有扶倾政府之机关，以宣达扶倾政府之权力。

九、机关未具，则扶倾政府之权力，其用事也，常至于横决。此一治一乱之局之所以成，而皇室无不终于倾覆之理。机关既具，前之权力，不但宣达有从，又可测视，得以及时，为之剂泄，而乱无由作。此立宪之国所以无革命，而代表之皇室所以不倾。

十、立宪之国会，于国事无所不闻者也，其实乃无所问，要在

建造扶持破坏其见行之政府，以此为其天职而已。

十一、机关未具，扶倾政府之权力，每患不偏不公，或见或隐。其政府有独治一国之外形，不知其力之实起于下，则转以扶持者为忠顺，破坏者为叛逆，且以其物为天命之所授，而一切矫诬符命之事起矣。

十二、如此者，谓之君主，谓之专制；而若前所言者，谓之众治，谓之立宪。

天演论*

吴序

严子几道既译英人赫胥黎所著《天演论》，以示汝纶曰："为我序之。"天演者，西国格物家言也。其学以天择、物竞二义，综万汇之本原，考动植之蕃耗。言治者取焉。因物变递嬗，深挈乎质力聚散之几①，推极乎古今万国盛衰兴坏之由，而大归以任天为治。赫胥黎氏起而尽变故说，以为天不可独任，要贵以人持天。以人持天，必究极乎天赋之能，使人治日即乎新，而后其国永存，而种族赖以不坠，是之谓与天争胜。而人之争天而胜天者，又皆天事之所苞。是故天行人治，同归天演。其为书奥赜纵横，博涉乎希腊、竺乾、斯多噶、婆罗门、释迦诸学，审同析异，而取其衷，吾国之所创闻也。凡赫胥黎氏之道具如此，斯以信美矣。

抑汝纶之深有取于是书，则又以严子之雄于文。以为赫胥黎氏之指趣，得严子乃益明。自吾国之译西书，未有能及严子者也。凡

---

* 《天演论》原名 Evolution and Ethics，即"进化与伦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著，初发表于1893年。严复译文，我们所能看到的最早本子，是封面题为乙未年三月即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陕西味经售书处重刊的《天演论》本。这不是定本，可能是当时人擅自将稿子拿去刊印的。书中没有自序和吴汝纶的序，也没有译例言。导言译作卮言，译文与后来的定本也不同。《天演论》正式出版于一八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为沔阳慎始基斋本。同年，严复自己据此本石印行世，为嗜奇精舍本。以后销路日广，版本益多，其中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富文书局的石印本也是较好的本子。此据慎始基斋本。

① "几"，富文本作"义"。

吾圣贤之教，上者，道胜而文至；其次，道稍卑矣，而文犹足以久；独文之不足，斯其道不能以徒存。六艺尚已，晚周以来，诸子各自名家，其文多可喜，其大要有集录之书，有自著之言。集录者，篇各为义，不相统贯，原于《诗》《书》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干，枝叶扶疏，原于《易》《春秋》者也。汉之士争以撰著相高，其尤者，《太史公书》，继《春秋》而作，人治以著；扬子《太玄》，拟《易》为之，天行以阐。是皆所为一干而枝叶扶疏也。及唐中叶，而韩退之氏出，源本《诗》《书》，一变而为集录之体，宋以来宗之。是故汉氏多撰著之编，唐宋多集录之文，其大略也。集录既多，而向之所为撰著之体，不复多见，间一有之，其文采不足以自发，知言者摈焉弗列也。独近世所传西人书，率皆一干而众枝，有合于汉氏之撰著。又惜吾国之译言者，大抵弇陋不文，不足传载其义。夫撰著之与集录，其体虽变，其要于文之能工，一而已。今议者谓西人之学，多吾所未闻，欲瀹民智，莫善于译书。吾则以谓今西书之流入吾国，适当吾文学靡敝之时，士大夫相矜尚以为学者，时文耳，公牍耳，说部耳。舍此三者，几无所为书。而是三者，固不足与文学之事。今西书虽多新学，顾吾之士以其时文、公牍、说部之词，译而传之，有识者方鄙夷而不知顾。民智之瀹何由？此无他，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几道，可与言译书矣。往者释氏之入中国，中学未衰也，能者笔受，前后相望，顾其文自为一类，不与中国同。今赫胥黎氏之道，未知于释氏何如？然欲侪其书于太史氏、扬氏之列，吾知其难也；即欲侪之唐宋作者，吾亦知其难也。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然则文顾不重耶。

抑严子之译是书，不惟自传其文而已，盖谓赫胥黎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卫其种族之说，其义富，其辞危，使读焉者怵焉知变，于国论殆有助乎？是旨也，予又惑焉。凡为书必与其时之学者相入，而后其效明。今学者方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而严子乃欲进

之以可久之词，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吾惧其舛驰而不相入也。虽然，严子之意，盖将有待也。待而得其人，则吾民之智瀹矣。是又赫胥黎氏以人治归天演之一义也欤。

光绪戊戌孟夏　桐城吴汝纶叙

自　序

英国名学家穆勒约翰有言："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言语文字者不能也。"斯言也，吾始疑之，乃今深喻笃信，而叹其说之无以易也。岂徒言语文字之散者而已，即至大义微言，古之人殚毕生之精力，以从事于一学。当其有得，藏之一心则为理，动之口舌、著之简策则为词。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亦有其所以载焉以传之故。呜呼！岂偶然哉！

自后人读古人之书，而未尝为古人之学，则于古人所得以为理者，已有切肤精怃之异矣。又况历时久远，简牍沿讹，声音代变，则通段难明；风俗殊尚，则事意参差。夫如是，则虽有故训疏义之勤，而于古人诏示来学之旨，愈益晦矣。故曰：读古书难。虽然，彼所以托焉而传之理，固自若也。使其理诚精，其事诚信，则年代国俗，无以隔之。是故不传于兹，或见于彼，事不相谋而各有合。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其亲切有味，较之觇毕为学者，万万有加焉。此真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也。

今夫六艺之于中国也，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者尔。而仲尼之于六艺也，《易》、《春秋》最严。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谓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

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其言若诏之矣。二者即物穷理之最要涂术也。而后人不知广而用之者，未尝事其事，则亦未尝咨其术而已矣。

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顾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此非傅会扬己之言也。吾将试举其灼然不诬者，以质天下。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奈端动之例三，其一曰："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动路必直，速率必均"。此所谓旷古之虑。自其例出，而后天学明，人事利者也。而《易》则曰："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后二百年，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绝作也。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而《易》则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此岂可悉谓之偶合也耶？虽然，由斯之说，必谓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甚者或谓其学皆得于东来，则又不关事实适用自蔽之说也。夫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则犹之不学无术未化之民而已。祖父虽圣，何救子孙之童婚也哉！

大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是以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此可为①知

① 他本作"此可与"。

者道，难与不知者言也。风气渐通，士知弇陋为耻。西学之事，问涂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訑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赫胥黎氏此书之指，本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其中所论，与吾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夏日如年，聊为迻译。有以多符空言，无裨实政相稽者，则固不佞所不恤也。

光绪丙申重九　严复序

译例言

一、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海通已来，象寄之才，随地多有，而任取一书，责其能与于斯二者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一也；偏至，二也；辨之者少，三也。今是书所言，本五十年来西人新得之学，又为作者晚出之书。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傎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恉，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什法师有云："学我者病。"来者方多，幸勿以是书为口实也。

一、西文句中名物字，多随举随释，如中文之旁支，后乃遥接前文，足意成句。故西文句法，少者二三字，多者数十百言。假令仿此为译，则恐必不可通，而删削取径，又恐意义有漏。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①。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

① 商务本作"自善互备"。

一、《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曰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岂钓奇哉!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讥,实则刻意求显,不过如是。又原书论说,多本名数格致,及一切畴人之学,倘于之数者向未问津,虽作者同国之人,言语相通,仍多未喻,刿夫出以重译也耶!

一、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译者遇此,独有自具衡量,即义定名。顾其事有甚难者,即如此书上卷《导言》十余篇,乃因正论理深,先敷浅说。仆始翻“卮言”,而钱唐夏穗卿曾佑,病其滥恶,谓内典原有此种,可名“悬谈”。及桐城吴丈挚父汝纶见之,又谓卮言既成滥词,悬谈亦沿释氏,均非能自树立者所为,不如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为佳。穗卿又谓如此则篇自为文,于原书建立一本之义稍晦。而悬谈、悬疏诸名,悬者玄也,乃会撮精旨之言,与此不合,必不可用。于是乃依其原目,质译导言,而分注吴之篇目于下,取便阅者。此以见定名之难,虽欲避生吞活剥之诮,有不可得者矣。他如物竞、天择、储能、效实诸名,皆由我始。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存明哲。

一、原书多论希腊以来学派,凡所标举,皆当时名硕。流风绪论,泰西二千年之人心民智系焉,讲西学者所不可不知也。兹于篇末,略载诸公生世事业,粗备学者知人论世之资。

一、穷理与从政相同,皆贵集思广益。今遇原文所论,与他书有异同者,辄就谫陋所知,列入后案,以资参考。间亦附以己见,取《诗》称嘤求,《易》言丽泽之义。是非然否,以俟公论,不敢固也。如曰标高揭己,则失不佞怀铅握椠,辛苦迻译之本心矣。

一、是编之译，① 本以理学西书，翻转不易，固取此书，日与同学诸子相课。迨书成，吴丈挚甫见而好之，斧落徽〔征〕引，匡益实多。顾惟探赜叩寂之学，非当务之所亟，不愿问世也。而稿经新会梁任公②、沔阳卢木斋诸君借钞，皆劝早日付梓，木斋邮示介弟慎之于鄂，亦谓宜公海内，遂灾枣梨，犹非不佞意也。刻讫寄津覆斠，乃为发例言，并识缘起如是云。

光绪二十四年岁在戊戌四月二十二日　严复识于天津尊疑学塾

天 演 论 上

导言一　察变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各据一抔壤土，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飘风怒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旁午交扇，无时而息。上有鸟兽之践啄，下有蚁蝝之齧伤，憔悴孤虚，旋生旋灭，菀枯顷刻，莫可究详。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数亩之内，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年年岁岁，偏有留遗。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于何代。苟人事不施于其间，则莽莽榛榛，长此互相吞并，混逐蔓延而已，而诘之者谁耶？

英之南野，黄芩之种为多，此自未有纪载以前，革衣石斧之民，所采撷践踏者。兹之所见，其苗裔耳。遂古之前，坤枢未转，英伦

① 自"一是编之译"至"严复识于天津尊疑学塾"一段，富文本、商务本均缺。

② 嗜奇本删去"新会梁任公"五字。

诸岛，乃属冰天雪海之区，此物能寒，法当较今尤茂。此区区一小草耳，若迹其祖始，远及洪荒，则三古以还年代方之，犹瀼渴之水，比诸大江，不啻小支而已。故事有决无可疑者，则天道变化，不主故常是已。特自皇古迄今，为变盖渐，浅人不察，遂有天地不变之言。实则今兹所见，乃自不可穷诘之变动而来。京垓年岁之中，每每员舆，正不知几移几换而成此最后之奇。且继今以往，陵谷变迁，又属可知之事，此地学不刊之说也。假其惊怖斯言，则索证正不在远。试向立足处所，掘地深逾寻丈，将逢蜃灰。以是蜃灰，知其地之古必为海。盖蜃灰为物，乃羸蚌脱壳积叠而成。若用显镜察之，其掩旋尚多完具者。使是地不前为海，此恒河沙数羸蚌者胡从来乎？沧海飏尘，非诞说矣！且地学之家，历验各种殭石，知动植庶品，率皆递有变迁，特为变至微，其迁极渐。即假吾人彭聃之寿，而亦由暂观久，潜移弗知。是犹蟪蛄不识春秋，朝菌不知晦朔，遽以不变名之，真瞽说也。

故知不变一言，决非天运。而悠久成物之理，转在变动不居之中。是当前之所见，经廿年卅年而革焉可也，更二万年三万年而革亦可也。特据前事推将来，为变方长，未知所极而已。虽然，天运变矣，而有不变者行乎其中。不变惟何？是名天演。以天演为体，而其用有二：曰物竞，曰天择。此万物莫不然，而于有生之类为尤著。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天择者，物争焉而独存。则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于天之分，自致一己之能，与其所遭值之时与地，及凡周身以外之物力，有其相谋相剂者焉。夫而后独免于亡，而足以自立也。而自其效观之，若是物特为天之所厚而择焉以存也者，夫是之谓天择。天择者，择于自然，虽择而莫之择，犹物竞之无所争，而实天下之至争也。斯宾塞尔曰："天择者，存其最宜者也。"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从其争之后而择之，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

复 案：物竞、天择二义，发于英人达尔文。达著《物种由来》一书，以考论世间动植种类① 所以繁殊之故。先是言生理者，皆主异物分造之说。近今百年格物诸家，稍疑古说之不可通。如法人兰麻克、爵弗来，德人方拔、万俾尔，英人威里士、格兰特、斯宾塞尔、倭恩、赫胥黎，皆生学名家，先后间出，目治手营，穷探审论，知有生之物，始于同，终于异。造物立其一本，以大力运之，而万类之所以底于如是者，咸其自己而已，无所谓创造者也。然其说未大行也，至咸丰九年，达氏书出，众论翕然。自兹厥后，欧美二洲治生学者，大抵宗达氏。而矿事日辟，掘地开山，多得古禽兽遗蜕，其种已灭，为今所无。于是虫鱼禽互兽人之间，衔接迤演之物，日以渐密，而达氏之言乃愈有征。故赫胥黎谓古者以大地为静居天中，而日月星辰，拱绕周流，以地为主。自歌白尼出，乃知地本行星，系日而运。古者以人类为首出庶物，肖天而生，与万物绝异。自达尔文出，知人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将，而教宗抟土之说，必不可信。盖自有歌白尼而后天学明，亦自有达尔文而后生理确也。斯宾塞尔者，与达同时，亦本天演著《天人会通论》，举天、地、人、形气、心性、动植之事而一贯之，其说尤为精辟宏富。其第一书开宗明义，集格致之大成，以发明天演之旨。第二书以天演言生学。第三书以天演言性灵。第四书以天演言群理。最后第五书，乃考道德之本源，明政教之条贯，而以保种进化之公例要术终焉。呜乎！欧洲自有生民以来，无此作也。不佞近翻《群谊》一书，即其第五书中之一编也。斯宾氏迄今尚存，年七十有六矣。其全书于客岁始蒇事，所谓体大思精，殚毕生之力者也。达尔文生嘉庆十四年，卒于光绪八年壬午。赫胥黎于

---

① 他本均作“物类”。

乙未夏化去，年七十也。

导言二 广义

自递嬗之变迁，而得当境之适遇，其来无始，其去无终，曼衍连延，层见迭代，此之谓世变，此之谓运会。运者以明其迁流，会者以指所遭值，此其理古人已发之矣。但古以谓天运循环，周而复始，今兹所见，于古为重规；后此复来，于今为叠矩，此则甚不然者也。自吾党观之，物变所趋，皆由简入繁，由微生著。运常然也，会乃大异。假由当前一动物，远迹始初，将见逐代变体，虽至微眇，皆有可寻，迨至最初一形，乃莫定其为动为植。凡兹运行之理，乃化机所以不息之精。苟能静观，随在可察。小之极于跂行倒生，大之放乎日星天地；隐之则神思智识之所以圣狂，显之则政俗文章之所以沿革。言其要道，皆可一言蔽之，曰：天演是已。此其说滥觞隆古，而大畅于近五十年。盖格致学精，时时可加实测故也。

且伊古以来，人持一说以言天，家宗一理以论化。如或谓开辟以前，世为混沌，溜湣胶葛，待剖判而后轻清上举，重浊下凝；又或言抟土为人，咒日作昼，降及一花一草，蠕动蠉飞，皆自元始之时，有真宰焉，发挥张皇，号召位置，从无生有，忽然而成；又或谓出王游衍，时时皆有鉴观，惠吉逆凶，冥冥实操赏罚。此其说甚美，而无如其言之虚实，断不可证而知也。故用天演之说，则竺乾、天方、犹太诸教宗，所谓神明创造之说皆不行。夫拔地之木，长于一子之微；垂天之鹏，出于一卵之细。其推陈出新，逐层换体，皆衔接微分而来。又有一不易不离之理，行乎其内。有因无创，有常无奇。设宇宙必有真宰，则天演一事，即真宰之功能。惟其立之之时，后果前因，同时并具，不得于机缄已开，洪钧既转之后，而别有设施张主于其间也。是故天演之事，不独见于动植二品中也。实则一切民物之事，与大宇之内日局诸体，远至于不可计数之恒星，本之未始有

始以前，极之莫终有终以往，乃无一焉非天之所演也。故其事至赜至繁，断非一书所能罄。姑就生理治功一事，橅略言之。先为导言十余篇，用以通其大义。虽然，隅一举而三反，善悟者诚于此而有得焉，则筦秘机之扃钥者，其应用亦正无穷耳。

复　案：斯宾塞尔之天演界说曰："天演者，翕以聚质，辟以散力。方其用事也，物由纯而之杂，由流而之凝，由浑而之画，质力杂糅，相剂为变者也。"又为论数十万言，以释此界之例。其文繁衍奥博，不可猝译，今就所忆者杂取而粗明之，不能细也。其所谓翕以聚质者，即如日局太始，乃为星气，名涅菩剌斯，布濩六合，其质点本热至大，其抵力亦多，过于吸力。继乃由通吸力收摄成珠，太阳居中，八纬外绕，各各聚质，如今是也。所谓辟以散力者，质聚而为热、为光、为声、为动，未有不耗本力者，此所以今日不如古日之热。地球□□缩，彗星则渐迟，八纬之周天皆日缓，久将进入而与太阳合体。又地入流星轨中，则见陨石。然则居今之时，日局不徒散力，即合质之事，亦方未艾也。余如动植之长，国种之成，虽为物悬殊，皆循此例矣。所谓由纯之杂者，万化皆始于简易，终于错综。日局始乃一气，地球本为流质，动植类胚胎萌芽，分官最简；国种之始，无尊卑上下君子小人之分，亦无通力合作之事。其演弥浅，其质点弥纯。至于深演之秋，官物大备，则事莫有同，而互相为用焉。所谓由流之凝者，盖流者非他，此流字兼飞质而言。由质点内力甚多，未散故耳。动植始皆柔滑，终乃坚强。草昧之民，类多游牧；城邑土著，文治乃兴，胥此理也。所谓由浑之画者，浑者芜而不精之谓，画则有定体而界域分明。盖纯而流者未尝不浑，而杂而凝者，又未必皆画也。且专言由纯之杂，由流之凝，而不言由浑之画，则凡物之病且乱者，如刘、柳元气败为痈痔之说，将亦可名天演。此所以二者之外，必益以由浑之画而

后义完也。物至于画，则由壮入老，进极而将退矣。人老则难以学新，治老则笃于守旧，皆此理也。所谓质力杂糅，相剂为变者，亦天演最要之义，不可忽而漏之也。前者言辟以散力矣。虽然，力不可以尽散，散尽则物死，而天演不可见矣。是故方其演也，必有内涵之力，以与其质相剂。力既定质，而质亦范力，质日异而力亦从而不同焉。故物之少也，多质点之力。何谓质点之力？如化学所谓爱力是已。及其壮也，则多物体之力。凡可见之动，皆此力为之也。更取日局为喻，方为涅菩星气之时，全局所有，几皆点力。至于今则诸体之周天四游，绕轴自转，皆所谓体力之著者矣。人身之血，经肺而合养气；食物入胃成浆，经肝成血①，皆点力之事也。官与物尘相接，由涅伏俗曰脑气筋。以达脑成觉，即觉成思，因思起欲，由欲命动，自欲以前，亦皆点力之事。独至肺张心激，胃回胞转，以及拜舞歌呼手足之事，则体力耳。点体二力，互为其根，而有隐见之异，此所谓相剂为变也。天演之义，所苞如此，斯宾塞氏至推之农商工兵、语言文学之间，皆可以天演明其消息所以然之故。苟善悟者深思而自得之，亦一乐也。

导言三　趋异

号物之数曰万，此无虑之言也，物固奚翅万哉！而人与居一焉。人，动物之灵者也，与不灵之禽兽鱼鳖昆虫对；动物者，生类之有知觉运动者也，与无知觉之植物对；生类者，有质之物而具支体官理者也，与无支体官理之金石水土对。凡此皆有质可称量之物也，合之无质不可称量之声热光电诸动力，而万物之品备矣。总而言之，气质而已。故人者，具气质之体，有支体官理知觉运动，而形

---

① 商务本作"经肺成血"，误。

上之神，寓之以为灵，此其所以为生类之最贵也。虽然，人类贵矣，而其为气质之所囚拘，阴阳之所张弛，排激动荡，为所使而不自知，则与有生之类莫不同也。

有生者生生，而天之命若曰：使生生者各肖其所生，而又代趋于微异。且周身之外，牵天系地，举凡与生相待之资，以爱恶拒受之不同，常若右其所宜，而左其所不相得者。夫生既趋于代异矣，而寒暑燥湿风水土谷，洎夫一切动植之伦，所与其生相接相寇者，又常有所左右于其间。于是则相得者亨，不相得者困；相得者寿，不相得者殇。日计不觉，岁校有余，浸假不相得者将亡，而相得者生而独传种族矣，此天之所以为择也。且其事不止此，今夫生之为事也，孳乳而寖多，相乘以蕃，诚不知其所底也。而地力有限，则资生之事，常有制而不能逾。是故常法牝牡合而生生，祖孙再传，食指三倍，以有涯之资生，奉无穷之传衍，物既各爱其生矣，不出于争，将胡获耶？不必争于事，固常争于形。借曰让之，效与争等。何则？得者只一，而失者终有徒也。此物竞争存之论，所以断断乎无以易也。自其反而求之，使含生之伦，有类皆同，绝无少异，则天演之事，无从而兴。天演者以变动不居为事者也，使与生相待之资，于异者匪所左右，则天择之事，亦将泯焉。使奉生之物，恒与生相副于无穷，则物竞之论，亦无所施，争固起于不足也。然则天演既兴，三理不可偏废。无异、无择、无争，有一然者，非吾人今者所居世界也。

复　案：学问格致之事，最患者人习于耳目之肤近，而常忘事理之真实。今如物竞之烈，士非抱深思独见之明，则不能窥其万一者也。英国计学家即理财之学。马尔达有言：万类生生，各用几何级数。几何级数者，级级皆用定数相乘也。谓设父生五子，则每子亦生五孙。使灭亡之数，不远过于所存，则瞬息之间，地球乃无隙地。人类孳乳较迟，然使衣食裁足，则二十五年其数自倍，不及千年，一男女所生，当遍大陆也。生子最稀，莫逾于象。往者

达尔文尝计其数矣，法以牝牡一双，三十岁而生子，至九十而止，中间经数，各生六子，寿各百年，如是以往，至七百四十许年，当得见象一千九百万也。又赫胥黎云：大地出水之陆，约为方迷卢者五十一兆。今设其寒温相若，肥确又相若，而草木所资之地浆、日热、炭养、亚摩尼亚莫不相同。如是而设有一树，及年长成，年出五十子，此为植物出子甚少之数，但群子随风而飏，枚枚得活，各占地皮一方英尺，亦为不疏，如是计之，得九年之后，遍地皆此种树，而尚不足五百三十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六垓方英尺。此非臆造之言，有名数可稽，综如下式者也。

	每年实得木数
第一年以一枚木出五十子＝	五〇
第二年以$(五〇)^{一}$枚木出$(五〇)^{二}$子＝	二五〇〇
第三年以$(五〇)^{二}$枚木出$(五〇)^{三}$子＝	一二五〇〇〇
第四年以$(五〇)^{三}$枚木出$(五〇)^{四}$子＝	六二五〇〇〇〇
第五年以$(五〇)^{四}$枚木出$(五〇)^{五}$子＝	三一二五〇〇〇〇〇
第六年以$(五〇)^{五}$枚木出$(五〇)^{六}$子＝	一五六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第七年以$(五〇)^{六}$枚木出$(五〇)^{七}$子＝	七八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第八年以$(五〇)^{七}$枚木出$(五〇)^{八}$子＝	三九〇六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第九年以$(五〇)^{八}$枚木出$(五〇)^{九}$子＝	一九五三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① 英方尺
而英之一方迷卢＝	二七八七八四〇〇
故五一〇〇〇〇〇〇方迷卢＝	一四二一七九八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相减得不足地面＝	五三一三二六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① 富文本作“一九五三一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有误。

夫草木之蕃滋，以数计之如此，而地上各种植物，以实事考之又如彼。则此之所谓五十子者，至多不过百一二存而已。且其独存众亡之故，虽有圣者莫能知也。然必有其所以然之理，此达氏所谓物竞者也。竞而独存，其故虽不可知，然可微拟而论之也。设当群子同入一区之时，其中有一焉，其抽乙独早，虽半日数时之顷，已足以尽收膏液，令余子不复长成，而此抽乙独早之故，或辟枝较先，或苞膜较薄，皆足致然。设以膜薄而早抽，则他日其子，又有膜薄者，因以竞胜，如此则历久之余，此膜薄者传为种矣，此达氏所谓天择者也。嗟夫！物类之生乳者至多，存者至寡，存亡之间，间不容发，其种愈下，其存弥难。此不仅物然而已，墨、澳二洲，其中土人日益萧瑟，此岂必虔刘朘削之而后然哉！资生之物所加多者有限，有术者既多取之而丰，无具者自少取焉而啬；丰者近昌，啬者邻灭。此洞识知微之士，所为惊心动魄，于保群进化之图，而知徒高睨大谈于夷夏轩轾之间者，为深无益于事实也。

导言四　人为

前之所言，率取譬于天然之物。天然非他，凡未经人力所修为施设者是已。乃今为之试拟一地焉，在深山广岛之中，或绝徼穷边而外，自元始来未经人迹，抑前经垦辟而荒弃多年，今者弥望蓬蒿，羌无蹊迳，荆榛稠密，不可爬梳。则人将曰：甚矣，此地之荒秽矣！然要知此蓬蒿荆榛者，既不假人力而自生，即是中种之最宜，而为天之所择也。忽一旦有人焉，为之铲刈秽草，斩除恶木，缭以周垣，衡从十亩，更为之树嘉葩，栽美箭，滋兰九畹，种橘千头，举凡非其地所前有，而为主人所爱好者，悉移取培植乎其中。如是乃成十亩园林，凡垣以内之所有，与垣以外之自生，判然各别矣。此垣以内者，不独沟塍阑楯，皆见精思，即一草一花，亦经意匠。正不得谓草

木为天工，而垣宇独称人事，即谓皆人为焉，无不可耳。第斯园既假人力而落成，尤必待人力以持久，势必时加护葺，日事删除，夫而后种种美观，可期恒保。假其废而不治，则经时之后，外之峻然峙者，将圮而日卑；中之浏然清者，必淫而日塞。飞者啄之，走者躏之，虫豸为之蠹，莓苔速其枯。其与此地最宜之蔓草荒榛，或缘间隙而文萦，或因飞子而播殖，不一二百年，将见基址仅存，蓬科满目，旧主人手足之烈，渐不可见。是青青者又战胜独存，而遗其宜种矣。此则尽人耳目所及，其为事岂不然哉！此之取譬，欲明何者为人为，十亩园林，正是人为之一。大抵天之生人也，其周一身者谓之力，谓之气；其宅一心者谓之智，谓之神。智力兼施，以之离合万物，于以成天之所不能自成者谓之业，谓之功，而通谓之曰人事。自古之土铏洼尊，以至今之电车铁舰，精粗迥殊，人事一也。故人事者，所以济天工之穷也。虽然，苟揣其本以为言，则岂惟是莽莽荒荒，自生自灭者，乃出于天生；即此花木亭垣，凡吾人所辅相裁成者，亦何一不由帝力乎？夫曰人巧足夺天工，其说固非皆诞。顾此冒彨横目，手以攫足以行者，则亦彼苍所赋畀，且岂徒形体为然。所谓运智虑以为才，制行谊以为德，凡所异于草木禽兽者，一一皆秉彝物则，无所逃于天命而独尊。由斯而谈，则虽有出类拔萃之圣人，建生民未有之事业，而自受性降衷而论，固实与昆虫草木同科。贵贱不同，要为天演之所苞已耳，此穷理之家之公论也。

复　案：本篇有云，物不假人力而自生，便为其地最宜之种，此说固也。然不知分别观之则误人，是不可以不论也。赫胥黎氏于此所指为最宜者，仅就本土所前有诸种中，标其最宜耳。如是而言，其说自不可易，何则？非最宜不能独存独盛故也。然使是种与未经前有之新种角，则其胜负之数，其尚能为最宜与否，举不可知矣。大抵四达之地，接壤緜遥，则新种易通，其为物竞，历时较久，聚种亦多。至如岛国孤悬，或其国

在内地，而有雪岭流沙之限，则其中见种，物竞较狭，暂为最宜。外种闯入，新竞更起，往往年月以后，旧种渐湮，新种迭盛。此自舟车大通之后，所特见屡见不一见者也。譬如美洲从古无马，自西班牙人载与俱入之后，今则不独家有是畜，且落荒山林，转成野种，族聚蕃生。澳洲及新西兰诸岛无鼠，自欧人到彼，船鼠入陆，至今遍地皆鼠，无异欧洲。俄罗斯蟋蟀旧种长大，自安息小蟋蟀入境，尅灭旧种，今转难得。苏格兰旧有画眉最善鸣，后忽有斑画眉，不悉何来，不善鸣而蕃生，尅善鸣者日以益希。澳洲土蜂无针，自窝蜂有针者入境，无针者不数年灭。至如植物，则中国之蕃薯蓏来自吕宋，黄占来自占城，蒲桃、苜蓿来自西域，薏苡载自日南，此见诸史传者也。南美之番百合，西名哈敦，本地中海东岸物，一经移种，今南美拉百拉达，往往蔓生数十百里，弥望无他草木焉。馀则由欧洲以入印度、澳斯地利，动植尚多，往往十年以外，遂遍其境，较之本土，繁盛有加。夫物有迁地而良如此，谁谓必本土固有者，而后称最宜哉。嗟乎！岂惟是动植而已，使必土著最宜，则彼美洲之红人，澳洲之黑种，何由自交通以来，岁有耗减；而伯林海之甘穆斯噶加，前土民数十万，晚近乃仅数万，存者不及什一，此俄人亲为余言，且谓过是恐益少也。物竞既兴，负者日耗，区区人满，乌足恃也哉！乌足恃也哉！

导言五　互争

难者曰：信斯言也，人治天行，同为天演矣。夫名学之理，事不相反之谓同，功不相毁之谓同。前篇所论，二者相反相毁明矣。以矛陷盾，互相抵牾，是果僢驰而不可合也。如是岂名学之理，有时不足信欤？

应之曰：以上所明，在在征诸事实，若名学必谓相反相毁，不出

同原，人治天行，不得同为天演，则负者将在名学。理征于事，事实如此，不可诬也。夫园林台榭，谓之人力之成可也，谓之天机之动，而诱衷假手于斯人之功力以成之，亦无不可。独是人力既施之后，是天行者，时时在在，欲毁其成功，务使复还旧观而后已。倘治园者不能常目存之，则历久之余，其成绩必归于乌有，此事所必至，无可如何者也。今如河中铁桥，沿河石隄，二者皆天材人巧，交资成物者也。然而飘风朝过，则机牙暗损；潮头暮上，则基阯微摇；且凉热涨缩，则笱緘不得不松；雾凇潜滋，则锈[1]涩不能不长，更无论开阖动荡之日有损伤者矣。是故桥须岁以勘修，隄须时以培筑，夫而后可得利用而久长也。故假人力以成务者天，凭天资以建业者人。而务成业建之后，天人势不相能，若必使之归宗返始而后快者。不独前一二事为然，小之则树艺牧畜之微，大之则修齐治平之重，无所往而非天人互争之境。其本同一，其末乃歧。闻者疑吾言乎？则盍观张弓，张弓者之两手也，支左而屈右，力同出一人也，而左右相距。然则天行人治之相反也，其原何不可同乎？同原而相反，是所以成其变化者耶。

复　案： 于上二篇，斯宾塞、赫胥黎二家言治之殊，可以见矣。斯宾塞氏之言治也，大旨存于任天，而人事为之辅，犹黄老之明自然，而不忘在宥是已。赫胥黎氏他所著录，亦什九主任天之说者，独于此书，非之加此。盖为持前说而过者设也。斯宾塞之言曰：人当食之顷，则自然觉饥思食。今设去饥而思食之自然，有良医焉，深究饮食之理，为之程度，如学之有课，则虽有至精至当之程，吾知人以忘食死者必相藉也。物莫不慈其子姓，此种之所以传也。今设去其自然爱子之情，则虽深谕切戒，以保世存宗之重，吾知人之类其灭久矣，此其尤大彰

① 富文本作"缚"，误。

明较著者也。由是而推之，凡人生保身保种，合群进化之事，凡所当为，皆有其自然者，为之阴驱而潜率，其事弥重，其情弥殷。设弃此自然之机，而易之以学问理解，使知然后为之，则日用常行，已极纷纭繁赜，虽有圣者，不能一日行也。于是难者曰：诚如是，则世之任情而过者，又比比焉何也？曰：任情而至于过，其始必为其违情。饥而食，食而饱，饱而犹食；渴而饮，饮而滋，滋而犹饮。至违久而成习，习之既成，日以益痼，斯生害矣。故子之所言，乃任习，非任情也。使其始也，如其情而止，则乌能过乎？学问之事，所以范情，使勿至于成习以害生也。斯宾塞任天之说，模略如此。

导言六　人择

天行人治，常相毁而不相成固矣。然人治之所以有功，即在反此天行之故。何以明之？天行者以物竞为功，而人治则以使物不竞为的。天行者倡其化物之机，设为已然之境，物各争存，宜者自立。且由是而立者强，强者昌；不立者弱，弱乃灭亡。皆悬至信之格，而听万类之自已。至于人治则不然，立其所祈向之物，尽吾力焉，为致所宜，以辅相匡翼之，俾克自存，以可久可大也。请申前喻，夫种类之孳生无穷，常于寻尺之壤，其膏液雨露，仅资一本之生，乃杂投数十百本牙蘖其中，争求长养。又有旱涝风霜之虐，耘其弱而植其强，洎夫一本独荣[①]，此岂徒坚韧胜常而已，固必具与境推移之能，又或蒙天幸焉，夫而后翘尔后亡，由拱把而至婆娑之盛也。争存之难，有如此者。至于人治独何如乎？彼天行之所存，固现有之最宜者。然此之最宜，自人观之，不必其至美而适用也。是故人治之兴，常兴于人之有所择。譬诸草木，必择其所爱与利者而植之。既植矣，则必使地力宽饶有余，虫鸟勿蠹伤，牛羊勿践履；旱其溉之，

① 他本作“一木独荣”。

霜其苦之，爱护保持，期于长成繁盛而后已。何则？彼固以是为美利也。使其果实材荫，常有当夫主人之意，则爱护保持之事，自相引而弥长；又使天时地利人事，不大异其始初，则主人之庇，亦可为此树所长保，此人胜天之说也。虽然，人之胜天亦仅耳，使所治之园，处大涧之滨，一旦刍茭不属，虑殚为河，则主人于斯，救死不给，树乎何有？即它日河复，平沙无际，茅芦而外，无物能生；又设地枢渐转，其地化为冰虚，则此木亦末由得艺，此天胜人之说也。天人之际，其常为相胜也若此。所谓人治有功，在反天行者，盖虽辅相裁成，存其所善，而必赖天行之力，而后有以致其事，以获其所期。物种相刃相劘，又各肖其先，而代趋于微异，以其有异，人择以加。譬如树艺之家，果实花叶，有不尽如其意者，彼乃积摧其恶种，积择其善种。物竞自若也，特前之竞也，竞宜于天；后之竞也，竞宜于人。其存一也，而所以存异。夫如是积累而上之，恶日以消，善日以长，其得效有迥出所期之外者，此之谓人择。人择而有功，必能尽物之性而后可。嗟夫！此真生聚富强之秘术，慎勿为卤莽者道也。

复　案：达尔文《物种由来》云：人择一术，其功用于树艺牧畜，至为奇妙。用此术者，不仅能取其群[①]而进退之，乃能悉变原种，至于不可复识。其事如按图而索，年月可期。往尝见撒孙尼人畜羊，每月三次置羊于几，体段毛角，详悉校品，无异考金石者之玩古器也。其术要在识别微异，择所祈向，积累成著而已。顾行术最难，非独具手眼，觉察毫厘，不能得所欲也。具此能者，千牧之中，殆难得一。苟其能之，更益巧习，数稔之间，必致巨富。欧洲羊马二事，尤彰彰也。间亦用接构之法，故真佳种，索价不赀，然少得效，效者须牝牡种近，生乃真佳，无反种之弊。牧畜如此，树艺亦然，特其事差易，以进种略骤，易于决择耳。

---

① 富文本作“取其种”。

导言七　善败

天演之说，若更以垦荒之事喻之，其理将愈明而易见。今设英伦有数十百民，以本国人满，谋生之艰，发愿前往新地开垦。满载一舟，到澳洲南岛达斯马尼亚所。澳士大利亚南有小岛。弃船登陆，耳目所触，水土动植，种种族类，寒燠燥湿，皆与英国大异，莫有同者。此数十百民者，筚路褴缕，辟草莱，烈山泽，驱其猛兽虫蛇，不使与人争土，百里之周；居然城邑矣。更为之播英之禾，艺英之果，致英之犬羊牛马，使之游且字于其中，于是百里之内，与百里之外，不独民种迥殊，动植之伦，亦以大异。凡此皆人之所为，而非天之所设也。故其事与前喻之园林，虽大小相悬，而其理则一。顾人事立矣，而其土之天行自若也，物竞又自若也。以一朝之人事，闯然出于数千万年天行之中，以与之相抗，或小胜而仅存，或大胜而日辟，抑或负焉以泯而无遗，则一以此数十百民之人事何如为断。使其通力合作，而常以公利为期，养生送死之事备，而有以安其身；推选赏罚之约明，而有以平其气，则不数十百年，可以蔚然成国。而土著之种产民物，凡可以驯而服者，皆得渐化相安，转为吾用。设此数十百民惰窳卤莽，愚暗不仁，相友相助之不能，转而糜精力于相伐，则客主之势既殊，彼旧种者得因以为利，灭亡之祸，旦暮间耳。即所与偕来之禾稼果蓏牛羊，或以无所托芘而消亡，或入焉而与旧者俱化。不数十年，将徒见山高而水深，而垦荒之事废矣。此即谓不知自致于最宜，用不为天之所择可也。

复　案：由来垦荒之利不利，最觇民种之高下。泰西自明以来，如荷兰，如日斯巴尼亚，如蒲陀牙，如丹麦，皆能浮海得新地。而最后英伦之民，于垦荒乃独著，前数国方之，瞠乎后矣。西有米利坚，东有身毒，南有好望新洲，计其幅员，几与

欧亚[1]埒。此不仅习海擅商，狡黠坚毅为之也，亦其民能自制治，知合群之道胜耳。故霸者之民，知受治而不知自治，则虽与之地，不能久居。而霸天下之世，其君有辟疆，其民无垦土。法兰西、普鲁士、奥地利、俄罗斯之旧无垦地，正坐此耳。法于乾、嘉以前，真霸权不制之国也。中国廿余口之租界，英人处其中者，多不逾千，少不及百，而制度厘然，隐若敌国矣。吾闽粤民走南洋美洲[2]者，所在以亿计，然终不免为人臧获被驱斥也。悲夫！

导言八　乌托邦

又设此数十百民之内，而有首出庶物之一人，其聪明智虑之出于人人，犹常人之出于牛羊犬马，幸而为众所推服，立之以为君，以期人治之必申，不为天行之所胜。是为君者，其措施之事当如何，无亦法园夫之治园已耳。园夫欲其草木之植，凡可以害其草木者，罔不芟夷之，剿绝之。圣人欲其治之隆，凡不利其民者，亦必有以灭绝之，禁制之，使不克与其民有竞立争存之势。故其为草昧之君也，其于草莱、猛兽、戎狄，必有其烈之、驱之、膺之之事。其所尊显选举以辅治者，将惟其贤，亦犹园夫之于果实花叶，其所长养，必其适口与悦目者。且既欲其民和其智力以与其外争矣，则其民必不可互争以自弱也。于是求而得其所以争之端，以谓争常起于不足，乃为之制其恒产，使民各遂其生，勿廪廪然常惧为强与黠者之所兼并；取一国之公是公非，以制其刑与礼，使民各识其封疆畛畔，毋相侵夺，而太平之治以基。夫以人事抗天行，其势固常有所屈也。屈则治化不进，而民生以彫，是必为致所宜以辅之，而后其业乃可以久大。是故民屈于寒暑雨旸，则为致衣服宫室之宜；民屈于旱乾水溢，

① 他本皆作"欧洲"。

② 富文本、丛刊本均作"非洲。"

则为致潴渠畎浍之宜；民屈于山川道路之阻深，而艰于转运也，则有道途、桥梁、漕輓、舟车。致之汽电诸机，所以增倍人畜之功力也；致之医疗药物，所以救民之厉疾夭死[①]也；为之刑狱禁制，所以防强弱愚智之相欺夺也；为之陆海诸军，所以御异族强邻之相侵侮也。凡如是之张设，皆以民力之有所屈，而为致其宜，务使民之待于天者，日以益寡；而于人自足恃者，日以益多。且圣人知治人之人，固赋于治于人者也。凶狡之民，不得廉公之吏；偷懦之众，不兴神武之君。故欲郅治之隆，必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中，求其本也。故又为之学校庠序焉。学校庠序之制善，而后智仁勇之民兴。智仁勇之民兴，而有以为群力群策之资，夫而后其国乃一富而不可贫，一强而不可弱也。嗟夫！治国至于如是，是亦足矣。

然观其所以为术，则与吾园夫所以长养草木者，其为道岂异也哉！假使员舆之中，而有如是之一国，则其民熙熙皞皞，凡其国之所有，皆足以养其欲而给其求，所谓天行物竞之虐，于其国皆不见，而惟人治为独尊，在在有以自恃而无畏。降以至一草木一禽兽之微，皆所以娱情适用之资，有其利而无其害。又以学校之兴，刑罚之中，举错之公也，故其民莠者日以少，良者日以多。驯至于各知职分之所当为，性分之所固有，通功合作，互相保持，以进于治化无疆之休。夫如是之群，古今之世所未有也，故称之曰乌托邦。乌托邦者，犹言无是国也，仅为涉想所存而已。然使后世果其有之，其致之也，将非由任天行之自然，而由尽力于人治，则断然可识者也。

复　案：此篇所论，如"圣人知治人之人，赋于治于人者也"以下十余语最精辟。盖泰西言治之家，皆谓善治如草木，而民智如土田。民智既开，则下令如流水之源，善政[②]不期举

---

① 富文本作"天死"，误。

② 富文本作"善改"，误。

而自举，且一举而莫能废。不然，则虽有善政，迁地弗良。淮橘成枳。一也；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极其能事，不过成一治一乱之局。二也。此皆各国所历试历验者，西班牙民最信教，而智识卑下，故当明嘉、隆间，得斐立白第二为之主而大强，通美洲，据南美，而欧洲亦几为所混一。南洋吕宋一岛，名斐立宾者，即以其名，名其所得地也。至万历末年，而斐立白第二死，继体之人，庸暗选懦，国乃大弱，尽失欧洲所已得地，贫削饥馑，民不聊生。直至乾隆初年，查理第三当国，精勤二十余年，而国势复振，然而民智未开，终弗善也。故至乾隆五十三年，查理第三亡，而国又大弱。虽道、咸以还，泰西诸国，治化宏开，西班牙立国其中，不能无所淬厉，然至今尚不足为第二等权也。至立政之际，民智汙隆，难易尤判。如英国平税一事，明计学者持之盖久，然卒莫能行，坐其理太深，而国民抵死不悟故也。后议者以理财启蒙诸书，颁令乡塾习之，至道光间，遂阻力去，而其令大行，通国蒙其利矣。夫言治而不自教民始，徒曰百姓可与乐成，难与虑始；又曰非常之原，黎民所惧，皆苟且之治，不足存其国于物竞之后者也。

导言九　汰蕃

虽然，假真有如是之一日，而必谓其盛可长保，则又不然之说也。盖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含生之伦，莫不孳乳，乐牝牡之合，而保爱所出者，此无化与有化之民所同也。方其治之未进也，则死于水旱者有之，死于饥寒者有之。且兵刑疾疫，无化之国，其死民也尤深。大乱之后，景物萧寥，无异新造之国者，其流徙而转于沟壑者众矣。洎新治出，物竞平，民获息肩之所，休养生聚，各长子孙[①]。

① 富文本作“名长子孙”，误。

卅年以往，小邑自倍。以有限之地产，供无穷之孳生，不足则争，干戈又动，周而复始，循若无端，此天下之生所以一治而一乱也。故治愈隆则民愈休，民愈休则其蕃愈速。且德智并高，天行之害既有以防而胜之。如是经十数传、数十传以后，必神通如景尊，能以二馒头，哺四千众而后可。不然，人道既各争存，不出于争，将安出耶？争则物竞兴、天行用，所谓郅治之隆，乃儳然不终日矣。故人治者，所以平物竞也，而物竞乃即伏于人治之大成，此诚人道物理之必然，昭然如日月之必出入，不得以美言饰说，苟用自欺者也。

设前所谓首出庶物之圣人，于彼新造乌托邦之中，而有如是之一境，此其为所前知，固何待论。然吾侪小人，试为揣其所以挽回之术，则就理所可知言之，无亦二途已耳。一则听其蕃息，至过庶食不足之时，徐谋所以处置之者；一则量食为生，立嫁娶收养之程限，使无有过庶之一时。由前而言其术，即今英伦、法、德诸邦之所用。然不过移密就疏，挹兹注彼，以邻为壑，会有穷时，穷则大争仍起。由后而言，则微论程限之至难定也，就令微积之术，格致之学，日以益精，而程限较然可立，而行法之方，将安出耶？此又事有至难者也。于是议者曰：是不难，天下有骤视若不仁，而其实则至仁也者。夫过庶既必至争矣，争则必有所灭，灭又未必皆不善者也。则何莫于此之时，先去其不善而存其善。圣人治民，同于园夫之治草木。园夫之于草木也，过盛则芟夷之而已矣，拳曲拥肿则拔除之而已矣。夫惟如是，故其所养者，皆嘉葩珍果，而种日进也。去不材而育其材，治何为而不若是。罢癃、愚痫、残疾、颠〔颠〕丑、盲聋、狂暴之子，不必尽取而杀之也，鳏之、寡之，俾无遗育，不亦可乎？使居吾土而衍者，必强佼圣智聪明才桀之子孙，此真至治之所期，又何忧乎过庶，主人曰：唯唯，愿与客更详之。

复　案：此篇客说，与希腊亚利大各所持论略相仿。又嫁娶程限之政，瑞典旧行之民欲婚嫁者，须报官验明家产及格者，始为牉合。然此令虽行，而俗转淫佚，天生之子满街，育婴堂充塞不复收，故其令寻废也。

导言十　择难

天演家用择种留良之术于树艺牧畜间，而繁硕茁壮之效，若庚左契[1]致也。于是以谓人者生物之一宗，虽灵蠢攸殊，而血气之躯，传衍种类，所谓生肖其先，代趋微异者，与动植诸品无或殊焉。今吾术既用之草木禽兽而大验矣，行之人类，何不可以有功乎？此其说虽若骇人，然执其事而责其效，则确然有必然者。顾惟是此择与留之事，将谁任乎？前于垦荒立国，始设为主治之一人，所以云其前识独知，必出人人，犹人人之出牛羊犬马者，盖必如是而后乃可独行而独断也。果能如是，则无论如亚洲诸国，亶聪明作元后，天下无敢越志之至尊；或如欧洲，天听民听，天视民视，公举公治之议院，为独为聚，圣智同优，夫而后托之主治也可，托之择种留良也亦可。而不幸横览此三洲[2]六十余国之间，为上下其六千余年之纪载，此独知前识，迈类逾种如前比者，尚断断乎未尝有人也。

且择种留良之术，用诸树艺牧畜而大有功者，以所择者草木禽兽，而择之者人也。今乃以人择人，此何异上林之羊，欲自为卜式；汧渭之马，欲自为其伯翳，多见其不知量也已。案原文用白鸽欲自为施白来。施，英人最善畜鸽者也，易用中事。且欲由此术，是操选政者，不特其前识如神明，抑必极刚戾忍决之姿而后可。夫刚戾忍决诚无难，雄主酷吏皆优为之。独是先觉之事，则分限于天，必不可以人力勉也。且此才不仅求之一人之为难，即合一群之心思才力为之，亦将不可

---

[1] 他本皆作“执左契”。

[2] 他本作“五洲”。

得。久矣，合群愚不能成一智，聚群不肖不能成一贤也！且从来人种难分，比诸飞走下生，奚翅什伯①。每有孩提之子，性情品格，父母视之为庸儿，戚党目之为劣子，温温未试，不比于人。逮磨砻世故，变动光明，事业声施，赫然惊俗，国蒙其利，民戴其功。吾知聚百十儿童于此，使天演家凭其能事，恣为抉择，判某也为贤为智，某也为不肖为愚，某也可室可家，某也当鳏当寡，应机断决，无或差讹，用以择种留良，事均树畜。来者不可知，若今日之能事，尚未足以企此也。

导言十一　蜂群

故首出庶物之神人既已杳不可得，则所谓择种之术不可行。由是知以人代天，其事必有所底，此无可如何者也。且斯人相系相资之故，其理至为微渺难思。使未得其人，而欲冒行其术，将不仅于治理无以复加，且恐其术果行，则其群将涣。盖人之所以为人者，以其能群也。第深思其所以能群，则其理见矣。虽然，天之生物，以群立者，不独斯人已也。试略举之：则禽之有群者，如雁如乌；兽之有群者，如鹿如象，如米利坚之犎，阿非利加之猕，其尤著者也；昆虫之有群者，如蚁如蜂。凡此皆因其有群，以自完于物竞之际者也。今吾将即蜂之群而论之，其与人之有群，同欤异欤？意其皆可深思，因以明夫天演之理欤？

夫蜂之为群也，审而观之，乃真有合于古井田经国之规，而为近世以均富言治者之极则也。复案：古之井田与今之均富，以天演之理及计学公例论之，乃古无此事，今不可行之制。故赫氏于此意含滑稽。以均富言治者曰：财之不均，乱之本也。一群之民，宜通力而合作。然必事各视其所胜，养各给其所欲，平均齐一，无有分殊。为上者职在察贰廉空，使

① 慎始基斋本原作"相佰"，误。

各得分愿，而莫或并兼焉，则太平见矣。此其道蜂道也。夫蜂有后，蜂王雌故曰后。其民雄者惰，而操作者半雌。采花酿蜜者皆雌而不交不孕，其雄不事事，俗误为雌，呼曰蜂姐。一壶之内，计口而禀，[①]各致其职。昧旦而起，吸胶戴黄，制为甘芗，用相保其群之生，而与凡物为竞。其为群也，动于天机之自然，各趣其功，于以相养，各有其职分之所当为，而未尝争其权利之所应享。是辑辑者，为有思乎？有情乎？吾不得而知之也。自其可知者言之，无亦最粗之知觉运动已耳。设是群之中，有劳心者焉，则必其雄而不事之惰蜂。为其暇也，此其神识智计，必天之所纵，而皆生而知之，而非由学而来，抑由悟而入也。设其中有劳力者焉，则必其半雌，盻盻然终其身为酿蓄之事，而所禀之食，特倮然仅足以自存。是细腰者，必皆安而行之，而非由墨之道以为人，抑由扬之道[②]以自为也。之二者自裂房茁羽而来，其能事已各具矣。然则蜂之为群，其非为物之所设，而为天之所成明矣。天之所以成此群者奈何？曰：与之以含生之欲，辅之以自动之机，而后治之以物竞，锤之以天择，使肖而代迁之种，自范于最宜，以存延其种族。此自无始来，累其渐变之功，以底于如是者。

导言十二　人群

人之有群，其始亦动于天机之自然乎？其亦天之所设，而非人之所为乎？群肇于家，其始不过夫妇父子之合，合久而系联益固，生齿日蕃，则其相为生养保持之事，乃愈益备。故宗法者群之所由昉也。夫如是之群，合以与其外争，或人或非人，将皆可以无畏，而有以自存。盖惟泯其争于内，而后有以为强，而胜其争于外也，此所与飞走蠕泳之群同焉者也。然则人虫之间，卒无以异乎？曰：有。

① 商务本、从刊本改作“计而日禀”，误。

② 商务本作“由杨之道”。

鸟兽昆虫之于群也，因生而受形，爪翼牙角，各守其能，可一而不可二，如彼蜜蜂然。雌者雄者，一受其成形，则器与体俱，嫥嫥然趋为一职，以毕其生；以效能于其群而已矣，又乌知其余？假有知识，则知识此一而已矣；假有嗜欲，亦嗜欲此一而已矣。何则？形定故也。至于人则不然，其受形虽有大小强弱之不同，其赋性虽有愚智巧拙之相绝，然天固未尝限之以定分，使划然为其一而不得企其余，曰此可为士，必不可以为农；曰此终为小人，必不足以为君子也。此其异于鸟兽昆虫者一也。且与生俱生者有大同焉，曰好甘而恶苦，曰先己而后人。夫曰先天下为忧，后天下为乐者，世容有是人，而无如其非本性也。人之先远矣，其始禽兽也。不知更几何世，而为山都木客；又不知更几何年，而为毛民猺獠；由毛民猺獠，经数万年之天演，而渐有今日，此不必深讳者也。自禽兽以至为人，其间物竞天择之用，无时而或休，而所以与万物争存，战胜而种盛者，中有最宜者在也。是最宜云何？曰独善自营而已。夫自营为私，然私之一言，乃无始来斯人种子，由禽兽得此，渐以为人，直至今日而根株仍在者也。古人有言，人之性恶。又曰人为孽种，自有生来，便含罪恶。其言岂尽妄哉！是故凡属生人，莫不有欲，莫不求遂其欲，其始能战胜万物，而为天之所择以此。其后用以相贼，而为天之所诛亦以此。何则？自营大行，群道将息，而人种灭矣。此人所与鸟兽昆虫异者又其一也。

复　案：西人有言，十八期民智大进步，以知地为行星，而非居中恒静，与天为配之大物，如古所云云者。十九期民智大进步，以知人道，为生类中天演之一境，而非笃生特造，中天地为三才，如古所云云者。二说初立，皆为世人所大骇，竺旧者，至不惜杀人以敷其说。卒之证据厘然，弥攻弥固，乃知如如之说，其不可撼如此也。达尔文《原人篇》，希克罗德国人《人天演》，赫胥黎《化中人位论》，三书皆明人先为猿之理。而现在

诸种猿中，则亚洲之吉贲音奔、倭兰两种，非洲之戈栗拉、青明子两种为尤近。何以明之？以官骸功用，去人之度少，而去诸兽与他猿之度多也。自兹厥后，生学分类，皆人猿为一宗，号布拉默特。布拉默特者，秦言第一类也。

导言十三　制私

自营甚者必侈于自由，自由侈则侵，侵则争，争则群涣，群涣则人道所恃以为存者去。故曰自营大行，群道息而人种灭也。然而天地之性，物之最能为群者，又莫人若。如是则其所受于天，必有以制此自营者，夫而后有群之效也。复案：人道始群之际，其理至为要妙。群学家言之最晰者，有斯宾塞氏之《群谊篇》，拍捷特《格致治平相关论》二书，皆余所已译者。夫物莫不爱其苗裔，否则其种早绝而无遗，自然之理也。独爱子之情，人为独挚，其种最贵，故其生有待于父母之保持，方诸物为最久。久，故其用爱也尤深。继乃推类扩充，缘所爱而及所不爱。是故慈幼者仁之本也。而慈幼之事，又若从自营之私而起。由私生慈，由慈生仁，由仁胜私，此道之所以不测也。又有异者，惟人道善以己效物，凡仪形肖貌之事，独人为能。案：昆虫禽兽亦能肖物，如南洋木叶虫之类，所在多有，又传载寡女丝一事，则尤异者，然此不足以破此公例也。故禽兽不能画，不能象，而人则于他人之事，他人之情，皆不能漠然相值，无概于中。即至隐微意念之间，皆感而遂通，绝不闻矫然离群，使人自人而我自我。故里语曰：一人向隅，满堂为之不乐；孩稚调笑，戾夫为之破颜。涉乐方辗〔𩪚〕，言哀已唏。动乎所不自知，发乎其不自已。

或谓古有人焉，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此诚极之若反，不可以常法论也。但设今者有高明深识之士，其意气若尘垢秕糠一世也者，猝于涂中，遇一童子，显然傲侮轻贱之，谓彼其中毫不一动然者，则吾窃疑而未敢信也。李将军必取霸陵尉而杀之，可谓过矣。然以飞将威名，二千石之重，尉何物，乃以等闲视之，

其憾之者犹人情也。案：原文如下：埃及之哈猛，必取摩德开而枭之高竿之上，亦已过矣。然彼以亚哈木鲁经略之重，何物犹大，乃漠然视之，门焉再出入，傲不为礼，其则恨之者尚人情耳。今以与李广霸陵尉事相类，故易之如此。不见夫怖畏清议者乎？刑章国宪，未必惧也，而斤斤然以乡里月旦为怀。美恶毁誉，至无定也，而礼俗既成之后，则通国不敢畔其范围。人宁受饥寒之苦，不忍舍生，而愧情中兴，则计短者至于自杀。凡此皆感通之机，人所甚异于禽兽者也。感通之机神，斯群之道立矣。大抵人居群中，自有识知以来，他人所为，常衡以我之好恶；我所为作，亦考之他人之毁誉。凡人与己之一言一行，皆与好恶毁誉相附而不可离。及其久也，乃不能作一念焉，而无好恶毁誉之别。由是而有是非，亦由是而有羞恶。人心常德，皆本之能相感通而后有。于是是心之中，常有物焉以为之宰，字曰天良。天良者，保群之主，所以制自营之私，不使过用以败群者也。

复案：赫胥黎保群之论，可谓辨矣。然其谓群道由人心善相感而立，则有倒果为因之病，又不可不知也。盖人之由散入群，原为安利，其始正与禽兽下生等耳，初非由感通而立也。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善群者何？善相感通者是。然则善相感通之德，乃天择以后之事，非其始之即如是也。其始岂无不善相感通者？经物竞之烈，亡矣，不可见矣。赫胥黎执其末以齐其本，此其言群理，所以不若斯宾塞氏之密也。且以感通为人道之本，其说发于计学家亚丹斯密，亦非赫胥黎氏所独标之新理也。

又案：班孟坚曰：不能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群而不足，争心将作。吾窃谓此语，必古先哲人所已发，孟坚之识，尚未足以与此也。

导言十四　恕败

群之所以不涣，由人心之有天良。天良生于善相感，其端孕于至微，而效终于极钜，此之谓治化。治化者，天演之事也。其用在厚人类之生，大其与物为竞之能，以自全于天行酷烈之际。故治化虽原出于天，而不得谓其不与天行相反也。自礼刑之用，皆所释憾而平争。故治化进而天行消，即治化进而自营减。顾自营减之至尽，则人与物为竞之权力，又未尝不因之俱衰，此又不可不知者也。故比而论之，合群者所以平群以内之物竞，即以敌群以外之天行。人始以自营能独伸于庶物，而自营独用，则其群以漓。由合群而有治化，治化进而自营减，克己廉让之风兴。然自其群又不能与外物无争，故克己太深，自营尽泯者，其群又未尝不败也。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理诚如是，无所逃也。今天下之言道德者，皆曰：终身可行莫如恕，平天下莫如絜矩矣。泰东者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求于朋友，先施之。泰西者曰：施人如己所欲受。又曰：设身处地，待人如己之期人。凡斯之言，皆所谓金科玉条，贯彻上下者矣。自常人行之，有必不能悉如其量者。虽然，学问之事，贵审其真，而无容心于其言之美恶。苟审其实，则恕道之与自存，固尚有其不尽比附也者。盖天下之为恶者，莫不务逃其诛。今有盗吾财者，使吾处盗之地，则莫若勿捕与勿罚。今有批吾颊者，使吾设批者之身，则左受批而右不再焉，已厚幸矣。持是道以与物为竞，则其所以自存者几何？故曰：不相比附也。且其道可用之民与民，而不可用之国与国。何则？民尚有国法焉，为之持其平而与之直也。至于国，则持其平而与之直者谁乎？

复　案：赫胥黎氏之为此言，意欲明保群自存之道，不宜尽去自营也。然而其义隘矣。且其所举泰东西建言，皆非群学太平最大公例也。太平公例曰："人得自由，而以他人之自

由为界。用此则无前弊矣。斯宾塞《群谊》一篇，为释此例而作也。晚近欧洲富强之效，识者皆归功于计学；计学者首于亚丹斯密氏者也。其中亦有最大公例焉，曰："大利所存，必其两益。损人利己非也，损己利人亦非；损下益上非也，损上益下亦非。"其书五卷数十篇，大抵反复明此义耳。故道、咸以来，蠲保商之法，平进出之税，而商务大兴，国民俱富。嗟乎！今然后知道若大路然，斤斤于彼己盈绌之间者之真无当也。

导言十五　最旨

右十四篇，皆诠天演之义，得一一复按之。第一篇，明天道之常变，其用在物竞与天择。第二篇，标其大义，见其为万化之宗。第三篇，专就人道言之，以异、择、争三者，明治化之所以进。第四篇，取譬园夫之治园，明天行人治之必相反。第五篇，言二者虽反，而同出一原，特天行则恣物之争而存其宜，人治则致物之宜以求得其所祈向者。第六篇，天行既泯，物竞斯平，然物具肖先而异之性，故人治所以范物，使日进善而不知，此治化所以大足恃也。第七篇，更以垦土建国之事，明人治之正术。第八篇，设其民日滋，而有神圣为之主治，其道固可以法园夫。第九篇，见其术之终穷，穷则天行复兴，人治中废。第十篇，论所以救庶之术，独有耘莠存苗，而以人耘人，其术必不可用。第十一篇，言群出于天演之自然，有能群之天倪，而物竞为炉锤。人之始群，不异昆虫禽兽也。第十二篇，言人与物之不同，一曰才无不同，一曰自营无艺。二者皆争之器，而败群之凶德也，然其始则未尝不用是以自存。第十三篇，论能群之吉德，感通为始，天良为终；人有天良，群道乃固。第十四篇，明自营虽凶，亦在所用；而克己至尽，未或无伤。

今者统十四篇之所论而观之，知人择之术，可行诸草木禽兽之中，断不可用诸人群之内。姑无论智之不足恃也，就令足恃，亦将

使恻隐仁爱之风衰，而其群以涣。且充其类而言，凡卹罢癃、养残疾之政，皆与其治相舛而不行，直至医药治疗之学可废，而男女之合，亦将如会聚牸牝之为，而隳夫妇之伦而后可。狭隘酷烈之治深[①]，而慈惠哀怜之意少。数传之后，风俗遂成，斯群之善否不可知，而所恃以相维相保之天良，其有存者不可寡欤？故曰：以人择求强，而其效适以得弱。盖过庶之患，难图如此。虽然，今者天下非一家也，五洲之民非一种也。物竞之水深火烈，时平则隐于通商庀工之中，世变则发于战伐纵衡之际。是中天择之效，所眷而存者云何？群道所因以进退者奚若？国家将安所恃而有立于物竞之余？虽其理诚奥博，非区区导言所能尽，意者深察世变之士，可思而得其大致于言外矣夫！

复　案：赫胥黎氏是书大指，以物竞为乱源，而人治终穷于过庶。此其持论，所以与斯宾塞氏大相径庭，而谓太平为无是物也。斯宾塞则谓事迟速不可知，而人道必成于郅治。其言曰《生学天演》第十三篇《论人类究竟》："今若据前事以推将来，则知一群治化将开，其民必庶。始也以猛兽毒虫为患，庶则此患先祛。然而种分壤据，民之相残，不啻毒虫猛兽也。至合种成国，则此患又减，而转患孳乳之寖多。群而不足，大争起矣。使当此之时，民之性情知能，一如其朔，则其死率，当与民数作正比例；其不为正比例者，必其食裕也；而食之所以裕者，又必其相为生养之事进而后能。于此见天演之所以陶钧民生[②]，与民生之自为体合。物自变其形能，以合所遇之境，天演家谓之体合。体合者，进化之秘机也。虽然，此过庶之压力，可以裕食而减；而过庶之压力，又终以孳生而增。民之欲得者，常过其所已有。汲汲以

---

① 商务本作"狭隘酷烈之法深"。

② 商务本作"陶熔民生"。

求，若有阴驱潜率之者。亘古民欲，固未尝有见足之一时。故过庶压力，终无可免，即天演之用，终有所施。其间转徙垦屯，举不外一时挹注之事。循是以往，地球将实，实则过庶压力之量，与俱盈矣。故生齿日繁，过于其食者，所以使其民巧力才智，与自治之能，不容不进之因也。惟其不能不用，故不能不进，亦惟常用，故常进也。举凡水火工虞之事，要皆民智之见端，必智进而后事进也。事既进者，非智进者莫能用也。格致之家，孜孜焉以尽物之性为事。农工商之民，据其理以善术，而物产之出也，以之益多。非民智日开，能为是乎！十顷之田，今之所获，倍于往岁，其农必通化植之学，知水利，谙新机，而已与佣之巧力，皆臻至巧而后可。制造之工，朝出货而夕售者，其制造之器，其工匠之巧，皆不可以不若人明矣。通商之场日广，业是者，于物情必审，于计利必精，不然，败矣。商战烈，则子钱薄，故用机必最省费者，造舟必最合法者，御舟必最巧习者，而后倍称之息收焉。诸如此伦，苟求其原，皆一群过庶之压力致之耳。盖恶劳好逸，民之所同。使非争存，则耳目心思之力皆不用。不用则体合无由，而人之能事不进。是故天演之秘，可一言而尽也。天惟赋物以孳乳而贪生，则其种自以日上。万物莫不如是，人其一耳。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此九地之下，古兽残骨之所以多也。一家一国之中，食指徒繁，而智力如故者，则其去无噍类不远矣，夫固有与争存而夺之食者也。不见前之爱尔兰乎？生息之夥，均诸圈牢。然其究也，徒以供沟壑之一饱。饥馑疾疫，刀兵水旱，有不忍卒言者。凡此皆人事之不臧，非天运也。然以经数言之，则去者必其不善自存者也。其有孑遗而长育种嗣者，必其能力最大，抑遭遇最优，而为天之所择者也。故宇宙妨生之物至多，不仅过庶一端而已。人欲图存，必用其才力心思，以与是妨生者为斗。

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胜者非他，智德力三者皆大是耳。三者大而后与境相副之能恢，而生理乃大备。且由此而观之，则过庶者非人道究竟大患也。吾是书前篇，于生理进则种贵，而孳乳用稀之理，已反复辨证之矣。盖种贵则其取精也，所以为当躬之用者日奢，以为嗣育之用者日啬。一人之身，其情感论思，皆脑所主，群治进，民脑形愈大，襞积愈繁，通感愈速。故其自存保种之能力，与脑形之大小有比例。而察物穷理，自治治人，与夫保种诒谋之事，则与脑中襞积繁简为比例。然极治之世，人脑重大繁密固矣，而情感思虑，又至赜至变，至广至玄。其体既大，其用斯宏，故脑之消耗，又与其用情用思之多寡、深浅、远近、精粗为比例。三比例者合，故人当此时，其取物之精，所以资辅益填补此脑者最费。脑之事费，则生生之事廉矣，物固莫能两大也。今日欧民之脑，方之野蛮，已此十而彼七；即其中襞积复叠，亦野蛮少而浅，而欧民多且深。则继今以往，脑之为变如何，可前知也。此其消长盈虚之故，其以物竞天择之用而脑大者存乎？抑体合之为，必得脑之益繁且灵者，以与蕃变广玄之事理相副乎？此吾所不知也。知者用奢于此，则必啬于彼。而郅治之世，用脑之奢，又无疑也。吾前书证脑进者成丁迟，谓牝牡为合之时。又证男女情欲当极炽时，则思力必逊。而当思力大耗，如初学人攻苦思索算学难题之类，则生育能事，往往抑沮不行。统此观之，则可知群治进极，宇内人满之秋，过庶不足为患。而斯人孳生迟速，与其国治化浅深，常有反比例也。"斯宾塞之言如此，自其说出，论化之士十八九宗之，计学家柏捷特著《格致治平相关论》，多取其说。夫种下者多子而子夭，种贵者少子而子寿，此天演公例。自草木虫鱼，以至人类，所随地可察者，斯宾氏之说，岂不然哉！

导言十六　进微

前论谓治化进则物竞不行固矣，然此特天行之物竞耳。天行物竞者，救死不给，民争食也，而人治之物竞犹自若也。人治物竞者，趋于荣利，求上人也。惟物竞长存，而后主治者可以操砥砺之权，以砻琢天下。夫所谓主治者，或独具全权之君主；或数贤监国，如古之共和；或合通国民权，如今日之民主。其制虽异，其权实均，亦各有推行之利弊。案：今泰西如英、德各邦，多三合用之，以兼收其益，此国主而外所以有爵民二议院也。要之其群之治乱强弱，则视民品之隆污，主治者抑其次矣。然既曰主治，斯皆有导进其群之能。课其为术，乃不出道、齐、举错，与夫刑赏之间已耳。主治者悬一格以求人，曰必如是，吾乃尊显爵禄之，使所享之权与利，优于常伦焉，则天下皆奋其才力心思，以求合于其格，此必然之数也。其始焉为竞，其究也成习。习之既成，则虽主治有不能与其群相胜者。后之衰者驯至于亡，前之利者适成其弊。导民取舍之间，其机如此。是故天演之事，其端恒娠于至微，而为常智之所忽。及蒸为国俗，沦浃性情之后，悟其为弊，乃谋反之。操一苇以障狂澜，酾杯水以救燎原，此亡国乱群，所以相随属也。不知一群既涣，人治已失其权，即使圣人当之，亦仅能集散扶衰，勉企最宜，以听天事之抉择。何则？天演之效，非一朝夕所能为也。

是故人治天演，其事与动植不同，事功之转移易，民之性情气质变化难。持今日之英伦，以与图德之朝相较，自显理第七，至女主额勒查白，是为图德之代，起明成化二十一年至万历三十一年。则贫富强弱，相殊远矣。而民之官骸性情，若无少异于其初。词人狭斯丕尔之所写生，狭，万历间英国词曲家，其传作大为各国所传译宝贵也。方今之人，不仅声音笑貌同也，凡相攻相感不相得之情，又无以异。苟谓民品之进，必待治化既上，天行尽泯，而后有功，则自额勒查白以至维多利亚，此两女

王三百余年之间，英国之兵争盖寡，无炽然用事之天行也。择种留良之术，虽不尽用，间有行者。刑罚非不中也，害群之民，或流之，或杀之，或锢之终身焉。又以游惰呰窳者之种下也，振贫之令曰：凡无业仰给县官者，男女不同居。凡此之为，皆意欲绝不肖者传衍种裔，累此群也。然而其事卒未尝验者，则何居？盖如是之事，合通国而计之，所及者隘，一也；民之犯法失业，事常见诸中年以后，刑政未加乎其身，此凶民惰民者，已婚嫁而育子矣，又其一也。且其术之穷不止此，世之不幸罹文网，与无操持而惰游者，其气质种类，不必皆不肖也。死囚贫乏，其受病虽恒在夫性情，而大半则缘乎所处之地势。英谚有之曰，粪在田则为肥，在衣则为不洁。然则不洁者，乃肥而失其所者也。故豪家土苴金帛，所以扬其惠声；而中产之家，则坐是以冻馁。猛毅致果之性，所以成大将之威名；仰机射利之奸，所以致驵商之厚实。而用之一不当，则刀锯囹圄从其后矣。由此而观之，彼被刑无赖之人，不必由天德之不肖，而恒由人事之不详也审矣。今而后知绝其种嗣俾无遗育者之真无当也。今者即英伦一国而言之，挽近三百年治功所进，几于绝景而驰，至其民之气质性情，尚无可指之进步。而欧墨物竞炎炎，天演为炉，天择为冶，所骎骎日进者，乃在政治、学术、工商、兵战之间。呜呼，可谓奇观也已！

复　案：天演之学，肇端于地学之殭石古兽。故其计数，动逾亿年，区区数千年数百年之间，固不足以见其用事也。曩拿破仑第一入埃及[①]时，法人治生学者，多挟其数千年骨董归而验之，觉古今人物，无异可指，造化模范物形，极渐至微，斯可见矣。虽然，物形之变，要皆与外境为对待。使外境未尝变，则宇内诸形，至今如其朔焉可也。惟外境既迁，形处其中，受其

---

① 慎始基斋本作“入麦西”，今从商务本。

逼拶，乃不能不去故以即新。故变之疾徐，常视逼拶者之缓急。不可谓古之变率极渐，后之变率遂常如此而不能速也。即如以欧洲政教、学术、农工、商战数者而论，合前数千年之变，殆不如挽近之数百年。至最后数十年，其变弥厉。故其言曰：耶稣降生二千年时，世界如何，虽至武断人不敢率道也。顾其事有可逆知者，世变无论如何，终当背苦而向乐。此如动植之变，必利其身事者而后存也。至于种胤之事，其理至为奥博难穷，诚有如赫胥氏之说者。即如反种一事，生物累传之后，忽有极似远祖者，出于其间，此虽无数传无由以绝。如至今马种，尚有忽出遍体虎斑，肖其最初芝不拉野种者。或谓此即《汉书》所云天马。驴种亦然，此二物同原证也。芝不拉之为驴马，则京垓年代事矣。达尔文畜鸽，亦往往数十传后，忽出石鸽野种也。又每有一种受性偏胜，至牉合得宜，有以相剂，则生子胜于二亲，此生学之理，亦古人所谓"男女同姓，其生不蕃"，理也。惟牉合有宜不宜，而后瞽瞍生舜，尧生丹朱，而汉高吕后之悍鸷，乃生孝惠之柔良，可得而微论也。此理所关至钜，非遍读西国生学家书，身考其事数十年，不足以与其秘耳。

导言十七　善群

今之竞于人群者，非争所谓富贵优厚也耶？战而胜者在上位，持粱齧肥，驱坚策骄，而役使夫其群之众；不胜者居下流，其尤病者，乃无以为生，而或陷于刑罔。试合英伦通国之民计之，其战而如是胜者，百人之内，几几得二人焉；其赤贫犯法者，亦不过百二焉。恐议者或以为少也，吾乃以谓百得五焉可乎？然则前所谓天行之虐，所见于此群之中，统而覈之，不外二十得一而已。是二十而一者，游然在泥涂之中，日有寒饥之色，周其一身者，率猥陋不蠲，不足以遂生致养，嫁娶无节，蕃息之易，与圈牢均。故其儿女，虽以贫露多不

育者，然其生率常过于死率也。虽然，彼贫贱者，固自为一类也。此二十而一者，固不能于二十而十九者，有选择举错之权也。则群之不进，非其罪也。设今有牧焉，于其千羊之内，简其最下之五十羊，驱而置之硗确不毛之野，任其弱者自死，强者自存，夫而后驱此后亡者还入其群，以并畜同牧之，是之牧为何如牧乎？此非过事之喻也，不及事之喻也。何则？今吾群之中，是饥寒罹文网者，尚未为最弱极愚之种，如所谓五十羊者也。且今之竞于富贵优厚者，当何如而后胜乎？以经道言之，必其精神强固者也，必勤足赴功者也，必智足以周事，忍足济事者也；又必其人之非甚不仁，而后有外物之感孚，而恒有徒党之己助，此其所以为胜之常理也。

然而世有如是之民，竞于其群之中，而又不必胜者则又何也？曰世治之最不幸，不在贤者之在下位而不能升，而在不贤者之在上位而无由降。门第、亲戚、援与、财贿、例故，与夫主治者之不明而自私，之数者皆其沮降之力也。譬诸重浊之物，傅以气脬木皮；又如不能游者，挟救生之环，此其所以为浮，而非其物之能溯洄凫没以自举而上也。使一日者，取所傅而去之，则本地亲下，必终归于其所。而物竞天择之用，将使一国之众，如一壶之水然，熨之以火，而其中无数莫破质点，暖者自升，冷者旋降，回转周流，至于同温等热而后已。是故任天演之自然，而去其牵沮之力，则一群之众，其战胜而亨，而为斯群之大分者，固不必最宜，将皆各有所宜，以与其群相结。其为数也既多，其合力也自厚，其孳生也自蕃。夫以多数胜少数者，天之道也，而又何虑于前所指二十而一之莠民也哉！此善群进种之至术也。

今夫一国之治，自外言之，则有邦交；自内言之，则有民政。邦交民政之事，必操之聪明强固，勤智刚毅[1]而仁之人，夫而后国强

---

[1] 富文本及商务本等均作"勤习刚毅"。

而民富者，常智所与知也。由吾之术，不肖自降，贤者自升，邦交民政之事，必得其宜者为之主，且与时偕行，流而不滞，将不止富强而已，抑将有进种之效焉。此固人事之足恃，而有功者矣。夫何必择种留良，如园夫之治草木哉!

复　案：赫胥黎氏是篇，所谓去其所傅者，最为有国者所难能。能则其国无不强，其群无不进者。此质家亲亲，必不能也；文家尊尊，亦不能也；惟尚贤课名实者能之。尚贤则近墨，课名实则近于申商。故其为术，在中国中古以来，罕有用者，而用者乃在今日之西国。英伦民气最伸，故其术最先用，用之亦最有功。如广立民报，而守直言不禁之盟。宋宁宗嘉定七年，英王约翰与其民所立约，名马格那吒达，华言大典。保、公二党，递主国成，以互相稽察。凡此之为，皆惟恐所傅者不去故也。斯宾塞群学保种公例二，曰：凡物欲种传而盛者，必未成丁以前，所得利益，与其功能作反比例；既成丁之后，所得利益，与功能作正比例。反是者衰灭。其《群谊篇》立进种大例三：一曰民既成丁，功食相准；二曰民各有畔，不相侵欺；三曰两害相权，己轻群重。此其言乃集希腊、罗马与二百年来格致诸学之大成，而施诸邦国理平之际。有国者安危利菑则亦已耳，诚欲自存，赫、斯二氏之言，殆无以易也。赫所谓去其所傅，与斯所谓功食相准者，言有正负之殊，而其理则一而已矣。

导言十八　新反

前言园夫之治园也，有二事焉：一曰设其宜境，以遂群生；二曰芸其恶种，使善者传。自人治而言之，则前者为保民养民之事，后者为善群进化之事。善群进化，园夫之术，必不可行，故不可以力致。独主持公道，行尚贤之实，则其治自臻。然古今为治，不过保民养民而已。善群进化，则期诸教民之中，取民同具之明德，固有

之知能，而日新扩充之，以为公享之乐利。古之为学也，形气、道德，歧而为二，今则合而为一。所讲者虽为道德治化形上之言，而其所由径术，则格物家所用以推证形下者也。撮其大要，可以三言尽焉。始于实测，继以会通，而终于试验。三者阙一，不名学也。而三者之中，则试验为尤重。古学之逊于今，大抵坐阙是耳。凡政教之所施，皆用此术以考核扬搉之，由是知其事之窒通，与能得所祈向否也。天行物竞，既无由绝于两间。诚使五洲有大一统之一日，书车同其文轨，刑赏出于一门，人群大和，而人外之争，尚自若也；过庶之祸，莫可逃也。人种之先，既以自营不仁，而独伸于万物矣。繇传虽远，恶本仍存，呱呱坠地之时，早含无穷为己之性。故私一日不去，争一日不除。争之未除，天行犹用，如日之照，夫何疑焉。假使后来之民，得纯公理而无私欲，此去私者，天为之乎？抑人为之乎？吾今日之智，诚不足以知之。然而一事分明，则今日之民，既相合群而不散处于独矣，苟私过用，则不独必害于其群，亦且终伤其一己。何者？托于群而为群所不容故也。是故成己成人之道，必在惩忿窒慾，屈私为群，此其事诚非可乐，而行之其效之美，乃不止于可乐。

夫人类自其天秉而观之，则自致智力，加之教化道齐，可日进于无疆之休，无疑义也。然而自夫人之用智用仁，虽圣哲不能无过；自天行终与人治相反，而时时欲毁其成功；自人情之不能无怨怼，而尚觊觎其所必不可儿；自夫人终囿于形气之中，其知识无以窥天事之至奥。夫如是而曰人道有极美备之一境，有善而无恶，有乐而无忧，特需时以待之，而其境必自至者，此殆理之所必无，而人道之所以足闵叹也。窃尝谓此境如割锥术中，双曲线之远切线，可日趋于至近，而终不可交。虽然，既生而为人矣，则及今可为之事亦众矣。邃古以来，凡人类之事功，皆所以补天辅民者也。已至者无隳其成功，未至者无怠于精进，则人治与日月俱新，有非前人所梦见

者，前事具在，岂不然哉！夫如是以保之，夫如是以将之。然而形气内事，皆抛物线也。至于其极，不得不反。反则大宇之间，又为天行之事。人治以渐，退归无权，我曹何必取京垓世劫以外事，忧海水之少，而以涓益之也哉！

复　案：有叩于复者曰，人道以苦乐为究竟乎？以善恶为究竟乎？应之曰：以苦乐为究竟，而善恶则以苦乐之广狭为分。乐者为善，苦者为恶，苦乐者所视以定善恶者也。使苦乐同体，则善恶之界混矣，又乌所谓究竟者乎？曰：然则禹墨之胼茧非，而桀跖之横恣是矣！曰：论人道务通其全而观之，不得以一曲论也。人度量相越远，所谓苦乐，至为不齐。故人或终身汲汲于封殖，或早夜遑遑于利济。当其得之，皆足自乐，此其一也。且夫为人之士，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亦谓苦者吾身，而天下缘此而乐者众也。使无乐者，则摩放之为，无谓甚矣。慈母之于子也，劬劳顾恤，若忘其身，母苦而子乐也。至得其所求，母且即苦以为乐，不见苦也。即如婆罗旧教苦行熏修，亦谓大苦之余，偿我极乐，而后从之。然则人道所为，皆背苦而趋乐。必有所乐，始名为善，彰彰明矣。故曰善恶以苦乐之广狭分也。

然宜知一群之中，必彼苦而后此乐，抑己苦而后人乐者，皆非极盛之世。极盛之世，人量各足，无取挹注。于斯之时，乐即为善，苦即为恶。故曰善恶视苦乐也。前吾谓西国计学为亘古精义、人理极则者，亦以其明两利为真利耳。由此观之，则赫胥氏是篇所称屈己为群为无可乐，而其效之美，不止可乐之语，于理荒矣。且吾不知可乐之外，所谓美者果何状也。然其谓郅治如远切线，可近不可交，则至精之譬。又谓世间不能有善无恶，有乐无忧，二语亦无以易。盖善乐皆对待意境，以有恶忧而后见。使无后二，则前二亦不可见。生而瞽者不知

有明暗之殊，长处寒者不知寒，久处富者不欣富，无所异则即境相忘也。曰：然则郅治极休，如斯宾塞所云云者，固无有乎？曰：难言也。大抵宇宙究竟，与其元始，同于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云者，谓不可以名理论证也。吾党生于今日，所可知者，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而已。至极盛之秋，当见何象，千世之后，有能言者，犹旦暮遇之也。

天 演 论 下

论一 能实

道每下而愈况，虽在至微，尽其性而万物之性尽，穷其理而万物之理穷，在善用吾知而已矣，安用骛远穷高，然后为大乎？柏庚首为此言。其言曰：格致之事，凡为真宰之所笃生，斯为吾人之所应讲。天之生物，本无贵贱轩轾之心，故以人意轩轾贵贱之者，其去道固已远矣。尚何能为格致之事乎？今夫筴两缄以为郛，一房而数子，瞀然不盈匊之物也。然使艺者不违其性，雨足以润之，日足以暄之，则无几何，其力之内蕴者敷施，其质之外附者翕受；始而萌芽，继乃引达，俄而布蒦，俄而坚熟，时时蜕其旧而为新，人弗之觉也，觉亦弗之异也。睹非常则惊，见所习则以为不足察，此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之所以众也。夫以一子之微，忽而有根荄支干花叶果实，非一曙之事也。其积功累勤，与人事之经营裁斲异，而实未尝异也。一鄂一柎，极之微尘质点，其形法模式，苟谛而视之，其结构勾联，离娄历鹿，穷精极工矣，又皆有不易之天则，此所谓至赜而不可乱者也。一本之植也，析其体则为分官，合其官则为具体。根干以吸土膏也，支叶以收炭气也；色非虚设也，形不徒然也，草木有绿精，而后得日光能分炭于炭养。翕然通力合作，凡以遂是物之生而已。是天工也，特无为而成，有真宰而不得其朕耳。今者一

物之生，其形制之巧密既如彼，其功用之美备又如此，顾天乃若不甚惜焉者，蔚然茂者，浸假而彫矣；荧然晖者，浸假而瘁矣。夷伤黄落，荡然无存。存者仅如他日所收之实，复以函生机于无穷，至哉神乎，其生物不测有若是者。

今夫易道周流，耗息迭用，所谓万物一圈者，无往而不遇也。不见小儿抛堉者乎？过空成道，势若垂弓，是名抛物曲线。此线乃极狭椭圆两端。假如物不为地体所隔，则将行绕地心，复还所由抛本处，成一椭圆。其二脐点，一即地心，一在地平以上与相应也。从其渊而平分之，前半飏而上行，后半陒而下趋。此以象生理之从虚而息，由息乃盈，从盈得消，由消反虚。故天演者如网如箑。又如江流然，始滥觞于昆仑，出梁益，下荆扬，洋洋浩浩，趋而归海，而兴云致雨，则又反宗。始以易简，伏变化之机，命之曰储能；后渐繁殊，极变化之致，命之曰效实。储能也，效实也，合而言之天演也。此二仪之内，仰观俯察，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所莫能外也。

希腊理家额拉吉来图有言：世无今也，有过去有未来，而无现在。譬诸濯足长流，抽足再入，已非前水，是混混者未尝待也。方云一事为今，其今已古。且精而核之，岂仅言之之时已哉！当其涉思，所谓今者，固已逝矣。赫胥黎他日亦言：人命如水中漩洑，虽其形暂留，而漩中一切水质刻刻变易。一时推为名言。仲尼川上之叹又曰：回也见新，交臂已故。东西微言，其同若此。今然后知静者未觉之动也，平者不喧之争也。群力交推，屈申相报，众流汇激，胜负迭乘，广宇悠宙之间，长此摩盪运行而已矣。天有和音，地有成器，显之为气为力，幽之为虑为神。物乌乎凭而有色相？心乌乎主而有觉知？将果有物焉，不可名，不可道，以为是变者根耶？抑各本自然，而不相系耶？自麦西、希腊以来，民智之开，四千年于兹矣。而此事则长夜漫漫，不知何时旦也。

复　案：此篇言植物由实成树，树复结实，相为生死，如环无端，固矣！而晚近生学家，谓有生者如人禽虫鱼草木之属，

为有官之物，是名官品；而金石水土无官，曰非官品。无官则不死，以未尝有生也。而官品一体之中，有其死者焉，有其不死者焉；而不死者，又非精灵魂魄之谓也。可死者甲，不可死者乙，判然两物。如一草木，根荄支干，果实花叶，甲之事也；而乙则离母而转附于子，緜緜延延，代可微变，而不可死。或分其少分以死，而不可尽死，动植皆然。故一人之身，常有物焉，乃祖父之所有，而托生于其身。盖自受生得形以来，递嬗迤转，以至于今，未尝死也。

论二　忧患

大地抟抟，诸教杂糅。自顶蛙拜蛇，迎尸范偶，以至于一宰无神；贤圣之所诏垂，帝王之所制立，司徒之有典，司寇之有刑，虽旨类各殊，何一不因畏天坊民而后起事乎！疾痛惨怛，莫知所由然。爱恶相攻，致憾于同种。神道王法，要终本始，其事固尽从忧患生也。然则忧患果何物乎？其物为两间所无可逃，其事为天演所不可离，可逃可离，非忧患也。是故忧患者，天行之用，施于有情，而与知虑并著者也。今夫万物之灵，人当之矣。然自非能群，则天秉未由张皇，而最灵之能事不著。人非能为群也，而不能不为群；有人斯有群矣，有群斯有忧患矣。故忧患之浅深，视能群之量为消长。方其混沌僿野，与鹿豕同，谓之未尝有忧患焉，蔑不可也；进而穴居巢处，有忧患矣，而未撄也；更进而为射猎，为游牧，为猺獠，为蛮夷，撄矣而犹未至也；独至伦纪明，文物兴，宫室而耕稼，丧祭而冠婚，如是之民，夫而后劳心钵心，计深虑远，若天之胥靡，而不可弛耳。咸其自至，而虐之者谁欤！夫转移世运，非圣人之所能为也。圣人亦世运中之一物也，世运至而后圣人生。世运铸圣人，非圣人铸世运也。使圣人而能为世运，则无所谓天演者矣。

民之初生，固禽兽也。无爪牙以资攫拏，无毛羽以御寒暑；比之

鸟则以手易翼而无与于飞，方之兽则减四为二而不足于走。夫如是之生，而与草木禽兽樊然杂居，乃菑尔独存于物竞最烈之后，且不仅自存，直褎然有以首出于庶物，则人于万类之中，独具最宜而有以制胜也审矣。岂徒灵性有足恃哉！亦由自营之私奋耳。然则不仁者，今之所谓凶德，而夷考其始，乃人类之所恃以得生。深于私，果于害，夺焉而无所与让，执焉而无所于舍，此皆所恃以为胜也。是故浑荒之民，合狙与虎之德而兼之，形便机诈，好事效尤，附之以合群之材，重之以贪戾狠鸷，好胜无所于屈之风。少一焉，其能免于阴阳之患，而不为外物所吞噬残灭者寡矣。而孰知此所恃以胜物者，浸假乃转以自伐耶！何以言之？人之性不能不为群，群之治又不能不日进；群之治日进，则彼不仁者之自伐亦日深。人之始与禽兽杂居者，不知其几千万岁也。取于物以自养，习为攘夺不仁者，又不知其几千百世也。其习之于事也既久，其染之于性也自深。气质鳌成，流为种智，其治化虽进，其萌枿仍存。嗟夫！此世之所以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也。夫自营之德，宜为散，不宜为群；宜于乱，不宜于治，人之所深知也。

昔之所谓狙与虎者，彼非不欲其尽死，而化为麟凤驺虞也。而无如是狒狒眈眈者卒不可以尽伏。向也，资二者之德而乐利之矣，乃今试尝用之，则乐也每不胜其忧，利也常不如其害。凶德之为虐，较之阴阳外物之患，不啻过之。由是悉取其类，揭其名而僇之，曰过、曰恶、曰罪、曰孽。又不服，则鞭笞之、放流之、刀锯之、铁钺之。甚矣哉！群之治既兴，是狙与虎之无益于人，而适用以自伐也，而孰谓其始之固赖是以存乎！是故忧患之来，其本诸阴阳者犹之浅也，而缘诸人事者乃至深。六合之内，天演昭回，其奥衍美丽，可谓极矣，而忧患乃与之相尽。治化之兴，果有以袪是忧患者乎？将人之所为，与天之所演者，果有合而可奉时不违乎？抑天人互殊，二者之事，固不可以终合也。

论三　教源

大抵未有文字之先，草昧敦庞，多为游猎之世。游，故散而无大群；猎，则戕杀而鲜食，凡此皆无化之民也。迨文字既兴，斯为文明之世。文者言其条理也，明者异于草昧也。出草昧，入条理，非有化者不能。然化有久暂之分，而治亦有偏赅之异。自营不仁之气质，变化綦难，而仁让乐群之风，渐摩日浅，势不能以数千年之磨洗，去数十百万年之沿习。故自有文字洎今，皆为嬗蜕之世，此言治者所要知也。考天演之学，发于商周之间，欧亚之际，而大盛于今日之泰西。此由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死生荣悴，昼夜相代夫前，妙道之行，昭昭然若揭日月。所以先觉之俦，玄契同符，不期自合，分涂异唱，殊致同归。凡此二千五百余载中，泰东西前识大心之所得，微言具在，不可诬也。

虽然，其事有浅深焉。昔者姬周之初，额里思、身毒诸邦，抢攘昏垫，种相攻灭。迨东迁以还，二土治化，稍稍出矣。盖由来礼乐之兴，必在去杀胜残之后。民惟安生乐业，乃有以自奋于学问思索之中，而不忍于芸芸以生，昧昧以死。前之争也，争夫其所以生；后之争也，争夫其不虚生；其更进也，则争有以充天秉之能事，而无与生俱尽焉。善夫柏庚之言曰："学者何？所以求理道之真；教者何？所以求言行之是。然世未有理道不真，而言行能是者。东洲有民，见蛇而拜，曰：是吾祖也。使真其祖，则拜之是矣，而无知其误也。是故教与学相衡，学急于教。而格致不精之国，其政令多乖，而民之天秉郁矣。"由柏氏之语而观之，吾人日讨物理之所以然，以为人道之所当然，所孜孜于天人之际者，为事至重，而岂游心冥漠，勤其无补也哉！

顾争生已大难，此微论蹄迹交午之秋，击鲜艰食之世也。即在今日，彼持肥曳轻，而不以生事为累者，什一千百而外，有几人哉？

至于过是所争，则其愿弥奢，其道弥远；其识弥上，其事弥勤。凡为此者，乃贤豪圣哲之徒，国有之而荣，种得之而贵，人之所赖以日远禽兽者也，可多得哉！可多得哉！然而意识所及，既随格致之业，日以无穷，而吾生有涯，又不能不远瞩高瞻，要识始之从何来，终之于何往。欲通死生之故，欲知鬼神之情状，则形气限之。而人海茫茫，弥天忧患，欲求自度于缺陷之中，又常苦于无术。观摩羯提标教于苦海，爱阿尼诠旨于逝川，则知忧与生俱，古之人不谋而合。而疾痛劳苦之事，乃有生对待，而非世事之傥来也。是故合群为治，犹之艺果莳花；而声明文物之末流，则如唐花之暖室。何则？文胜则饰伪世滋，声色味意之可䜣日侈，而聋盲爽发狂之患亦以日增。其聪明既出于颛愚，其感慨于性情之隐者，亦微渺而深挚。是以乐生之事，虽酞郁闲都，雍容多术，非僿野者所与知，而哀情中生，其中之之深，亦较朴鄙者为尤酷。于前事多无补之悔吝，于来境深不测之忧虞。空想之中，别生幻结，虽谓之地狱生心，不为过也。且高明荣华之事，有大贼焉，名曰“倦厌”。烦忧郁其中，气力耗于外。“倦厌”之情，起而乘之。则向之所欣，俯仰之间，皆成糟粕。前愈酞至，后愈不堪。及其终也，但觉吾生幻妄，一切无可控揣。而尚犹恋恋为者，特以死之不可知故耳。呜呼！此释、景、犹、回诸教所由兴也。

复　案：世运之说，岂不然哉！合全地而论之，民智之开，莫盛于春秋战国之际。中土则孔、墨、老、庄、孟、荀以及战国诸子，尚论者或谓其皆有圣人之才。而泰西则有希腊诸智者，印度则有佛。佛生卒年月，迄今无定说。摩腾对汉明帝云，生周昭王廿四年甲寅，卒穆王五十二年壬申。隋翻经学士费长房撰《开皇三宝录》云，生鲁庄公七年甲午，以春秋恒星不见，夜明星陨如雨为瑞应，周匡王五年癸丑示灭。《什法师年纪》及石柱铭云，生周桓王五年乙丑，周襄王十五年甲申灭度。此外有云佛生夏桀时、商武乙时、周平王时者，莫衷一是。独

唐贞观三年，刑部尚书刘德威等，与法琳奉诏详核，定佛生周昭丙寅，周穆壬申示灭。然周昭在位十九年，无丙寅岁，而汉摩腾所云二十四年亦误，当是二人皆指十四年甲寅而传写误也。今年太岁在丁酉，去之二千八百六十五年，佛先耶稣生九百六十八年也。挽近西士于内典极讨论，然于佛生卒，终莫指实，独云先耶稣生约六百年耳，依此则费说近之。佛成道当在定、哀间，与宣圣为并世，岂夜明诸异，与佛书所谓六种震动，光照十方国土者同物欤？鲁与摩竭提东西里差，仅三十余度，相去一时许，同时睹异，容或有之。至于希腊理家，德黎称首生鲁厘二十四年，德首定黄赤大距逆策日食者也。亚诺芝曼德生鲁文十七年。毕达哥拉斯生鲁宣间，毕，天算鼻祖，以律吕言天运者也。芝诺芬尼生鲁文七年，创名学。巴弥匿智生鲁昭六年。般刺密谛生鲁定十年。额拉吉来图生鲁定十三年，首言物性者。安那萨哥拉，安息人，生鲁定十年。德摩颉利图生周定王九年，倡莫破质点之说。苏格拉第生周元王八年，专言性理道德者也。亚里大各一名柏拉图，生周考王十四年，理家最著号。亚里斯大德生周安王十八年，新学未出以前，其为西人所崇信，无异中国之孔子。苏格拉第、柏拉图、亚里斯大德者三世师弟子，各推师说，标新异为进，不墨守也。此外则伊壁鸠鲁生周显二十七年。芝诺生周显三年，倡斯多噶学。而以阿塞西烈生周赧初年，卒始皇六年者终焉。盖至是希学支流亦稍涸矣。尝谓西人之于学也，贵独获创知，而述古循辙者不甚重。独有周上下三百八十年之间，创知作者，迭出相雄长，其持论思理，范围后世，至于今二千年不衰。而当其时一经两海，崇山大漠，舟车不通，则又不可以寻常风气论也。呜呼，岂偶然哉！世有能言其故者，虽在万里，不佞将裹粮挟贽从之矣。

论四　严意

欲知神道设教之所由兴，必自知刑赏施报之公始。使世之刑赏施报，未尝不公，则教之兴不兴未可定也。今夫治术所不可一日无，而由来最尚者，其刑赏乎？刑赏者天下之平也，而为治之大器也。自群事既兴，人与人相与之际，必有其所共守而不畔者，其群始立。其守弥固，其群弥坚；畔之或多，其群乃涣。攻窳彊弱之间，胥视此所共守者以为断，凡此之谓公道。泰西法律之家，其溯刑赏之原也，曰：民既合群，必有群约。且约以驭群，岂惟民哉！彼狼之合从以逐鹿也，飚逝霆击，可谓暴矣。然必其不互相吞噬而后行，是亦约也，岂必载之简书，悬之象魏哉？隤然默喻，深信其为公利而共守而已矣。民之初群，其为约也大类此。心之相喻为先，而文字言说，皆其后也。其约既立，有背者则合一群共诛之；其不背约而利群者，亦合一群共庆之。诛庆各以其群，初未尝有君公焉，临之以贵势尊位，制为法令，而强之使从也。故其为约也，实自立而自守之，自诺而自责之，此约之所以为公也。夫刑赏皆以其群，而本众民之好恶为予夺，故虽不必尽善，而亦无由奋其私。私之奋也，必自刑赏之权统于一尊始矣。尊者之约，非约也，令也。约行于平等，而令行于上下之间。群之不约而有令也，由民之各私势力，而小役大、弱役强也。无宁惟是，群日以益大矣，民日以益蕃矣，智愚贤不肖之至不齐。政令之所以行，刑罚之所以施，势不得家平而户论也，则其权之日由多而趋寡，由分而入专者，势也。

且治化日进，而通功易事之局成，治人治于人，不能求之一身而备也。矧文法日繁，国闻日富，非以为专业者不暇给也。于是乎则有业为治人之人，号曰士君子。而是群者亦以其约托之，使之专其事而行之，而公出赋焉，酬其庸以为之养，此古今化国之通义也。后有霸者，乘便篡之，易一己奉群之义，为一国奉己之名，久假而不

归，乌知非其有乎？挽近数百年，欧罗巴君民之争，大率坐此。幸今者民权日伸，公治日出，此欧洲政治，所以非余洲之所及也。虽然，亦复其本所宜然而已。

且刑赏者，固皆制治之大权也。而及其用之也，则刑严于赏。刑罚世重世轻，制治者，有因时扶世之用焉。顾古之与今，有大不相同者存，是不可以不察也。草昧初民，其用刑也，匪所谓诛意者也。课夫其迹，未尝于隐微之地，加诛求也。然刑者期无刑，而明刑皆以弼教，是故刑罚者，群治所不得已，非于刑者有所深怒痛恨，必欲推之于死亡也。亦若曰：子之所为不宜吾群，而为群所不容云尔。凡以为将然未然者谋，其已然者，固不足与治，虽治之犹无益也。夫为将然未然者谋，则不得不取其意而深论之矣。使但取其迹而诛之，则慈母之折葼，固可或死其子；涂人之抛堶，亦可或杀其邻。今悉取以人杀人者死之条，民固将诿于不幸而无辞，此于用刑之道，简则简矣，而求其民日迁善，不亦难哉！何则？过失不幸者，非民之所能自主也。故欲治之克蒸，非严于怙故过眚之分，必不可。刑必当其自作之孽，赏必如其好善之真，夫而后惩劝行，而有移风易俗之效。杀人固必死也，而无心之杀，情有可论，则不与谋故者同科。论其意而略其迹，务其当而不严其比，此不独刑罚一事然也，朝廷里党之间，所以予夺毁誉，尽如此矣。

论五　天刑

今夫刑当罪而赏当功者，王者所称天而行者也。建言有之：天道福善而祸淫，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吉凶祸福者，其天之刑赏欤？自所称而言之，宜刑赏之当，莫天若也。顾僭滥过差，若无可逃于人责者，又何说耶？请循其本，今夫安乐危苦者，不徒人而有是也，彼飞走游泳，固皆同之。诚使安乐为福，危苦为祸；祸者有罪，福者有功，则是飞走游泳者何所功罪，而天祸福之耶？应者曰：否否。

飞走游泳之伦，固天所不恤也。此不独言天之不广也，且何所证而云天之独厚于人乎？就如所言，而天之于人也又何如？今夫为善者之不必福，为恶者之不必祸，无文字前尚矣，不可稽矣；有文字来，则真不知凡凡也。贪狠暴虐者之兴，如孟夏之草木，而谨愿慈爱，非中正不发愤者，生丁槁饿，死罹刑罚，接踵比肩焉。且祖父之余恶，何为降受之以子孙？愚无知之蒙殃，何为不异于怙贼？一二人狂替偾事，①而无辜善良，因之得祸者，动以国计，刑赏之公，固如此乎？呜呼！彼苍之愦愦，印度、额里思、斯迈特三土之民，知之审矣。乔答摩悉昙之章，《旧约·约伯之记》，与鄂谟或作贺麻，希腊古诗人。之所哀歌，其言天之不弔，何相类也。大水溢，火山流，饥馑疠疫之时行，计其所戕，虽桀纣所为，方之蔑尔。是岂尽恶而祸之所应加者哉？人为帝王，动云天命矣。而青吉斯凶贼不仁，杀人如薙，而得国幅员之广，两海一经。伊惕卜思，义人也，乃事不自由，至手刃其父而妻其母。罕木勒特，孝子也，乃以父雠之故，不得不杀其季父，辱其亲母，而自剚刃于胸。此皆历生人之至痛极酷，而非其罪者也，而谁则尸之？夫如是尚得谓冥冥之中，高高在上，有与人道同其好恶，而操是奖善瘅恶者衡耶？

有为动物之学者，得鹿，剖而验之，韧肋而便体，远闻而长胫，喟然曰：伟哉夫造化！是赋之以善警捷足，以远害自完也。他日又得狼，又剖而验之，深喙而大肺，彊项而不疲，怃然曰：伟哉夫造化！是赋之以猛鸷有力，以求食自养也。夫苟自格致之事而观之，则狼与鹿二者之间，皆有以觇造物之至巧，而无所容心于其间。自人之意行，则狼之为害，与鹿之受害，厘然异矣。方将谓鹿为善为良，以狼为恶为虐，凡利安是鹿者，为仁之事；助养是狼者，为暴之事。然而是二者，皆造化之所为也。譬诸有人焉，其右手操兵以杀人，其左

① 慎始基斋本、嗜奇本皆作"愤事"，今从手稿本。

能起死而肉骨之，此其人，仁耶暴耶？善耶恶耶？自我观之，非仁非暴，无善无恶，彼方超夫二者之间，而吾乃规规然执二者而功罪之，去之远矣。是故用古德之说，而谓理原于天，则吾将使理坐堂上而听断，将见是天行者，已自为其戎首罪魁，而无以自解于万物，尚何能执刑赏之柄，猥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也哉！伊惕卜思事见希腊旧史，盖幼为父弃，他人收养，长不相知者也。

复　案：此篇之理，与《易·传》所谓：乾坤之道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老子所谓：天地不仁，同一理解。老子所谓不仁，非不仁也，出乎仁不仁之数，而不可以仁论也。斯宾塞尔著《天演公例》，谓教、学二宗，皆以不可思议为起点，即竺乾所谓不二法门者也。其言至为奥博，可与前论参观。

论六　佛释

天道难知既如此矣。而伊古以来，本天立教之家，意存夫救世，于是推人意以为天意，以为天者万物之祖，必不如是其梦梦也，则有为天讼直者焉。夫享之以郊祀，讯之以蓍龟，则天固无往而不在也。故言灾异者多家，有君子，有小人，而谓天行所昭，必与人事相表里者，则靡不同焉。顾其言多傅会回穴，使人失据。及其敝也，则各主一说，果敢酷烈，相屠戮而乱天下，甚矣，诬天之不可为也。宋、元以来，西国物理日辟，教祸日销。深识之士，辨物穷微，明揭天道必不可知之说，以戒世人之笃于信古、勇于自信者。远如希腊之波尔仑尼，近如洛克、休蒙、汗德诸家，反覆推明，皆此志也。而天竺之圣人曰佛陀者，则以是为不足驾说竖义，必从而为之辞，于是有轮回因果之说焉。夫轮回因果之说何？一言蔽之，持可言之理，引不可知之事，以解天道之难知已耳。

今夫世固无所逃于忧患，而忧患之及于人人，犹雨露之加于草木。自其可见者而言之，则天固未尝微别善恶，而因以予夺损益于

其间也。佛者曰：此其事有因果焉。是因果者，人所自为，谓曰天未尝与焉，蔑不可也。生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三者首尾相衔，如锒铛之环，如鱼网之目。祸福之至，实合前后而统计之。人徒取其当前之所遇，课其盈绌焉，固不可也。故身世苦乐之端，人皆食其所自播殖者。无无果之因，亦无无因之果。今之所享受者，不因于今，必因于昔；今之所为作者，不果于现在，必果于未来。当其所值，如代数之积，乃合正负诸数而得其通和也。必其正负相抵，通和为无，不数数之事也。过此则有正余焉，有负余焉。所谓因果者，不必现在而尽也。负之未偿，将终有其偿之之一日。仅以所值而可见者言之，则宜祸者或反以福，宜吉者或反以凶，而不知其通核相抵之余，其身之尚有大负也。其伸缩盈朒之数，岂凡夫所与知者哉！自婆罗门以至乔答摩，其为天讼直者如此。此微论决无由审其说之真妄也，就令如是，而天固何如是之不惮烦，又何所为而为此，则亦终不可知而已。虽然，此所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欤！遽斥其妄，而以卤莽之意观之，殆不可也。且轮回之说，固亦本之可见之人事物理以为推，即求之日用常行之间，亦实有其相似，此考道穷神之士，所为乐反覆其说，而求其义之所底也。

论七　种业

理有发自古初，而历久弥明者，其种姓之说乎？先民有云：子孙者，祖父之分身也。人声容气体之间，或本诸父，或禀诸母。凡荟萃此一身之中，或远或近，实皆有其由来。且岂惟是声容气体而已，至于性情为尤甚。处若是境，际若是时，行若是事，其进退取舍，人而不同者，惟其性情异耳，此非偶然而然也。其各受于先，与声容气体无以异也。方孩稚之生，其性情隐，此所谓储能者也。浸假是储能者，乃著而为效实焉。为明为暗，为刚为柔，将见之于言行，而皆可实指矣。又过是则有牝牡之合，苟具一德，将又有他德者与

之汇以深浅酝酿之。凡其性情，与声容气体者，皆经杂糅以转致诸其胤。盖种姓之说，由来旧矣。

顾竺乾之说，与此微有不同者。则吾人谓父母子孙，代为相传，如前所指。而彼则谓人有后身，不必孙、子。声容气体，粗者固不必传，而性情德行，凡所前积者，则合揉剂和，成为一物，名曰喀尔摩，又曰羯磨，译云种业。种业者不必专言罪恶，乃功罪之通名，善恶之公号。人惟入泥洹灭度者，可免轮回，永离苦趣。否则善恶虽殊，要皆由此无明，转成业识，造一切业，薰为种子；种必有果，果复生子，轮转生死，无有穷期，而苦趣亦与俱永。生之与苦，固不可离而二也。盖彼欲明生类舒惨之所以不齐，而现前之因果，又不足以尽其所由然，用是不得已而有轮回之说。然轮回矣，使甲转为乙，而甲自为甲，乙自为乙，无一物焉以相受于其间，则又不足以伸因果之说也，于是而羯磨种业之说生焉。所谓业种自然，如恶义[①]聚者，即此义也，曰恶义聚者，与前合揉剂和之语同意。盖羯磨世以微殊，因夫过去矣。而现在所为，又可使之进退，此彼学所以重薰修之事也。薰修证果之说，竺乾以此为教宗，而其理则尚为近世天演家所聚讼。夫以受生不同，与修行之得失，其人性之美恶，将由此而有扩充消长之功，此诚不诬之说。顾云是必足以变化气质，则尚有难言者。此固有毕生刻厉，而育子不必贤于其亲；抑或终身慆淫，而生孙乃远胜于厥祖。身则善矣，恶矣，而气质之本然，或未尝变也；薰修勤矣，而果则不必证也。由是知竺乾之教，独谓薰修为必足证果者，盖使居养修行之事，期于变化气质，乃在或然或否之间，则不徒因果之说，将无所施，而吾生所恃以自性自度者，亦从此而尽废。而彼所谓超生死出轮回者，又乌从以致其力乎？故竺乾新旧二教，皆有薰修证果之言，而推其根源，则亦起于不得已也。

---

① 商务本作“恶叉”。

复　案：三世因果之说，起于印度，而希腊论性诸家，惟柏拉图与之最为相似。柏拉图之言曰：人之本初，与天同体，所见皆理，而无气质之私。以有违误，谪遣人间。既被形气，遂迷本来。然以堕落方新，故有触便悟，易于迷复，此有夙根人所以参理易契也。使其因悟加功，幸而明心见性，洞识本来，则一世之后，可复初位，仍享极乐。使其因迷增迷，则由贤转愚，去天滋远。人道既尽，乃入下生。下生之中，亦有差等。大抵善则上升，恶则下降，去初弥远，复天愈难矣。其说如此，复意希、印两土相近，柏氏当有沿袭而来。如宋代诸儒言性，其所云明善复初诸说，多根佛书。顾欧洲学者，辄谓柏氏所言，为标已见，与竺乾诸教，绝不相谋。二者均无确证，姑存其说，以俟贤达取材焉。

论八　冥往

考竺乾初法，与挽近斐洛苏非译言爱智所明，不相悬异。其言物理也，皆有其不变者为之根，谓之曰真、曰净。真、净云者，精湛常然，不随物转者也。净不可以色声味触接。可以色声味触接者，附净发现，谓之曰应、曰名。应、名云者，诸有为法，变动不居，不主故常者也。宇宙有大净曰婆罗门，而即为旧教之号，其分赋人人之净曰阿德门。二者本为同物，特在人者，每为气禀所拘，官骸为囿，而嗜欲哀乐之感，又从而为其一生之幻妄，于是乎本然之体，乃有不可复识者矣。幻妄既指以为真，故阿德门缠缚沉沦，回转生死，而末由自拔。明哲悟其然也，曰：身世既皆幻妄，而凡困苦僇辱之事，又皆生于自为之私，则何如断绝由缘，破其初地之为得乎？于是则绝圣弃智，惩忿窒欲，求所谓超生死而出轮回者，此其道无他，自吾党观之，直不游于天演之中，不从事于物竞之纷纶已耳。夫羯摩种业，既藉薰修锄治而进退之矣，凡粗浊贪欲之事，又可由是而渐消，则

所谓自营为己之深私，与夫恶死蕲生之大惑，胥可由此道焉而脱其梏也。然则世之幻影，将有时而销；生之梦泡，将有时而破。既破既销之后，吾阿德门之本体见，而与明通公溥之婆罗门合而为一。此旧教之上旨，而佛法未出之前，前识之士，所用以自度之术也。顾其为术也，坚苦刻厉，肥遯陆沈。及其道之既成，则冥然罔觉，顽尔无知。自不知者观之，则与无明失心者无以异也。虽然，其道则自智以生，又必赖智焉以运之。譬诸炉火之家，不独于黄白铅汞之性，深知晓然；又必具审度之能，化合之巧，而后有以期于成而不败也。且其事一主于人，而于天焉无所与。运如是智，施如是力，证如是果，其权其效，皆薰修者所独操，天无所任其功过，此正后人所谓自性自度者也。

由今观昔，乃知彼之冥心孤往，刻意修行，诚以谓生世无所逃忧患；且苦海舟流，匪知所届。然则冯生保世，徒为弱丧而不知归，而捐生蕲死，其惑未必不滋甚也。幸今者大患虽缘于有身，而是境胥由于心造，于是有姱心之术焉。凡吾所系恋于一世，而为是心之纠缠者，若田宅、若亲爱、若礼法、若人群，将悉取而捐之。其至生事之必需，亦裁制抑啬，使之仅足以存而后已。破坏穷乞，佯狂冥痴，夫如是乃超凡离群，与天为徒也。婆罗门之道，如是而已。

论九　真幻

迨乔答摩肇兴天竺，乔答摩或作骄昙弥，或作俱谭，或作瞿昙，一音之转。乃佛姓也。《西域记》本星名，从星立称。代为贵姓，后乃改为释迦。誓拯群生。其宗旨所存，与旧教初不甚远。独至缮性反宗，所谓修阿德门以入婆罗门者，乃若与之迥别。旧教以婆罗门为究竟，其无形体，无方相，冥灭灰槁，可谓至矣。而自乔答摩观之，则以为伪道魔宗，人入其中，如投罗网。盖婆罗门虽为玄同止境，然但使有物尚存，便可堕入轮转。举一切人天苦趣，将又炽然而兴。必当并此无之，方不授权于物。

此释迦氏所为迥绝恒蹊，都忘言议者也。往者希腊智者，与挽近西儒之言性也，曰：一切世法，无真非幻，幻还有真。何言乎无真非幻也？山河大地，及一切形气思虑中物，不能自有，赖觉知而后有。见尽色绝，闻塞声亡。且既赖觉而存，则将缘官为变，目劳则看朱成碧，耳病则蚁斗疑牛。相固在我，非著物也，此所谓无真非幻也。何谓幻还有真？今夫与我接者，虽起灭无常，然必有其不变者以为之根，乃得所附而著，特舍相求实，舍名求净，则又不得见耳。然有实因，乃生相果。故无论粗为形体，精为心神，皆有其真且实者不变长存，而为是幻且虚者之所主。是知造化必有真宰，字曰上帝；吾人必有真性，称曰灵魂，此所谓幻还有真也。前哲之说，可谓精矣！

然须知人为形气中物，以官接象，即意成知，所了然者，无法非幻已耳。至于幻还有真与否，则断断乎不可得而明也。前人已云：舍相求实，不可得见矣。可知所谓真实，所谓不变长存之主，若舍其接时生心者以为言，则亦无从以指实。夫所谓迹者履之所出，不当以迹为履，固也，而如履之卒不可见何？所云见果知因者，以他日尝见是因，从以是果故也。今使从元始以来，徒见有果，未尝见因，则因之存亡，又乌从察？且即谓事止于果，未尝有因，如挽近比圭黎所主之说者，又何所据以排其说乎？名学家穆勒氏喻之曰：今有一物于此，视之泽然而黄，臭之郁然而香，抚之挛然而员，食之滋然而甘者，吾知其为橘也。设今去其泽然黄者，而无施以他色；夺其郁然香者，而无畀以他臭；毁其挛然员者，而无赋以他形；绝其滋然甘者，而无予以他味，举凡可以根尘接者，皆褫之而无被以其他，则是橘所余留为何物耶？名相固皆妄矣，而去妄以求其真，其真又不可见，则安用此茫昧不可见者，独宝贵之以为性真为哉？故曰幻之有真与否，断断乎不可知也。虽然，人之生也，形气限之，物之无对待而不可以根尘接者，本为思议所不可及。是故物之本体，既不敢言

其有，亦不得遽言其无。故前者之说，未尝固也，悬揣微议，而默于所不可知。独至释迦，乃高唱大呼，不独三界四生，人天魔龙，有识无识，凡法轮之所转，皆取而名之曰幻。其究也，至法尚应舍，何况非法。此自有说理以来，了尽空无，未有如佛者也。

复　案：此篇及前篇所诠观物之理，最为精微。初学于名理未熟，每苦难于猝喻，顾其论所关甚巨。自希腊倡说以来，至有明嘉靖、隆、万之间，其说始定。定而后新学兴，此西学绝大关键也。鄙人谫陋，才不副识，恐前后所翻，不足达作者深恉，转贻理障之讥。然兹事体大，所愿好学深思之士，反复勤求，期于必明而后措，则继今观理，将有庖丁解牛之乐，不敢惮烦，谨为更敷其旨。法人特嘉尔者，生于一千五百九十六年。少羸弱，而绝颖悟。从耶稣会神父学，声入心通，长老惊异。每设疑问，其师辄穷置对。目睹世道晦盲，民智僿野，而束教阍斗之士，动以古义相劫特，不察事理之真实。于是倡尊疑之学，著《道术新论》，以剽击旧教。曰："吾所自任者无他，不妄语而已。理之未明，虽刑威当前，不能讳疑而言信也。学如建大屋然，务先立不可撼之基。客土浮虚，不可任也。掘之穿之，必求实地。有实地乎，事基于此；无实地乎，亦期瞭然。今者吾生百观，随在皆妄；古训成说，弥多失真，虽证据纷纶，滋偏蔽耳。籍思求理，而诐谬之累，即起于思；即识寻真，而迷罔之端，乃由于识。事迹固显然也，而观相乃互乖；耳目固最切也，而所告或非实。梦妄也，方其未觉，即同真觉；真矣，安知非梦妄名觉？举毕生所涉之涂，一若有大魅焉，常以荧惑人为快者。然则吾生之中，果何事焉，必无可疑，而可据为实乎？原始要终，是实非幻者，惟'意'而已。何言乎惟'意'为实乎？盖'意'有是非，而无真妄。疑'意'为妄者，疑复是'意'，若曰无'意'，则亦无疑。故曰惟'意'无幻，无幻故常住。吾生终始，一'意'境

耳。积‘意’成我，‘意’自在，故我自在。非我可妄，我不可妄，此所谓真我者也。”特嘉尔之说如此。

后二百余年，赫胥黎讲其义曰：“世间两物，曰我、非我。非我名物，我者此心。心物之接，由官觉相，而所觉相，是‘意’非物。‘意’物之际，常隔一尘。物因‘意’果，不得迳同。故此一生，纯为意境。特氏此语，既非奇创，亦非艰深。人倘凝思，随在自见。设有圆赤石子一枚于此，持示众人，皆云见其赤色，与其员形，其质甚坚，其数只一。赤、员、坚、一，合成此物，备具四德，不可暂离。假如今云，此四德者，在汝意中，初不关物，众当大怪，以为妄言。虽然，试思此赤色者，从何而觉？乃由太阳，于最清气名伊脱者，照成光浪，速率不同，射及石子，余浪皆入，独一浪者不入，反射而入眼中，如水晶盂，摄取射浪，导向眼帘。眼帘之中，脑络所会，受此激荡，如电报机，引达入脑，脑中感变，而知赤色。假使于今石子不变，而是诸缘，如光浪速率，目晶眼帘，有一异者，斯人所见，不成为赤，将见他色。人有生而病眼，谓之色盲不能辨色。人谓红者，彼皆谓绿。又用乾酒调盐，燃之暗室，则一切红物皆成灰色，常人之面，皆若死灰。每有一物当前，一人谓红，一人谓碧。红碧二色，不能同时而出一物，以是而知色从觉变，谓属物者，无有是处。所谓员形，亦不属物，乃人所见，名为如是。何以知之？假使人眼外晶，变其珠形，而为员柱，则诸员物，皆当变形。至于坚脆之差，乃由筋力。假使人身筋力，增一百倍，今所谓坚，将皆成脆。而此石子，无异馒首。可知坚性，亦在所觉。赤、员与坚，是三德者，皆由我起。所谓一数，似当属物，乃细审之，则亦由觉。何以言之？是名一者，起于二事，一由目见，一由触知，见、触会同，定其为一。今手石子，努力作对眼观之，则在触为一，在见成二。又以常法观之，而将中指交于食指，置石交指之间，则又在见为独，在触成双。今若

以官接物，见、触同重，前后互殊，孰为当信？可知此名一者，纯意所为，于物无与。即至物质，能隔阂者，久推属物，非凭人意。然隔阂之知，亦由见、触，既由见、触，亦本人心。由是总之，则石子本体，必不可知。吾所知者，不逾意识，断断然矣。惟'意'可知，故惟'意'非幻。此特嘉尔积'意'成我之说，所由生也。非不知必有外因，始生内果。然因同果否，必不可知。所见之影，即与本物相似可也。抑因果互异，犹鼓声之与击鼓人，亦无不可。是以人之知识，止于意验相符。如是所为，已足生事。复案：此庄子所以云心止于符也。更骛高远，真无当也。夫只此意验之符，则形气之学贵矣。此所以自特嘉尔以来，格物致知之事兴，而古所云心性之学微也。"然今人自有心性之学，特与古人异耳。

论十　佛法

夫云一切世间，人天地狱，所有神魔人畜，皆在法轮中转，生死起灭，无有穷期，此固婆罗门之旧说。自乔答摩出，而后取群实而皆虚之。一切有为，胥由心造。譬如逝水，或回旋成齐，或跳荡为汩，倏忽变现，因尽果销。人生一世间，循业发现，正如絷犬于株，围绕踯躅，不离本处。总而言之，无论为形为神，一切无实无常。不特存一己之见，为缠著可悲，而即身以外，所可把玩者，果何物耶？今试问方是之时，前所谓业种羯摩，则又何若？应之曰：羯摩固无恙也。盖羯摩可方慈气，其始在慈石也，俄而可移之入钢，由钢又可移之入镍，展转相过，而皆有吸铁之用。当其寓于一物之时，其气力之醇醨厚薄，得以术而增损聚散之，亦各视其所遭逢，以为所受浅深已耳。是以羯摩果业，随境自修，彼是转移，绵延无已。

顾世尊一大事因缘，正为超出生死，所谓廓然空寂，无有圣人，而后为幻梦之大觉。大觉非他，涅槃是已。然涅槃究义云何？学者至今，莫为定论。不可思议，而后成不二门也。若取其粗者诠之，

则以无欲、无为、无识、无相，湛然寂静，而又能仁为归。必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而后羯摩不受轮转，而爱河苦海，永息迷波，此释道究竟也。此与婆罗门所证圣果，初若相似，而实则夐乎不同。至于熏修自度之方，则旧教以刻厉为真修，以嗜欲为稂莠。佛则又不谓然，目为揠苗助长，非徒无益，抑且害之。彼以为为道务澄其源，苟不揣其本，而惟末之齐，即断毁支体，摩顶放踵，为益几何？故欲绝恶根，须培善本；善本既立，恶根自除。道在悲智兼大，以利济群生，名相两忘，而净修三业。质而言之，要不外塞物竞之流，绝自营之私，而明通公溥，物我一体而已矣。自营未尝不争，争则物竞兴，而轮回无以自免矣。婆罗门之道为我，而佛反之以兼爱。此佛道径涂，与旧教虽同，其坚苦卓厉，而用意又迥不相侔者也。此其一人作则，而万类从风，越三千岁而长存，通九重译而弥远。自生民神道设教以来，其流传广远，莫如佛者，有由然矣。恒河沙界，惟我独尊，则不知造物之有宰；本性圆融，周遍法界，则不信人身之有魂；超度四流，大患永灭，则长生久视之蕲，不仅大愚，且为罪业。祷颂无所用也，祭祀匪所歆也，舍自性自度而外，无它术焉。无所服从，无所争竞，无所求助于道外众生，寂旷虚寥，冥然孤往。其教之行也，合五洲之民计之，望风承流，居其少半。虽今日源远流杂，渐失清净本来，然较而论之，尚为地球中最大教会也。呜呼！斯已奇尔。

复　案："不可思议"四字，乃佛书最为精微之语。中经稗贩妄人，滥用率称，为日已久，致渐失本意，斯可痛也。夫"不可思议"之云，与云"不可名言"、"不可言喻"者迥别，亦与云"不能思议"者大异。假如人言见奇境怪物，此谓"不可名言"；又如深喜极悲，如当身所觉，如得心应手之巧，此谓"不可言喻"；又如居热地人，生未见冰，忽闻水上可行，如不知通吸力理人，初闻地员对足底之说，茫然而疑，翻谓世间无此理实，告者妄言，此谓"不能思议"。至于不可思议之物，则如云世间有圆形

之方，有无生而死，有不质之力，一物同时能在两地诸语，方为“不可思议”。此在日用常语中，与所谓谬妄违反者，殆无别也。然而谈理见极时，乃必至不可思议之一境，既不可谓谬，而理又难知，此则真佛书所谓“不可思议”。而“不可思议”一言，专为此设者也。佛所称涅槃，即其不可思议之一。他如理学中不可思议之理，亦多有之。如天地元始，造化真宰，万物本体是已。至于物理之不可思议，则如宇如宙。宇者，太虚也；庄子谓之有实而无夫处。处，界域也。谓其有物而无界域，有内而无外者也。宙者，时也。庄子谓之有长而无本剽。剽，末也。谓其有物而无起讫也。二皆甚精界说。他如万物质点，动静真殊，力之本始，神思起讫之伦，虽在圣智，皆不能言，此皆真实不可思议者。

今欲敷其旨，则过于奥博冗长，姑举其凡，为涅槃起例而已。涅槃者，盖佛以谓三界诸有为相，无论自创创他，皆暂时诉合成观，终于消亡。而人身之有，则以想爱同结，聚幻成身。世界如空华，羯摩如空果，世世生生，相续不绝，人天地狱，各随所修。是以贪欲一捐，诸幻都灭。无生既证，则与生俱生者，随之而尽，此涅槃最浅义谛也。然自世尊宣扬正教以来，其中圣贤，于泥洹皆不著文字言说，以为不二法门，超诸理解。岂曰无辨，辨所不能言也。然而津逮之功，非言不显，苟不得已而有云，则其体用固可得以微指也。一是涅槃为物，无形体，无方相，无一切有为法。举其大意言之，固与寂灭真无者，无以异也。二是涅槃寂不真寂，灭不真灭。假其真无，则无上正偏知之名，乌从起乎？此释迦牟尼所以译为空寂而兼能仁也。三是涅槃湛然妙明，永脱苦趣，福慧两足，万累都捐，断非未证斯果者所及知、所得喻，正如方劳苦人，终无由悉息肩时情况。故世人不知，以谓佛道若究竟灭绝空无，则亦有何足慕。而智者则知，由无常以入长存，由烦恼而归极乐，所得至为不可言喻。故

如渴马奔泉，久客思返，真人之慕，诚非凡夫所与知也。涅槃可指之义如此。第其所以称“不可思议”者，非必谓其理之幽渺难知也。其不可思议，即在寂不真寂，灭不真灭二语。世界何物乃为非有非非有耶？譬之有人，真死矣，而不可谓死，此非天下之违反而至难著思者耶！故曰“不可思议”也。

此不徒佛道为然，理见极时，莫不如是。盖天下事理，如木之分条，水之分派，求解则追溯本源。故理之可解者，在通众异为一同，更进则此所谓同，又成为异，而与他异通于大同。当其可通，皆为可解。如是渐进，至于诸理会归最上之一理，孤立无对，既无不冒，自无与通。无与通则不可解，不可解者，不可思议也。此所以毗耶一会，文殊师利菩萨，唱不二法门之旨，一时三十二说皆非。独净名居士不答一言，斯为真喻。何以故？不二法门与思议解说二义相灭，不可同称也。其为“不可思议”真实理解，而浅者乃视为幽夐迷罔之词，去之远矣。

论十一　学派

今若舍印度而渐迤以西，则有希腊、犹大、义大利诸国，当姬汉之际，迭为声明文物之邦。说者谓彼都学术，与亚南诸教，判然各行，不相祖述。或则谓西海所传，尽属东来旧法，引绪分支。二者皆一偏之论，而未尝深考其实者也。为之平情而论，乃在折中二说之间。盖欧洲学术之兴，亦如其民之种族，其始皆自伊兰旧壤而来。追源远支交，新知踵出，则冰寒于水，自然度越前知。今观天演学一端，即可思而得其理矣。希腊文教，最为昌明。其密理图学者，皆识斯义，而伊匪苏之额拉吉来图为之魁。额拉生年，与身毒释迦之时，实为相接。潭思著论，精旨微言，号为难读。挽近学者，乃取其残缺，熟考而精思之，乃悟今兹所言，虽诚益密益精，然大体所存，固已为古人所先获。即如此论首篇，所引濯足长流诸喻，皆额拉氏

之绪言。但其学苞六合，阐造化，为数千年格致先声，不断断于民生日用之间，修己治人之事。洎夫数传之后，理学虑涂，辐辏雅典。一时明哲，咸殚思于人道治理之中，而以额拉氏为穷高骛远矣。此虽若近思切问，有鞭辟向里之功，而额拉氏之体大思精，所谓检押大宇，隐括万类者，亦随之而不可见矣。盖中古理家苏格拉第与柏拉图师弟二人，最为超特。顾彼于额拉氏之绪论遗文，知之转不若吾后人之亲切者。学术之门庭各异，则虽年代相接，未必能相知也。苏格氏之大旨，以为天地六合之大，事极广远，理复繁赜，决非生人智虑之所能周。即使穷神竭精，事亦何裨于日用。所以存而不论，反以求诸人事交际之间，用以期其学之翔实。独不悟理无间于小大，苟有伦脊对待，则皆为学问所可资。方其可言，不必天难而人易也。至于无对，虽在近习，而亦有难窥者矣。是以格致实功，恆在名理气数之间，而绝口不言神化。彼苏格氏之学，未尝讳神化也，而转病有伦脊可推之物理为高远而置之。名为崇实黜虚，实则捨全而事偏，求近而遗远。此所以不能引额拉氏未竟之绪，而大有所明也。夫薄格致气质之学，以为无关人事，而专以修己治人之业，为切要之图者，苏格氏之宗旨也。此其道，后之什匿克宗用之。厌恶世风，刻苦励行，有安得臣、知阿真尼为眉目。再传之后，有雅里大德勒崛起马基顿之南。察其神识之所周，与其解悟之所入，殆所谓超凡入圣，凌铄古今者矣。然尚不知物化迁流，宇宙悠久之论，为前识所已言。故额拉氏，为天演学宗。其滴髓真传，前不属于苏格拉第，后不属之雅里大德勒。二者虽皆当代硕师，而皆无与于此学。传衣所托，乃在德谟吉利图也。顾其时民智尚未宏开，阿伯智拉所倡高言，未为众心之止。直至斯多噶之徒出，乃大阐径涂，上接额拉氏之学。天演之说，诚当以此为中兴，条理始终，厘然具备矣。

独是学经传授，无论见知私淑，皆能渐失本来。缘学者各奋其

私，逡传失实，不独夺其所本有，而且羼以所本无。如斯多噶所持造物真宰之说，则其尤彰明较著者也。原夫额拉之论，彼以火化为宇宙万物根本，皆出于火，皆入于火；由火生成，由火毁灭。递劫盈虚，周而复始，又常有定理大法焉以运行之。故世界起灭，成败循还，初不必有物焉，以纲维张弛之也。自斯多噶之徒兴，于是宇宙冥顽，乃有真宰，其德力无穷，其悲智兼大，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不仁而至仁，无为而体物；孕太极而无对，窅然居万化之先，而永为之主。此则额拉氏所未言，而纯为后起之说也。

复　案：密理图旧地，在安息今名小亚细亚。西界。当春秋昭、定之世，希腊全盛之时，跨有二洲。其地为一大都会，商贾辐辏，文教休明。中为波斯所侵，至战国时，罗马渐盛，希腊稍微，而其地亦废，在今斯没尔拿地南。

伊匪苏旧壤，亦在安息之西。商辛、周文之时，希腊建邑于此，有祠宇，祀先农神知安那最著号。周显王十三年，马基顿名王亚烈山大生日，伊匪苏灾，四方布施，云集山积，随复建造，壮丽过前，为南怀仁所称宇内七大工之一。后属罗马，耶稣之徒波罗宣景教于此。曹魏景元、咸熙间，先农之祠又燬。自兹厥后，其地寝废。突厥兴，尚取其材以营君士但丁焉。

额拉吉来图，生于周景五十年，为欧洲格物初祖。其所持论，前人不知重也。今乃愈明，而为之表章者日众。按额拉氏以常变言化，故谓万物皆在已与将之间，而无可指之今。以火化为天地秘机，与神同体，其说与化学家合。又谓人生而神死，人死而神生，则与漆园彼是方生之言若符节矣。

苏格拉第，希腊之雅典人。生周末元、定之交，为柏拉图师。其学以事天修己、忠国爱人为务，精辟肫挚，感人至深，有欧洲圣人之目。以不信旧教，独守真学，于威烈王二十二年，为雅典王坐以非圣无法杀之，天下以为冤。其教人无类，无著

作。死之后，柏拉图为之追述言论，纪事迹也。

柏拉图一名雅里大各，希腊雅典人。生于周考五〔王〕十四年，寿八十岁，仪形魁硕。希腊旧俗，庠序间极重武事，如超距、搏跃之属，而雅里大各称最能，故其师字之曰柏拉图。柏拉图汉言骈胁也。折节为学，善歌诗，一见苏格拉第，闻其言，尽弃旧学，从之十年。苏以非罪死，柏拉图为讼其冤。党人讐之，乃弃乡里，往游埃及，求师访道十三年。走义大利，尽交罗马贤豪长者。论议触其王讳，为所卖为奴，主者心知柏拉图大儒，释之。归雅典，讲学于亚克特美园。学者裹粮挟贽，走数千里，从之问道。今泰西太学，称亚克特美，自柏拉图始。其著作多称师说，杂出己意。其文体皆主客设难，至今人讲诵弗衰。精深微妙，善天人之际。为人制行纯懿，不媿其师。故西国言古学者，称苏、柏。

什匿克者，希腊学派名，以所居射圃而著号。倡其学者，乃苏格拉第弟子名安得臣者。什匿克宗旨，以绝欲遗世，克己励行为归。盖类中土之关学，而质确之余，杂以任达，故其流极，乃贫贱骄人，穷丐狂倮，谿刻自处，礼法荡然。相传安得臣常以一木器自随，坐卧居起，皆在其中。又好对人露秽，白昼持烛，遍走雅典，人询其故，曰：吾觅遍此城，不能得一男子也。

斯多噶者，亦希腊学派名，昉于周末考、显间。而芝诺称祭酒，以市楼为讲学处。雅典人呼城闉为斯多亚，遂以是名其学。始于希腊，成于罗马，而大盛于西汉时。罗马著名豪杰，皆出此派，流风广远，至今弗衰。欧洲风尚之成，此学其星宿海也，以格致为修身之本。其教人也，尚任果，重犯难，设然诺，贵守义相死，有不苟荣不幸生之风。西人称节烈不屈男子曰斯多噶，盖所从来旧矣。

雅里大德勒此名多与雅里大各相混，雅里大各乃其师名耳。者，柏拉图高足弟子，而马基顿名王亚烈山大师也。生周安王十八年，寿六十二岁。其学自天算格物，以至心性、政理、文学之事，靡所不赅。虽导源师说，而有出蓝之美。其言理也，分四大部：曰理、曰性、曰气，而最后曰命，推此以言天人之故。盖自西人言理以来，其立论树义，与中土儒者所明[1]最为相近者，雅里氏一家而已。元、明以前，新学未出，泰西言物性、人事、天道者，皆折中于雅里氏。其为学者崇奉笃信，殆与中国孔子侔矣。洎有明中叶，柏庚起英，特嘉尔起法，倡为实测内籀之学，而奈端、加理列倭、哈尔维诸子，踵用其术，因之大有所明，而古学之失日著。激者引绳排根，矫枉过直，而雅里氏二千年之焰，几乎熄矣。百年以来，物理益明，平陂往复，学者乃澄识平虑，取雅里旧籍考而论之，别其芜颣，载其菁英，其真乃出，而雅里氏之精旨微言，卒以不废。嗟乎！居今思古，如雅里大德勒者，不可谓非聪颖特达，命世之才也。

德谟吉利图者，希腊之亚伯地拉人，生春秋鲁、哀间。德谟善笑，而额拉吉来图好哭，故西人号额拉为哭智者，而德谟为笑智者，犹中土之阮嗣宗、陆士龙也。家雄于财，波斯名王绰克西斯至亚伯地拉时，其家款王及从者甚隆谨。绰克西斯去，留其傅马支，古神巫号。教主人子，即德谟也。德谟幼颖敏，尽得其学，复从之游埃及、安息、犹大诸大邦，所见闻广。及归，大为国人所尊信，号前知。野史稗官，多言德谟神异，难信。其学以觉意无妄，而见尘非真为旨，盖已为特嘉尔嚆矢矣。又黜四大之说，以莫破质点言物，此则质学种子，近人达尔敦演之，而为化学始基云。

---

[1] 商务本作"与中土儒者较明"。

论十二　天难

自来学术相承，每有发端甚微，而经历数传，事效遂钜者，如斯多噶创为上帝宰物之言是已。夫茫茫天壤，既有一至仁极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往、无所不在之真宰，以弥纶施设于其间，则谓宇宙有真恶，业已不可；谓世界有不可弥之缺陷，愈不可也。然而吾人内审诸身心之中，外察诸物我之际，觉覆载徒宽，乃无所往而可离苦趣。今必谓世界皆妄非真，则苦乐固同为幻相。假世间尚存真物，则忧患而外，何者为真？大地抟抟，不徒恶业炽然，而且缺陷分明，弥缝无术。孰居无事而推行是？质而叩之，有无可解免者矣。虽然，彼斯多噶之徒不谓尔也。吉里须布曰：一教既行，无论其宗风谓何，苟自其功分趣数而观之，皆可言之成理。故斯多噶之为天讼直也，一则曰天行无过；二则曰祸福倚伏，患难玉成；三则曰威怒虽甚，归于好生。此三说也，不独深信于当年，实且张皇于后叶，胪诸简策，布在风谣，振古如兹，垂为教要。

往者朴伯英国诗人。以韵语赋《人道篇》数万言，其警句云："元宰有秘机，斯人特未悟。世事岂偶然，彼苍审措注。乍疑乐律乖，庸知各得所。虽有偏沴灾，终则其利溥。寄语傲慢徒，慎勿轻毁诅。一理今分明，造化原无过。"如前数公言，则从来无不是上帝是已。上帝固超乎是不是而外，即庸有是不是之可论，亦必非人类所能知。但即朴伯之言而核之，觉前六语诚为精理名言，而后六语则考之理实，反之吾心，有蹇蹇乎不相比附者。虽用此得罪天下，吾诚不能已于言也。盖谓恶根常含善果，福地乃伏祸胎，而人常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夫宁不然。但忧患之所以生，为能动心忍性，增益不能故也；为操危虑深者，能获德慧术知故也。而吾所不解者，世间有人非人，无数下生，虽空乏其身，拂乱所为，其能事决无由增益；虽极茹苦困殆，而安危利菑，智慧亦无从以进。而高高在上者，必取

而空乏、拂乱、茹苦、困殆之者，则又何也？若谓此下愚虫豸，本彼苍所不爱惜云者，则又如前者至仁之说何？且上帝既无不能矣，则创世成物之时，何不取一无灾、无害、无恶业、无缺陷之世界而为之，乃必取一忧患从横、水深火烈如此者，而又造一切有知觉、能别苦乐之生类，使之备尝险阻于其间，是何为者？嗟嗟！是苍苍然穹尔而高者，果不可问耶？不然，使致憾者明目张胆，而询其所以然，吾恐芝诺、朴柏之论，自号为天讼直者，亦将穷于置对也。事自有其实，理自有其平，若徒以贵位尊势，箝制人言，虽帝天之尊，未足以厌其意也。且径谓造物无过，其为语病尤深。盖既名造物，则两间所有，何一非造物之所为。今使世界已诚美备，无可复加，则安事斯人毕生胼胝，举世勤劬，以求更进之一境？计惟有式饮庶几。式食庶几，芸芸以生，泯泯以死。今日之世事，已无足与治；明日之世事，又莫可谁何。是故用斯多噶、朴柏之道，势必愿望都灰，修为尽绝，使一世溃然萎然，成一伊壁鸠鲁之豕圈而后可。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也。

复 案：伊壁鸠鲁，亦额里思人。柏拉图死七年，而伊生于阿底加。其学以惩忿瘠欲，遂生行乐为宗，而仁智为之辅。所讲名理治化诸学，多所发明，补前人所未逮。后人谓其学专主乐生，病其恣肆，因而有豕圈之诮。犹中土之讥杨、墨，以为无父无君，等诸禽兽。门户相非，非其实也。实则其教清净节适，安遇乐天，故能为古学一大宗，而其说至今不坠也。

论十三 论性

吾尝取斯多噶之教，与乔答摩之教，较而论之，则乔答摩悲天闵人，不见世间之真美；而斯多噶乐天任运，不睹人世之足悲。二教虽均有所偏，而使二者必取一焉，则斯多噶似为差乐。但不幸生人之事，欲忘世间之真美易，欲不睹人世之足悲难。祸患之叩吾

阍，与娱乐之踵吾门，二者之声孰厉？削艰虞之陈迹，与去欢忻之旧影，二者之事孰难？黠者纵善自宽，而至剥肤之伤，断不能破涕以为笑，徒矜作达，何补真忧。斯多噶以此为第一美备世界。美备则诚美备矣，而无如居者之甚不便何也。又为斯多噶之学者曰："率性以为生。"斯言也，意若谓人道以天行为极则，宜以人学天也。此其言据地甚高，后之用其说者，遂有倜然不顾一切之概，然其道又未必能无弊也。前者吾为导言十余篇，于此尝反复而覼缕之矣。诚如斯多噶之徒言，则人道固当扶强而抑弱，重少而轻老，且使五洲殊种之民，至今犹巢居鲜食而后可。何则？天行者，固无在而不与人治相反者也。

然而以斯多噶之言为妄，则又不可也。言各有攸当，而斯多噶设为斯言之本旨，恐又非后世用之者所尽知也。夫性之为言，义训非一。约而言之，凡自然者谓之性，与生俱生者谓之性。故有曰万物之性，火炎、水流、鸢飞、鱼跃是已；有曰生人之性，心知、血气、嗜欲、情感是已。然而生人之性，有其粗且贱者，如饮食男女，所与含生之伦同具者也；有其精且贵者，如哀乐羞恶，所与禽兽异然者也。按哀乐羞恶，禽兽亦有之，特始见端而微眇难见耳。而是精且贵者，其赋诸人人，尚有等差之殊；其用之也，亦常有当否之别。是故果敢辩慧贵矣，而小人或以济其姦；喜怒哀乐精矣，而常人或以伤其德。然则吾人性分之中，贵之中尚有贵者，精之中尚有精者。有物浑成，字曰清净之理。人惟具有是性，而后有以超万有而独尊，而一切治功教化之事以出。有道之士，能以志帅气矣，又能以理定志，而一切云为动作，胥于此听命焉，此则斯多噶所率为生之性也。自人有是性，乃能与物为与，与民为胞，相养相生，以有天下一家之量。然则是性也，不独生之所恃以为灵，实则群之所恃以为合；教化风俗，视其民率是性之力不力以为分。故斯多噶又名此性曰群性。盖惟一群之中，人人以损己益群，为性分中最要之一事，夫而后其群有以合

而不散，而日以强大也。

复　案：此篇之说，与宋儒之言性同。宋儒言天，常分理气为两物。程子有所谓气质之性。气质之性，即告子所谓生之谓性，荀子所谓恶之性也。大抵儒先言性，专指气而言则恶之，专指理而言则善之，合理气而言者则相近之，善恶混之，三品之，其不同如此。然惟天降衷有恆矣，而亦生民有欲，二者皆天之所为。古“性”之义通“生”，三家之说，均非无所明之论也。朱子主理居气先之说，然无气又何从见理？赫胥黎氏以理属人治，以气属天行，此亦自显诸用者言之。若自本体而言，亦不能外天而言理也，与宋儒言性诸说参观可耳。

论十四　矫性

天演之学，发端于额拉吉来图，而中兴于斯多噶。然而其立教也，则未尝以天演为之基。自古言天之家，不出二途：或曰是有始焉，如景教《旧约》所载创世之言是已。有曰是常如是，而未尝有始终也。二者虽斯多噶言理者所弗言，而代以天演之说。独至立教，则与前二家未尝异焉。盖天本难言，况当日格物学浅，斯多噶之徒，意谓天者，人道之标准，所贵乎称天者，将体之以为道德之极隆，如前篇所谓率性为生者。至于天体之实，二仪之所以位，混沌之所由开，虽好事者所乐知，然亦何关人事乎？故极其委心任运之意，其蔽也，乃徒见化工之美备，而不睹天运之疾威，且不悟天行人治之常相反。今夫天行之与人治异趋，触目皆然，虽欲美言粉饰无益也。自吾所身受者观之，则天行之用，固常假手于粗且贱之人心，而未尝诱衷于精且贵之明德。常使微者愈微，危者愈危。故彼教至人，亦知欲证贤关，其功行存乎矫拂，必绝情塞私，直至形若槁木，心若死灰而后可。当斯之时，情固存也，而必不可以摇其性。云为动作，必以理为之依。如是緜緜若存，至于解脱形气之一日，吾之灵明，

乃与太虚明通公溥之神，合而为一。是故自其后而观之，则天竺、希腊两教宗，乃若不谋而合。特精而审之，则斯多噶与旧教之婆罗门为近。而亦微有不同者，婆罗门以苦行穷乞，为自度梯阶，而斯多噶未尝以是为不可少之功行。然则是二土之教，其始本同，其继乃异，而风俗人心之变，即出于中，要之其终，又未尝不合。读印度四韦陀之诗，与希腊鄂谟尔之什，皆豪壮轻侠，目险巇为夷涂，视战斗为乐境。故其诗曰："风雷晴美日，欣受一例看。"当其气之方盛壮也，势若与鬼神天地争一旦之命也者。不数百年后，文治既兴，粗豪渐泯，藐彼后贤，乃忽然尽丧其故。跳脱飞扬之气，转以为忧深虑远之风。悲来悼往之意多，而乐生自憙之情减。其沉毅用壮，百折不回之操，或有加乎前，而群知趋营前猛之可悼。于是敛就新懦，谓天下非胜物之为难，其难胜者，即在于一己。精锐英雄，回向折节，寤寐诚求，耑归大道。提婆、殑伽两水之旁，先觉之畴，如出一辙，咸晓然于天行之太劲，非脱屣世务，抖擞精修，将历劫沉沦，莫知所届也。悲夫！

复　案：此篇所论，虽专言印度、希腊古初风教之同异，而其理则与国种盛衰强弱之所以然，相为表里。盖生民之事，其始皆敦庞僿野，如土番猺獠，名为野蛮。洎治教粗开，则武健侠烈、敢斗轻死之风竞。如是而至变质尚文，化深俗易，则良懦俭啬、计深虑远之民多。然而前之民也，内虽不足于治，而种常以强；其后之民，则卷娄濡需，黠诈惰窳，易于驯伏矣。然而无耻尚利，贪生守雌，不幸而遇外雠，驱而縻之，犹羊豕耳。不观之《诗》乎？有《小戎》、《驷驖》之风，而秦卒以并天下。《蟋蟀》、《葛屦》、《伐檀》、《硕鼠》之诗作，则唐、魏卒底于亡。周秦以降，与戎狄角者，西汉为最，唐之盛时次之，南宋最下。论古之士，察其时风俗政教之何如，可以得其所以然之故矣。至于今日，若仅以教化而论，则欧洲中国，优劣尚未易言。然彼其民，

设然诺[①]，贵信果，重少轻老，喜壮健无所屈服之风；即东海之倭，亦轻生尚勇，死党好名，与震旦之民大有异。呜呼！隐忧之大，可胜言哉！

论十五　演恶

意者四千余年之人心不相远乎？学术如废河然，方其废也，介然两厓之间，浩浩平沙，莽莽黄芦而止耳。迨一日河复故道，则依然曲折委蛇，以达于海。天演之学犹是也。不知者以为新学，究切言之，则大抵引前人所已废也。今夫明天人之际，而标为教宗者，古有两家焉：一曰闵世之教，婆罗门、乔答摩、什匿克三者是已。如是者彼皆以国土为危脆，以身世为梦泡；道在苦行真修，以期自度于尘劫。虽今之时，不乏如此人也。国家禁令严，而人重于违俗[②]，不然，则桑门坏色之衣，比邱乞食之钵，什匿克之蓬累带索，木器自随，其忍为此态者，独无徒哉？又其一曰乐天之教，如斯多噶是已。彼则以世界为天园，以造物为慈母；种物皆日蒸于无疆，人道终有时而极乐；虎狼可化为羊也，烦恼究观皆福也。道在率性而行，听民自由，而不加以天阏。虽今之时，愈不乏如此人也。前去四十余年，主此说以言治者最众，今则稍稍衰矣。合前二家之论而折中之，则世固未尝皆足闵，而天又未必皆可乐也。

夫生人所历之程，哀乐亦相半耳。彼毕生不遇可忻之境，与由来不识何事为可悲者，皆居生人至少之数，不足据以为程者也。复案：赫胥黎氏此语，最蹈谈理肤泽之弊，不类智学家言，而于前二氏之学去之远矣。试思所谓哀乐相半诸语，二氏岂有不知，而终不尔云者，以道眼观一切法，自与俗见不同。赫氏此语，取媚浅学人，非极挚之论也。善夫先民之言曰：天分虽诚有限，而人事

---

① 商务本改作“好然诺”。

② 商务本作“人重于远俗”，误。

亦足有功；善固可以日增，而恶亦可以代减。天既予人以自辅之权能，则练心缮性，不徒可以自致于最宜，且右挈左提，嘉与宇内共跻美善之途[1]，使天行之威日杀，而人人有以乐业安生者，固斯民最急之事也。格物致知之业，无论气质名物、修齐治平，凡为此而后有事耳。至于天演之理，凡属两间之物，固无往而弗存，不得谓其显于彼而微于此。是故近世治群学者，知造化之功，出于一本；学无大小，术不互殊。本之降衷固有之良，演之致治雍和之极，根荄华实，厘然备具，又皆有条理之可寻，诚犁然有当于人心，不可以旦莫之言废也。虽然，民有秉彝矣，而亦天生有欲。以天演言之，则善固演也，恶亦未尝非演。若本天而言，则尧、桀、夷、跖，虽义利悬殊，固同为率性而行、任天而动也，亦其所以致此者异耳。用天演之说，明殃庆之各有由，使制治者知操何道焉而民日趋善；动何机焉而民日竞恶，则有之矣。必谓随其自至，则民群之内，恶必自然而消，善必自然而长，吾窃未之敢信也。且苟自心学之公例言之，则人心之分别，见用于好丑者为先，而用于善恶者为后。好丑者其善恶之萌乎？善恶者其好丑之演乎？是故好善恶恶，容有未实；而好好色、恶恶臭之意，则未尝不诚也。学者先明吾心忻好厌丑之所以然，而后言任自然之道，而民群善恶之机，孰消孰长可耳。

复　案：通观前后论十七篇，此为最下。盖意求胜斯宾塞，遂未尝深考斯宾氏之所据耳。夫斯宾塞所谓民群任天演之自然，则必日进善，不日趋恶，而郅治必有时而臻者，其竖义至坚，殆难破也。何以言之？一则自生理而推群理，群者生之聚也。今者合地体、植物、动物三学观之，天演之事，皆使生品日进。动物自孑孓蠉蠕，至成人身，皆有绳迹，可以追溯，此非一二人之言也。学之始起，不及百年，达尔文论出，众虽翕然，

[1] 慎始基斋本及他本皆作“共跻美善之徒”，今据手稿本校改。

攻者亦至众也。顾乃每经一攻，其说弥固，其理弥明。后人考索日繁，其证佐亦日实。至今外天演而言前三学者，殆无人也。夫群者生之聚也，合生以为群，犹合阿弥巴极小虫，生水藻中，与血中白轮同物，为生之起点。而成体。斯宾塞氏得之，故用生学之理以谈群学，造端比事，粲若列眉矣。然于物竞天择二义之外，最重体合。体合者，物自致于宜也。彼以为生既以天演而进，则群亦当以天演而进无疑，而所谓物竞、天择、体合三者，其在群亦与在生无以异。故曰任天演自然，则郅治自至也。虽然，曰任自然者，非无所事事之谓也。道在无扰而持公道。其为公之界说曰："各得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域。"其立保种三大例曰：一，民未成丁[①]，功食为反比例率；二，民已成丁，功食为正比例率；三，群己并重，则舍己为群。用三例者群昌，反三例者群灭。今赫胥氏但以随其自至当之，可谓语焉不详者矣。至谓善恶皆由演成，斯宾塞固亦谓尔。然民既成群之后，苟能无扰而公，行其三例，则恶将无从而演；恶无从演，善自日臻。此亦犹庄生去害马以善群，释氏以除翳为明目之喻已。又斯宾氏之立群学也，其开宗明义曰：吾之群学如几何，以人民为线面，以刑政为方圆，所取者皆有法之形，其不整无法者，无由论也。今天下人民国是，尚多无法之品，故以吾说例之，往往若不甚合者。然论道之言，不资诸有法固不可，按此指其废君臣、均土田之类而言。学者别白观之，幸勿讶也云云。而赫氏亦每略其起例而攻之，读者不可不察也。

论十六　群治

本天演言治者，知人心之有善种，而忘其有恶根，如前论矣，然

---

① 富文本作"民朱成丁"，"朱"字误。

其蔽不止此，请更论之[1]。晚近天演之学，倡于达尔文。其《物种由来》一作，理解新创，而精确详审，为格致家不可不读之书。顾专以明世间生类之所以繁殊，与动植之所以盛灭，曰物竞、曰天择。据理施术，树畜之事，日以有功。言治者遂谓牧民进种之道，固亦如是，然而其蔽甚矣。所谓择种留良，前导言中已反复矣。今所谓蔽，盖其术虽无所窒用者，亦未能即得所期也[2]。盖宜之为事，本无定程，物之强弱善恶，各有所宜，亦视所遭之境以为断耳。人处今日之时与境，以如是身，入如是群，是固有其最宜者，此今日之最宜，所以为今日之最善也。然情随事迁，浸假而今之所善，又未必他日之所宜也。请即动植之事明之，假令北半球温带之地，转而为积寒之墟，则今之楩、柟、豫章皆不宜，而宜者乃蒿蓬耳，乃苔藓耳。更进则不毛穷发，童然无有能生者可也。又设数千万年后，此为赤道极热之区，则最宜者深菁长藤，巨蜂元蚁，兽蹄鸟迹，交于中国而已，抑岂吾人今日所祈向之最善者哉！故曰宜者不必善，事无定程，各视所遭以为断。彼言治者，以他日之最宜，为即今日之最善，夫宁非蔽欤！

人既相聚以为群，虽有伦纪法制行夫其中，然终无所逃于天行之虐。盖人理虽异于禽兽，而孳乳寖多则同。生之事无涯，而奉生之事有涯，其未至于争者，特早晚耳。争则天行司令，而人治衰，或亡或存，而存者必其强大，此其所谓最宜者也。当是之时，凡脆弱而不善变者，不能自致于最宜，而日为天行所耘，以日少日灭。故善保群者，常利于存；不善保群者，常邻于灭，此真无可如何之势也。治化愈浅，则天行之威愈烈；惟治化进，而后天行之威损。理平之极，治功独用，而天行无权。当此之时，其宜而存者，不在宜于天行

---

① 富文本商务本缺“请更论之”一句。

② 富文本商务本缺“所谓择种留良”以下数句。

之强大与众也。德贤仁义，其生最优，故在彼则万物相攻相感而不相得，在此则黎民于变而时雍；在彼则役物广己者强，在此则黜私存爱者附。排挤蹂躏之风，化而为立达保持之隐。斯时之存，不仅最宜者已也。凡人力之所能保而存者，将皆为致所宜，而使之各存焉。故天行任物之竞，以致其所为择；治道则以争为逆节，而以平争济众为极功。前圣人既竭耳目之力，胼手胝足，合群制治，使之相养相生，而不被天行之虐矣。则凡游其宇而蒙被庥嘉，当思屈己为人，以为酬恩报德之具。凡所云为动作，其有隳交际，干名义，而可以乱群害治者，皆以为不义而禁之。设刑宪，广教条，大抵皆沮任性之行，而劝以人职之所当守。盖以谓群治既兴，人人享乐业安生之福。夫既有所取之以为利，斯必有所与之以为偿。不得仍初民旧贯，使群道坠地，而溃然复返于狉榛也。

复　案：自营一言，古今所讳，诚哉其足讳也。虽然，世变不同，自营亦异。大抵东西古人之说，皆以功利为与道义相反，若薰莸之必不可同器。而今人则谓生学之理，舍自营无以为存。但民智既开之后，则知非明道则无以计功，非正谊则无以谋利。功利何足病，问所以致之之道何如耳，故西人谓此为开明自营。开明自营，于道义必不背也。复所以谓理财计学，为近世最有功生民之学者，以其明两利为利，独利必不利故耳。

又案：前篇皆以尚力为天行，尚德为人治。争且乱则天胜，安且治则人胜。此其说与唐刘、柳诸家天论之言合，而与宋以来儒者，以理属天，以欲属人者，致相反矣。大抵中外古今，言理者不出二家，一出于教，一出于学。教则以公理属天，私欲属人；学则以尚力为天行，尚德为人治。言学者期于征实，故其言天不能舍形气；言教者期于维世，故其言理不能外化神。赫胥黎尝云：天有理而无善，此与周子所谓"诚无为"，陆子所称"性无善无恶"同意。荀子"性恶而善伪"之语，诚为过当，不

知其善，安知其恶耶？至以善为伪，彼非真伪之伪，盖谓人为以别于性者而已，后儒攻之，失荀旨矣。

论十七　进化

今夫以公义断私恩者，古今之通法也；民赋其力以供国者，帝王制治之同符也；犯一群之常典者，群之人得共诛之，此又有众者之公约也。乃今以天演言治者，一一疑之。谓天行无过，任物竞天择之事，则世将自至于太平。其道在人人自由，而无强以损己为群之公职，立为应有权利之说，以饰其自营为己之深私。又谓民上之所宜为，在持刑宪以督天下之平，过斯以往，皆当听民自为，而无劳为大匠斫。唱者其言如纶，和者其言如綍。此其蔽无他，坐不知人治、天行二者之绝非同物而已。前论反覆，不惮冗烦。假吾言有可信者存，则此任天之治为何等治乎？嗟乎！今者欲治道之有功，非与天争胜焉，固不可也。法天行者非也，而避天行者亦非。夫曰与天争胜云者，非谓逆天拂性，而为不祥不顺者也。道在尽物之性，而知所以转害而为功。夫自不知者言之，则以藐尔之人，乃欲与造物争胜，欲取两间之所有，驯扰驾御之以为吾利，其不自量力而可闵叹，孰逾此者。然溯太古以迄今兹，人治进程，皆以此所胜之多寡为殿最。百年来欧洲所以富强称最者，其故非他，其所胜天行，而控制万物，前民用者，方之五洲，与夫前古各国最多故耳。以已事测将来，吾胜天为治之说，殆无以易也。是故善观化者，见大块之内，人力皆有可通之方；通之愈宏，吾治愈进，而人类乃愈亨。彼佛以国土为危脆，以身世为浮沤，此诚不自欺之说也。然法士巴斯噶尔不云乎："吾诚弱草，妙能通灵，通灵非他，能思而已。"以藐尔之一茎，蕴无穷之神力。其为物也，与无声无臭、明通公溥之精为类，故能取天所行，而弥纶燮理之。犹佛所谓居一芥子，转大法轮也。凡一部落、一国邑之为聚也，将必皆有法制礼俗系夫其中，以约束

其任性而行之暴慢；必有罔罟、牧畜、耕稼、陶渔之事，取天地之所有，被以人巧焉，以为养生送死之资。其治弥深，其术之所加弥广。直至今日，所牢笼弹压，驯伏驱除，若执古人而讯之，彼将谓是鬼神所为，非人力也。此无他，亦格致思索之功胜耳。此二百年中之讨索，可谓辟四千年未有之奇。然自其大而言之，尚不外日之初生，泉之始达，来者方多，有愿力者任自为之，吾又乌测其所至耶？是故居今而言学，则名、数、质、力为最精。纲举目张，可以操顺溯逆推之左券，而身心、性命、道德、治平之业，尚不过略窥大意，而未足以拨云雾睹青天也。然而格致程途，始模略而后精深，疑似参差，皆学中应历之境，以前之多所牴牾，遂谓无贯通融会之一日者，则又不然之论也。迨此数学者明，则人事庶有大中至正之准矣。然此必非笃古贱今之士之所能也。天演之学，将为言治者不祧之宗，达尔文真伟人哉！然须知万化周流，有其隆升，则亦有其污降。宇宙一大年也，自京垓亿载以还，世运方趋上行之轨，日中则昃，终当造其极而下迤。然则言化者，谓世运必日亨，人道必止至善，亦有不必尽然者矣。自其切近者言之，则当前世局，夫岂偶然。经数百万年火烈水深之物竞，洪钧范物，陶炼砻磨，成其如是。彼以理气互推，此乃善恶参半。其来也既深且远如此，乃今者欲以数百年区区之人治，将有以大易乎其初。立达绥动之功虽神，而气质终不能如是之速化，此其为难偿虚愿，不待智者而后明也。然而人道必以是自沮焉，又不可也。不见夫叩气而吠之狗乎？其始狼也。虽卧氍毹之上，必数四回旋转踏，而后即安者，沿其鼻祖山中跆藉之习，而犹有存也。然而积其驯伏，乃可使牧羊，可使救溺，可使守藏，矫然为义兽之尤。民之从教而善变也，易于狗。诚使继今以往，用其智力，奋其志愿，由于真实之途，行以和同之力，不数千年，虽臻郅治可也。况彼后人，其所以自谋者，将出于今人万万也哉。居今之日，藉真学实理之日优，而思有以施于济世之业者，亦惟去畏难苟安之心，

而勿以宴安媮乐为的者，乃能得耳。欧洲世变，约而论之，可分三际为言：其始如侠少年，跳荡粗豪，于生人安危苦乐之殊，不甚了了。继则欲制天行之虐而不能，侘傺灰心。转而求出世之法，此无异填然鼓之之后，而弃甲曳兵者也。吾辈生当今日，固不当如鄂谟所歌侠少之轻剽，亦不当如瞿昙黄面，哀生悼世，脱屣人寰，徒用示弱而无益来叶也。固将沉毅用壮，见大丈夫之锋颖，彊立不反，可争可取而不可降。所遇善，固将宝而维之；所遇不善，亦无慬焉。早夜孜孜，合同志之力，谋所以转祸为福，因害为利而已矣。丁尼孙之诗曰："挂帆沧海，风波茫茫。或沦无底，或达仙乡。二者何择，将然未然。时乎时乎，吾奋吾力。不竦不戁，丈夫之必。"吾愿与普天下有心人，共矢斯志也。

《天演论》中西译名对照表*

上　卷

导言一　察变

天演论　本书原名Evolution and Ethics. Evolution一词，严氏译为天演，近人撰述，多以进化二字当之。赫胥黎于本书导言二中，实尝有一节立Evolution之界说，谓为初指进化而言，继则兼包退化之义。严氏于此节，略而未译，然其用天演二字，固守赫氏之说也。Ethics一词，今时通译为伦理学。

恺彻　Caesar, Caius Julius. 今通译恺撒。生西元前100年，卒

---

* 本表系抗日战争前商务印书馆在出版《严译名著丛刊》时所编制的。《严译名著丛刊》例言说："严先生之译名，为力求典雅故，多为读者所不能明瞭，且与近日流行之译名不尽同。本丛刊在每册之末，均附有译名对照表，一面将原文列出，一面将近日流行之名词，附列于后，使读者易于明瞭。"今转录于此，以备读者参考。原表所列名词，分卷不分篇，今分别标明所隶篇名，以便检阅。对其中不详或不确之处作了补充注释。补注文字用（　）表示。

44年。

西洋　Atlantic Ocean. 今通译大西洋。

北海　North Sea.

黄芩　Amarella Gentians.

蜃灰　Chalk. 白垩也。

物竞　Struggle for existence. 今通译生存竞争。

天择　Selection. 今通译天然淘汰。

斯宾塞尔　Spencer, Herbert. 今通译斯宾塞。生1820年，卒1903年。英之哲学家。

达尔文　Darwin, Charles Robert. 生1809年，卒1882年。英人。

物种原来　Origin of Species. 马君武有汉文译本，名《达尔文物种源始》。

兰麻克　De Lamarck, Jean Baptiste Pierre Antoine de Monet, Chevalier，今通译拉马克。生1744年，卒1829年。法国动物学名家。

爵弗来　Geoffroy, Saint-Hilaire, Etienne. 生1772年，卒1844年。法国博物学名家。自1795年，已疑所谓物种，为同样体型起各种变化所成。至1828年，乃著论谓生物自有生以来，不常保守其原形；而变化之重要原因，则属于生活境遇之差异也。

方拔　Buck, von. 生1774年，卒1853年。德国人。地质学名家及博物学名家。尝立物种徐缓变化之说，见其所著《加那列群岛记》(Description Physique des Isles Canaries)第一四七页。此书在一八三六年刊行。

万俾尔　Baer, Karl Ernst von. 生1792年，卒1876年。德国人。动物学名家。

威里士　Wells, William Charles. 1813年发表论文，明认天择原理，是为天择说之始。

格兰特　Grand．英人。一八二六年，格氏作文论绿色海棉(Spongilla)，谓物种乃自其他物种所下传，且因变更之进行，以得改良。见爱丁堡哲学杂志(Edinburgh Philosophical Journal)第十四卷第二八三页。

倭恩　Owen, Sir Richard．生1804年，卒1892年。英国人。动物学名家。解剖学名家。1859年著论言今日物种虽殊别，实皆自一体递分而来，其说以物种之地理分布为重要根据。

生学　Biology．今通称生物学。

歌白尼　Copernicus, Nikolaus．今通译哥白尼。生1473年，卒1543年。波兰人。天文学名家。近世自然科学之前驱者。

天人会通论　System of Synthetic Philosophy．今译综合哲学提纲。其第一书名Frist Principles（第一原理），第二书名 Principles of Biology(生物学原理)，第三书名Principles of Psychology（心理学原理），第四书名 Principles of Sociology(社会学原理)，第五书名 Principles of Ethics（伦理学原理）。

导言二　广义

涅菩剌斯　Nebula．今通称星云。

涅伏　Nerve．今通称神经

导言三　趋异

计学家　Economist．今通称经济学家。

马尔达　Malthus, Thomas Robert．今通译马尔萨斯。生1766年，卒1834年。英国人。经济学名家，著《人口论》(Principle of Population)。

迷卢　Mile．今通译英里，或哩；合我国2.794里。

炭养　今名二氧化碳气。

亚摩尼亚　Ammonia．

导言四　人为

哈敦　Cardoon．今通称毛蓟。

拉百拉达　La Plata．南美阿根廷国境内地名。

伯林海　Behring Sea．今通译白令海，在亚洲东北角与北美洲西北角间。

甘穆斯噶加　Kamchatka．今通译堪察加。半岛名。东临白令海。

导言五　互争

名学　Logic．一名论理学，一名逻辑学。

导言六　人择

人择　Artificial selection．今通译人为淘汰。

撒孙尼　Saxony．今通译萨克森。

导言七　善败

达斯马尼亚　Tasmania．今通译塔斯马尼亚。澳大利亚洲南端之一大岛。

日斯巴尼亚　Hispania．即西班牙。

蒲陀牙　Portugal．即葡萄牙。

米利坚　America．今通译亚美利加。

好望新洲　Cape of Good Hope．今通译好望角。

导言八　乌托邦

乌托邦　Utopia。犹言理想国。第十六世纪初年，谟尔(More)氏著书言 Utopia 为政法尽美之国。实无其地，特虚拟耳。

斐立白第二　Philip II。今通译腓力第二。西班牙王。生1527年，卒1598年。

吕宋　Luzon。

斐立宾　Philippine。今通译斐列滨。

查理第三　Charles III。西班牙王。生1716年，卒1788年。

导言九　汰蕃

景尊　第五世纪时，基督教中因叙利亚之聂斯托利(Nestorius)氏，主张基督两性分离说，引起争端，而造成聂斯托利派(Nestorians)。唐初，传入中国，称景教者，即其一支。严氏常用景教一词，名基督教，而用景尊二字称耶稣。按《新约福音》记耶稣以七小饼数小鱼，食四千余众。是此段比喻之所本。惟此乃严氏所增，原书无之。

亚利大各　Aristocles，即柏拉图。

导言十　择难

施白来　Sir John Sebright.

导言十二　人群

原人篇　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希克罗　Haeckel, Ernst Heinrich。今通译赫克尔。生1834年，卒1919年。德国人。生物学名家。

人天演　Anthropogenie. 英译本名The Evolution of Man.

化中人位论　Man's Place in Nature。

吉贲　Gibbon. 长臂猿。产于印度及南方诸岛。

倭兰　Orang-ontany. 猩猩。产于苏门答腊，婆罗洲，爪哇等地之海岸及多沼泽之森林中。

戈栗拉　Gorilla. 大猩猩。产于纽义利亚山中。

青明子　Chimpanzee. 黑猩猩。产于中央非洲西部之森林中。

布拉默特　Primates. 今通称灵长类。

导言十三　制私

哈猛　Haman. 今通译哈曼。

摩德开　Mordecai. 今通译摩得开。

亚哈水鲁　Ahasuerus. 今通译亚哈随鲁。

犹大　Jew. 今通译犹太人。

亚丹斯密　Smith, Adam. 生1723年，卒1790年。英国人。经济学名家。

导言十五　最旨

柏捷特　Bagehot,Walter. 今通译巴佐特。生1826年，卒1877年。英国人。经济学家。

格致治平相关论　Physics and Polities. 钟建闳有汉文译本，名《物理与政理》。

导言十六　进微

图德　Tudors. 今译都铎尔。

额勒查白　Elizabeth. 今通译伊利萨伯。生1533年，卒1603年。英之女皇。

狭斯丕尔　Shakespeare, William. 今通译莎士比亚。生1564年，卒1616年。英国人。戏曲名家。

维多利亚　Victoria. 生1819年，卒1901年。英之女皇。

芝不拉　Zebra.（美国南部，产白斑马）

导言十七　善群

约翰　John. 生1167年，卒1216年。

马格那吒达　Magna Charta. 今通译大宪章。

下　　卷

论一　能实

柏庚　Bacon, Francis. 今通译培根。生1561年，卒1626年。英国人。哲学名家。近世经验哲学之始祖。

额拉吉来图　Heraclitus. 今通译赫拉克利特。 生卒之年不详，大约西元前500年前后在世。希腊人。哲学名家。

麦西　Moses. 今通译摩西。以色利人首领，引之出埃及者。

论三　教源

额里思　Greece. 今通译希腊。

摩揭提　帝释前身之名。

爱阿尼　Ionia. 今通译爱奥尼亚。小亚细亚沿岸地名。其境内以弗所（Ephesus）市，为赫拉克利特诞生之地。故严氏用爱阿尼以代赫氏。

犹　Judaism. 犹太教。

德黎　Thales. 今通译退利斯。生卒之年不详，惟知其于西元前640至550年间在世。爱奥尼亚学派之初祖，亦即西欧哲学之创造者。

亚诺芝曼德　Anaximander. 生西元前611年，卒547年。

毕达哥拉斯　Pythagoras. 生西元前582至580年间，卒500年。

芝诺芬尼　Xenophanes. 约西元前570至470年间人。

巴弥匿智　Parmenides.　今通译巴门尼德。　其生约西元前500年。

安那萨哥拉　Anaxagoras.　今通译亚拿萨哥拉。生西元前500年，卒428年。

德摩颉利图　Democritus. 今通译德谟克利特图。生卒之年不详，大约西元前460至362年间在世。

苏格拉第　Socrates. 今通译苏格拉底。生西元前469年，卒399年。

柏拉图　Plato.　生西元前427年，卒347年。

亚里斯大德　Aristotle.　今通译亚理士多德。生西元前384年，卒322年。

伊壁鸠鲁　Epicurus.　生西元前342年，卒270年。

芝诺　Zeno.　生西元前336年，卒264年。

斯多噶　Stoic.

阿塞西烈　Arcesilaus.　生西元前316年，卒241年，希腊哲学家。

论五　天刑

斯迈特　Semite.　今通译闪。

乔答摩　Gautama.（释迦牟尼的初名）

悉昙　Sutras.（经、经典）

约伯之记　Book of Job.

鄂谟　Homer.　今通译荷马。约西元前1000 年在世。

青吉斯　即成吉思汗。

伊惕卜思　Edipus.　今通译厄狄帕斯。

罕木勒特　Hamlet.　今通译哈姆雷特。（莎士比亚所作悲剧名）

论六　佛释

洛克　Locke, John. 生1632年，卒1704年。英国人。经验派哲学名家。

休蒙　Hume, David. 今通译休谟。生1711年，卒1776年。英国人。哲学名家，主张怀疑论者。

汗德　Kant, Immanuel. 今通译康德。生1724年，卒1804年。德国人。哲学名家。

论七　种业

种姓之说　Heredity. 今通称遗传说。

喀尔摩　Karma.（因果报应）

论八　冥往

斐洛苏非　Philosophy. 今通称哲学。考此词本由希腊之φιλos及soφια二语合成。前者之义为爱，后者之义为知。故斐洛苏非者，即爱慕知识之谓。

婆罗门　Brahma.

阿德门　Atman.（灵魂、自我）

论九　真幻

比圭黎　Berkely, George. 今通译柏克立。生1685年，卒1753年。英国人。哲学家，兼心理学家。

穆勒　Mill, John Stuart. 生1806年，卒1873年。英国人。于逻辑学、伦理学、经济学，皆称名家。

特嘉尔　Descartes, Rene. 今通译笛卡儿。生1596年，卒1650年。法国人。近世唯理派哲学之创始者。

耶稣会　Jesuits.

伊脱　Ether. 今通称以太。

论十　佛法

镉　Nickel. 今通称镍。

涅槃　Nirvana.

论十一　学派

密理图　Miletus. 今通译米利都。德黎及亚诺芝曼德，皆密理图人。

伊毗苏　Ephesus. 今通译爱非斯。(小亚细亚一古都)

什匿克宗　Cynics. 今通译昔尼克学派(现称犬儒学派)。小苏格拉底学派之一。取苏氏之福德合一说,而推衍之为制欲主义。

安得臣　Antisthenes. 今通译安提西尼。约西元前四五百年时在世。昔尼克学派创立人。

知阿真尼　Diogenes. 今通译提奥奇尼斯。生西元前412年、卒323年。

雅里大德勒　Aristotle. 今通译亚理士多德。严氏在论三案语中,译为亚里斯大德。

马基顿　Macedonia. 今通译马其顿。

德谟吉利图　Democritus. 严氏在论三案语中,译为德摩颉利图。

阿伯智拉　Abdera. 今通译亚德拉，乃德谟吉利图诞生之地。阿伯智拉之哲学家,即指德氏而言。

斯没尔拿　Smyrna 今通译士麦拿。

知安那　Diana. 先农神。今通译岱雅那。

亚烈山大　Alexander the Great. 今通译亚历山大大王。生西元前356年，卒323年。

波罗　Paul. 今通译保罗。耶稣之门徒。

突厥　Turk. 指土耳其。

君士但丁　Constantinople. 今通译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京城。

雅里大各　严氏在论三案语中，译为亚里大各。(在导言九案语中，曾译柏拉图为亚里大各)。

亚克特美园　Academy. 今通译亚加的米。

斯多亚　Στοα (stoa).

奈端　Newton, Sir Isaac. 今通译牛顿。生1642年，卒1727年。英国人。数学名家。物理学名家。

加理列倭　Galileo. 今通译伽利略。生1564年，卒1642年。意大利国人。天文学及物理学名家。

哈尔维　Harvey, William. 今通译哈维。生1578年，卒1657年。英国人。医士。解剖学名家。

达尔敦　Dalton,John. 今通译道尔顿。生1766年，卒1844年。英国人。化学名家。

论十二　天难

吉里须布　Chrysicppus.今通译基利斯波。生西元前280年，卒约207年。希腊人。哲学名家。

朴伯　Pope,Alexander. 今通译蒲伯。生1688年，卒1744年。英国诗人。

人道篇　Essay on Man

伊壁鸠鲁之豕圈　Sty of Epicurus.

阿底加　Attica. 今通译阿底加。

论十三　论性

性　Nature.

清净之理 Pure reason.
群性 Political Nature.

论十四 矫性

四韦陀之诗 Vedas. 一为梨俱韦陀，二为耶柔韦陀，三为婆摩韦陀，四为阿达婆韦陀。
鄂谟尔 Homer. 严氏在论五中，译为鄂谟，今通译荷马。
提婆 Tiber. 今通译为台伯。意大利大河。
殑伽 Ganga 或 Ganges. 又名恆伽，又名恆河。印度大河。

论十七 进化

巴斯噶尔 Pascal, Blaise. 今通译巴斯噶。生1623年，卒1662年。法国人。神学家。数学名家。物理学名家。
丁尼孙 Tennyson, Alfred. 今通译丁尼生。生1809年，卒1892年。英国人。诗家。

附：《天演论》手稿*

赫胥黎治功天演论序

西国名学家穆勒·约翰有言："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文字语言者必不能也。"斯言也，吾始疑之，乃今笃信深喻而知其说之无以易也。夫岂徒文字语言之散者而已，即至大义微言，古之人殚毕生之精力，而从事于一学，当其有得，藏之一心则为意，动之口舌、著之简策而为词，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而亦有其所以载焉以传之故。呜呼！岂偶然哉！自后人读古人之书，而未为古人之学，则其于古人所得以为意者，已有切肤精忕之异矣。况夫历时久远，简策沿讹，声音代变，则通叚难明；风俗殊致，则事意参差。夫如是，虽有故训疏义之勤，而于古人诏示来学之意愈益晦矣。故曰：读古书难。虽然，其所托以传之理固自若也。夫使其理诚精，其事诚信，则年代国俗，无以隔之。是故不传于兹，或见于彼，事不相谋而各有合。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返而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其亲切有味，

---

* 《天演论》手稿原由严复第五子严玷带往印尼。严玷赴英治病，托友人代为保管。后严玷死于英国。解放后，其友人将严玷所留严复的书信、书稿、书批和这本《天演论》手稿全部交给我驻印尼大使馆。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

《天演论》的版本大致可分两类。一是通行本。系作者经过反复修改后的定本。如慎始基斋本，嗜奇精舍本，富文本和商务本。一是在严复早期翻译修改过程中，陆续传播刻印的本子。如陕西味经售书处重刊本、吴汝纶的节本、《国闻汇编》中的《天演论悬疏》和这个手稿。

手稿用各色笔作多次修改，除自序注明"丙申重九"外，其它有的注"丁酉四月删节"，有的注"丁酉六月初六日删改"。手稿从未发表过，把它与通行本相较，可以看到严复思想的变化及《天演论》成书过程中的一些情况。通行本中的错讹之处，也可据稿本加以考校。稿本中有些字句，作者后来曾做改动，今除纯属文字修改者外，其余均注出，以供参考。

较之觇毕为学者，盖万万有加焉。此真习异国文字语言之至乐也。

今夫六经之于中国也，所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者矣。而孔子之于六艺也，《易》、《春秋》最严。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谓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追治西洋名学，见其所以求事物之故，而察往知来也，则有内导之术焉，有外导之术焉。内导云者，察其曲而见其全者也，推其微以概其通者也；外导云者，据大法而断众事者也，设定数而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此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即彼所谓外导是已；所谓推见至隐，即彼所谓内导是已。迁之言若诏之矣。此即物穷理之最要二涂也。而后人漠然视之者，未尝事其事，则亦未尝咨其术而已矣。

西国近二百年学术之盛，远迈前古，其所得于格致而著为精理公例者，在在见极，而吾《易》之所著，则往往先之。不肖于《易》至浅且尝，知傅会者学术之大禁，尤不愿躬蹈之以欺世也。顾其事有灼然必不可诬者，吾将举之以质海内之宏达。今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理可以测万事、御蕃变，此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而《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而通而名之曰易。嗟乎！弥纶天地，岂诬也哉。大宇内事，质力相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奈端动力大例三：其首曰：凡物静不自动，动不自止。既动之，彼力路必直，速率必均。奈端之举此例也，所谓旷古之智。自其例出，而后天学大明，人事大利者也。而《易》则曰："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后二百年而斯宾塞氏出，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贯天地人而一理之。欧美二洲学术政教群然趋之，法制大变。其为天演界说曰："天演者，翕以合质，辟以出力。"而《易》则曰："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西洋自奈端治力学，首明屈伸相报之理。五十年来格致家乃断然知宇内全力之不增减、不生灭，特转移为用而已。而

《易》又曰："自强不息之谓乾。"夫物未有增减生灭而可曰自、可曰不息者也。斯宾塞得物变循环之理，自诧独知，而谓唯丁德尔为能与共义，而中土则自有《易》以来，消息盈虚之言，愚智所口熟也。唐生维廉与铁特二家，格物五十年，乃知天地必有终极。盖天之行也以动，其动也以不均，犹水有高下之差而后流也。今者太阳本热常耗，而以慧星来往度之递差，知地外有最轻之罡气为能阻物，既能阻物，斯能耗热耗力矣。故大宇积热力毋散趋均平。及其均平，天地乃毁。而《易》曰：乾坤其易之缊耶？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夫息矣。诸如此者，不可偻指。呜呼！古人之作为是说者，岂偶然哉！夫以不肖浅学，而其所窥及者尚如此矣，则因彼悟此之事将无穷也。虽然，由此而必谓西学所明皆吾中国所前有，固无所事于西学焉，则又大谬不然之说也。盖发其端而莫能竟其绪，拟其大而未能议其精，则犹之未学而已耳，曷足贵乎？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书言不合，故训渐失，一也；士趋利禄，古学莫传，二也；乡壁虚造，义疏为梗，三也。故士生今日，乃转籍西学以为还读我书之用。吾之此言，知必有以为不谬者矣。

晚近风气渐开，士知弇陋为耻，故西学一道，问津日多，然亦有一二妄庸巨子，訑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之末；彼之所务，常在功利之间。此所谓未经鞫狱，辄成爰书，卤莽罪过，莫此为极。赫胥黎氏此书之指，本所以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而其中所论与中土古人有甚合者，且于自强保种之图洞若观火。夏日如年，聊为迻译。至有以多符空言、无裨实政相稽者，则亦不佞所不辞也。

光绪丙申重九严复自序

译　例

一、是译以理解明白为主，词语颠倒增减，无非求达作者深意，然未尝离宗也。

一、原书引喻多取西洋古书，事理相当，则以中国古书故事代之，为用本同，凡以求达而已。

一、书中所指作家古人多希腊、罗马时宗工硕学，谈西学者所当知人论世者也。故特略为解释。

一、有作者所持公理已为中国古人先发者，谨就譾陋所知，列为后案，以备参观。

卷　上

卮言一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吉利之南，背山而面野，窗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中有何景物？计唯有天造草昧，人力未施，其藉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陂陁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盖无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各据一抔壤土，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飘风怒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旁午交扇，无时而息。上有鸟兽之啄践，下有蚁蝝之齧伤，憔悴孤虚，自补空缺，荣枯顷刻，莫可究详。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数亩之内，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年年岁岁，偏有留遗。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于何代。苟人事不施于其间，则莽莽榛榛，长此互相兼并，混逐蔓生而已，而诘之者谁也①。

今者英之南野，黄芩之种为多，此自未有记载以前，革衣石斧之民，所采撷践踏者，兹之所见，其苗裔耳。计当邃古以前，坤枢未转，英吉利乃属冰天雪窖之虚，此物能寒，法当较今尤茂。噫！此

① 原稿中以下有“里语曰：人生如过隙驹，言其促也。其祝人则曰，如寿比终南山之寿，喻其长也。然自道眼而观之，则隙驹何必为促，即终南亦何足言长。特自隙驹以视终南，终南斯为寿耳。且由是而言，则寿者岂独终南，彼终南之草木亦何尝不寿耶？”一段文字，作者在修改时用蓝色笔勾去。

区区一小草耳，若迹其祖始，远及洪荒，则史传所称三古以还年代，犹瀼渴之水以方大江，岂直小支而已耶？故理有决无可疑者，则天道变化，不主故常是已。特自皇古迄今，为变盖渐，浅人不察，遂有天地不变之言。实则今兹所见，乃自不可穷诘之变动而来。京垓年岁之中，每每员舆，正不知换却几番面目而成此最后之奇。且继今以往，陵谷变迁，又属可知之事，此地学家不刊之说也。假其惊怖斯言，则索证正不在远，只须于当前所立处所，凿深几尺地皮，但使得见蜃灰，便识升由海底，何以故？蜃灰者，乃螺蛤蜕壳积垒而成，若用显镜细窥，其鳳旋尚多完具。问其地若不曾经沧海，此恒河沙数螺蛤者何自而来！沧海桑田，斯非荒诞矣。且也，地学之家积验各种僵石，知动植万品，率皆递有变迁。第为变至微，其迁极渐，即假吾人以彭聃之寿，而由暂观久，潜移弗知，所谓蟪蛄不识春秋，朝菌何知晦朔，而遽以不变名之，瞽说误人，孰逾此者！

由此而观之，则知不变一言，决非天道，其悠久成物之理，乃在变动不居之中。夫当前之所见，经二十年卅年而革焉可也，历二万年三万年而后革焉亦蔑不可。但据前事以推将来，则知此境既由变而来，此境亦将恃变以往①。顾唯是常变矣，而有一不变者行乎其中。六合所呈，是不变者与时偕行之功效；万化陈迹，是不变者循业发见之前尘也。此之不变者谓何？非如往者谈玄之家，虚标其名：曰道，曰常，曰性而已。今之所谓不变有可以实指其用者焉。盖其一曰物竞，其二曰天择。万物莫不然，而于动植之类为尤著。物竞者，物争自存也。以一物以与物物争，或存或亡，而其效则归于天择。天择者，物争焉而独存，则其存也必有其所以存，必其所得于天之分，自致一己之能与其所遭之时与境。及凡周身以外

① 原稿以下有"《易·大传》曰：乾坤其易之缊耶！又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即此谓也。"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之物力，有其相谋相剂者焉，夫而后独免于亡而足以自立也。而自其效而观之，若是物特为天之厚而择焉以存也者，夫是之谓天择。天择者，择于自然，虽择而莫之择，犹物竞之无所争，而实天下之至争也。达尔文曰："天择者，存物之最宜者也。"①夫物既争存矣，而天又择其最宜者而存之。一争一择，而变之事起矣。

卮言二

自递嬗之变迁，而得当境之适遇，其来无始，其去无终，曼衍连延，层见迭代，此之谓世变，此之谓运会。运者以明其迁流，会者以指所遭值，此其理古人固发之矣。但古以谓天运循还，周而复始，今兹所见，于古为重规；后此复来，于今为叠矩，此则甚不然者也。自吾党观之，物变所趋，皆由简渐繁，由微成著。运常然矣，会乃大异。假由今日所见一草，远迹始初，将见逐代变体，皆有可寻。追至最初一形，乃莫定其为动为植。凡兹运行之理，乃化机所以不息之精，苟能静观，在在可察。小之极于跂行倒生，大之放乎日星天地；微之则思虑智识之无形，显之则国政民风之沿革，言其要道，皆可一言蔽之②，谓之天演。其说滥觞于上古，而大行于近今百年。盖格致之学明，而时时可加实测故也③。

① 原稿以下有"《易·大传》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② 原稿以下有"此其道在中国谓之易，在西学"数字，作者修改时勾去。

③ 原稿以下有"今之主其说以言物理天道者，欧美诸国显者无虑数十百家，于英国则以达尔文、锡彭塞、赫胥黎为之最（编者按：此句旁边有一句黄绿色加批"此译赫氏书似不宜称及赫氏"一句，显非严复本人所加。很可能即吴汝纶过目时所写。）达尔文得之以著《物种探源论》，为晚近不刊之书。讲动植之学者为之斐变。锡彭塞得之以讲生学、心学、群学，皆旁通交推，道通为一。盛矣哉！自有西学以来未之有也。锡彭塞尝为天演界说曰：天演者翕以聚其质，辟以散其力。方其用事也，物由纯而之杂，由流而之凝，由浑而之画，质力交涵相与同变者也。而赫胥黎则谓天演义兼消息，譬之生物，由胚胎以至老死；譬之群治由狉榛以至盛强衰灭，理原一体，皆天演之事也。锡彭塞之意偏主息盈，而以消虚为异体之天耗，于理骈枝矣。盖消息同物，特正负之间异耳。诸家论天演之义异同如此"一段文字。作者修改时勾去。通行本放在本段案语中，对此意加以发挥扩充。

伊古以来，人持一说以言天，家宗一理以论化，如或谓开辟以前，世为混沌，溜滑轇葛，待剖判而后轻清上举，重浊下凝；又或言抟土为人，咒日作昼，降及一花一草，蠕动蠉飞，皆自元始之时，有真宰焉，发挥张皇，号召位置，从无生有，忽然而成；又或谓出王游衍，时时皆有鉴观；惠吉从凶，冥冥实操赏罚，此其说虽非不经，而无如于实事羌无左证。用天演之说，则竺乾西域诸教宗，所谓创造神异之说皆不行。今夫拔地之木，长于一子之微；垂天之鹏，出于一卵之细。其推陈出新，逐层换体，皆①递相衔结而来，又有不易不离之理行乎其内。有因无创，有常无奇。假宇宙必有真宰，则天演一事，即此真宰之功能。惟其为之之时，后果前因，同时并具，不得于机缄已开，洪钧既转之后，而别有施设张主于其间也。是故天演之事，不独见于动植二品草木禽兽之中已也。实则员舆之中，一切民物之事，大宇已内，由日局诸体，至于不可计数之恒星，本之未始有始以前，极之莫终有终以往，乃无一焉非天之所演也。故其事至赜至繁，断非一书所能罄。今者只就生理民治一事，横略言之，作为卮言十数篇，用以通其义而已。虽然隅一举而三反，盖读者诚于是而有得焉，则凭秘机之锁钥者，其应用亦无穷耳。

卮言三

今夫号物之数曰万，此无虑之言也，物固奚翅万哉！而人与居一焉。人，动物之灵者也，与不灵之禽兽、鱼鳖、昆虫对；动物者，生类之有知觉运动者也，与无知觉运动之植物对；生类者，物之有质而具支体官理者也，与无支体官理之金石水土对。凡此皆为有质之物也，合之无质之声热光电动力②，而万物之品备矣。总而言之，

① 原稿中"皆"字以下有"前因后果"四字，作者修改时勾去。

② 以下原稿有"凡吾儒先之所谓气者"一句，作者在修改时勾去。

气质而已耳。故人者，具气质之体，有支干官骸知觉运动，而形上之神寓之以为灵，此其所以首出庶物而最贵也。然而人贵矣，其为气质之所囚拘，阴阳之所张弛，排激动荡，为所使而不自知，则与凡有生之类，莫不同也。

有生者生生，而天之命若曰：使生生者，各肖其所生，而又代趋于微异。且周生物一身之外，牵天系地，举凡与生相待之资，以爱恶拒受之不同，常若右其所宜，而左其所不相得者。夫生既趋于微异矣，而风水土谷，资其生者，又常有所左右于其间，于是则宜者亨，不相得者困；宜者寿，不相得者殇。日计不觉，岁校有余，浸假而不相得者将亡，而宜者独存其种族矣，此天之所以为择也。且其事不止此，生之为事也，孳乳而寖多，相乘以蕃，诚不知其所届也，而地力有限，则资生之事，常有制而不能踰。是故常法牝牡合而生生，祖孙再传，食指三倍。以有涯之资生，奉无穷之食指，物既各爱其生矣，不出于争，将胡获耶！不必争于事，固常争于形，借曰让之，效与争等。此物竞争存之论，所由断断乎不可易也。是故自其反而求之，使含生之伦，有类皆同，绝无少异，则天演之事，无从而兴。天演者，以变动迁流为事者也。使与生相待之资，寒燠燥湿水土，于异种匪所左右，则天择之事，亦将泯焉。其究也，桔柚可生于朔方，狐貉亦居于南海。使奉生之衣食，恒与生相剂于无穷，则物竞之论，亦无所施。何则？争固起于不足也。然则天演既兴，三理不可偏废。无异、无择、无争，有一于此者，非吾人今日所居之世界也。

卮言四

前之所言，皆取譬于天然之物。天然非他，凡未经人力所修为

---

① 以下原稿有“凡吾儒先之所谓气者”一句，作者在修改时勾去。

施设者是已。乃今为之试拟一地焉，或在深山孤岛之中，或在绝徼穷边而外，自元始来未经垦辟，或前经垦辟，而荒弃多时，今者弥望蓬蒿，羌无蹊径，荆榛稠密，不可爬梳。则人将曰：甚哉！此地之荒秽也。然要知此蓬蒿荆榛，既不假人力而自生，便是种之最宜，而为天之所择。忽一旦有[①]为之铲刈秽草，斩伐恶木，缭以周垣，横从十亩；更为之树嘉葩，栽美箭，滋兰九畹，种桔千头，举凡非其地所前有，而为主人所爱好者，悉取而培植其中。夫如是乃成十亩园林，凡垣以内之所有，与垣以外之自生，固判然各别矣。此不独沟塍阑楯，皆有巧思，即一草一花，皆经意匠。正不得谓草木为天功，而垣宇独称人事，即谓之皆属人为焉，无不可也。但此园既假人力而落成，尤必待人力以持久，势必时加保护，日事删除，夫而后斯园美观，可期恒有。假使废而不治，则经时之后，外之峻然峙者，必圮而日卑，中之浏然清者，必淫而日塞，飞者啄之，走者躏之，虫豸为之蠹，莓苔速其枯，而与其地独宜之蔓草荒榛，或缘间隙而交萦，或因飞子而播植[②]。不一二百年，将见基址仅存，蓬科满眼，旧主人手足之烈，渐不可见，是青青者，又蔵蕤独存，而遗其宜种矣。此则尽人耳目所及，其事岂不然哉！此之取譬，欲明何者为人为。十亩园林，正是人为之一。大抵天之生人也，其周一身者，谓之力，谓之气；其宅一心者，谓之智，谓之神。智力兼施，以之离合万物，于以成天之所不能自成者，谓之事，谓之业，谓之工，谓之艺。而一言以蔽之曰人事。自土硎洼尊，以及今之铁舰电机，精粗迥殊，皆人事也[③]。人事者，所以济天工之穷也。虽然，苟揣其本以为言，则岂徒是莽莽荒荒自生自灭者，乃出于天生，即此草木亭垣，凡吾人所辅相裁成者，亦何一不由于帝力。夫人巧足以夺天工，固不得

---

① 原件以下有"若柳宗元之在永州，寻得袁家渴、钴鉧潭诸胜"，作者在修改时勾去。

② 原件下有"正如孟子所谓：为间不用，茅塞其间"，作者在修改时勾去。

③ 原稿下有"《书》曰：天工人其代之"，作者在修改时勾去。

谓其说之皆诞，顾唯此横目冒耏，手以攫而足以行者，则亦彼苍所赋畀，且岂独形体为然？所谓运智虑以为才，制行谊以为德，凡所异于草木禽兽者，一一皆秉彝物则，无所逃于天命而独尊。由斯而谈，则虽有出类拔萃之圣人，建生民未有之事业，若以受性降衷而论，则皆与昆虫草芥同科。贵贱不同，要为天演之所苞，与天理之流行已耳，此固三十年来，西洋穷理之家之公论也①。

卮言五

于是难者曰：诚如是言，天行人治二者，同于天演矣。夫名学之理，事不相反之谓同，功不相毁之谓同。前篇所论，二者相反相毁明矣，以矛陷盾，互相抵牾，二者果僢驰而不可合也。如是则岂名学之理，有时亦有不足信者欤！

应之曰：以上所明，在在皆征诸实事。若名学必谓相反相毁者不出同原，天行人治不能同为天演，则负者将在名学。盖理征于事，事实如此，不可诬也。夫园林台榭，谓之人力所成可也；谓之天机之动，特诱衷假手于斯人之巧力而成之，亦无不可。独是人力既施之后，则天行者，时时在在，欲毁其成功，务使复还旧观而后已。倘治斯园者，不能常目存之，则历时之后，其成绩必归于乌有，此又事之众著者也。今如河中铁桥与沿河之石堰，二者皆天材人巧，交资成物者也。然而飘风朝过，则机牙暗损；潮头暮上，则基趾微摇；而且凉热涨缩，则筍缄不得不松；雾淞潜滋，则锈涩不能不长，更无论开阖动荡之日有损伤者矣！是故桥须岁以勘修，堰须时以培筑，夫而后可得利用而长久也。故假人力以成务者天，凭天资以立业

---

① 原稿之《卮言五》原来自本节的"虽然，苟揣其本以为言"开始。但在"西洋穷理之家之公论也"旁边有黄绿色批语云："鄙意欲自此句以上均归上篇"。一句，似为吴汝纶的批语。作者在修改时采纳这一意见，将此一段全部归入《卮言四》中。

者人。然而务成业立之后，天人势不相能，若必使之归宗反始而后快者。此不独前所举之一二事为然，小之则树艺牧畜之微，大之则修齐治平之业，无所往而非天人互争之境。其本虽一，其末乃歧。闻者疑吾言乎？则请观张弓，张弓者之两手也，枝左而屈右，力同出于一人也，而左右相距。由是则天行人事之相反也，其原又何不可同乎①？同原而相反者，固所以成其变化者也。

卮言六

夫天行人治二者常相反而不相成，固矣。然而人治之所以有功，即在与天行相反，此补天之说也。何以言之？盖天行者以物竞为功，而人治则以使物不竞为志。天行者，动其化物之机，设为当然之境，物各争存，宜者自立。由是而立者日强，强者日昌；不立者弱，弱乃灭亡。悬至信之格，以听物之自致而已。至人治乃大不然，立其所祈响之物，而尽吾力焉，为致其所宜者以辅相之，俾克自存，而可大可久也。今请更申前喻，天行者以种类孳生之无穷，每于寻尺之壤，其膏液雨露，仅资一本之生，乃纵不啻数十百本者，萌孽其中，竞求长养，乃又以旱干霜雪之虐，为之芸其弱而植其强。迨至一本独留，此不独坚韧胜常，且必具与境推移之能，而又或蒙天幸焉，乃能翘尔后亡，由拱把而致干霄之盛也。竞存之难，有如此者。至于人治之事，则何如乎！今夫天行之所存，必存其最宜者，然是最宜者，自人而观之，不必其最美而适用也。是以人治之兴，亦兴于人之有所择。譬如草木，必取其所好与利者而植之。即植之后，则必使地力宽饶有余，虫鸟勿蠹伤，而牛羊勿践履；旱则溉之，霜则苫之，爱护煦培，期于长成而后已。何则？彼固以是为美利故也。使其果实华叶，有以当乎主人之意，则其煦培爱护，将相引而弥长，又

① 原件以下有"《易·大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数字，作者修改时勾去。

使天时地利人事不大异乎其始初，则斯人之力，亦可为此树所常保，此人胜天之说也。虽然，人之胜天亦仅耳。今设所治之园，处于大河之滨，一旦刍茭不属，虑弹为河，微论于斯之时，主人救死不瞻，树于何有？即他日水退地干，而平沙无垠，纵主人精工树艺，而黄茅芦荻而外，何物能生？又设如地学家之说，北球又转为冰虚，则桃李楂梨，皆属无由得艺，此天胜人之说也。斯二者皆不可知而可知者也。夫天人相胜固如此矣，然人治虽辅相裁成，存其所善，亦必藉天行之力，而后可致其事，以获其所期。盖物竞之相刃相劘，虽人治无从尽遏。亦唯其不可尽遏，人治乃日进于无疆。诚以天演之精，在物之生必各肖其先，而又常趋于微异，以其有异，而人择以兴。故树艺之家，其果实花叶，有未尽当其意者，彼乃递择其善种，而日摧其恶种。物竞自若也，特前之竞也，竞宜于天；此之竞也，竞宜于人。其存一也，而所以为存异。夫如是积累而上之，恶日消而善日长，将见树枣栗者，可使实如瓜；治蚕桑者，可使茧如瓮。乃年月间事，无假神仙之术也。凡此之谓人择。人择之行，必学问格致之事精而后可。嗟乎！此真今日谋国富强之秘术，慎勿为卤莽者道也。

卮言七

天演之说，若更以垦荒之事明之，其理将愈真而易见。试设英吉利有数十百民，以本国谋生之难，愿往新地开垦，于是满载一舟，前往新洲南岛达斯巴尼亚处所。新洲即澳士大利亚，其南有小岛，名达斯巴尼亚。方其弃舟登岸，其耳目所触，水土动植，种种族类，以及寒燠燥湿，皆与英国大异，而莫有同者。于是此数十百民者，荜路褴褛，辟草莱，烈山泽，驱其猛兽虫蛇，不使与人争土，百里之周，俨然城邑矣。乃更为之播英之禾，艺英之果，致英之犬羊牛马，使之游且字于其中，将见百里之内，与百里之外，不独民种迥殊，而动植之伦，亦以

大异。凡此皆人之所为，而非天之所设也。故其事与前喻之园林，虽大小相悬，而其理则一。然而人事立矣，而其土之天行自若也，物竞又自若也。以一朝之人事，闯然而出于数千万年天行之中，以与之相抗，或小胜焉而仅存，或大胜焉以日辟，抑或负焉以泯而无遗，则一以此数十百民之人事如何为断。使其通力合作，而常以公利为期，养生送死之事备，而有以安其身；举措赏罚之政明，而有以平其气，则不数十百年，可以蔚然成国，而土著之种产民物，凡可以驯而服者，皆可渐化相安，转而为之用。不然，使此数十百民者，惰窳卤莽，愚暗不仁，相友相助之不能，转而縻精力于相伐，则客主之势既殊，彼土著旧种者，将因以为利，灭绝之祸，在旦暮间耳。即所与偕来之禾稼、果窳、牛羊或以无所托庇而消亡，或入焉而与旧种俱化。不数十年，将徒见山高而水深，而垦荒之事废矣！此即谓彼不知自致于最宜，而不为天之所择焉可耳。

卮言八

由垦荒以致成国，其所以然之故，前篇已约略言之，将于此篇大畅其说。今设此数十百民之内，而有首出庶物之一人，其聪明智虑之出于人人，犹常人之出于牛羊犬马[①]，幸而为众所推服，而立之以为君，以期人治之必申，而不为天行之所胜。是圣人者，其措施之事当如何？曰：彼亦法园夫之治园已耳。圣人之于其民，犹园夫于其草木也。园夫欲其草木之殖，凡可以害其草木者，匪不芟夷勦绝之；圣人欲其治之隆，凡不利其民者，亦必有以灭绝之、禁制之，使不克与其民有竞立争存之势。故其为草昧之君也，其余草莱、猛兽、戎狄，必有其烈之、驱之、膺之之事。其立达人，与其所选举以

① 原稿以下有"此不翅中国所谓圣人者也"一句，作者在修改时勾去。

辅治者，将惟其贤。亦犹园夫之于果实华叶，其所长养，必其适口与悦目者。且既欲其民和其智力，以与其外争矣，则其民必不可互争以自弱也。于是求而得其所以争之端。以谓争常起于不足，乃为之制其恒产，使民各有以遂其生，勿廪廪然常惧为强与黠者之所兼并。取一国之公是公非，以制其刑与礼，使民各识其封疆畛畔而毋相侵夺，而太平之治以基。夫以人事抗天行，其势固常有所屈也。屈则治化不进，而民生以彫，是必为致其所宜以辅之，而后其业乃可以久大，是故民屈于寒暑雨旸，则为致衣服宫室之宜；民屈于旱干水溢，则为之致潴渠畎浍之宜；民屈于山川道路之阻深而艰于转运也，则有道涂、桥梁、漕輓、舟车。设之汽电诸机，所以增倍人畜之功力也；设之医学，制为药品，所以救民之疠疾夭死也；为之刑狱禁制，所以绝民之强弱黠戆之相欺夺也；设之陆海诸军，所以御异种强敌之侮伐也。凡如是之张设，皆以民力之有所屈，而为致所宜，务使其民待于天者日以益寡，而于己足恃者日以益多焉。且圣人知治人之人，固赋于治于人者也。凶狡之民，不得廉公之吏；偷懦之众，不兴神武之君。故欲郅治之隆，必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中求其本也，故又为之学校庠序焉。学校庠序之制善，而后智仁勇之民兴，智仁勇之民兴，而有以为群力群策之资，夫而后其国乃一富而不可贫，一强而不可弱也。

嗟夫！治国至于如是，是亦足矣。然观其所以为术，则与吾园夫所以长养草木者，其道岂异也哉！假使员舆之中，而有如是之一国，则其民熙熙然、皞皞然，凡其国之所有，皆有以养其欲而给其求，所谓天行物竞之虐，于其国皆不可见，而唯人治为独隆，其民在在有以自恃而无畏，降而至于一草木禽兽之微，皆其民所以娱情适用之资，有其利而无其害。又以学校之兴、刑罚之中、举措之公也，故其民莠者日少，而良者日多。至一旦蒸为郅治，将各知其职分之所当为，与性分之所本有，通力合作，互相保持，以日进于治化无疆之

极，夫如是之国，古今之世所未有也，故①称之曰乌托邦。乌托邦者，无是国也，以为仅涉想所存而已。然使后之世果其有之，其致之也，将必非任天行之自然，无亦尽力于人治以补天，使物竞泯焉，而存者皆由人择而后可，及其至也，天行人治，合同而化，异用而同功②

后言九

夫人治之效，如前篇所形容者，可谓至矣。假真有如是之一日，然必谓其盛可长保，则又不敢必之说也。盖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含生之伦固莫不孳乳而寖多。夫乐牝牡之合而保爱所出者，此有化与无化之民之所同也。方其治之未进也，则死于水旱者有之，死于饥寒者有之。至于兵刑疾疫，则无化之国，其死民也尤深。故大敌之后，景物萧寥，有无异于新造之国者，其流徙而转于沟壑者众矣。迨新主出，物竞平，民获息肩之所，休养生聚，各长其子孙，不数十年，民气复矣，百年以往，户口之数，小邑自倍。以有限之地产，供无穷之滋生，不足则争，干戈之动，周而复始，循若无端，此天下之生所以一治而一乱也。然则治愈隆则民愈休，民愈休则其蕃也愈速。又况其民之德智两隆，凡天行之致害于人事者，皆有以救而胜之；民之恒产所以仰事俯育者，又各有其畛而无相侵牟。如是则十数传、数十传而后，必得神通如耶稣，能以二馒头食四千余人而后可。不然，则人道既各争存，其势不出于争，将安出耶？争则物竞兴而天行用事，所谓至治之隆，儳然有不终日之势矣。故人治者所以平物竞也，而物竞乃即生于人治之大成，此诚天道人理之必然，炯然如日月之必出入，不得以美言饰说，苟用自欺者也。

---

① 原稿以下有“中国谓之华胥，而西人”数字，作者修改时勾去。

② 原稿以下有“则所谓天地位而万物育者矣”一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设前篇所谓首出庶物之圣人，于彼新造乌托邦之中，有如是之一境，此其为所前知，固何待论。然吾侪小人，试为揣其所以挽移之术，则就可知而言之，其术将不出二涂而已。一则任民之孳乳，至于过庶食不足之时，然后谋所以处置之者；一则量其国之食以为生，立嫁娶收养之程限，而使其民不得有过庶之一时。夫由前而言，则即今者英国与德法诸邦之所用，然其事不过移密就疎，挹兹注彼，以邻为壑，会有穷时，穷则大争仍起。由后而言，则微论程限之至难定也。就令微积之学，格致之事，日以益精，而程限较然可立，而其行法之方，又安出耶？此又事之至难者也。于是而议者曰：是不难。天下事有骤视若不仁，而实则天下之至仁也者。今庶而过，既必至争，争则必有所灭，而灭又未必皆不善者也。则何若于此之时，先去不善而存其善。夫圣人之治民，与园夫之治草木，其为道固同矣。园夫之于果实花叶，过盛则删荑之而已矣；拳曲拥肿，则拔除而已矣。夫唯如是，故其所长养者，皆嘉葩珍果，而种日进也。去不材而育其材，治何为而不若是。罢癃、愚痫、残疾、颠丑、盲聋、狂暴之子，不必尽取而杀之也。鳏之、寡之，俾无遗育，不亦可乎？使居吾土而衍者，必强佼、圣智、聪明、贤哲之子孙。此真郅治之所期，而又何忧乎过庶。主人对曰：唯唯，愿与客更详之。

卮言十

盖挽近天演家用其择种留良之术于树艺牧畜之间，而繁硕茁壮之效，若锲左券而致也。于是以谓，人者生物之一宗，虽灵蠢攸殊，而血气之躯，传衍种类，所谓生当肖其先，而又代趋微异者，与动植诸品，无或殊焉。夫其术既用于草木禽兽而大验矣，则行之人类，亦将日起而有功。此其说，虽若吓人，然执其事而择其效，则确乎有必然者。顾惟是此择与留之事，将谁任乎？前于垦田立国之始，设为主治之一人，所以云其前识独知，必出于人人，犹常人之出

于牛羊犬马者。盖必如是，而后可独行而独断也。诚使如是，则无论如亚洲诸国，亶聪明作元后，作君作师，而天下无敢越志之至尊；或如欧洲天听民听，天视民视，公举公治之议院。或独或聚，圣智同优，夫而后托而使主治也可，即托之以此择与留之事，亦蔑不可，然而旷览此三洲大小六十余国之间，而上下其古今之记载，此独知前识，出于人人，犹人道之出于牛羊犬马者，果其谁耶？

夫择种留良之术，其用诸树艺牧畜而大有功者，以其所择者草木禽兽，而择之者人也。今则以人择人，是何异于上林之羊，欲自为其卜式；汧渭之马，欲自为其伯翳，多见其不知量而败也已。且欲行此道，是操选政者，不独具前识如神明，又必极其刚戾忍决之资而后可。夫刚戾忍决固无难，暴君酷吏，诚优为之。即今欧美诸邦，所号为民主，而实则聚数十百万人之众，称天而行，以陵驾一切者，亦皆能之。独先觉之事，则分限于天，而不可以人力勉也。然则此不仅求之一人之为难，即合一群之才力以思，亦不可得。久矣合群愚不能成一智，聚群不肖不能成一贤也。且从来人种难分，比之飞走下生，或相倍蓰，每有孩提之子，其性情品格，父母视之为庸儿，旁观目之为劣子，温温未试，不比于人。逮磨砻世故，变动光明，事业声施，赫然惊俗，国蒙其利，民载其功。吾固知聚百十少年于此，使天演家凭其能事，恣为决择，使判某也为贤为智，某也为不肖为愚，某也宜室宜家，某也当鳏当寡，应机立断，无或差讹，用以择种留良，事均树畜。来者不可知，若今日之能事，则尚未足以企此也。

以上于丁酉四月望日删节　复自记

后言十一

夫聪明前识，首出庶物之神人，既已渺不可得，则此择种留良之术，无以行于民政之间，前论所陈，皦然如日。故以人代天，其事

必有所底，此无可如何者也。原夫斯民所以相系相属之故，其理至为微妙难思。使未得其人，而欲冒行其术，则不特于治理无所复加，且虑其术果行，则其群将涣[①]。人之异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第深思其所以能群之故，则其理明矣。虽然，天之所生，其能群者，乃不独斯民而已。试略举之：禽之能群者，如雁如乌；兽之能群者，如鹿如象。至如米利坚之犎，阿非利加之猕，则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昆虫之能群者，有蚁有蜂。凡此皆因其能群，而自存于物竞之后者也。今将即蜂之群而察之，其与民之为群同欤异欤？意或者其皆可深思，而以明夫天演之理欤？

夫蜂之为群也，审而观之，乃真有合于前古三代之规，而为今日欧洲以均富言治者之极制也。彼以均富言治者曰：财之不均，乱之本也。故一国之民，当通力而合作，事各视其所胜，养各给其所欲。而为上者，察式廉空，使各得分愿，而莫敢并兼焉，夫而后可与言治。此其道，蜂道也。夫蜂有后，蜂王雌，故曰后。其民雄者惰，而操作者半雌。采花酿蜜之蜂皆半雌，而其雄不事事，而俗误以为雌，呼曰蜂姐。一壶之内，计口而禀，各致其职。昧旦而起，吸胶戴黄，制为甘芗，用以共保其群之生，而与凡物为竞。此虽蠉飞蠕动之所为，然核其事，而考其所以为存之理，则与前所论垦土立国之人治，其事岂异也哉！其为群也，动于天机之不自知，各趣其功，而于以相养。各有其职分之所当为，而未尝争其权利之所应享。是辑辑者，为有思乎？有情乎？吾不得而知之也。若自其可知者言之，则无亦最粗之知觉运动而已。然设以蜂言蜂，使其中有劳心者焉，劳力者焉，则劳心者必其雄而不事事之惰蜂。以其暇也，其所有神识智计，必为天之所纵，而皆生而知之，而非由学而来，或由悟而入也。其劳力者必其半雌，凡所为盻盻然终身勤动，以为酿蓄之事，而所禀之食，又倮

① 原稿以下有“荀卿之言曰”五字，作者修改时勾去。

然仅足以自存，是细腰者，亦必安而行之，而非有计较审度。由墨之道以为人，抑由杨之道以自为也。何则？彼皆自裂房茧羽而来，各趋其方，未尝有或教焉者，或学焉者，而能事已各具矣。然则蜂之为群，其非为物之所设，而为天之所成明矣。而天之所以成此群者奈何？曰：与物以含生之欲，辅之以自动之机，而后冶之以物竞，捶之以天择，使肖而代迁之种，自范于最宜，以存其种，此自无始来，累其渐变之功，以底于如是者。及其既成，乃[①]诱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然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彼动物学家于殊种之蜂，由孤悬之蒲芦果蠃，渐至群聚之蜜蜂，递析区分，明其所以迭殊之故，知其为天演之一事[②]也。

卮言十二

人之有群，其初亦动于天机之自然乎？其亦天之所设，而非人之所为乎？盖群肇于众，其所聚而不散者，理与禽兽无以异也。曰：将以善其相为生养保持之事而已。其始不过夫妇、父子、兄弟之合，合久而联系之情益固。迨生齿日蕃，则相为生养保持之事亦愈益备。夫如是之群，合以与其外争，或人焉，或兽焉，将皆可以无畏，而有以自存。盖唯泯其争于内，而后有以为强，而胜其争于外也。此人所与飞走蠉泳之群，同其理而无少异者也。

然则人虫之间，卒无以异乎？曰：有。鸟兽昆虫之于群也，因生而受形，爪翼牙角，各守其能，可一而不可二，如彼蜂然。雌者雄者，一受其成形，则器与体俱，专专然趋为一职，以毕其生，以效能于其群而已矣，又乌知其余！假有知识，则知识此一而已矣；假有耆欲，亦耆欲此一而已矣。何则？形定故也。一壶之内，新王不生，

---

① 原稿以下有“如庄周所云”五字，作者修改时勾去。

② 原稿以下有“绝非恢诡无据之说”数字，作者修改时勾去。

则本其形以为事，各奋其职，以应其群之所需，相待而不可偏废，而又安用其争也哉！至于人则不然。其受形虽有大小强弱之不同，其赋性虽有愚智巧拙之相绝，虽情感知觉，亦诚有不可以齐一者。然天固未尝限之以定分，使划然为其一而不得跂其余，曰此可为士，必不可以为农；曰此终为小人，必不足以为君子也。此其异于鸟兽昆虫者一也。且凡人之性情，其与生俱生者，有大同焉，曰好甘而恶苦，曰先己而后人。夫曰先天下为忧，后天下为乐者，世固有是人焉，而无如其非本性也。夫人之先亦远远矣，其始禽兽也，不知更百万年而为山都木客，又不知更几何年而为毛人猺獠，由毛人猺獠，经数万年之治化，而渐有今日，此不必深讳者也。自禽兽以至为人，天演之事也。其间物竞天择之用，无时而或休，而所以能与万物争存，战胜而种盛者，有其所最宜故也。其所最宜云何？曰独善自营而已①。自营为私。私之一言，乃自无始以来，斯人种子，由禽兽具此，渐以为人，直至今日，而根株尚在者也。先民②曰：人之性恶。又或曰：人为孽种，自有生以来，便含罪过。其语皆有所证，而未可以尽非也。是故凡为生人，莫不有欲，莫不求遂此欲。其始能战胜万物，而为天所择以此。其后用以相贼，而为天所诛亦以此。何则？自营之私大行，则群道息矣，此人所与禽兽昆虫异者又其一也。

后言十三

自营者必侈于自由，自由侈则侵人，侵人则争，争则群涣。故曰：自营大行，群道将息也。然而天地之性，物之最为能群者又莫人若也。如是则其所受于天，必有以制此自营者，夫而后有群之效也。是故要终原始，知人之所以群，与物之所以群，必有其甚异者，不仅

---

① 原稿以下有“韩非曰”三字，作者在修改时勾去。

② 原稿为“荀卿”二字，作者在修改时改为“先民”。

如前所云二者已也。夫物莫不爱其苗裔，否则其种早绝而无余，此夫人而知之理也。独爱子之情，至于人而特挚。又以人子之生，其有待于父母之保持，较他物为最久，故其用爱也尤深①，以其所爱，及其所弗爱。然则慈幼者，仁之本也。而慈幼之事，又若从自营之私以起，由私生慈，由慈生仁，由仁胜私，此道之所以不测也。尤有异者，惟人道善以己微物。凡他人之事，他人之情，皆不能漠然相值，而无概于其中。此所谓感而遂通者也。讲生物之学者，谓仪形肖貌之事，独人为能，禽兽不能画，不能象，以至容止音声，凡放仿之事，庶物或亦能之，终不如人伦之独绝。无宁惟是，即情想隐微之间，皆相为感通，不能矫然离群，使人自人而我自我。故语曰：一人向隅，满堂为之不乐；孩提调笑，戾夫为之破颜。涉乐方笑，言哀已难，动乎所不自知，发乎其不自已。

或谓古有人焉，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设今日而有深识高明之士，其意气若将尘垢秕糠一世也者，骤于涂中，遇一童子显然傲侮轻贱之，谓彼其心，毫不一动然者，吾尚未之敢信也。往者埃及之哈猛必欲取摩德开而枭之高竿之上，可谓过矣。然以亚哈稣鲁经略之重，而何物犹太，漠然视之，其憾之者犹人情也。复案：此事与西京李将军杀灞陵尉事绝相类②。不见夫怖畏清议者乎？刑章国宪，未必惧也，而斤斤然以乡里月旦为怀，美恶毁誉，至无定也，而礼俗既成之后，则通国不能畔其范围。人宁受饥寒之苦，不忍舍生，而愧情一兴，则计短者至于自杀，凡此皆感通之机，而人所以甚异于禽兽者也。感通之机神，斯群之道立矣。是故治化愈开，人与人之联系愈密，密故民气愈和，而所以和

---

① 原稿以下有"孟子曰：仁者"数字，作者在修改时勾去。

② 自"往者埃及之哈猛"至"西京李将军杀灞陵尉事绝相类"，原稿作"李将军必取霸陵尉而杀之，可谓过矣！然以飞将威名二千石之重，彼尉腆焉以等闲视之，其憾之者，则真人情也"。作者修改时改为今文。

者，又以忧乐公而感通广也。他人之所为，常衡之以我之好恶，而我之所作，亦考之以他人之毁誉。自龆龀以至黄鲐，凡人与己之一言一行，皆与好恶毁誉，相附而不可离，其究也，乃不能作一念焉，而无好恶毁誉之别，由是而有是非，亦由是而有羞恶。故人心常德，皆本之能相感通而后有。于是而人心之中，常有物为之宰，字曰天良。天良者，保群之主，所以制自营之私，不使过用以败群也。

卮言十四

夫群之不散，由人心之有天良，而天良发于人道之善为相感。其端起于至微，而其效终于至钜，夫此之为治化。治化者，固天演之一事也。其用在厚人类之生，大其与物为竞之能，用以自全于天行酷烈之际。故治化虽原出于天，而不得谓其不与天行相反也①。然自礼刑之用，皆所以息忿而平争，故治化进而天行日消，即治化进而自营之私日减，自营减之至尽，则人与物为竞之权力，又未尝不因之俱衰，此又不可不知者也。故比而论之，则合群者，所以平群以内之物竞，即所以敌群以外之天行。人惟以自营，能独伸于庶物，而自营过用，则其群以漓，以合群而有治化，治化进而自营减，克己仁让之风兴，然自其群又不能与外物无争，故克己太深，而自营尽泯者，其群又未尝不败也。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理诚如是，无如何也。今泰东西之言道德者，皆曰终身可行莫如恕，平天下莫如絜矩矣。泰东者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求于朋友先施之。泰西者曰：施人如己所欲爱。又曰：设身而处地，待人如己之期人。凡斯之言，皆所谓金科玉条，贯彻上下者也。顾此为名言，夫岂可议。且自常人行之，有必不能悉如其量者。虽然，学问之事，与名教微有

---

① 原稿以下有“此治化之名，所以常与天行对也。班固曰：不仁爱则不能群，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群而不足，争心将作，斯言也，与以天演言治者，又何间乎”一段文字，作者修改时勾去。

不同。名教重利害，学问审虚实。故言理贵乎其真，而无容心于其言之美恶，苟自其实事而言之，则恕道与自存之理，固期期乎有其不相比附者也。盖为恶者，莫不欲逃其诛，此人心之所同也。今有盗吾财者，使吾而处盗之地而为计焉，则莫若勿捕而勿罚。今有批吾颊者，使吾而设批者之身，则左受而右不再焉，已厚幸矣。夫如是，其说果行，将天下有金科玉条，而无民约国法也。持是理以与物争存，其魂魄或为天之所择，而其身先无以存于世矣。是故恕之为道，可以行其半，而不可行其全；可以用之民与民，而不可用之国与国。民尚有国法焉，为之持其平而与之直也。至于国，则吾恕而彼不恕，为之持其平而与之直者谁哉！故自营尽而纯无私者，其群又未尝不败也。

卮言十五

右十四篇皆诠天演之义，得一一复案之。第一篇，明天道之常变，而其用在物竞与天择。第二篇，标天演之大义，明其为万化之宗。第三篇，专就人道言之，以异、择、争三言，明治化之所以进。第四篇，取喻园夫之治园，明天行、人治之必相反。第五篇，言二者虽反，而出一源。特天行则恣物之争，而存其宜；人治则致物之所宜，以求得其所祈响。第六篇，天行既泯，物竞斯平。然物有肖先而异之性，故人治可以范物，使日进善而不知，此治化之所以大足恃也。第七篇，更以垦土建国之事，明治化之正术。第八篇，设其民日滋，而有神圣为之主治，其道固可以园夫为师。第九篇，证其术之终穷，穷则天行复兴，人治终废。第十篇，论所以救治之术，独有耘莠存苗，而以人耘人，其术必不可用。第十一篇，言群出于天演之自然，有能群之天倪，而物竞为之炉锤，人之始群，不异昆虫鸟兽也。第十二篇，言人与物之不同。一曰才无不同，一曰自营无艺。二者皆争之器，而败群之凶德也。然其始则未尝不用是以自存于絪缊

草昧之时。第十三篇，论所以能群之吉德，始之于能感，终之于天良。人有天良，群道乃固，于此窥择种之术之不可用矣。第十四篇，明自营虽凶，亦在所用，而克己至尽，未或无伤。故恕之为用，有时而穷，而古今百王之治，不能一日废兵刑也。

统此十四篇之论而观之，则知人择之事，可以行草木禽兽之中，断不可行诸人群之内。人群者，本克己仁让而后立也。择种之说行，姑无论智之不足恃也，就令足恃亦使恻隐仁爱之风日衰，而其群以涣。假令有国者，而逢过庶之患，则以为欲善吾群，则莫若顺天行之道，去其愚不肖与弱，而存贤智与强，夫如是，则凡卹罢癃、养残疾之政，皆与其治相舛而不行，直至医药治疗之学可废，而男女之合，亦将如会聚牸牝之为，而隳夫妇之伦而后可。狭隘酷烈之治深，而慈惠哀邻之意少。数传之后，风俗遂成，斯群之善否不可知，而所恃以相维相保之天良，其有存者不其寡欤！故曰以人择求强，乃其效适以得弱。盖过庶之患，难图如此。虽然，今者天下非一家也，五洲之民，非一族也。物竞之水深火烈，时平则隐于通商庀工之中，世变则发于战伐纵衡之际，此中天择之事，所眷而存者云何？而群道所因以进退者又奚若？国家将何所恃，而有以自立物竞之余，虽其理诚为奥赜繁衍，非此区区卮言所得尽，深察世变之士，当思之而自得于言外也夫！

此下宜附后案，著斯宾塞尔“治进自不患过庶”之旨。

卮言十六

前篇谓治化进，则物竞不行固矣。然此不过天行之物竞已耳。何谓天行物竞？救死不赡，民争食也。此之虽泯，而人治之物竞，犹自若也。何谓人治物竞？趋于利禄，求上人也。唯物竞长存，而后主治者可以操砥砺之权，以砻琢天下。夫主治者，或独据全权

之君主；或数贤监国，若周共和；或合通国之权，如泰西之民主。其制虽异，其权实均，亦各有推行之利与弊。要之其群之治乱强弱，视民品之如何，主治者抑其次矣。然而既曰主治，斯皆有化导其群之能，而其为术，不外道、齐、举错与刑赏之间而已。盖主治者悬一格以求人，曰必如是吾乃尊显爵禄之，使所享之权与利，优于常伦焉，则天下皆奋其材力以思，以求合于其格，此又不遁之理也。其始也为竞，其究也为习，习之既成，则虽天子有不能与庶物角胜者。后之衰者驯至于亡，前之利者，适成其弊。此导民取舍之间，所以大可惧也。故天演之事，某端恒孕于至微，而为常智之所忽。及蒸为风俗，沦浃性情之后，见其为弊，乃谋所以反之。操一苇以障狂澜，洒杯水以救车薪，此亡国乱群所以相随属也。群之既涣，则人治已失其权，即革故鼎新者，亦不过勉为其时之最宜，以听天事之决择，此所谓人群天演也。

赫胥黎曰：人群天演，其用事与动植之天演皆不同。事功之转移易，而民之性情气质变化难。持今日之英国以与图德之朝相较，自显理第七至女主额里查白为图德之代，起明成化二十一年，至万历三十一年。则国政民俗相悬远矣。而吾民之官骸情性，则若无少异于其初。词人狭斯丕尔之所写生，狭斯丕尔，万历间词曲家，其传作大为各国所诵读宝贵。与今之人不仅声音笑貌同也，其相攻相感不相得之情，又无以异。若谓民品之进，必待治化既上，天行尽泯而后有功，则自额理查白以至维多利亚，此两女主相去三百余年之中，兵争盖寡，无炽然用事之天行也。且所谓择种留良之术，虽不尽用，亦间有行者。刑罚非不中也，民之得罪于群者，或流之，或杀之，或锢之终身焉，以游惰呰窳者之种下也，故振贫之令曰：凡仰给县官者，男女不同居，凡此之为，皆所以使不肖者无遗育其种类，以害此群也。然其事卒未尝大验者，则又何也？盖如是之事，合通国而计之，则所及者隘，一也；犯法者，失业者，事常在中年以后，故刑政未加乎其身，此凶民惰民

已婚嫁而育子矣，此又其一也。且其术之穷不止此，夫世之不幸罹文网，与无操持而惰游者，其气质种类，不必皆不肖也。盖人之至于死囚贫乏者，其受病虽恒在乎性情，而太半则缘乎所处之地势。善乎，英谚有之曰：粪在田则为肥，在衣则为不洁。然则不洁者乃肥而失其所者也。故豪家土苴金帛，所以扬其惠声；而中产之家，则坐是以至于冻馁。猛毅致果之性，所以成将帅之威名；仰机射利之奸，所以致商贾之厚实。而用之一不当，则刀锯囹圄从其后矣。然则彼被刑无赖之人，不必皆由天德之不肖，而恒由人事之不祥也审矣[①]。滔行失业，于种乎何尤！今而后知绝其种嗣，俾无遗育者之真无当也。且每有人种受性甚偏，乃以牉合得宜；有以剂其偏，而生子大异[②]。故即英伦一国而言，五百年治功所进，几于绝景而驰，而其民气质性情，尚无可指之进步。而欧美两洲之物竞炽然。天演为炉，天择为冶，所骎骎日进者，乃在学术、政治、工商、兵战之间。呜呼！可谓奇观也已。

卮言十七

且今之竞于其群者，非竞于所以为存也。诚如是，则衣食足以救寒饥，居室足以御风雨，无余事矣。今之竞，非竞于所以为存也，竞于富贵优厚而已。战而胜者在上位，持梁啮肉，驰坚策骄，而役使夫其群之众；不胜者居其下流，其尤病者，乃无以为生，而或陷于刑网。今者合英吉利通国之民而计之，其战而如是胜者，百人之内，几几得二焉。其赤贫犯法者，自我观之，亦不过得二焉，恐议者之以为少也。吾今乃以为百人得五可乎？然则前所谓天行之虐，所见于此群之中，统而计之，不外二十得一而已。是二十而一者，薜

---

① 原稿以下有"窃钩者诛，窃国者侯。"数字，作者修改时圈掉。

② 原稿以下有"此瞽瞍之所以有舜，而以汉高、吕雉之悍鸷，乃嗣之以孝惠之柔良，皆可于此中略窥消息也"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然在涂炭之中，日有寒饥之厄，周其一身者，皆猥陋不洁，不足以遂其生，嫁娶无节，蕃息之易，与圈牢均。故其儿女，虽以贫露多不育者，然其生率常过于死率也。虽然，彼贫贱者，固常自为一类也。此二十而一者，固不能于二十而十九者，有选择举废之权也。则群之不善，非其罪也。设今有牧焉，于其千羊之内，简其最下之五十羊，驱而置之硗确不毛之野，任其弱者自死，强者自存。夫而后乃驱此后亡者，还入其群，而并畜同牧之，此其牧为何如牧乎？此非过事之喻也，不及事之喻也。何则？今吾群之中，是赤贫陷刑者，尚未为最弱极愚之种，如所谓五十羊者也。且今之竞于富贵优厚者，当何若而后能胜乎？以经道言之，必其精神强固者也，必勤足以赴功者也，必智以虑事，忍以济事者也，又必其人之非甚不仁，而后有外物之感孚，而恒得同类之己助，此其所以为胜之常理也。

然而世有如是之民，以竞于群中，而又不必得胜效者，则又何哉？盖世治之最不幸，不在于贤者在下位而不能升，而在于不贤者在上位而无由降。门第、亲戚、援与、财贿、例故，与夫主治者举错之不明而自私，之数者皆其沮降之力也。譬诸重浊之物，而傅之以气脬木皮；又如不能游者，挟救生之环，此其所以为浮，而非其物之果能沿溯凫没以自举而上也。使一旦取其所傅者而去之，则凡以愚不肖以处上者，将皆如水中之泥沙，本地亲下，必终归于其所。而物竞天择之事，将使一群之民，如一壶之水，然熨之以火，而其中无数之莫破微尘，暖者自升，冷者旋降，循环周流，至于同温等热而后已。是以任天演之自然，而听其效之自至，则一群之众，其战胜自存，而为斯群之大分者，固不必其最宜，将皆各有所宜，以自与其群相结。其为数也既多，其合力也自厚，其孳生也自广。夫以多数胜少数者，天之道也，又何虑于前所指之二十而一之莠民哉！嗟呼！又真善群之至术也。

今夫一国之事，自外而言之，则有邦交；自内而言之，则有民

政。邦交民政之事，必操之聪明、强固、勤智、忍毅而仁之人。夫而后其国强而民富者，天下所共知也。由吾之术，则不肖自降，贤者自升。邦交民政，必得其宜者以为之主，且与时偕行，流而不窒，盖不仅富强而已，抑且有进群之效焉。此固人事之可恃而有功者也。夫何必择种留良，法园夫之治草木；又何必任运推移，自勉于天行之最宜而后为善哉！

后言十八

前数篇言园夫之治园也，有二事焉：一曰设所宜之境以遂物之生；一曰去恶种而存其善种。此自人治之事而言之，则前者为保民养民之事，后者为善群进化之事。善群进化之事，园夫之术必不可行，故不可以人力致。而古今为治，不过保民养民而已。而后之事则行之于教民之间，在取民同具之明德，固有之良能，而日新扩充之，以为其群所公享之乐利。古者为学，形气道德之家，分而为二，今者合二为一。所论者虽道德治化，而其所由之术则格物家所用，以推验证明形下者也。始于实测，继而推求，终于试验。凡政治之所施，皆用此术，以考核扬榷之，由以知其政之窒通，与能得其所祈响否也。夫天行物竞，固无从绝于两间。诚使五洲有大一统之一日，书车同其文轨，刑赏出于一门，人群大和，而人外之争尚自若也；过庶之祸，无可逃也。人种之先，既以自营不仁而独伸于万物，累传以后，恶本仍存，呱呱坠地之时，已含无穷为己之性。私一日不去，争一日不除；争一日不除，天行依然用事，如日之照，无可疑者。夫使后来之民，得纯公理而无私欲，此去私者，天为之乎？抑人为之乎？吾今日之智，诚不足以前知，然而一事分明，则今者之民，既相成群而不处于独，若私过用，则不特必害于其群，抑且终伤于一己。何则？托于群而为群所必不能容故也。是以成己成人之道，必在惩忿瘠欲，爱人屈私。此其事诚非可乐，而行之其效之美，

乃不止于可乐。

今夫人类自其天秉而观之，则自致智力，教化道齐，可日进于无疆之休，盖无疑义。然而自夫人之用智用仁，虽圣贤不能无过，自天行常与人治相反，而时时欲毁其成；自夫人之不能无怨怼，而常觊觎其所不可期；自夫人囿于形气之中，而知识必不能逾以窥天事之至奥。夫如是而曰：人道必终有极美备之一时，有善无恶，有乐无忧，特需时以待之，其境必至者，真理之所必无，而人道之所以足闵叹也。而今之持前说者，抑何多也。此事如割锥术中，双曲线所有之远切线，可日趋于至近，而终不可交。虽然，既生而为人，则及今可为之事亦伙矣。遂古以来，凡人类所有之事，皆所以补天辅民者也。已至者无隳其成功，未至者无怠于自进，则治化与日月俱新，亦有非前人所梦及者，前事具在，较然可知。夫如是以保之，夫如是以将之。然而形气内事，皆抛物线也，至于其极，不能不反。反则大宇之间，又渐为天行之事。人治以渐，退归无权，我曹何必取京垓年代以外事，忧海水之少，而以泪益之也哉！

丁酉四月十七日删节　复识

是日俄罗斯使人胡王至紫竹林，以海军公所为邸，吾于案上闻炮声，知其至也。

附识。

卷　下

论　一

道每下而愈况，虽在至微，尽其性而万物之性尽，穷其理而万物之理穷，在善用吾知而已矣，安用钩湛缒幽，然后为大乎？今夫莢两缄以为郛，一房而数子，瞀然不盈掬之物也。使艺之不违其性，雨足以润之，日足以暄之，则无几何，其力之内蕴者敷施，其质之外

益者翕受；始而萌芽，继乃引达，俄而布蒦，俄而坚熟，时时蜕其旧而为新，人弗之觉也，觉亦弗之异也。睹非常则惊，见所习则以为不足察，此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之所以众也。夫以一子之微，俄而有根荄支干花叶果实，非一曙之事也。其积功累勤与人事之经营裁斫异，而实未尝异也。一鄂一柎，极之微尘质点，其形法模式，苟谛而视之，其结构钩联，离娄历鹿，穷精极工矣，又皆有不易之天则，此所谓至赜而不可乱者也。一本之植也，析其体则分为官，合其官则为具体。根干以吸土膏也，枝叶以收淡气也；色非虚设也，草木有绿精，而后得日光能分炭①于炭养二。形不徒然也，翕然通力合作，凡以遂是物之生而已。是天工也，特无为以成，有真宰而不得其朕耳。今者一物之成，其形制之巧密既如彼，其功用之美备又如此，然而天乃若不甚惜焉者，蔚然茂者，浸假而彫矣。荧然晖者，浸假而瘁矣。夷伤黄落，荡然无存。存者仅如他日所收之实，复以函将然未然之生机，用以显太极无极之能事，至哉神乎！其生物不测有如此者。

今夫易道周流，耗息迭用。所谓万物一圈者，无往而不遇也。不见小儿之抛堉者乎？过空成道，势若垂弓，是名抛物曲线。复案：此线乃极狭椭圜之两端。假如物不为地体所隔，则将行绕地心，复还所由抛之本处，成一椭圜。其二脐点，一即地心，又其一在地平以上也。从其渊即顶点而平分之，则前半飏而上行，后半陁而下降。此以见天行之从虚而息，由息而盈，从盈而消，由消反虚，生理所历，与斯同道②。故天演者，如网如箑，始以一本，散成万殊，以一本含万殊之能，以万殊极一本之致；又如江河然，始滥觞于昆仑，继乃出梁益、下荆襄，洋洋浩浩，趋而归海，而兴云致雨，则又反宗始。以简易伏变化之机，是之谓储能；后渐繁殊，极变化之致，是之谓效实。储能也，效实也，合而言之天演

① "炭"字旁边有批语云"似是炭字"四字。

② 原稿以下有"星命家所谓生旺暮绝者，亦此志也"一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也。此大宇之内，仰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有生无生所莫能外也。

额拉吉赖图周时希腊人曰：世无所谓今也。有过去，有未来，而无见在。譬之濯足长流者，抽足再入，已非前水。何则？是混混者，未尝待也。方云一事为今，其今已古。且精而言之，岂仅言之之时已哉！当其涉思，所谓今者，固已往矣[1]。今然后知静者未觉之动也。平者不喧之争也。当其发见，目击道存，要皆群力交推，屈伸相报，万流汇激，胜负相乘，大宇长宙之间，常此摩荡运行而已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精之而为神为虑，显之而为气为力。物乌乎凭而有色相？心乌夫主而有觉知？将果有物焉，不可道，不可名，而为是蕃变者因耶？万世之后，而有能通其故者，犹旦暮遇之矣。

复　案：前论所言，植物由实成树，树复得实，相为生死如环无端固矣。但挽近生学家言，以为凡有生气之物，人禽、虫介、草木，谓之有官之物；而金石、水土则为无官，无官者不死，以其未尝有生也。而有官者一体之中，有其死者焉，有其不死者焉，而不死者又非精灵魂魄之谓也。可死者甲，不死者乙。判然两物。如一草木，其根荄、支干、果实、花叶，甲之事也。而乙则离母而附于其子，緜緜延延，代可微变，而不可以死，或可分其少分以死，而不得以尽死，此动植所莫不然者也。是故一人之身，常有物焉，乃祖父之所有，而托生于其身。盖自得生受形以来，递嬗迤降，以至于今，未尝死也。又，储能、效实乃力学理学家常语，即中庸之中和。

论　二

大地抟抟，诸教杂行，夫其中圣贤之所以诏垂，帝王之所制

[1] 原稿以下有"子在川上曰：水哉！水哉！又曰：回也见新，交臂非故。东西微言，其同如是"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立[①]，虽旨意悬殊，何一不因畏天坊民而后起事乎！疾痛惨怛，莫究所由然；爱恶相攻，致憾于同种。神道王法，要终本始，其事固皆从忧患生也。且忧患果何物乎？夫其物既为两间所无可逃，则其事知为天演所不可离。是故忧患者，天行之用，施于有情，而与知虑并立者也。夫天地之性人为贵，苟非能群，则天秉无由张皇，而最贵最灵之能事不著。人非能为群也，而不能不为群；有人斯有群矣，有群斯有忧患矣。故忧患之浅深，视能群之量为消长。方其混沌僿野，与鹿豕同，谓之未尝知忧患焉，蔑不可也；进而穴居巢处，有忧患矣，而未撄也；更进而为射猎游牧，为戎獠，为蛮夷，撄矣而犹未至也；独至伦纪明，文物兴，宫室而耕稼，丧祭而冠婚，如是之民，夫而后劳形怵心，计深虑远，若天之胥靡，而不可弛耳。咸其自至，而虐之者谁欤[②]？

民之初生，固禽兽也。无爪牙以资攫拏，无毛羽以御寒暑，比之鸟，则以手易翼，而无与于飞；方之兽，则减四为二，而不足于走。夫如是之生，而与草木禽兽樊然杂处大地之中，乃能岿尔自存于物竞最烈之后，且不仅自存，乃褎然有以首出于庶物。然则人于天地之中，独具最宜以制胜万类也审矣。是岂徒灵性有足恃哉！亦由自营之私胜耳。然则不仁者，今之所谓凶德，而夷考其始，乃人类之所恃以得生，深于私，果于害，夺焉而无所与让，执焉而无所于

---

① 以上数句原作“传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太史公曰：《离骚》盖自怨生也。嗟夫！岂唯是《易》、《离骚》而已。六艺、传记之所垂，大抵皆古圣贤人发忿之所为作也。岂惟是六艺、传记而已，彼司徒之有教，司寇之有刑，周公、孔子之所制作，老聃、释迦之所教诫，降以至于欧罗之景教，天方之哥兰”。作者在修改时改为今文。

② 原稿以下存“彼老聃、庄、列之徒，未之知也。嚷嚷然訾圣智、薄仁义，谓哼哼已乱天下，未若还淳反朴之为得也。明自然矣，而不知礼乐刑政者，正自然之效。此何异乐牝牡之合而怪其终于生子乎？此无他，视圣智过重，以转移世运为圣人之所为，而不知世运至，然后圣人生；世运铸圣人，而非圣人铸世运也。徒曰明自然而昧天演之道故也”一段文字，作者修改时勾去。

舍，此皆所恃以为胜也。是故浑荒之民，实合狙与虎之德而兼之。形便机诈，好事效尤。附之以合群之材，重之以贪戾狠挚、好胜无所于屈之风。少一焉其能免于阴阳外物之害，而不为所吞噬残贼无噍类者寡矣。然而孰知此所恃以胜物者，浸假乃转以自伐耶？何以言之？人之性不能不为群，群之治亦不能不日进；群之治日进，则彼不仁之自伐亦日深。人之始其与禽兽杂居者，不知其几千万岁也；取于物以自养，习为攘夺不仁者，不知其几千百世也。其习之于事也既久，其染之于性也自深。气质缠成，流为种智。是以其治化虽进，其萌枿仍存。嗟夫！此世之所以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也。夫自营不仁之宜于为散，不宜于为群；宜于乱而不宜于治，夫人而知之者也。

昔之所谓狙与虎者，彼非不欲其尽死，而化为麟凤驺虞也。而无如是狒狒耽耽者，卒不可以尽伏。向也，资二者之德而乐利之矣，乃今试尝用之，则乐也每不胜其忧，利也常不如其患。凶德之为虐，较所谓阴阳外物之害，不翅过之。由是悉取其类，揭其名而戮之，曰过、曰恶、曰罪、曰孽。又不伏，则鞭笞之、放流之、刀锯之、铁钺之。甚矣哉！群之治既兴，是狙与虎之无益于人，而适用自伐也。而孰知其始之固赖是以生乎？是故忧患之来，其本诸阴阳者犹之浅也，而缘诸人事者乃至深①。六合之内，天演昭回，其奥衍美丽，可谓极矣，而忧患乃与之相尽。然则治化之兴，果有以祛是忧患者乎？将人之所为，与天之所演者，果有合而可奉时不违者乎？抑天人互殊，而二者之事，固不可以终合也。

论　三

大抵未有文字之先，草昧敦庞，是为游猎之世。游，故散而无

① 原稿以下有"自有记载以来，泰东西之圣智，历时数千万年，阅人数千万辈，千虑而一致，殊涂而同归，皆曰无所逃于忧患。庄周不云乎：人之生也，如忧俱生"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大群；猎，则戕害而鲜食艰食，此所谓无化之民也。文字既兴，斯为文明之世。文者以言其条理，明者所以别于草昧。出草昧，入条理，非有化者不能也。然而化有久暂之分，而治亦有偏赅之异。自营不仁之气质，变之綦难；而仁让乐群之风，渐摩日浅，势必不能以数千年之磨洗，去数十百万年之积习。故自有文字至今，皆为嬗蜕之世，此言治者所要知也。自夫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妙道之行①，死生荣悴，日夜相待夫前，昭昭乎若揭日月。所以先觉之俦，妙契同符，不期而会，分涂异唱，殊旨同归。所谓东海一圣人，此心此理同；西海一圣人，此心此理同也。是故天演之学，虽发于生民之初，而大盛于今世，此二千五百载之中，泰东西前识大心之所得，灼然不可诬也②。

虽然，其事有浅深焉。昔者殷周之际，希腊、印度，肸蚃抢攘，

---

① 原稿以下有“虽迎之不睒其首，随之弗得其踪，而”数字，作者修改时勾去。

② 原稿以下有“观之中土，则《易》兴中古，俟孔子而后明。而如老庄之明自然，释迦之阐空有，额拉吉赖图、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之开智学于希腊。夷考其世，皆萃于姬周叔季之间，而时代相接，呜呼！是岂偶然也哉？复案：释迦生卒年月，至今迄无定说。或谓生于周昭二十四年甲寅，终于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此摩腾对汉明帝事说也。隋翻经学士费长房撰《开皇三宝录》，则云：佛以周庄王十年，即鲁庄公七年甲午生，而以春秋恒星不见，夜明星陨如雨为瑞应，至匡王五年癸丑示灭。《什法师年纪》及《石柱铭》皆云周桓王五年乙丑生，襄王五十五年甲申灭度。又或云夏桀时、商武乙时、周平王时，踳驳抵牾，莫衷一是。至贞观三年敕刑部刘德威等与法琳详核真妄，乃定佛周昭丙寅岁生，周穆壬申示灭。然周昭在位仅十九年，无所谓二十四年，亦无丙寅，意是甲寅之误，乃周昭十四年也。去今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共二千八百六十四年，先耶稣生九百六十八年矣。而挽近西士，偏考梵文，亦莫能定，仅云佛去耶稣降生不过五六百年，而五百年尤为近似云云。据此则以五百年为计，佛成道在定、哀间，正与宣圣并世。以六百年计，则费说得之。庄七年去耶稣生日六百九十年，匡王五年去之六百八年也。岂夜明星陨诸应，所谓六种震动，光照十方国土者，果其征与？呜呼异矣！额勒吉赖达为西学开山，希腊之爱阿尼亚人，生于周景王十年丙寅，即昭公七年，后孔子生时仅十七年耳。馀如德莫吉利图生于周定王九年，苏格拉底生于周元王七年，柏拉图生于周考王十二年，大抵皆春秋战国之间。运会所臻，圣哲踵出如此。且夫大易明象，吉一而凶悔吝三。老氏有无身之谈，庄叟著藏山之喻，摩羯提标教于苦海，爱阿尼诠旨于逝川。是则忧与生俱，古之人不谋皆合。乃知疾痛危苦者，绝非世事之傥来，实与吾生而相待，并行得此而未尝失彼者也”一大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战斗几无虚日。迨有周既东，而二国治化，稍稍出矣。盖由来礼乐之兴，必在去杀胜残之后①，而民唯安生乐业，乃能自奋于学问思索之中，不忍于芸芸以生，昧昧以死。前之争也，争夫其所以生；后之争也，争夫其不虚生。及其进也，则争有以极天赋之能事，而无与生俱尽焉。凡其穷物理之所以然，为人道之所当然，而日讨论于天人之际者，为斯一事而已。夫岂游心冥冥，勤其无补也哉！

顾争生已难，此微论踣迹交午之秋，与夫击鲜艰食之世也。即在今日，试问世之持肥曳轻，而不以生事为忧者，什一千百而外，有几人哉？至于过此之所争，则其愿弥奢，其道弥远；其识弥上，其事亦弥勤。而为此者，皆贤豪圣哲之徒，国有之而荣，种得之而贵，人之所赖以日远于禽兽者也，可多得哉！意识所及，既随穷理致知之事日以无穷，而吾生有涯，又不能不长虑却顾，要识始之从何来，后之于何往，欲通死生之故，识鬼神之情状，则官骸形气限之。而人海茫茫，求自度于缺陷之中，又尝苦于无术②。故合群为治之事，犹之艺树莳花，而文物声明之末流，则如唐花之暖室。何则？文胜则饰伪日滋，声色味意之可訢日侈，而聋盲爽发狂之患亦日增。其聪明既出于颛蒙，其感而概于性情之隐者，又微眇而深挚。是以乐生之事，虽浓郁闲都，雍容多术，非僿野者所与知，而哀情之生，其中之之深，亦较浅陋者为尤酷。于前事既多无补之悔吝，于未来则怀不测之忧虞。空想之中，别生幻结，虽谓之地狱生心，不为过也。且高明荣华之事，有大贼焉，名曰"倦厌"。烦忧郁其中，气力耗于外，"倦厌"之情起而乘之，则向之所欣，转眴之间，皆为糟粕；前愈醲至，后愈不堪。及其终也，但觉吾生之幻妄，一切无可控揣。然而

---

① 原稿以下有"而夷吾相齐，仓廪实乃知礼节；仲尼策卫，既庶富而后教之"一段，作者修改时圈掉。

② 原稿以下有"夫至曰：乾坤之道，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则知前识之旨微矣"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常犹恋恋之者，特以死之不可知故耳。呜呼！此印、欧诸教所由兴也。

论　四

然欲知神道设教之所由兴，又必自知报施刑赏之公始。盖使世之报施刑赏而蔑不公，则教之兴不兴尚未可定也。今夫治术所不可一日无，而由来最尚者，其刑赏乎？盖刑赏者，天下之平而为治之大器也。自群事既兴，而人与人相与之际，必有其所共守而不畔者，而群始立。其守之弥固，则其群弥坚；其畔之或多，则其群立涣。攻窳强弱之间，胥视此所共守者以为断。凡此之谓公道[①]。故泰西法律之家，其推刑赏之原也，曰：民既成群，必有群约。夫约以驭群，岂唯民哉？豺狼之合从而逐鹿兔也，飙逝霆击，可谓暴矣，然必其不互相吞噬而后能行，而期有获，是亦约也，夫岂必载之简书，悬之象魏，著之读法哉？隤然默喻，深信其为公利而共守之而已足矣。民之初生，其为约也大类此，心之相喻为先，而言说文字皆其后也。自其约既立，于是有背者，则合一群共诛之；其遵而守者，亦合一群共庆之。诛庆各以其群，初未尝有君公焉，临之以尊位贵势，为之法令而强使服从也。故其为约也，自立而自守之，自诺而自责之，此约之所以为公也。夫刑赏皆以其群，而本众人之好恶为与夺，故虽不必义而亦无由奋其私。私之奋也，必自刑赏之权统于一尊始矣。且夫尊者之约，非约也，令也。约生于平等，而令行于上下之间。故群之不约而有令也，由民之各奋势力，而小役大、弱役强也。且其故不止此，群日以益大，民日以益蕃，智愚贤不肖之至不

---

① 原稿以下有"班孟坚之志刑法也，其言曰：'古有圣人，作之君师，既躬明悊之性，又通天地之心。于是则天象地，动缘民情，以制礼作教，立法设刑焉。秩有礼所以崇敬，讨有罪所以明威。此之谓一人作则，范围百世而天下服也。'中国之论刑赏之原如此"一段，作者在修改时勾去。

齐，政令之所以行，刑赏之所以施，势不得家平而户论，其权之所归，日由多而趋寡，由分而入专者，势也。

且治化日进，而通功易事之风兴；治人治于人，不能求之一人之身而备。矧文法之日繁，掌故之日夥，非以为专业者必不暇给也，于是乎有业为治人之人，命之曰士君子。而是群者，遂以其约托之。使之专其守，而行之以公，出赋为酬其庸而为之养，此古今化国之通义也。后有奸雄起而窃之，乃易此一己奉群之义，以为其一国奉己之名，久假而不归，又乌知非其有乎①？此数百千年来，欧罗巴君民之争，大率坐此。至今之日，泰西之治所以非馀洲之所可及者，公治日出而民权日伸故耳②。

且刑赏固皆制治之大权，而及其用之也，则刑严于赏。且刑罚世重世轻，制之者有因时扶世之用焉，而古之与今有大不同者存，是不可以不察也。草昧初开之民，其用刑也，无所谓诛意者也③。课夫其迹，而未尝于心意隐微之地加以深求也。然而刑者期于无刑，而明刑固所以弼教。是故刑罚者，群治之所不得已，非于刑者有所深怒痛恨，而必欲推之于死亡也。亦若曰：子之所为，不宜于群，而为群之所不能容云尔④。故圣人之行治也，凡以为将然未然者谋，其已然固然者，固不足与治。虽治之犹无益也。夫为将然未然者谋，则不得不取其意而深论之矣。使但取其迹而诛

① 原稿以下有“嗟夫！此世之暴君污吏接踵，治国少而乱国多也”句，作者在修改时勾去。

② 原稿以下有“而其推本刑赏之政之所由来，与吾中国载籍所传，其本末之不可同则如此”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③ 原稿以下有“故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而汉之方兴，亦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凡此皆”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④ 原稿以下有“故舜之命士曰：眚灾肆赦。又曰：罪疑惟轻。而仲尼之述六艺也，《易》、《春秋》最严。《易》言天道，而为君子谋，故系辞焉以明吉凶。《春秋》治人事，而防乱贼，故诛意焉以著褒贬。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荀卿子曰：刑者，所以禁未也。作‘未’者大误”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之，则慈母之折葼，固可以死其子；涂人之抛墒，固足以杀其邻。今悉取以入杀人者死之条，民固将自诿于无妄之不幸而无辞，是于用刑之道简则简矣，而求其民之日迁善，而以期于无刑，则邈焉不可得也。何则?过失不幸者，非民之所得以自主也。故欲治化之克蒸，非深别于怙故过眚之分必不可。且治国之民，其感孚最神，刑必当其自作之孽，赏必如好善之真。夫而后惩劝行，而有移风移俗之效焉①。杀人者固必死也，而无心之杀，情有可论；即不与谋故者同科。其谳狱也，论其意而当恕其迹；其用法也，务其当而不严其比。此不独刑罚一事之为然也。朝庭、里党之间所以予夺毁誉尽如此矣。此化国之民所目为公道而共守之者也。

论　五

今夫刑当罪而赏当功者，王者所称天而行者也。语曰：天道福善而祸淫。又曰：惠迪吉，从逆凶。吉凶祸福者，天之刑赏欤？是则自其所称而言之，宜当莫夫若矣。独自世事而观之，则潜滥过差，天固有不可逃于人责者。今夫安乐危苦者，非独人而有是也，下生禽兽，亦皆有之。诚使安乐为福，危苦为祸；祸者必有罪，而福者皆有功，则彼禽兽者，何所功罪，而天亦取而祸福之耶？而议者曰：是不然，禽兽非天之所卹也。此不独言天之不广，且何所证而辄云天之独厚于人也？就如所言，而天之于人也又何如？今夫为善者之不必福，与为恶者之不必祸，无文字之前尚矣，不可稽矣；有文字来，则真不知凡几也。贪狠暴戾者之兴，如孟夏之草木；而谨愿慈爱，非中正不发忿者，生逢槁饿，死罹刑罚，盖不胜偻指矣。且祖父之余恶，何故降受之以子孙？愚无知之蒙殃，何乃不异于怙贼？因一二人之狂瞽偾事，而善良无罪因以得祸者，盖累千盈万而未已也。求刑赏之当固若是乎？呜呼！彼苍之愦愦，印度、希腊、斯

① 原稿以下有："《诗》曰：无言不售，无德不报"句，作者在修改时勾去。

迈特古犹太国三土之人，知之审矣。是以释氏悉昙之章，《旧约·约伯之记》，与夫希腊鄂谟希腊诗人之所哀歌，其言天之不吊，何相类耶？大水溢，火山流，饥馑疾疫之时行，计其所戕，虽桀纣之所为，方之蔑尔。是岂皆恶而罚之所应加者哉？[①]人为帝王，动曰天命矣，然[②]成吉思残贼不仁，其视人也如草，而得国幅员之广，西讫欧罗。伊惕卜须，义人也，乃事不自知，至手刃其父，而妻其母。罕谟勒德孝子也，乃杀其季父，辱其亲母，而己亦剚刃于胸。此二者皆历生人之至痛极酷，而又非其罪者也，而谁则尸之？夫如是尚得谓冥冥之中，高高在上，有与人道同其好恶，而操是奖善瘅恶者权耶？

昔有为动物之学者，得一鹿，剖而验之，韧肋而便体，远闻而长胫，喟然曰：伟哉夫造化！是赋之以善惊捷足，以远害自全也。他日又得狼，又剖而验之，深喙而大肺，善驎而不疲，怃然曰：伟哉夫造化！是赋之以猛鸷有力，以求食自养也。故苟自格致之事而观之，则狼与鹿二者之间，皆有以见夫造物之至巧，而无所容心于其间。自以人之意行，夫而后鹿之受害，与狼之为害，二者厘然判矣。彼将以鹿为良为善，以狼为虐为恶，且由是凡利安是鹿者，为仁之事；助养是狼者，为不仁之事。然而是二者，皆造化之所为也。譬有人焉，其左手操刀以杀人，其右能超死而肉骨之，此其人善耶恶耶？仁耶不仁耶？自我观之，非仁非不仁，无善无恶，彼方超夫此二者之间，而吾固规规然执二者之功罪而覈之，去之远矣。是故用古德[③]之说，而以谓理原于天，则吾将使理坐堂上而听断，将见是天行者，已自为其戎首罪魁，而无以自解于万物，尚何能执赏罚之柄，

① 原稿以下有"春秋之楚商臣，其恶为何如恶耶？乃及其身为王者，子伯诸侯，永世克禄；潘崇助之为虐，教人杀父弑君，其胸中曾不芥蒂。然而其子孙累业尊显，洎乎东汉之日尚有苗裔为校官。回、耕何罪而贫夭。货、跖何功而富寿"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② 原稿以下有"自唐虞以至周，其积德累仁以有天下者宜矣。吕政、汉高以降，其先果何功德于亿兆，而使天下悉主悉臣，保世卜年，远者累百，近者数十。夫曰命者，有其所以命也。苟不知其所以命，斯亦无命之命，而姑命之曰命而已矣"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③ 原稿"古德"二字原为"汉、宋诸儒"，作者后改为"古德"。

而猥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也哉①。

论　六

夫天道之难知即如此矣。而伊古以来，本天立教之家，意存夫救世，以为天者万物之祖，必不如是其愦愦也。于是有为天道讼直者焉。享之以郊祀，讯之以蓍龟，则天固无往而不在也②。从来言灾异者，有君子，有小人③。而持论著书，谓天行所昭，无一不与人事相表里者，则莫不同焉。顾其为说，回穴傅会，使人失据。及其弊也④，各主一说，果敢酷虐，相屠戮而乱天下，则甚矣，诬天之不可为也。是以深识之士，蠹然闵之，辨物穷微，深持天道必不可知之说，以戒世人之勇于自信者，此远如希腊之波伦尼，近如英之洛克、休蒙，德之可汗德，其所反复著明，皆此志也。而身毒之圣人则以是有不足，必从而为之辞。于是创为因果轮回之说。因果轮回之说者，持可言之理，引不可知之事，以解天道之无知者也。

今夫世固无所逃于忧患，而忧患之及于人人，犹雨露之及于草木。自夫其所可知者而言之，则天固未尝分别善恶，而因以予夺损益于其间也。曰：此其事有因果焉。因果人人所自为，虽谓之天未尝予焉，蔑不可也。生有过去，有见在，有未来。三者首尾相衔，如

---

① 原稿以下有"《易·传》曰：乾坤之道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老子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之所谓不仁，非不仁也。出乎仁不仁之数，而不可以仁论也。是故吾之得之也，于彼无所归功；吾之失之也，于彼无所归过。得失吾党自为之，彼悠悠者诚不能知此事也"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② 原稿以下有"夫诗书经传之所称，夐乎尚矣，西京"数字，作者修改时勾去。以下原无"从来"二字，作者修改时增添。

③ 以上两句原稿作"君子则董仲舒，小人则谷永、杜钦"。

④ 自此以下至"而身毒之圣人"以上，原稿作"王莽窃之以乱天下，甚矣诬天下之不可为也。盖昔者孔子知其然矣。故其教弟子也，性与天道不可得闻，而平居不语怪神，罕言利命。又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与其论生死鬼神之际，皆若言不尽意也者。庄周曰：'言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夫非孔子之谓耶！"作者修改时改为今文。

锒铛之环，如鱼网之目。祸福之来，天实合前后而统计之，人徒取其当前之所遇而课其盈绌焉，固不可也。身世苦乐之端，人人皆食其所自播殖者。天道无无果之因，亥无无因之果。是故今之所享受者，不因于今生，必因于前世；今之所为作者，不果于现在，将果于未来，当境之所值，如代数之有积，乃合前后正负之数，而得其通和也。必其正负相抵，而后其通和为无。此不数数之事也。舍是则有正余、有负余。故所谓因果者，不必自今生而尽也。负之未偿，将终有其偿偿之日。苟仅以所见而言之，则有时宜福者，反以得祸；而宜困者，反以得亨，而不知其通核相抵之余，其人之尚有大负也。此其伸缩盈朒之数，夫岂凡夫之所与知者哉？自婆罗门以至骄答摩，其为天道解者如此。此微论其说之决无由审其真妄也，就令如是，而天固何如是之不惮烦，又何所为而为此，则亦终于不可知而已。虽然，此所谓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欤①？遽斥其妄，而以卤莽之意观之，殆未可也。且轮回之说，固本之于可见之人事物理以为推，即求之日用常行之间，又实有其相似者。此好学深思之士，所为乐反复于其说，而为求其义之所底耳。

论　七

理有发自古初，而历久弥明者，其种姓之说乎？先民有云：子孙者，祖父之分身也②。吾人声容气体之间，或本诸父，或禀诸母，凡荟萃此一人之中，若远若近，实皆有其由来，此人人共知之事也。且岂唯声容气体有自来哉，至于性情为尤甚。今夫处如是境，际如是时，行如是事，而进退取舍，人各不同者，亦唯其性情异耳，此非偶然而然也。诚得审考而远迹之，将晓然于其发之皆有由，其成之皆有自，凡荟萃流传，以成是人之所以为是人者，其各受于先，与声

① 原稿以下有“以比西汉以来五行灾异之说，固深远矣”句，作者修改时圈去。

② 原稿以下有“吴纲之貌，四百年尚类长沙；鄱阳之容，至七世犹传颍士”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容气体无以异也。且隐之既为性情，将见之以为德行。德制行者也，行表德者也。二者或凶或吉，有正有邪，其皆由祖考以至子孙，递嬗流传，继继绳绳而代为授受者欤？方孩提之生，其性情德行隐也，此所谓储能者也。浸假是储能者，将著而为效实焉。为明为愚，为柔为强，将见之于言行，而皆可实指也。过是而有牝牡之合，苟具一德，将又有他德与之汇而深浅酿醧之。凡其性情与其声容气体者，皆杂糅焉以转而致诸其胤。盖种姓之说，其由来远矣。

顾印度之说与此微有不同者：则吾人以谓子孙为祖父之分身，代相为传，如前所论；而彼则谓人有后身，不必孙子，声容气体，其粗者固不必传，而性情德行，凡所前积者，乃合揉剂和成为一物，名曰喀尔摩，转曰羯磨，译为种业。是种业者，不必专指罪恶为言，乃功罪之通名，善恶之公号，唯入泥洹而灭度者，可免轮回，永离苦趣。否则，善恶虽殊，要皆由此无明，转成业识，造种种业，薰成种子，名为业种；种必有果，果复生子，轮转生死，无有穷时，而苦趣亦与之俱永，何则？生之与苦，固不得离而二也。盖彼欲明生类舒惨之不均，忧喜之互异，而今生之性情德行又不足以尽其所以然，是用不得已而有轮回之说。然轮回矣，使己转为庚，而己自为己，庚自为庚，无一物焉以相受于其际，则又何足明因果乎？故又不得已而有种业之说，如[①]所谓业种自然，如恶叉聚者，即此义也。然羯磨世以微殊，不独受于父母者不同，而一己之所为，亦可使之进退，此彼学所以有薰修之事也。薰修证果之说，乃释氏所最重，而标为法门者也。顾其理则为近代天演家所聚讼。夫[②]以受生之不同，与

---

① 原稿以下有“《楞严经》佛告阿难：一切众生，轮回世间，从无始来，种种颠倒”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原稿此句以下原无“所谓”二字，修改时增入。

② 原稿以下有“孟子曰：居移气，养移体。孔子曰：性相近，习相远，然则”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修习之得失，其人性之美恶，将因而有扩充消长之功。此诚不诬之论也。顾云是必足以变化气质，则断断乎尚有难言者。世固有一生刻厉，而育子不必贤于其亲；亦有终身慆淫，而生孙或远过于厥祖。身则善矣，恶矣，而气质或未尝变也；薰修勤矣，而果则不必证也。故知释氏独以薰修为必足证果而无疑者，盖使居养修行之事，用以变化气质，乃在或然或不然之间，则不徒因果之说将无所施，且吾生之所赖以自度者，将从此而尽废，则彼所谓超生死出轮回者，又乌从而用力乎？吾故知印度薰修证果之言[1]，由有所不得已而后起义也。

论 八

考竺乾初法，与挽近智学家所明，不相迳庭。其言物也，皆有其不变者以为之根，谓之曰净。净之云者，清净本然，不随物转者也。而其外与知、见接者，谓之曰尘，曰名。名之云者，有为之法，[2]变动不居，不主故常者也。宇宙之大净名曰婆罗门，而即为其教宗之号。其分赋于人人之净曰阿德门。二者本为同物，特在人者或为气禀所拘，官骸所囿，而一切嗜欲哀乐之感，从而为其人一生之幻影，于是乎本然之体，乃有不可复识者矣。幻影之事，世人既认以为真，故阿德门常为所困。缠缚沈沦，回转生死。而末由自拔，明识悟其然也，则曰：身世既皆幻，而举凡困苦僇辱之事，皆生于自为之私，则何若断绝由缘，破其初地之为得乎？于是乃绝圣弃智，惩忿瘠欲，求所谓超生死而出轮回者，此其道非他，自吾觉观之，直不游天演之中，不从事于物竞之纷云而已耳。夫羯磨业果，既可借薰修锄治而进退之矣，而凡粗浊贪欲之事，又可由是而渐消，则吾

① 原稿以下有"与吾儒变化气质之论，皆"数字，作者修改时勾去。下无"由"字，修改时增入。

② "名之云者，有为之法"原作"或为心灵，或为物质"，作者修改时改。

生所谓自营为己之深私，与夫恶死蕲生之大惑，胥可由此道焉而脱其梏矣。然则世之幻影将有时而消，生之梦泡将由是而破。既破既消之后，吾阿德门之本体见，而与明通公溥之婆罗门合而为一。此教宗之大旨，而印土佛法未出已前，前识之士所用以自度之术也。顾其为术也，坚苦刻厉，肥遁陆沈，及其道之既成，则冥然罔觉，顽尔无知。自不知者观之，则与所谓无明生心者无以异也。虽然，其道则自智以生，又必赖智焉以运之。譬诸炉火之家，不独于黄白铅汞之性，皆深识而晓然，又必具夫审度之能，习于化合之巧，而后有以期于成而不败也。且其事一主于人，而于天无所与。运如是智，施如是力，证如是果，其权其效，皆薰修者之所独操，而天无所任其功过，此正后之人所谓只合自性自度者也。

由今而观之，乃知彼之冥心孤往，刻意修行者，诚以为生世既无所逃于忧患，且苦海舟流，尚不知其所届。然则冯生保世，徒为弱丧而不知归，而捐生蕲死者，其惑又未必不滋甚也。幸今者大患虽缘于有身，而是境胥由于心造，于是有刳心之术焉。凡吾所系恋于一世，而为是心之纠缠者，若田宅、若亲爱、若礼法、若人群，皆将悉取而弃捐之，甚至生事衣食之必需，亦必裁制抑啬，使之仅足以存而后已。破坏穷乞，佯狂冥痴。夫如是而后，超凡离群而与天为徒也。婆罗门之道如是而已。

丁酉六月初三日删节讫

论　　九

迨至乔答摩肇兴西土，誓拯群生。复案：乔答摩即瞿昙之转，本为佛姓。或作乔昙弥，或作俱谭。《西域记》云，本星名，以星立称，代为贵姓，后乃改为释迦。其宗旨所存，与旧教之婆罗门初不相远。独至缮性反宗，如所谓修阿德门以入婆罗门者，乃与婆罗门迥别。旧教以婆罗门为究竟，其无形体、无方相，冥灭灰槁，可谓至矣。而自乔答摩慧眼观之，

则以为伪道魔宗，人入其中，如投罗网。盖婆罗门虽为玄同止境，然但使有物尚存，便可坠入轮转，举一切人天苦趣，将又炽然以兴。必当并此无之，方不授权于物，此释迦氏所为迥绝恒蹊，都忘言议者也。曩者希腊古德，洎夫挽近西儒之言性也，皆曰：一切世法，无真非幻，幻还有真。何言乎无真非幻也？山河大地，及一切形气思虑中物，不能自有，皆赖觉知而后有。见尽则色绝，闻塞则声亡。至于香味触法，莫不如是。而眼耳鼻舌身意，皆心之官，此所谓无真非幻者也。何言乎幻还有真也？今夫与我接者，皆物之迹，虽千殊万诡，起灭无常，然必有其不变者以为之根，而后此所谓迹者，有所坿而自著，变者幻也、果也；不变者真也、因也。是故无论粗为形体，精为心神，皆有其真且实者不变而长存，而为是幻且虚者之所主。由斯而谈，则造化必有真宰，字曰上帝；而吾人必有真性，称曰灵魂，此不可畔之说也。故曰幻还有真也。古德之说可谓精矣。

虽然，使更即其语而穷之，问所谓真，所谓主，所谓不变之根，若舍其常变迁流，而接时生心者以为言，则此之所谓真者，又乌从而得其可指，恐亦将雀跃拊髀，而自委于吾不知也。谓迹者履之所出，不当以迹为履，固也，而如履之卒不可见何哉？夫曰见果知因者，以他日尝以是因而从之以如是果故也。今使从无始以来，徒见有果，未尝见因，则因之存亡，又复何从而察？即谓事止于果，未尝有因，又将何所据以排其说？如曰无无因之果，果必有因，则果幻者，因又何必非幻？又安知其为真、为实、为不变之主耶？是故前数家之说，所以证诸幻之有真，而不知略反其说，则以证诸真之皆幻，又未尝不可也。今有一物于此，视之泽然而黄，臭之郁然而香，抚之挛然而圆，食之滋然而甘者，吾知其为橘也。假今者去其泽然黄者，而无施以他色；夺其郁然香者，而无畀以他臭；毁其挛然圆者，而无赋以他形；断其滋然甘者，而无予以他味，且举凡与根尘接者，皆绝之而无易以其他，则是橘之所余留为何物耶？观相固皆妄

矣，而今者去其妄以求其真，而其真又不见也，则安用此茫昧不可识者，独宝贵之以为性真为哉？故曰反其说以证诸真之皆幻焉，又未尝不可也。虽然，人之生也，形气限之。物之无对待而不可以根尘接者，皆非吾人思议之所得及。是故物之本体，既不敢谓其有，亦不得遽言其无。西儒前者之说，亦未尝固也。悬揣微议，而默于所不可知，独至释迦乃高唱大呼，举凡三果四生，人天魔龙，有识无识，凡法转之所转，则皆取而名之曰幻。不然，则金刚般若之四句偈，何以称焉？

告富栖那曰：杀、盗、淫三种颠倒相续，皆是觉明，明了知性，因了发相，从妄见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次第迁流，因此虚妄，终而复始。其究也，不独形相为妄，意识非真，乃至法尚应舍，何况非法！此自有说理之家以来，了尽空无，未有如佛者也。故执佛之理而验西儒之言，其前半与佛同也，其后半则大异，此印欧二教之所以不同，讲西学者不可不深察也。

复　案：胜代嘉、隆、万历之世，于西国为十六世纪，晦盲既往，文明之运开。当是时，格物大家如柏庚、奈端、斯宾纳吒、赖伯摄子、洛克辈出，人具特识，家传异书。而法人特加尔德首倡疑古之学，悉破前古教宗及亚理大德等沈痼主张之说，独师心知。而奈端亦以力理谈天，谓宇宙间事，皆可以力理明之。于是谈性命者，有气质家言。气质家者，其大旨谓：气在理先，气实定志也。此其说虽与中国儒先以及泰西前志背道而驰，然近今百年，格致之事日明，左证日多，而主其说者亦日以益众。有比尔圭黎者，忧其说之害教也，著《性命论》以难之曰："夫言万物之变，皆气质之功能，信矣！然此所谓气质者，果何物耶？凡此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者，果无所待而存，抑舍吾心之知，而即同于无物耶？然则，物之著有，必待吾心之知觉，而非神则终无知觉之用。是知宇宙万变，著于神而有乎心，乃神明之世

界，而非气质之世界也[①]。大氐前人之论物理也，大抵分色、净二义。色可以官接，而净虽可思拟，其情状则必不可知。何则？净由色觉，去色无从见净故也。然吾心假官觉色，故色之为事，是意非物。当其觉时，但能觉意，未尝觉物。物意之际，常隔一尘。故吾心所知，皆意非物，皆果非因。而果同因否，又不可知。或物尽于意，更无意因，如比氏所言，究亦无从断论也。西国理家所得如此。是以格致之事，以有待为基，其无待之第一义，本不二法门，更无所寄。其言说也，顾色变幻不留，而尘识多妄，故审理之家，至斥六根为贼。且废然谓万物本体真性，决非处形气者之所得窥。盖自周秦以来，西儒言理穷微之学，累变涂术，而其究也，皆以斯克布特终焉。斯克布特者，汉言疑幻者也。至比圭黎氏本洛克识由阅历之旨，倜然谓物本无，净即色，即物。其说甚为一时所宗。

论　十

夫谓一切世间，人生地狱，所有神魔人畜，皆在法轮中转，生死起灭，无有穷期，此固婆罗门之旧说。然自乔答摩出，然后取群实而皆虚之，一切有为，胥由心造。譬如逝水，或洄旋成齐，或跳跃为汩，倏忽见灭，因尽果销。人生一世间，循业发现，又如絷犬于株，围绕踯躅。总而言之，无论为神为形，一切无实无常而已。故不特存一己之见者，为缠著可悲，实则凡身而外，皆属无可把玩者矣[②]。顾于斯之时，前所谓羯摩业种，又何若耶？曰：羯摩固未尝动也。盖羯摩如慈气然，其始在慈石也，浸假可移之以入钢，浸假由钢又可移之以入镉，展转相过，而皆有吸铁之用。当其寓于一物之时，其气力之醇

① 原稿以下原为"其持论如此，与佛所谓境由心造，《中庸》所谓'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者，可谓异唱同涂，殊条共贯者矣"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而另改为以下这段文字。

② 原稿以下有"何则？庄生有言，吾与汝固皆梦也"一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醨厚薄，得以术而增损聚散之，亦各视其随地随时之所遭逢，以为所受之浅深已耳。是以羯摩果业，随境自修，而彼是传移，绵延无已。

顾世尊一大事因缘，正为超出生死，所谓廓然空寂，无有圣人，夫而后成幻梦之大觉。大觉云何？此但如人在梦中，梦为不梦，乃亦蘧然自谓非梦，实则梦境犹未离也。夫是之谓泥洹，吾曹之论如此，而自彼言之，则泥洹究竟为何？至今尚无定论，取其最初最浅义谛，则以无欲、无为、无识、无想，湛然寂静为归，必入无余泥洹而灭度之，而后吾之羯摩，不受轮转，而爱河苦海，永息迷波。此佛道究竟，其与婆罗门所证圣果，虽若相似，已夐乎不可同视之矣。至二者薰修自度之方，则前教以刻厉为真修，以嗜欲为稂莠。佛则不以为然，目为揠苗助长，非徒无益，抑且害之。以谓修道务澄其源，苟不揣其本，而唯末之齐，即断毁支体，摩顶放踵，又何裨耶？故欲绝恶根，先培善本。道在悲智并大，以利济群生，名相两忘，而净修三业。质而言之，要不外塞物竞之源，绝自营之私，而明通公溥，物我一体而已矣。自营者未尝不争，争则物竞兴，而轮回无自以免矣。婆罗门之道为我，而佛反之以兼爱。此佛道径术与婆罗门虽同其坚苦卓绝，而其用意又不相侔者也。此其一人作则，而万类从风，越二千载而长存，通九重译而弥远。自生民神道设教以来，其流传广远，莫如佛者，有由然矣。恒河沙界，惟我独尊，则不知造物之有宰；本性圆融，周遍法界，则不信人身之有魂；超度四流，大患永灭，则长生久视之蕲，不仅大愚，且为罪业。祷颂无所用也，祭祀非所歆也，舍自性自度而外，无他术焉。无所服从，无所诤竞，无所求助于道外之众生。寂旷虚寥，冥然孤往。其教之行也，合五州大地之民计之，望风承流，居其少半。虽今者源远流杂，渐失本真，然较而论之，尚为地中最大教会也。岂非绝奇之事也哉？

复　案：释氏转轮之说，即庄生所谓薪尽火传。自得阿

罗汉果者观之，则三界一切诸有为相，无论自创创他，皆属暂时诉合成观，终于消散。而斯人身世之故，皆以想爱同结，聚幻成身。身世如空华，业种如空果，以空果为空华，世世生生相续不绝。人天地狱，各随所修。是以贪欲一捐，诸幻都灭。无生既证，即一切与生俱有者，亦随之而尽，此泥洹最粗义谛也。然自世尊宣扬正教以来，其中圣贤，于泥洹皆不著言说，[1]以为不二法门，超诸理解。岂曰无辩，辩所不能言也。然津而逮之功，非言不显，苟不得已而有云，则其体用，固可得而微指也。一是泥洹无形体、无知识、无一切有为法。举其大意而言之，固与寂灭无以异也。二是泥洹寂不真寂，灭不真灭；假其真灭，同于无物，则无从为辟支佛阿罗汉果，而有无上正偏知之名矣。三是泥洹湛然妙明，永离苦趣，福慧两足，而万累都捐。其欢喜安乐，断非未证斯果者所及知、所可喻。正如方劳苦人，无由识息肩时情况，故世人不知，以谓佛道若究竟灭绝空无，则亦有何可慕。而智者则知：由无常以入长存，由恐怖烦恼而归乐极，所得至为不可思议。故如渴骥奔泉，久客思返。真人之慕，固非凡夫所与知者也。

论十一

今若舍印度而渐迤以西，则有犹大、希腊、义大利。当姬周之季，迭为声教文治之邦。论者谓：彼都学术与亚洲诸教判然各涂，不相祖述。或则谓西海所传，尽属东来旧法，引绪分支，二者皆一偏之论，而未尝深考其实者也。平情而论，乃在折中二者之间。盖欧洲学术之兴，亦犹其民之种族，其始皆自西域而分。追源远支交，

① 原稿以下为"所以释迦掩室于摩竭，维摩杜口于毗耶，空生唱无说以显道，释梵绝听闻而雨华。理为神御，口之以默"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改为以下的"以为不二法门超诸理解"一句。

新知踵出，则冰寒于水，自然度越前知。今观于天演学一端，即可思而得其理耳。当时希腊文教最先，其密理图学人，皆识斯要。而伊匪苏之额拉吉来图为之魁。额拉生年与身毒释迦之时实为相接。潭思著论，精旨微言，号为难读。然晚近学者，多取其残缺熟考而精思之。乃悟今兹所言，虽诚益密益精，然大体所存，固已为古人所先获。即如此论首篇所引濯足长流诸喻，皆为额拉氏之绪言。但额拉之学，苞六合，阐造化，为数千年格致先声，不断断于民生日用之间，修己治人之事。洎夫数传之后，理学虑涂，辐辏雅典，一时明睿，咸究心于人道治理之中，而以额拉为穷骛高远者矣。此虽若近思切问，而有鞭辟向里之功，而额拉氏之体大思精，所谓检押大字，橥括万类者，亦随之而不可复见矣。希腊中古理家苏格拉第与柏拉图师弟二人最为超特。顾彼于额拉氏之绪论遗文，知之转未若吾后人之亲切者。识同体之善，忘异量之美，则虽年代相接，而未必相知也。盖苏格氏之大旨，以为天地六合之大，事极广远，决非吾人智虑之所能周。即使穷神竭精，事亦何裨于日用。所以存而不论，反以求诸人事交际之间，用以期其学之翔实。独不悟理无间于小大，苟有伦脊对待，则皆为学问所可资。方其可言，不必天难而人易也。至于无对，虽在习见，而亦有难窥者焉。是以格致实功，恒在理、气、数三者之间，而绝口不言神化。彼苏格氏之学，未尝讳神化也。而转病有伦脊可推之物理为高远而置之，是故名为崇实而黜虚，实则舍全而事偏，求近而遗远，此所以不能引额拉未竟之绪，而大有所明也。夫薄气质格致之学以为无关人事，专以修己治人之事为切要之图者，苏格氏之宗旨也。此其道后之什匿克宗用之，厌恶世风，刻苦励行，有安得臣、知阿真尼为其眉目。而苏格拉氏再传之后，有雅里大德勒崛起大秦、罗马间。察其神识之所周，与其解悟之所入，殆可谓超凡入圣、凌跞古今者矣。然尚不知物化迁流，宇宙悠久之论，为前识所已言。故额拉氏为天演学宗，而滴

髓真传，前不属于苏格拉第，后不属之亚里大德勒，二者虽皆为当代硕师，而皆无与于此学。传衣所托，乃在德谟吉利图也。顾当德谟氏之时，民智尚未宏开，阿伯智拉额拉吉来图所倡高言，尚未能为众心之止。直至斯多噶之徒出，乃大阐径涂，上接额拉之学。天演之论，诚当以此为中兴，所谓玉振金声，始终条理者矣。

顾唯是学经传授，无论见知私淑，皆能渐失本来。缘学者各奋其私，迻传失实，不独夺其所本有，而且羼以所本无。如斯多噶等所倡造物真宰之说，则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原夫额拉之论，彼以火化为宇宙万物根本，皆出于火，皆入于火；由火生成，由火毁灭。递劫盈虚，周而复始，而常有定理焉以运行之。故世界起灭，如海滨小儿聚沙作垒，任情划筑，成坏循还，初不必有物焉，以纲维张弛之也。自斯多噶之徒兴，于是宇宙冥顽，乃有真宰。其德力无穷，其悲智并大；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不仁而至仁，无为而体物；孕太极而无对，窅然居万化之先，而永为之主。此则额拉氏所未言，而纯为后起之说矣。

复　案：密理图旧地，在亚洲西界，当春秋昭、定之世，希腊全盛之时，跨有欧亚。其地为一大都会，商贾辐凑，文学昌明。中为波斯所侵，至战国之时，罗马渐盛，希腊衰微，而其地亦废，在今名斯没尔拿地南。

伊匪苏旧地，亦在亚洲西极。在商辛、周文之世，希腊建邑于此，有祠宇祀前农神。知安那当希腊全盛时，最为著号。至周显王十三年，希腊名王亚列占地生日，其城宇灾，四方布施，随复建造，壮丽过前，为南怀仁所称宇内七大工之一。后希腊衰，其地属罗马。耶稣之徒波罗宣其教如此。当曹魏景元、咸熙之间，先农知安那之庙毁矣。自兹厥后，其地遂圮，突厥兴，取其材以为君士但丁焉。

额拉吉来图生于周景十年，为欧洲智学之祖。其所持论

前人不甚重也。至今日乃愈明，为之表章者日众。按额拉大旨，以变言物。故谓万物皆在已与将之间，而无可指之现在。以火化为天地之秘机，而与神同体。又谓人生而神死，人死而神生，此则与庄生齐物“彼是方生，薪尽火传”之论若符节矣。

苏格拉第希腊雅典人，生于周季元王、定王之交，为柏拉图师。其学以事天、克己、爱人、忠国为主。精辟笃挚，感人至深，有欧洲圣人之目。以不信古教，独唱真学，威烈王二十二年为希腊王坐以非圣误人杀之。无著作，其徒柏拉图为叙述其言论焉。

柏拉图一名雅里大各，雅典人。生于周考王十四年，寿八十岁而卒。仪状魁伟，学为武事，其师字之曰柏拉图。柏拉图言大膊也。折节为学，能为歌诗。及闻苏格拉第言，忽尽弃旧学，从之，事之十年。苏死为讼冤，国人仇之。乃弃乡里，游埃及，求师访道十三年。走义大利，尽交其贤豪长者，触其王讳，为所卖为奴，得释归。讲学于雅典之雅克特美园，后人即以此为其学之号。著作繁富，精深奥衍，善言天人之际，而制行纯备，不愧其师，至今西洋言古学者称苏、柏。

什匿克希腊学派名，因射圃之名而著号。倡其学者亦苏格拉第之徒，名安得臣者。其宗旨谓学者所以淑身而穷极幽渺者为无当，绝欲遗世以无待于外为归。于是尽斥人功，任天率性。至其流极，乃为穷丐狂倮，礼法荡然。

斯多噶亦希腊学派名，昉于周末考、显之间，而支诺为之倡始。以雅典市中画楼为讲学之地。希人谓阛阓为斯多亚，故以是名其学。行于先秦西京之间，始于希腊，成于罗马，而至今不衰，流布最为广远。欧洲人心风俗之成，此学其星宿海也。其学靡所不包，大氐以格致为修身之本。其教人也，尚勇果、设然诺、重犯难冒险、不苟得、不幸生之风。故西人称义烈不屈

男子，曰似斯多噶，盖所由来远矣。

雅里大德勒者，柏拉图弟子。生于周安王十八年，六十二岁卒。为希腊名王亚列山大之师。其学自天算格致，下逮修齐治平，无所不统。元、明之前，新学未出，西洋学者言理言学，必以雅氏之论为宗，盖犹中国之孔氏。迨柏庚等起于嘉靖、万历之间，痛斥运虚之学，在在以实测实验为主，于是欧洲古学之焰息矣。且引绳排根，矫往过直者有之。挽近学者平气衡言，别其芜累，存其精英，而雅氏之真乃出焉。

德谟吉利图生于春秋鲁、哀间，以富人之子游学，尽散其资。在古人中最先创为近代化学中所谓莫破微尘最小质点名曰莫破。之说者。

以上丁酉六月初五夕删改讫

论 十 二

从来学术相承，往往有发端甚微，而经历久远，效验遂巨者，如斯多噶创为造物上帝之言是已。夫茫茫天壤，既有一至仁极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往、无所不在之真宰，以弥纶施设于其间，则谓宇宙间有真恶业已不可，谓世界有不可弥之缺陷愈不可也。然而吾人内度诸身心之中，外察诸于物我之际，觉复载虽宽，乃无所往而可逃忧患。今必谓世间皆妄非真，则忧喜同为幻相。假世间尚存真物，则忧患而外，何者为真？宇宙莽莽，不徒恶业炽然，而且缺陷分明，弥纶无术。孰居无事而推行是①？质而叩之，有无可解免者矣。虽然，彼斯多噶之徒不谓尔也。吉里须布曰：一教既行，无论其宗风若何，苟自其功分趣数而观之，皆可言之成理。故其为天讼直也，一则曰天行无过；二则曰祸福倚伏，患难玉成；三则曰天

① 原文以下有"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讨有罪，孽由人兴，威怒虽甚，归于好生。此三说也，不独深信于当年，实则张皇于后叶，载之简策，布在风谣，振古于兹，垂为教要。

英吉利有诗人朴白者，著《人道篇》韵语数万言，其惊句云："玄宰有秘机，斯人特未悟。世事无偶然，彼苍审措注。乍疑乐律乖，庸知各得所。虽有偏沴灾，终则其利溥。寄语傲慢徒，慎勿轻毁诅。一理今分明，造化原无过。"如前数公言，则由来无不是上帝矣。上帝固超乎是不是而外，即庸有是不是之可论，亦断非吾辈所及知。但即朴白之言而覈之，则前六句诚为至理名言，后六句则考之理实，反之吾心，诚蹇蹇乎有不相比附也者，是又不可以不论也。盖谓恶根常含善种，福地乃伏祸胎，而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夫宁不然。但忧患之所以生，为能动心忍性，增益不能故也；为操危虑深者，缘疢疾而获德慧术智故也。而吾所必不解者，世间有无数小虫下生，虽空乏其身，拂乱所为，其能事必无能增益。虽极茹苦危殆，而智慧未必克生，而高高在上者，必取而空乏、拂乱、茹苦、危殆之者，则又何也？若谓彼苍爱人而贱物焉，此又非极挚之论也。且上帝既至仁而无不能矣，则创世成物之时，何不取一无灾无害、无恶业、无缺陷之世界而为之，乃必取一忧患纵横、水深火烈如此者，又造一切有知觉、能别苦乐之生类，使之备尝危苦于其间，此何为者？嗟夫！是苍苍然穹尔而高者，果不可问邪？不然使致憾者明目张胆而叩其所以然，恐斯多噶、朴白之伦所号为为天讼直者，亦将穷于置对也。且径谓造物无过，其语病尤深。盖既名造物，则两间所有，何一非造物之所为。今使世界已为美备，无可复加，则何事斯人毕生胼胝，举世勤劬，而更求进是之一境，计唯有式食庶几，式饮庶几，芸芸以生，泯泯以死。今日之世事，已无足与治；明日之世事，又莫可谁何。是故用斯多噶、朴白之道，势必愿望都灰，修为尽绝，使举世溃然委然，成一伊壁鸠鲁之豕圈而后可。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其流极有必然者也。

复　案：伊壁鸠鲁希腊人，生于周显王二十七年，柏拉图死七年，而伊生于希腊之阿底噶。其学以遂生行乐为宗旨，而仁智辅之。所讲名理、格物、治化诸学，多所发明。后人以其学主于乐生，病以恣肆，因而有豕圈之诮。亦犹中国之讥杨、墨，以为无父无君。实则其教清净节适，故能为希腊古学之一大宗，而其说至今不废也。

论十三

吾尝取斯多噶之教，与乔答摩之教较而论之，则乔答摩悲天闵人，不见世间之真美；而斯多噶乐天任运，又不睹人世之足悲。然二教虽均有所偏，而使二者必取一焉，则斯多噶之教似为差乐。顾不幸生人之事，欲不见世间之真美易，欲不睹人世之足悲难。忧患之叩吾阍，与娱乐之踵吾门，二者之声孰厉？削艰虞之陈迹，与去欢忻之旧影，二者之事孰难？黠者纵善自宽，至剥肤之伤，断不能破涕以为笑，徒矜作达，何补真忧①。斯多噶以吾人今者所居为第一美备世界。美备则诚美备矣，而无如居之甚不便何也。且为斯多噶之学者曰："率性以为生。"斯言也，意若谓人道以天行为极则，宜以人从天也。此其为论所据者高，后世之用其说者，遂有倜然不顾一切之概，然而其道又未必能无弊也。前者卮言十有余篇，于此尝反复而覙缕之矣。诚如斯多噶之徒言，则人道固当扶强而抑弱，重少而轻老。直使五洲殊种之民，至今犹巢居鲜食而后可。何则？天行者固无在焉而不与治功相反者也。

然而以斯多噶之言为妄，则又不可也。何者？言各有攸当，而斯多噶设为此言之本旨，又非后之人用其说者之所与知也。盖性

---

① 原稿以下有"有时浩浩之歌，甚于戚戚之叹，使陋巷箪瓢，果为可乐，而三十之夭，等于百岁，则孔子无假贤回，而哭之亦不必恸矣"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之为言，义训非一，约而言之：自然者谓之性，与生俱生者谓之性。故有曰万物之性，火炎、水流、鸢飞、鱼跃是已；有曰生人之性，心知、血气、嗜欲、情感是已。然而生人之性，有其粗且贱者，如饮食牝牡，所与含生之伦同焉者也；有其精且贵者，如哀乐羞恶，所以异于禽兽者也。而是精且贵者，其赋诸人人，尚有等差之殊，其用之亦常有当否之别。是故果敢辩慧贵矣，而小人或以济其奸；喜怒哀乐精矣，而常人或以伤其德。然则性分之地，贵之中尚有贵者，精之中尚有精者。有物浑成，字曰清净之理①。人唯具有是性，而后有以超万有而独尊，而一切治功教化之事以出。有道之士，能以志帅气矣，而又能以理定志，而一切云为动作，胥于此听命焉，此则斯多噶所率以为生之性也。自夫人有是性，故能以物为与，以民为胞，相养相生，以有天下一家之概也。然则是性也，不独生之所恃以为灵，实则群之所恃以为合。教化风俗，视其民之率是性力不力以为归。故斯多噶又名此理曰群性。盖唯一群之中，人人以损己益群为性分中最重之一事，夫而后其群有以合而不散，而日益强大也。顾今之尚此道者，何其少耶！

复 案：此篇之说与宋儒同。宋儒言天，常分理气为两物。程子有所谓气质之性。气质之性即告子所谓生之谓性，荀子所谓恶之性也。大抵中国儒先言性，专指气而言则恶之，专指理而言则善之，合理气而言者，则以性为相近，为善恶混，其不同如此。盖唯天降衷矣，而亦生民有欲，二者皆天之所为，非人之所设也。古"性"之义通"生"，故或善之，或恶之，或混之，均非无所明之论也。朱子主理居气先之说，而所谓理者，固待人而后存，待心知而后见。使六合之内，只有血气，绝无

① 原稿以下有"此则《周易》所谓'元'，孔子所谓'仁'，老子所谓'道'，孟子所谓'性'，名号不同，而其为物则一"一段，作者修改时勾去。

心知，则所谓理者亦不得而见矣。赫胥黎氏之旨，以气属天行，而以理归人治，此固自其用而言之。若自其本体而言，理亦不能舍天而专属之人也，与朱说参观可耳。

丁酉六月初六日删改

论十四

天演之学发之于额拉吉来图，而中兴于斯多噶。虽然，其倡理以立教也，则实未尝以天演为之基。后之人之言天也，有曰是有始焉，如《旧约》所载造世之言是已；有曰是常如是，而未尝有始终也。二者虽斯多噶所弗言，而代以天演之说，顾其立教维世之旨，则与二未尝殊。揣斯多噶之徒之意，固以谓天者，人道之标准，所贵乎言天道者，固将体之以为道德之极隆，如前篇所谓率性以为生者。至于二仪之所以位，混沌之所由开，亦何关于人事乎？极其委心任运之意，其蔽也，乃徒见化工之美备，而不睹天运之疾威。且不悟任天而行，则治道末由加进。夫天行与人治异效，所在皆然，虽欲美言颂叹无益也。自其实事身受者而观之，则天行之运，固当假手于粗且贱之人心，而未尝诱衷于精且贵之明德。且常若与之为难，而使微者愈微，危者愈危。是以其究也，彼教之所谓至人，亦知欲证贤关，其功行存乎矫拂，必绝情塞私，直使形如槁木，心如死灰而后可。当斯之时，情固存也，而必不可以摇其性。云为动作，胥以礼焉为之依。如是而绵绵若存，以至于解脱形气之时，吾之灵明，与明通公溥之神，合而为一。此斯多噶之道之究竟也。是故自其后而观之，则希腊、天竺两宗教，乃若不谋而合。特精而审之，则斯多噶与旧教之婆罗门为近，而亦微有不同者，则婆罗门以苦行穷乞为自度阶梯，而斯多噶尚未尝以刻苦为必不可少之功行。然则是二土之教，其始本同，其继乃异。而风俗人心之变，即生乎其中。要之其终又未尝不合。读印度维达之章，与希腊鄂谟之什，豪壮轻侠，

目险巇为夷涂，视战斗为乐境，故其语曰："风雷晴美日，诉受一例观。"当其气之方盛壮也，势若与鬼神天地争一旦之命也者。然而不数百年之后，文治既兴，粗豪渐泯，藐彼后贤，乃忽焉尽丧其故。跳脱跋扈之气，转以为忧深虑远之风；悲天闵人之意多，而乐生自熹之情损；沈毅用壮，百折不回之概，或有加乎其前，而群然知趋营前猛之可悼。于是敛就新儒，谓天下非胜物之为难，其难胜者即在于一己。精锐英雄，回向折节，寤寐诚求，专归道要。提婆、兢伽两水之旁，先觉之俦，如出一辙，咸晓然于天行之太劲，非脱屣世务，抖擞精修，将历劫沈沦，颠倒而莫知所届也。悲夫！

复　案：右之所论，虽专言印度、希腊古初风教之同异，而其理实与国种盛衰强弱所以然之故相表里。生民之事，其始皆敦庞僿野，如今之土番猺獠，所谓草昧之民也。洎治教粗开，则武健侠烈、敢斗轻死之风竞。至变质尚文，化深俗易，则良懦俭啬、计深虑远之民多。然而前之民，内虽不足于治，而其种常以强。后之民则卷娄濡需，黠诈惰窳，易于驯伏矣，而无耻而尚利，偷生而守雌，此之民不幸而遇外仇，驱而縻之，犹羊豕耳。不观之《诗》乎？有《驷驖》、《小戎》之风，而秦卒以有天下；《蟋蟀》、《葛屦》、《伐檀》、《硕鼠》之歌作，而唐、魏卒底于亡。周秦以降，与戎狄角者，西汉为最，唐之盛时次之，而南宋最下。论古者察其时之民风俗尚之何如，皆可以得其所以然之故矣。至于今日，若仅以教化而论，则欧洲中国，优劣尚未易可言。然而其民设然诺，重信果，重少轻老，贵壮健无所屈服之风，即东海之倭，其轻生而尚勇，死党好名，亦与中国之民风大有异。呜呼！隐忧之大，可胜言哉！

论十五

四千余年以来之人心①，意者大相远乎？学术如废河然，方其废也，介然两崖之间，浩浩平沙，莽莽黄芦而止耳。迨一日者，河复旧道，则依然循其故轨，曲折委蛇，以达于海而后已。今之天演之学，亦犹是也。不知者以为新学，而究切言之，则小异大同，大抵皆发前人所已发也。夫明天人之际，而标为教宗者，古有两家焉：一曰闵世之教，如婆罗门、乔达摩、什匿克是已。如是者彼皆以国土为危脆，以生世为梦泡。道在苦行真修，以期自度于尘劫。虽今之时，不乏如此人也。国家禁令严，而人重违俗。不然则桑门坏色之衣，辟孤乞食之钵，什匿之蓬累而带索，其忍为此态者，岂无人哉？又其一曰任天之教，如斯多噶是已。如是者彼则以世界为天国，以造物为慈母；种物皆日蒸于无疆，人道终有时而极乐；虎狼可化为羊也，烦恼究观皆福也。道在率性而行，听人人自由而无加以夭阏。虽今之时，愈不乏如此人也。前去四十许年，主此说以言治者最众。至于今日奉其道者，日益寖衰。即有一二，亦多见于康强富贵之家。而达理深识之士，则未尝笃信之，推之措施之际也。自吾党而观之，则世固未必皆可闵，而天亦未尝尽可任也。复载之宽，攘熙之乐，固不必如前教之甚可哀，亦不必如后教之皆可乐。考其真而言之，则岂徒不必而已，亦且有所不能。

今夫人世所历之程，哀乐亦相半耳。彼毕生不遇可忻之境，与由来不识何事为可悲者，皆居生人至少之数，不足据之以为程也。善夫先民之言曰：天分虽诚有所限，而人事亦足以有功；善者固可以日增也，而恶者亦可以日减。夫天既畀人人以自辅之权能，然则

① 原稿开始有："语曰：善言天者，必有节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然则"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练身缮性，培补薰修，不独将以自致于最宜，且左提右挈，嘉与宇内共登美善之途，使天行之威日杀，而人人有以乐业安生者，固生人最急之事也。学无论格致之施于气质，抑名理治化之用于修齐治平，凡皆为此而后起事耳。至于天演之理，凡属两间之物，固无往而弗存，而见之于民生治化之中，其用为最巨，是以近今治群学者，多以天演为宗，本之降衷固有之良，推而演之，以至于郅治雍和之极。其为学也，根荄华实，厘然并具矣。又皆有条理之可寻，此诚犁然有当于人心，而不可以旦暮之言废也。虽然，民有秉彝，而亦天生有欲。道心人心，同时并赋，而不能以独存。故以天演论化尚矣。然而善固演也，而恶又未尝不演。若本天以为言，则尧、桀、夷、蹠，虽义利悬殊，而同为率性而行、任天而动也。用天演之说，明殃庆之各有由，使制治者知操何道焉而民竞于善；动何机焉而民竞于恶，则有之矣。必谓随其自至，而民群之内，恶必自然而日消，善必自然而日长，则吾窃窃然犹未之敢信也。苟自夫心学之理而言之，则人心之分别，见于好丑者为先，加于善恶者为后。然则好丑者，其善恶之几乎？善恶者，其好丑之演乎？人之于意也，好善恶恶，容有不诚；而至于好好色，恶恶臭，则未尝有伪也者。学者先明吾心好丑忻厌之所以然，而后言任天演之自然，而民群善恶之机，孰消孰长也可，而惜乎今者尚未能也。

论十六

本天演以言治者，知人心之有善种，而忘其不能无恶根。善可演也，而恶亦未尝不可演，此其蔽固① 矣。然而其蔽不止此。挽近之言天演者，达尔文为之倡。顾达尔文专以明世间物类之所以繁

---

① “此其蔽固”四字原为“况善恶之名起于事效，苟所处自悬殊，则其号或可以倒置，前者论之详”，作者修改时圈改。

殊，与动植之所以盛灭，其书具在，而最为时人所称述者有二义焉：曰物竞，曰天择。物竞者，物各争存也；天择者，存其最宜也。树艺觳养之家，本其理而施以为术，农桑牧畜之事，遂日骎骎。于是谈治之家，以谓是道也，用之动植二者之间，既各得所愿矣，然则牧民之道，又何独不如是乎？鼓之以物竞，而使最宜者存，则阳长阴消，其势自必极于郅治而后已。此其愿虽宏，而见理又不能以无蔽也。今非谓如卮言之所云云，择种留良，其事之必有所窒也。今之为蔽，将其术虽无所窒，而用之者又未必即得其所期也。夫宜之为言，岂有定程哉！强弱善恶将皆各有所宜，亦视其所遭焉以为断耳。吾人处今日之时与境，以如是身，入如是群，是固有其最宜者。而今日之最宜，即今日之最善者也①。于是拘虚笃时，遂谓最宜最善为同物，而不知情随事迁，浸假而今之所善，又未必他日之所宜也。即动植二物以明之：假使今之北半球温带之地，转而为积寒之墟，则今之梗、柟、豫章皆不宜，而宜者乃蒿蓬耳，乃苔藓耳。更进则穷发不毛，童然无有能生之者可也。又假使更数千万年，而此变为赤道极热之区，则其最宜者，深箐长藤，巨蜂玄蚁，兽蹄鸟迹，交于国中而已耳，抑岂吾人今日所祈响之最善者哉！动植如是，人亦宜然。故曰宜无定程，亦视其所遭以为断耳。彼以天演言治者，以他日之最宜，为即今日之至善，等而一之，夫岂非蔽欤？

今夫人既相聚以为群，虽有伦纪法制，行乎其中，然而终无所逃于天行之虐。盖群理虽异于禽兽，而孳乳寖多则同。生之事无涯，而奉生之事有涯，其未至于争者，特早晚耳。争则天行司令，而人治衰，或亡或存，其存者必其强大，此其所谓最宜者也。当是之时，凡脆弱而不善变者，则不能自致于最宜，而日为天行所耘，以日

---

① 原稿以下原有“故《易》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今日之宜，即今日之义；今日之义，即今日之利用也”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少日减。故善自营者常利于存；不善自营者常邻于灭，此真无可如何之势也。治化愈浅，则天行之威愈烈，此其事殆相为消长者欤！唯治化进而后天行之威损。理平之极，则治功独用，而天行无权。当此之时，其宜而存者，不在宜于天行之强大与众也。德贤仁义，其生最优①，故在彼则万物相感相攻而不相得，在此则黎民于变以时雍；在彼则役物为己者强，在此则黜私存爱者附。排挤蹂躏之风一变而为立达保持之隐。且斯时之存，不仅其最宜者已也。凡人力之所能保而存者，皆为致其所宜，而使之各存焉。故天行任物之竞，以致其所为择；治道则以争为逆节，而以平争济众为极功。圣人既竭耳目之力，胼手胝足，合群制治，使之相养相生，而不被天行之虐矣。则凡游其宇而蒙被庥嘉者，当思屈己为人，以为酬恩报德之具。凡所云为动作，其有坏伦纪、干名义而可以乱群害治者，皆以为不义而禁之。设刑宪、广教条，大氐皆沮任性之行，而劝以职分之所当守。盖以为群治既兴，人之各享其乐业安生之福。既有所取之以为利，斯必有所与之以为偿。不得仍夫初民之旧贯，使群道涣，而颓然复返于狉獉也。

复　案：刘梦得《天论》之言曰："形器者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天与人交相胜耳。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阳而阜生，阴而肃杀，壮而健，老而耗，气雄相君，力雄相长，天之能也。阳而树艺，阴而揫敛；斩材窾坚，液矿硎铓；义制强悍，礼分长幼；右贤尚功，建极闲邪，人之能也。故人之能胜天者，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蹈道者赏，违道有罚，天何予乃事耶！法小弛，

① 原稿以下有"《易》曰：天地变化草木蕃。又曰：天地闭，贤人隐。孟子曰：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亦曰，世变治乱不同，则宜而存者亦有不同故耳"数句，作者修改时勾去。

则是非驳，赏不尽善，罚不尽辜。人道驳，而天命之说亦驳焉。法大弛，则是非易位。义不足以制强，刑不足以胜非，而人能胜天之具尽丧矣。故曰：天之所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能者，治万物也。”案此其所言，正与赫胥黎氏以天行属天，以治化属人同一理解，其言世道兴衰，视法制为消长，亦与赫胥黎所言，若出一人之口。至谓天道之用在强弱，人道之用在是非，则与论五以下，所谓古今诸以神道设教者，皆不得已而为天讼直之故，尤为证彻本原也。又其后篇云：“旅者群适夫莽苍，求休乎茂木，饮乎水泉，必强有力者先焉，虽圣且贤莫能竞也，斯非天胜乎？群次乎邑郛，求阴乎华榱，饱于饩牢，必圣且贤先焉，虽强有力莫能竞也，斯非人胜乎？苟道乎虞芮，虽莽苍犹郛邑也；苟由乎匡宋，虽郛邑犹莽苍也。是一日之涂，天与人交相胜矣。”此其所谓莽苍，即赫胥黎所谓草昧之世；所谓郛邑，即其文治之时，其所论天人相胜之间，与赫胥氏尤为若合符节。地暌七万余里，时隔千有余年，而所言相合如此，故备录之，以为观者互考焉。

又案：前论皆以尚力为天行，尚德为人治。争且乱则天胜，安且治则人胜。此与宋以来儒者以理属之天，以欲属之人者正相反矣。朱晦庵之序《中庸章句》也，曰：“心之虚灵一而已矣，而有人心道心之异者，以其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于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天理卒无以胜人欲之私。必存养省察，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则动静云为无过不及之差矣。”此与斯多噶分性为二，有其粗且贱者，有其精且贵者，又若相合。但斯多噶精且贵之中尚有最精最贵、清净之理而已。通而论之，中外古今言天人之际者，不外二家，一出于教，一出于学。教则以公

理属天，私欲属人；学则以尚力属天，而尚德属人。言学者在在期于征实。故言天也，不能舍形气；言教者，言言期以于持世，故不能外化神以言理。然而治化虽为人事，而推其原则亦属天行；好德虽由降衷，而显诸用则皆根人见。不本天赋，则无以动其几。抑人之所善所恶，又未必即天之所善所恶也。故赫胥黎氏又谓："天者有理而无善。"陆子静亦云："性无善无恶。"斯言也盖近之矣。是故知其大本，则孟子性善之言未必是，而荀子性恶而善伪之论亦不必非。伪者，人为，以别于性而已。诚皆起义不同，而言各有攸当者也。

论十七

今夫以公义断私恩者，古今之通法也；民赋其力以供国者，帝王制治之同符也。犯一国之常典者，国之人得以共诛之，此又有众者之公约也。乃今之以天演言治者，一一疑之。以谓天行无过，任物竞天择之事，则世将自致于太平。其道在听人人自由，而无强以损己为群之公职，立为应有权利之说，以饰其自营为己之深私。以为民上之所宜为，在设刑宪以持天下之平，过斯以往，皆当听民自为，而无劳为大匠斫也。倡者其言如纶，和者其言如綍。此其蔽无他，坐不知人治、天行二者之绝非同物而已矣。前论反复，不惮冗烦。假吾言有可信者存，则此任天之治，为何如治乎？嗟乎！今者欲治道之有功，非与天争胜焉，固不可也。法天行者非也，而避天行者亦非。夫曰与天争胜者，非谓违天逆性，而为不祥不顺者也。道在尽物之性，而知所以转害而为功。夫自不知者而言之，则以藐尔之人，乃欲与天争胜，欲取两间之所有，驯扰驾御之以为吾利，其不自量力而可闵叹，孰逾此者。然而溯自邃古以迄于今，举凡人治之进程，世世时时要皆以所胜于天者之多寡为殿最。百年来之欧洲，其所以称强盛富有者，其故无他，其所胜之天行，而控制万物，

以前民用者，方之同时与前古各国最多故耳。据已事以验将来，则吾胜天为治之说，不可诬也。是故善观化者，见大块之内，人力皆有可通之方；通之愈弘，则吾治亦愈进，人类亦愈亨。彼佛氏以国土为危脆，以身世为浮沤，此诚不自欺之论也。顾法士巴斯葛尔不云乎："吾诚弱草，妙能通灵，通灵非他，能思已耳。"以蕞尔之一茎，蕴无穷之神力。其为物也，与无声无臭、明通公溥之精为类，故能取天之所行而弥纶燮理之，犹佛所谓居一芥子，转大法轮也。凡一部落、一国邑之为聚也，将必皆有法制礼俗以纽夫其中，以约勒其任性而行之暴慢；必有网罟、牧畜、耕稼、陶渔之事，取天地之所有，被以人巧焉，以为养生送死之资。及其治之愈深，将其术之所加者愈广，由是以至于今之日。凡所牢笼弹压，驯伏驱除，若执古人而讯之，彼将谓是非鬼神固莫能办也。此无他，则亦格致思索之功胜耳。诚哉！此二百年中之学问，可谓辟四千年未有之奇观。此自吾党而窥之，尚不外如日之初生，泉之始达已耳。来者难诬，有愿力者，任自为之，吾又乌测其所至耶？是故居今之日以言学，则天、算、力、质诸学为最精，纲举目张，可以操顺溯逆推之左券，而身心、性命、道德、治平之大，尚不过略窥大意，而未足以拨云雾而睹青天也。然而格致程途，始模略而后精深，疑似参差，皆为是中应历之境。以目前之多所触悟，遂谓其学终无贯通交融之一日，则又不通之论也。迨此数学者明，则人事庶有大中至正之准则矣。

天演之理，固为谈气运者不祧之宗，然须知万化周流，有其隆升，则亦有其污降。宇宙一大年也，自京垓亿载以还，世运方趋上行之轨。日中则昃，终当造其极而下迤。夫如是，则今之言化者，谓世运必以日亨，人道必止至善，执其理以考其言，亦有不必尽然者矣。且自其切且近者而言之，则人类当前之局，夫岂偶遇而然。经数百万年火烈水深之世变，洪钧炉捶，陶炼砻磨，而成如是之世局。彼以理气互推，此乃善恶参半。察其所以，皆非无所为而然。夫其

来也，既深且远如此。乃今者谓以区区数百千之人治，将大有以易夫其初，立达绥动之功虽神，而气质断不能如是之速化，此其为难偿之虐愿，虽愚夫妇与知之矣。然而谓人道必以是自沮焉，则又不可也。不见夫叩气而吠之狗乎？其始狼也，虽卧于氍毹之上，必数四回旋转踏，而后即安者，沿其鼻祖山中跆藉之风，而犹有存也。然而积其驯伏，乃可使牧羊，可使救溺，可使守藏，矫然而为义兽之尤。民之从教而善变也，易于狗。诚使继今以往，用其智慧，奋其志愿，由于真实之涂，行以和同之力，不数千年，虽臻于郅治之域可也。况夫彼后之人，其所以自谋者，将出于今时万万也哉。今夫移风易俗之事，古之圣人亦尝有意于此矣，然而卒不能者，格物不审，见道不明，而智虑限之也。居今之日，借真学之日优，而思有以施于济世之业者，亦唯去畏难苟且之心，而勿以宴乐媮生为的者，而后能得耳。是故约而论之，欧洲世变，可分三际以为言：其始如侠少年，跳盪粗豪，于人生苦乐安危之殊，不甚了了。继则欲制天行之虐而不能，侘傺灰心。转而求出世之法，此无异填然鼓之之后，弃甲曳兵者也。吾辈生今之日，固不当如鄂谟所称侠少之轻剽，亦不当如瞿昙黄面，哀生悼世，脱屣人寰，徒用示弱而无益来叶也。固将沈毅用壮，见大丈夫之锋颖，强立不反，可争可取而不可降。所遇善，固将宝而维之；即不善，亦无慑焉。早夜孜孜，合同志之力，以转祸为福，因害为利而已矣。丁尼孙之诗曰："挂帆沧海，风波茫茫。或沦无底，或达仙乡。二者孰择，将然未然。时乎时乎，吾奋吾力。不竦不戁，丈夫之必。"吾愿与普天有心人，共矢斯志也。

复　案：物竞、天择二义，发于达尔文。达著《物类原来》一书，大指考探世间动植二物所以繁殊之故。先是言生物者皆主异物分造之说，至近今百年，格致诸家，渐疑古学之不可

通。如法国之兰麻克、爵弗来，德国之方拔、方倬耶，英之威里士、格兰德、斯宾塞尔、鄂恩、赫胥黎，先后间出，目治手营，务探审论，知有生之物，终于异而始于同。造化立其一，而以天力运之，万类之所以底于如是者，咸其自己而已矣，无所谓创造者也。然而其说未大行也，自达尔文书出于五十九年，而众论始定。自兹以后，欧墨二洲治生学者大要宗其说矣。而矿事日兴，掘地开山，多得古禽兽遗蜕，于是虫鱼禽互兽人之逐渐迤演衔接钩联，其说愈备。而达尔氏之论乃不可复摇。故论者谓：自歌白尼论出，而人知地本行星，拱绕太阳，而不静处六合正中，以为众星之主；亦自达尔文论出，而知人类为生物天演中之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长，而必非如教宗创世之说，黄土抟人，使其为群物之主也。自歌白尼而天学明，亦自达尔文而生学之论定也。而同时有斯宾塞尔者，亦本天演之理，以著《天人通论》，贯天地人、形气、心性、动植之事而一理之。其说尤为精辟宏富。其第一书开宗明义，集格致之大成，专明天演之旨。第二书以天演言形气，统有生之类为一谈。第三书以天演言心性，执脑气之说，由下生禽兽而渐上之以至人道。第四书以天演言群理，而政教、风俗、族姓、国种皆详论焉。最后第五书乃言所以进种、进化之公例要术，大抵不离天演而已。余近译其《群谊》一书，即第五书中之一编也。斯宾氏殚毕生精力，不治余业，以著是书，故能体大思精如此。斯宾氏至今尚存，年七十有六矣。《通论》十余帙，于客岁始成书也。达尔文生于○○○○年○○○○年卒。赫胥黎于乙酉〔未〕七月卒，年七十也。[1]

---

① 这段案语，通行本放在《导言一》之后，稿本则放在本书最后，似为补写，暂放于此。

日记说明

严复日记，中国历史博物馆原藏，共十一册。计光绪三十四年戊申日记一册，宣统元年己酉日记一册，宣统三年辛亥日记二册，民国二年癸丑日记一册，民国三年甲寅日记一册，民国五年丙辰日记一册，民国六年丁巳日记一册，民国七年戊午日记一册，民国八年己未日记一册，民国九年庚申日记一册。均用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的袖珍本子写成。

日记记事十分简略。有的仅记人名，不叙事由；有的缩略文字，有一处还以△、○两个记号代替；日记中还常常数月不记事，留下很多空白页。我们整理时将空白日期一概删去。

宣统三年辛亥日记两册，一册记事，一册记卜卦（其中也有记事三条）。卜卦有卦象和对卦爻的解释，今只录释词。据释词可知，其中有不少是严复应他人之求而代为占卜的卦。整理时将两册按日期合并。凡日期之下注有〔另〕字各条，表示原属另一册所记。

民国五、六、八、九这四年的日记，严复用英文按日记录了自己的病况和施治情形，包括用药的次数和剂量、睡眠好坏、咳嗽轻重、体温、排泄等等。这些记录对绝大多数读者似无用处，而且所占篇幅过多，故未译载。而其中夹有的一些英文记事，则斟酌情形，选译了一部分。凡属译文，均在句首加△表示。这些篇页中用汉文插写的记事，则都保留。

日记记时，辛亥以前用阴历，每日注阳历和干支；癸丑以后用阳历，每日注阴历和星期。整理时，清代各年先列阴历日期，再用

括号注明阳历日期;民国以后各年仅列阳历日期,不注阴历。干支,星期均不列。

日记中的数目字,严复常常用商码书写,即俗称"苏州码子",整理时一律改为阿拉伯数码。

日记中对亲属朋僚的称谓多用小名、字号等,今仅就所知略加考证。凡直接用姓名称呼的较有影响的人物,则从略。

本书所录日记是由中国历史博物馆保管部文物组的同志帮助整理的。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年）

二月十一日（3月13日） △五时五十分自吴淞返上海。① △收到第一月薪给五百元。

八月初三日（8月29日） 本日奉北洋札，为新政顾问官。桐城人吴梦雏燕来来见。又，刘传绶。② 又，曾叔吾。

八月初四日（8月30日） 王少泉、③ 蔡志庚、④ 孙仲英、⑤ 窦骏生、刘秉镛、⑥ 陈作舟、王振纲、林郁斋、李成梅。⑦ 木斋⑧ 请饭。

八月初五日（8月31日） 孟双宝、小金子、三福。翠升、得福。⑨ 郭海容、周星北、陈协中。林文彬请饭。

八月初八日（9月3日） 寄上海挂号信二封。

八月初九日（9月4日） 辟畺⑩ 来索折稿，做至二点，仅成大

---

① 上半年日记仅记了二月初二、初十、十一这三天。兹译录十一日的日记。初二、初十两日都是用一句英文记来往吴淞事。

② 刘传绶，字心组，福建闽侯人。清末海军学生，曾任北洋政府海军次长。

③ 王少泉，名劭廉，直隶天津人。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任教时的学生，后留学英国。曾任直隶学务公所议长。

④ 蔡志庚，名儒楷，江西南昌人。清末候补道，曾任直隶提学使。

⑤ 孙仲英，江宁人。北洋水师学堂出身，曾任天津逸信洋行买办。

⑥ 刘秉镛，字雅南，直隶天津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曾任天津海河工程局提调。

⑦ 李成梅，名鼎新，福建闽侯人。清末历任定远兵船管带、天津海防营务总办等职。

⑧ 木斋，卢靖别号，字勉之，湖北沔阳人。时官直隶提学使。

⑨ 以上五人，皆妓女。日记原文中前三名接写，后二名另起行，故分别点断。

⑩ 辟畺，吴闿生字，号北江。吴汝纶之子。时在直隶总督杨士骧幕中，详见《筹办海军奏稿（代）》题解。

半篇，明日尚须继作。碧城① 来谒，谈间多自辨之语。

八月十一日（9月6日） 折稿完。下午至女公学② 谈。晴而甚热，夜多蚊，甚苦之。

八月十二日（9月7日） 伯玉③ 夫妇来津。发快信两封。

八月十三日（9月8日） 是日忽凉，叔吾请客。到长发栈，与叔宜谈甚久。蔡廷幹、④哈卜门、⑤ 林叔泽。

八月十四日（9月9日） 到长发栈。在裕中与儿子饭。见吕复，⑥ 有诺。子妇上船，明早四点开。

八月十五日（9月10日） 开销三处局帐。⑦

八月十六日（9月11日） 曾�圃⑧ 来。严荣官来。谒莲帅，⑨ 言严家女儿桂宝事，蒙允代为保护。法界三马路余庆里李润田⑩ 家。始译《名学启蒙》。⑪

八月十七日（9月12日） 见季北。

八月十八日（9月13日） 到女子公学，以《名学》讲授碧城。

八月十九日（9月14日） 今日最闷损。叶丹园与荣官同来。毛

---

① 碧城，姓吕，安徽旌德人。曾从严复问学。参见《代何氏甥女纫兰复旌德吕碧城女士书》题解。

② 女公学，全称为北洋女子公学。吕碧城之父创设并任校长。

③ 伯玉，名璩，小字阿璋，严复长子。参见《与长子严璩书》题解。

④ 蔡廷幹，字耀堂。清季留学美国，曾任海军部军制司长。

⑤ 哈卜门，Heckman，德国人，供职北洋水师。1894年在镇远舰上曾任炮务总管，参加中日黄海战役。

⑥ 吕复，字健秋，直隶涿鹿人。清季留学日本，曾充任顺直省议会议员。

⑦ 当时官绅常在妓院宴集，唤妓女弹唱陪席，谓之“叫局”。开销“局帐”，当指此。

⑧ 曾筠圃，又作镕浦，名宗鉴，福建闽侯人。清季留学英国，曾任外务部主事、考察宪政大臣随员。

⑨ 莲帅，指直隶总督杨士骧，字莲甫，一作莲府，又字萍石，安徽泗州人。

⑩ 李润田，名瑞霖，直隶唐山人。清季留学美国，曾任唐山路矿学堂教员。

⑪ 《名学启蒙》，英国耶芳斯原著，严复应吕碧城要求，译述讲授此书。后改书名为《名学浅说》。

翚以横批与敛之。[1] 译《名学》至十九节。

八月二十日（9月15日） 林松卿。林质斋。

八月廿一日（9月16日） 接到桂宝缄谢，已答。领薪水，□领去。质斋请吃羊肉馆，鸿宾楼。遇方仪廷，天仙观剧。

八月廿二日（9月17日） 见堃堃、陈毓渟、[2] 刘心组。得陆纯甫继周书，总务课员。

八月廿三日（9月18日） 寄信问珠。

八月廿五日（9月20日） 北洋水师学堂旧生在李公祠欢迎。培南、嘉井[3] 来。碧城来。

八月廿六日（9月21日） 柯大夫，挂。纫兰，[4] 挂。交曾道生五百两。

八月廿七日（9月22日） 未进京。到碧处谈。

八月廿八日（9月23日） 进京，四点钟。入学部。购贺莲青羊毛[5] 四十三两。

八月廿九日（9月24日） 晤张燕谋，[6] 其意欲吾动笔。

九月初一日（9月25日） 在学部看教育卷两本，平平耳。一，七十分；一，八十五分。

九月初二日（9月26日） 寄家信一封。

九月初三日（9月27日） 诸生在西郊万牲园欢迎。寄纫兰信一封。

九月初四日（9月28日） 出衙门，到五城学堂。

---

① 敛之，英华字，别署安蹇斋主、万松野人。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在天津创办《大公报》。详见《〈也是集〉序》。

② 陈毓渟，字听涛，福建漳平人。毕业于天津海军学堂。

③ 培南，嘉井之弟。嘉井亦作家轸。皆严复族子。

④ 纫兰，下文亦作纫、阿兰，姓何，严复甥女。参见《与甥女何纫兰书》题解。

⑤ 贺莲青，北京著名的毛笔店，在琉璃厂。羊毛当即羊毫。

⑥ 张燕谋，名翼。详见《为张燕谋草奏》题解。

九月初五日（9月29日） 在五城学堂。学部看学凭。榕荫堂吟集。

九月初六日（9月30日） 孟绶臣①请三点饭。

九月初七日（10月1日） 拟九点钟出京，不果。求余书者甚众。得木庵、②石遗③诗集。

九月初九日（10月3日） 十二点到此，河北学务公所。

九月初十日（10月4日） 上午严吕氏率其女及两学生来。下午到碧城处。

九月十一日（10月5日） 张小秋④请。《名学》尽五十八节。接纫信，大息信。

九月十二日（10月6日） 写日字信⑤与纫。谒莲帅。寄快信与大息。《名学》尽六十七节。

九月十三日（10月7日） 廉叔、毛羣来，言十七闽学会欢迎，许之矣。发日字信，快。未出门。月色寒朗。△《名学》尽七十九节。

九月十四日（10月8日） 堃堃、毛羣、刘心组来。沈小沂、蔡志赓来。接璋信。木斋来夜谈甚久。△《名学》仅至八十九节。

九月十五日（10月9日） 荐堃堃、毛羣、严宝祺，又黄仲则、张崑玉于于仲庚。家轸送马车。到紫竹林洗澡。寄璋信。

九月十六日（10月10日） 接到明丽⑥信一缄。见吕碧城。丹

---

① 孟绶臣，疑为孟绂臣之误，名庆荣，直隶永年人。时任学部右丞。

② 木庵，陈书别号，字伯初，又字俶玉，福建侯官人。陈衍长兄。曾官直隶博野知县。工诗，有《木庵先生集》。

③ 石遗，陈衍别号，字叔伊。曾任学部主事、京师大学堂教授。以诗名，有《石遗室诗集》、《石遗室文集》、《石遗室诗话》等多种。

④ 张小秋，亦作筱秋，名福爔。光绪中曾任湖北开采煤铁总局监工委员。

⑤ 日字信，系严复与甥女纫兰信，按《千字文》顺序编号。

⑥ 明丽，姓朱，严复之续弦夫人，详见《与夫人朱明丽书》题解。

桂听戏。

九月十七日（10月11日） 到闽学会。该会在德源里，见王贡南、林少衡。到全乐班，叫素云。

九月十八日（10月12日） 得刘子英信。王子翔。① 寄家信，明丽、大奶奶，快。领子九月交麦加利。寄香海领子② 十月。寄纫月字信。

九月十九日（10月13日） 下午寄孙信有领子。方仪廷来。吕碧城来。吴辟畺来。林少衡来。得麦加利复领子。制坊联、记。洗浴。

九月二十日（10月14日） 下午到全乐班，方仪廷请。又到翠升班。见吕二姑太。寄高啸桐③ 信。

九月廿一日（10月15日） 林质斋来。见莲帅，不遇。写堃堃所托渠祖母坊联等。无南信，极念纫病势。△《名学》至122节。

九月廿二日（10月16日） 沈正增来。黄孝肃及严廉来。与碧城一词。谒莲帅，晤夏地山，④ 知菊生⑤ 已归。又晤吴彦复。⑥ 寄明丽快信，叫寄药膏。

九月廿三日（10月17日） 到客籍学堂演说，木斋、志庚在坐。接纫兰十六日快信十八始寄。写盈字信。《名学》至130节。

九月廿四日（10月18日） 莲帅下札与质斋、仪廷、吴燕来。到女子公学。寄盈字信。荣官来，说福州新坊。赴义和成。

---

① 王子翔，名光鸾，吴汝纶之女婿。

② 香海，姓孙，在两江督署办理庶务。领子亦称领状，犹今之收条。当时严复在南洋领有干薪。

③ 高啸桐，名凤岐，福建长乐人，严复密友，高凤谦长兄。参见《媿室先生小象赞》和《祭媿室先生文》。

④ 夏地山，名偕复，浙江杭县人。清末历任日本留学生总监督、纽约领事、天津造币总厂总办等职。

⑤ 菊生，张元济字。浙江海盐人。详见《与张元济书》题解。

⑥ 吴彦复，名葆初，安徽庐江人，提督吴长庆之子。

九月廿五日（10月19日） 吴彦复、杨哲子度、[①]王鲁璠鸿年、[②]陈公穆[③]兰甫[④]之孙、王叔鲁[⑤]子展[⑥]之子克敏来谈半日。赴洪椿班，郭海容、庄亦颜约。碧信，属星期勿往。晚赴三福班。

九月廿六日（10月20日） 王叔鲁请，坐上有杨度、熊铁厓、[⑦]金伯平、[⑧]李伯芝、[⑨]黎伯颜、[⑩]祁君身、陈公穆、王鲁璠、吴彦复诸公。住人和里。

九月廿七日（10月21日） 吕姑太来。戈升[⑪]回津，带邓、罗信。哲子请，在督署花园。为严颙英作信，与女师范提调吴蔼辰[⑫]者。到桂香班，黄孝叔约，十二点归。

九月廿八日（10月22日） 桂稷逐出堂，作两信，与其提调吴某，无益也。到德源里，见吕姑太，劝其南去，勿在京、津之间。申刻，张仲仁、[⑬]徐芷生、[⑭]祁君身、金伯平、李伯芝、黎伯颜请。

九月廿九日（10月23日） 碧信，来取《名学》。下午到德源里，

---

① 杨哲子，名度，湖南湘潭人。时为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

② 王鲁璠，名鸿年，浙江永嘉人。清季留学日本，曾任外务部主事。

③ 陈公穆，亦作公睦，名庆龢，广东番禺人。曾任天津大学堂会办、客籍学堂监督、直隶督署新政文案等职。

④ 兰甫，陈澧字，清代著名学者。

⑤ 王叔鲁，名克敏，浙江杭县人。曾任留日学生监督、驻日使馆参赞。

⑥ 子展，王存善字。道员，曾任通商银行办事总董、汉冶萍公司董事、招商局坐办等职。

⑦ 熊铁厓，名范舆，贵州贵阳人。清季留学日本，曾任直隶天津县知县。

⑧ 金伯平，名邦平，安徽黟县人。郑孝胥之女婿。

⑨ 李伯芝，名士伟，直隶永平人。清季留学日本，曾任北洋师范学堂监督、直隶全省学务处会办、直隶劝业道等职。

⑩ 黎伯颜，名渊，贵州遵义人。清季留学日本，曾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北洋大臣文案等职。

⑪ 戈升，严复所用男仆。

⑫ 吴蔼辰，名鼎昌，直隶清苑人。清季留学日本。

⑬ 张仲仁，名一麐，江苏吴县人。清末任直隶督署文案、弼德院参议。

⑭ 徐芷生，名沅，江苏吴县人。曾任直隶通永道、津海关道。

送吕一百元。

九月三十日（10月24日） 昨夕十点半睡，今晨四点半醒。竟日雨。

十月初一日（10月25日） 三点到德源里。培南带钱集今诗余到。

十月初二日（10月26日） 今日甚病，不能吃饭。信与吕碧城。接大息信。

十月初三日（10月27日） 下午呈莲帅二诗，向之告假矣。

十月初四日（10月28日） 与彦复一册页、一像。寄昃字信。到吉庆里。接家信一封。

十月初五日（10月29日） 赴女子公学。

十月初六日（10月30日） 到麦加利。卖电灯股票。送王贡南文。

十月十八日（11月11日） 为商务印书馆作草书帖。

十月十九日（11月12日） 先母忌日。

十月二十日（11月13日） 译《名学》完。极望阿兰，几不自任。柯大夫来。

十月廿一日（11月14日） 大纶买缎。到西门接兰，不遇。

十月廿五日（11月18日） 给巡捕捐。

十月廿九日（11月22日） 付书箱钱一百元。

十一月初一日（11月24日） 到西门。归，作信与罗大夫。

十一月初二日（11月25日） 本日大怒。

十一月初八日（12月1日） 晚送碧城往天津。

十一月初九日（12月2日） 得大儿信。侯雪农刻住无锡大市桥青果巷内茅渎巷朱宅。

十一月初十日（12月3日） 嗣皇帝①登极之第二日。

---

① 嗣皇帝，指宣统帝溥仪。

十一月十三日（12月6日） 买马车，三百十七两。

十一月十五日（12月8日） 得大儿信。得雪农信。纫兰言回。

十一月十六日（12月9日） 游陈列所。

十一月十七日（12月10日） 临《兰亭》一通与雪农。

十一月十八日（12月11日） 与季贞①信。

十一月廿一日（12月14日） 得碧信，即复。

十一月廿五日（12月18日） 多那孙请明日午饭。

十一月廿八日（12月21日） 搓丸。②

十一月廿九日（12月22日） 香海寄三百十四两四钱五分来，交号。

十二月十三日（1月4日） 侯雪农迁无锡东门同盛巷唯我别庐。

青春白日无公事，蠹简残编作近邻。③

世味极淡薄，才术见嗟称。

浪说诸公见嗟赏，独怜形迹滞河山。

闭塞乃非道，用舍君自知。

破屋仰见星，高论听悬河。

天地一喻指，木雁两不居。

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彼美叔姬可与晤言。是故君子诚之为贵。

减蒴斋马冯元淑，腰笏牵舟何易于。

曩过招提饭，能为青白眼。

颇薰知见香，稍窥性命学。

---

① 季贞，熊元鍪字，江西南昌人。熊季廉之弟。

② 搓丸：闽俗，冬至前夕，全家围坐捏江米圆子，谓之“搓丸”。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2月22日）冬至。

③ 此行以下均写于日记册最后“杂录”页上。

达人大观物无不可，往者可作吾谁与归。

斜日穿窗飞野马，暑风蚀米长强羊。

诸葛大名垂宇宙，南极一星在江湖。南极老人应寿昌。

愿见北地傅介子，恐是汉代韩张良。

天下苍生待霖雨，月明孤影伴寒松。

压众精神出群标格，秋千亭馆风絮池塘。杨补之。

露洗华桐烟霏丝柳，淡云阁雨迟日催花。

酒祓春愁花消英气，宴陪珠履歌按云鬟。

丹徒布衣未可量，竟陵主簿极多闻。

宣统元年己酉（1909年）

正月初一日（1月22日） 高怀见物理，烈士恶多门。

正月廿一日（2月11日） 译《法意》四版。到愚园一行。与夏剑成①缄。

正月廿二日（2月12日） 译《法意》四板半。到百老汇取影十一张。得苏戡诗。②

正月廿三日（2月13日） 译《法意》至215。伍昭扆③辞赴粤，带像与大儿，挂屏与大息。周益卿来。周庶咸来。夏建成来，示近作，抄诗与之。

正月廿四日（2月14日） 读《通史·开宗》。到张园及陈列

---

① 夏剑成，下文亦作建成、健成，名敬观，字剑丞，江西新建人。曾任江苏提学使，上海中国公学、复旦公学监督。

② 苏戡，下文又作苏堪，郑孝胥别号，字太夷。

③ 伍昭扆，名光建，广东新会人。详见《与伍光建书》题解。

所，与雪农，遇稚辛、[1]拔可、[2]梦旦、[3]子仁、[4]王益斋。

正月廿五日（2月15日） 译《法意》至219。得苏堪诗。得古微[5]缄并所刻《梦窗词》一册。伯鍙来[6]付持正联幅、季贞缄。新舞台观剧。

正月廿六日（2月16日） 译《法意》至224。伯鍙附新铭来，附吉和去赣，示其屋事。到百老会〔汇〕取照，大马路、棋盘街。棋盘街寄季贞持正字。

正月廿七日（2月17日） 译《法意》至228。伯鍙赴赣。陈陀庵[7]托其侄孙元锜入圣约翰。与木匠十五元。赴夏健成约，到王纫香处。

正月廿八日（2月18日） 译《法意》至233。发柬请客。读《神州日报》论说，所与《时报》互讦者，计十四日。柯医来诊诸儿女寒热、咳、痢时疾。

正月廿九日（2月19日） 译《法意》至237。柯医来视儿女。张汝楫知魏蕃室在湖北武昌矿业学堂。朱古微信由苏法政学堂投递。到王纫香处。

二月初一日（2月20日） 剃发。与古微信。邓宗保[8]来辞行。

---

① 稚辛，郑孝柽字，福建闽侯人。曾任监督上海南洋公学译书院事等职，郑孝胥之弟。

② 拔可，李宣龚字，号墨巢，福建闽侯人。著有《硕果亭诗集》。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经理。

③ 梦旦，原名高凤谦，以字行，福建长乐人。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详见《与高凤谦书》题解。

④ 子仁，王寿昌字，福建闽侯人。福州船政学堂出身，留学法国。曾任津海关道洋务委员、上海商办铁路学堂监督等职。

⑤ 古微，亦作古薇，朱祖谋字，又字藿生，号沤尹，又号彊村，本名孝臧，浙江归安人。以词学著名，刻有《彊村丛书》。

⑥ 伯鍙，严复之侄，留学美国。

⑦ 陈陀庵，下文亦作弢弇、弢菴，陈宝琛别号。参见《与陈宝琛书》题解。

⑧ 邓宗保，又作骢保，字曼云，广东香山人。海军学生，曾任海军部视察员。

柯贞贤[①]请清和一[②]沈丽华处。译《法意》至239。金先生[③]来馆。

二月初二日（2月21日） 译《法意》至244。得姚叔节[④]缄。

二月初三日（2月22日） 镜秋生日。与苏戡诗五古一首。

二月初四日（2月23日） 题刘起潜手卷。

二月初五日（2月24日） 赴时勋[⑤]约，六马路吉庆里李凤英处。

二月初六日（2月25日） 了《万国通史·序》。邓骢保信，寄广东香山下栅，转上栅村广隆宝号交。赴精勤坊周小宝。

二月初七日（2月26日） 寄《序》与夏瑞芳。[⑥]寄香海信。寄家轸信。

二月初八日（2月27日） 到啸桐处。到玉苍[⑦]处。取琥[⑧]儿影。译《法意》至246。

二月初九日（2月28日） 译《法意》至252。夏穗卿[⑨]来。陈玉苍来。到啸桐处吃晚饭。

二月初十日（3月1日） 译《法意》至255。到愚园看画会，中有吴道子、边鸾、戴静画，不识其赝否也。余三王、吴墨井、陈洪绶诸画甚多。

二月十一月（3月2日） 译《法意》至259。得璩儿家信。

---

① 柯贞贤，名鸿年，福建人。马江船政学堂出身，曾供职芦海铁路。

② 清和一，上海坊里名，柯贞贤在此设席宴客，沈丽华即居于此处的妓女。上文之王幼香亦同此。

③ 金先生，名子善，安徽桐城人。严复请其在家设馆，教育子女。

④ 姚叔节，名永概，安徽桐城人。时任安徽高等师范学堂总教习。

⑤ 时勋，樊棻字，谱名君芳，晚号勤稼老人，浙江镇海人。

⑥ 夏瑞芳，字粹芳，江苏青浦人。1897年在上海创办商务印书馆，任总经理。

⑦ 玉苍，亦作雨苍，陈璧字，福建闽侯人。原任邮传部尚书，时方革职家居。

⑧ 琥，严复第三子，字叔夏，小名普贤，参见《与三子严琥书》题解。

⑨ 夏穗卿，名曾佑，字德丞，又号碎佛，浙江钱塘人。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曾与严复、王修植等同在天津创办《国闻报》。民国元年，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长。

二月十二日（3月3日） 译《法意》至264。到萃隆、华英。到陈列所。所〔到〕九华堂。吴葆诚，[①]字和甫，外部主事。穗卿示菀生[②]女书。

二月十三日（3月4日） 高啸桐于本日未刻故，明日辰时大殓。

二月十四日（3月5日） 高啸桐辰刻大殓，送輓对。买绸料。读萨道义[③]史。何镜秋借《汤姆叔叔的木屋》两卷。

二月十五日（3月6日） 《法意》第七册脱稿。晤沈小沂。丁奶奶住吴淞路久远里，名联璋，言海澄事。付姨太百元。《通史》书橱来。

二月十六日（3月7日） 与大儿家信。付美利二十七元。付亚五[④]四十元。作《媿室象赞》。到新舞台。

二月十七日（3月8日） 读赫胥黎《论政府范围》一篇。江姬回闽。复读赫胥黎论卢梭平等自由之说。十二点睡。是日心事极恶劣。

二月十八日（3月9日） 读赫胥〈黎〉《论平等自由》。得太夷《记梦》诗。得侯雪农信。

二月十九日（3月10日） 读赫胥黎《论》第一卷完。

二月廿三日（3月14日） 译《法意》七册讫，交菊生。

二月廿四日（3月15日） 团团母去世，来借洋四十元。信与南通州翰墨林李晓芙、金沧江、[⑤]胡梓方[⑥]、侯毅[⑦]，还其文集。寄林

---

① 吴葆诚，江苏松江人。清末曾任京师译学馆教员。入民国，曾署驻英使馆二秘。

② 菀生，亦作畹生，王修植字，浙江定海人。

③ 萨道义，Ernest Mason Satow，英国外交官。“史”当指所著《1815—1871年的远东》。

④ 亚五，下文闰二月十五日日记作阿五。严复所用马车夫。

⑤ 金沧江：严复诗集中有《送朝鲜通政大夫金沧江（泽荣）归国》、《和寄朝鲜金泽荣》，即其人。

⑥ 胡梓方，江西铅山人。参见本书《诗庐说》。

⑦ 侯毅，字疑始，江苏无锡人。参见《与侯毅书》题解。

琴南①书本。写字了债。

二月廿五日(3月16日) 写字。付团团洋四十员。与雪农书。得□子信,即复。到商务馆。

二月廿六日(3月17日) 香海寄二月分南洋薪水。

二月廿七日(3月18日) 付麦加利312.19两。到商务馆交折。

二月廿八日(3月19日) 复香海信。得长沙实业学堂曹猛盦典球②信,即复。洗澡。韩人金泽荣沧江来,笔谈。

闰二月初二日(3月23日) 阅金沧江手略及其诗文,诗有佳者,文未。到九华堂。到和康里高宅。金泽荣未来。

闰二月初三日(3月24日) 作四律赠金沧江。

闰二月初四日(3月25日) 过高子益③家,此回輓联甚多,从京来有数十副。吴翊庭④有诔文甚佳,苏堪所书。

闰二月初五日(3月26日) 到高家。

闰二月初六日(3月27日) 到高家。

闰二月初七日(3月28日) 啸桐开吊,往陪堂作祭。

闰二月初八日(3月29日) 啸桐出殡延绪山庄,往执绋。

闰二月初九日(3月30日) 柯医来。商务印馆算译利87.6元。

闰二月十四日(4月4日) 璋子放福建度支正监理官,甚喜。

闰二月十五日(4月5日) 付阿五45元。

闰二月十六日(4月6日) 读计学书,布洛克。到高家晚饭。与金泽荣信。

闰二月十七日(4月7日) 阿五持车照会来。往愚园。夜往

---

① 林琴南,名纾,又字畏庐,别署冷红生,原名群玉,福建闽县人。清末曾在五城中学堂、京师大学堂任教。以与人合译小说著名。

② 曹猛盦,名典球,字籽谷,湖南长沙人。详见《与曹典球书》题解。

③ 高子益,名而谦,福建长乐人。高啸桐之弟,高梦旦之次兄。时在云南任勘界大臣,办理中法交涉。

④ 吴翊庭,名曾祺,福建人。时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

天仙，殊无味。归读《计学拾级》。寄裘可桴①。绒。

闰二月十八日（4月8日） 得碧城复。得李郁斋信，托其次孙达槐。金泽荣来。看《计学入门》至154。

闰二月十九日（4月9日） 写陈钟烊荐信与好税司。②读《计学入门》至222。信与姚叔节。到夏穗卿处。

闰二月二十日（4月10日） 到愚园。

闰二月廿一日（4月11日） 彭鹤俦信来，并诗集。到愚园。

闰二月廿二日（4月12日） 晤夏剑丞。到龙华寺。复彭信。

闰二月廿六日（4月16日 柯贞贤请，九华楼。

闰二月廿七日（4月17日） 高子益往香港。夏、沈请，愚园。看苏堪海藏楼。

三月初一日（4月20日） 弢莽至申。

三月初四日（4月23日） 饯弢莽等。

四月十四日（6月1日） 见南皮、③定兴。④程雪帅、⑤朗溪、⑥惠亭⑦来。寄香海三、四、五领子，挂号。

四月十五日（6月2日） 见过庆邸、⑧泽公。⑨在杏城⑩处饭。寄鹹字信。

---

① 裘可桴，名廷梁，江苏无锡人。

② 好税司，指税务司好博逊，Herbert Edgar Hobson，英国人。1862年进中国海关，在海关五十年，历职十余地。1912年退休回英。

③ 南皮，指张之洞，直隶南皮人。时为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

④ 定兴，指鹿传霖，直隶定兴人。时为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

⑤ 程雪帅，指新授奉天巡抚程德全，字雪楼。

⑥ 朗溪，林灝深字，福建侯官人。时任学部左参议。

⑦ 惠亭，林炳章别号，字治陶，福建闽侯人。清末为奕劻内阁参议。

⑧ 庆邸，指庆亲王奕劻。时以首席军机任外务部总理大臣。

⑨ 泽公，指载泽，字荫坪，隶镶白旗，封贝子衔镇国公。时任度支部尚书。参见《与载泽书》题解。

⑩ 杏城，杨士琦字。安徽泗州人。袁世凯组阁，任邮传部大臣，号称袁氏之智囊。

四月十六日（6月3日） 寄家信。家〔寄〕领子与家井。

四月十七日（6月4日） 杨度、赞虞、①弢庵来。璋子来省。

四月十八日（6月5日） 袁芸台②来。常伯琦③来。萨鼎铭、④曾幼固⑤来。林子有⑥来。回马。郑景溪请。

四月十九日（6月6日） 绍越千⑦来。

四月廿一日（6月8日） 夜发寒热。先是，在陈石遗处做诗钟，夜食。右上牙长。

四月廿二日（6月9日） 璋子出京，下午来辞。

四月廿三日（6月10日） 作缄与范孙侍郎。⑧

四月廿四日（6月11日） 晚到津，住德义楼。家轸等来接。寒热，咳嗽甚重。

四月廿五日（6月12日） 格大夫来验肺，给三种药，嘱勿服桂哪⑨退烧等药。

四月廿六日（6月13日） 下午，吕碧城来视，谈极久。此儿不嫁，恐不寿也。

四月廿七日（6月14日） 麦加利存款2954。寄琥儿信一封。小沂、敛之来。热稍退矣。

---

① 赞虞，林绍年字，福建闽县人。时任民政部右侍郎。

② 袁芸台，袁世凯长子克定字。时任农工商部右参议。

③ 常伯琦，名福元，江苏江宁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曾任京师学务处编译书局分纂、学部专门司行走等职。

④ 萨鼎铭，名镇冰，福建闽侯人。1877年（光绪三年）与严复等同以驾驶学生派赴英国学习。时任筹办海军大臣。

⑤ 曾幼固，名宗巩，福建长乐人。1902年严复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时，曾任副职。

⑥ 林子有，名葆恒，福建人。清末曾官直隶提法使。

⑦ 绍越千，即绍英，满洲镶黄旗人。时任度支部左侍郎。

⑧ 范孙侍郎，指学部左侍郎严修，直隶天津人。参见《与严修书》题解。

⑨ 桂哪，通称奎宁。

六月十一日（7月27日） 寄周庶咸信一。

六月十二日（7月28日） 腹疾。柯医来。苏堪、梦旦来。

六月十五日（7月31日） 商务馆来洋123元。

六月十六日（8月1日） 无故又为人所大怪，呜呼，难矣！西北风。

六月十七日（8月2日） 刘梦得有言："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此境非阅历人不知。痛过辄忘，可恨。

六月十九日（8月4日） 见张安帅。①

六月二十日（8月5日） 昭扆不赴京。收311.86两，并香海信。接朗溪信。

六月廿一日（8月6日） 寄七月分领子与孙香海。

六月三十日（8月15日） 晤曹典球，渠赴倭。

七月初一日（8月16日） 得郁斋信。到沁园陈列所。到圣书公会。

七月初二日（8月17日） 上海霍乱甚盛。

七月初七日（8月22日） 盛宣怀子死，霍乱症。十一。

七月十一日（8月26日） 患聋。

七月十三日（8月28日） 寄七、八月领子与家眕。砒霜第八针，右。

八月初十日（9月23日） 寄碧城、伯玉、幼兰、卢祖华及沪寓信。

八月三十日（10月13日） 在京师，具正辞馆②节略与学部。

九月初一日（10月14日） 晚七点过，到夫容馆22号。过每山。

---

① 张安帅，指两江总督张人骏，字千里，号安圃，直隶丰润人。

② 正辞馆，即审定名词馆，为学部下属机关。严复受聘为总纂，进行筹备工作，提出报告书。

九月初二日(10月15日) 谒匋帅。[1]其夕,在节署饭,遇晦若侍郎,[2]坐有沈冕士邦宪[3]于渊若、[4]丁春农、刘申叔。[5]

九月初三日(10月16日) 李承梅请。再过木人。

九月初四日(10月17日) 郭海容请。遇许钟嶽世方,[6]刘资颖[7]以为戒烟圣手。聆其言,颇有致。

九月十三日(10月26日) 由津回京。赞虞生日。

九月十四日(10月27日) 朗溪来。寄沪寓信。又,柯医信。又,黄字信。

九月十五日(10月28日) 公祭张文襄。[8]爱苍[9]放贵藩。

九月十六日(10月29日) 到学部,遇两堂[10]及傅提学、[11]袁树甫。[12]寄香海及伯玉信。

九月二十日(11月2日) 开馆。[13]作信与家轸,问五、六、七、八等月薪。又作信与道生,托查清楚。

九月廿一日(11月4日) 寄宇字信,明丽信。

---

① 匋帅,指直隶总督端方,字午桥,号匋斋,亦作陶斋。参见《与端方书》题解。

② 晦若,于式枚字,广西贺县人。时任吏部右侍郎。

③ 沈冕士,名铭昌,浙江绍兴人。清末历任两江督署文案、直隶督署总文案、津海关道、长芦盐运使。

④ 于渊若,名式棱,式枚之弟。时为直隶候补道。

⑤ 刘申叔,名师培,江苏仪征人。清末曾任学部咨议官。

⑥ 许钟嶽,名世方,福建闽侯人。北洋医学堂毕业,曾在学部名词馆任医科编纂。

⑦ 刘资颖,名冠雄,福建闽侯人。福建船政学堂卒业,留学英国。民国元年,任海军总长。

⑧ 文襄,张之洞谥。张卒于八月二十二日夜半。

⑨ 爱苍,沈瑜庆字,号涛园,福建侯官人。沈葆桢长子。时由前江西布政使授贵州布政使。

⑩ 两堂:尚书、侍郎皆称堂官。时学部尚书荣庆,左、右侍郎为严修、宝熙,此处"两堂"指严、宝。

⑪ 傅提学,当指直隶提学使傅增湘,字叔和,一字润沅,号沅叔,四川江安人。

⑫ 袁树甫,亦作树五,名嘉穀,号南耕,云南石屏人。举经济特科。清末曾署浙江提学使。

⑬ 开馆,指名词馆正式成立。

九月廿二日(11月4日) 到馆会议。请客。得孙筠①电，言薪未准发。得惠函，九日者。

九月廿三日(11月5日) 寄家轸信。得家轸言，因亏空公欵，借用1500两。弢菴生日。

九月廿四日(11月6日) 寄家轸信。

九月廿五日(11月7日) 得明丽十九日信，于时十四信尚未到。十四日信廿二日到。寄家信。见宋发祥。②

九月廿六日(11月8日) 见国子监徐坊。③ 寄仲英，托卖电灯股分卅股。寄碧城信。寄胡翼南④信，由敛之转。见南洋复部函，廿二日。得惠信，九、十七。得畇信。得朱公钊⑤信。到部竟日。

九月廿七日(11月9日) 寄香海信。得家井信，复。寄家信，中有付汇丰票32两。又取出37.5元，寄萨桐孙，买太原地毯。寄承梅相九张。孝钦⑥奉移。寄仲英信。交麦加利八、九月领状二张，共六百两。琴南、幼固生日。

九月廿八日(11月10日) 琥捐州同衔，加六级，请三品封，用公砝267两，交五城学。下午到部。见宋发祥，言矿事。

九月廿九日(11月11日) 陈衍、力钧⑦荐陈器。⑧ 郑洵甫来。家轸入银五百两，有收条。接香海信，即复。作谢缄与丰润。⑨

---

① 孙筠，字蘷谌，福建闽侯人。

② 宋发祥，字致长，福建莆田人。留学美国。时在学部名词馆编译地质矿学名词。

③ 徐坊，字梧生，山东临清人。时任国子监丞。

④ 胡翼南，名礼垣。参见《与胡礼垣书》题解。

⑤ 朱公钊，字勉生，江苏江宁人。留学美国。曾任江南高等学堂、上海工业学校等处教职。

⑥ 孝钦，慈禧谥。慈禧于上年十月二十二日死，此时移灵普陀峪。

⑦ 力钧，字轩举，福建永泰人。曾任农商部郎中。

⑧ 陈器，福建闽侯人。清末任资政院速记科科员、候补三等秘书官。

⑨ 丰润，指张人骏。大约孙香海来信告南洋续发严复乾薪，故作"谢缄"。

九月三十日（11月12日） 金巩伯来。[①]胡仲巽[②]来，言其兄不要碧城。到馆。到部。晤王祖训仰先。缮宙信，俟复寄。学画。魏冲叔[③]要入馆。

十月初一日（11月13日） 寄宙字快信。罗忠懋、蔡成焯。叔伊请。接沪寓信，九、廿六。又香海信，廿五。为爱苍与《大公报》缄。复香海快信，并寄七、十两月领状。

十月初二日（11月14日） 寄保火险信。寄大儿信。晓珠迎宾。琴南、轩举、朗、杰四人请客。接胡[④]电，已闻仲巽言。

十月初三日（11月15日） 到迎宾一行。许世芳来。刘资颖来。到馆会议。会蒯礼卿。[⑤] 寄侯雪农信，东京神田三崎町三之一玉名馆。

十月初四日（11月16日） 姚中实[⑥]来迎宾，两缄求晤，未去。寄家信。490元交夏支。又写朱公钊信。得惠信廿六写，廿九寄。与姚叔节书。

十月初五日（11月17日） 晤宋发祥，言磁州矿事。仲英有回信。到馆。招王莪孙。[⑦]

十月初六日（11月18日） 寄温世珍[⑧]信。到馆。付于掌匮京足三百两。

十月初七日（11月19日） 咳嗽稍差。禧在明[⑨]与格雷博士同

---

① 金巩伯，名绍城，后更名城，号拱北，浙江吴兴人。英国留学。曾任苏松太道翻译官、民政部谘议官。

② 胡仲巽，名惟贤，浙江吴兴人。其兄惟德，字馨吾，时为使日大臣，曾与吕碧城议婚。

③ 魏冲叔，名易，浙江杭县人。曾与林纾合译小说多种。

④ 胡，指胡惟德。来电告上文九月三十日日记中胡仲巽所言。

⑤ 蒯礼卿，名光典，安徽合肥人。时以四品京堂候补，充京师督学局长。

⑥ 姚中实，亦作仲实，名永朴，安徽桐城人。姚叔节之兄。

⑦ 王莪孙，名世澂，福建闽侯人。留学英国。时任学部名词馆分纂。

⑧ 温世珍，字佩珊，亦作佩三，直隶天津人。清末曾任两广督署、两江督署洋务文案。

⑨ 禧在明，Walter Caine Hillier，英国人。时被清政府聘为财政顾问。

到馆拜。林质斋来托说略。读索列《手册》。买得《广雅》，七两。

十月初八日（11月20日） 未到馆。本日十一点吃药膏稍多，先行三次。晚未复饮。寄琥儿信。顾枚良、陈小庄、陈伯寅、林肖旭[①]请陪袁树五。孙仲英快信，言黑马，复。

十月初九日（11月21日） 得璩、琥各寄缄，琥有游记，颇佳。午，图书馆请，先哲祠。晚，松孙请，下斜。[②]政界以端陶斋得处分，[③]又，琪、瑜、瑾三妃[④]未回京，议论蠭起。仲实示叔节缄。

十月初十日（11月22日） 寄璩信，快，属付五姐一百元。信问麦加利：八、九支银否？寄琥信，复昨。写洪字。林志琇、杜宗凯小山[⑤]、施作霖。[⑥]未到部。

十月十一日（11月23日） 陶斋革职，陈小石[⑦]代之。孝淑不收三十两。到部，晤严、宝。亦张请，未去。王我孙来。林质斋来。

十月十二日（11月24日） 天津麦加利来信云：八、九月薪已支。接香海十月四日信，嘱留席，并为江小邨位置。头痛。

十月十三日（11月25日） 到迎宾看沈。曹东寅来。严侍郎来馆。

十月十四日（11月26日） 接明丽初六日所寄快信。又到迎宾一遭。右上牙浮痛，已两日。

十月十五日（11月27日） 寄香海信，并十、十一、十二月领状。

---

① 林肖旭，亦作少旭，名棨，福建闽侯人。日本留学。清末曾任学部参事。

② 下斜，街名。

③ 端陶斋得处分，据《清史稿》本传称："孝钦皇后梓宫奉安，端方舆从横冲神路，农工商部左丞李国杰劾之，坐违制，免。"

④ 琪、瑜、瑾三妃：琪，当作祺，咸丰遗妃，时称皇贵祺贵太妃；瑜，同治遗妃，时称敬懿太妃；瑾，光绪遗妃，时称端康太妃。三妃送慈禧灵至普陀峪，尚未返宫。

⑤ 杜宗凯，字小山，福建闽侯人。天津水师学堂毕业，历充各舰艇管带等职。

⑥ 施作霖，福建闽侯人。海军学堂卒业，曾充海军部二等参谋官、驻英海军留学生监督。

⑦ 陈小石，亦作筱石，名夔龙，贵州贵筑人。代端方为直隶总督。

寄明丽缄。莪孙到馆。到部。寄十月领状三百两与麦加利。接仲英信，言马已买。

十月十六日（11月28日） 寄荒字信。夜，得六号快信。胡馨吾信始到。公请袁树五，未去。

十月十七日（11月29日） 寄福州日信。得璩初五禀，上海缄，并物事。又，南京胡梓芳信。到部。到馆。

十月十八日（11月30日） 津马未来。到馆。柯医生信。

十月十九日（12月1日） 付厨工，至十一月止。付马夫四两，又五元，至十月半止。得惠十三信，编二号，快。到部。到馆。得英敛之信。仲英来。

十月二十日（12月2日） 寄菊生信。寄日本胡惟德谢缄。付马夫京足二十两。付姨太十元。

十月廿一日（12月3日） 洋人送粉青马来。到丞参堂。看图书公司所编国文教科书，纰谬百出。得惠照信。到五城学堂。

十月廿二日（12月4日） 洋人韩布林送黑马来。到部。得琥、瑸、①璆②信，惠十五行。得柯大夫缄。得江大荣缄。七、八、九薪交银行。得宝威老德记送药。又到五城学〈堂〉。

十月廿三日（12月5日） 回拜张燕谋。付黑马330元，并旧马作一百元。杰士送蛎。看《教育心理》。

十月廿四日（12月6日） 伍钟芥字叔葆来。到部。到馆。

十月廿五日（12月7日） 京师始得雪。王子翔来。得璩信。到馆。

十月廿六日（12月8日） 寄月字。到馆。到骏利马车行。复璩信。

---

① 瑸，严复长女，字香严，江姨出。

② 璆，严复次女，字华严，朱明丽出。

十月廿七日（12月9日） 得甥寄毯末〔袜〕一双。得申廿五快信。寄三百六十元家用，并信。到部。到馆。

十月廿八日（12月10日） 寄云南高等学〈堂〉庄敬于复信。

十月廿九日（12月11日） 到馆。到部。赴观音寺浴。遇陈杰士。

十月三十日（12月12日） 伍连德①来，系与林文庆②同门，皆黄乃裳③婿。王书衡④来。评《国民必读》。白振民，⑤伍崇学，⑥胡玉缙。⑦

十一月初一日(12月13日） 得惠十九信。得璩廿二信。廿一。写盈字，托李。得沪十四缄。寄汇丰31.65两。往拜陈、端、泽，皆不遇。

十一月初二日（12月14日） 姚老二持老三⑧信来。杰士、伯琦来。到馆。到部，见严左堂。

十一月初三日（12月15日） 到馆。寄上海信，付琥兄弟用50元。予瑸、璆信。

十一月初四日（12月16日） 到馆。往南城拜客。钱幹臣、⑨曹东寅。得家井信，交京平五百两与麦加利。

十一月初五日（12月17日） 到馆。到部，见严、宝两侍郎，言《国民必读》事。菊生寄到地图。

---

① 伍连德，祖籍广东新宁，生于马来亚的槟榔屿，国际著名的防疫和卫生事业专家。曾任天津帝国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外务部医官、中华医学会会长等职。

② 林文庆，字梦琴，原籍福建海澄，生于新加坡。留学英国。时在新加坡从事医务和教育活动。后曾任厦门大学校长。

③ 黄乃裳，名黻臣，以字行，号慕华，福建闽清人。曾参加清末潮州黄冈起义和福建光复工作。

④ 王书衡，名式通，号志盦，山西汾阳人。清末曾官刑部主事。

⑤ 白振民，江苏南通人。曾任京师译学馆提调。

⑥ 伍崇学，字仲文，江苏江宁人。留学日本。时任学部司员。

⑦ 胡玉缙，字绥之，号绥庵，江苏吴县人。举经济特科。时任学部员外郎。

⑧ 姚老二，即姚仲实；姚老三，即姚叔节。

⑨ 钱幹臣，名能训，浙江嘉善人。时任顺天府尹。

十一月初六日（12月18日） 到馆。信付上海，保火险622.1两。复李郁斋缄。到五城学〈堂〉。与鋆侄缄。与菊生缄。

十一月初七日（12月19日） 五钟请客。看陈曾寿、① 潘清荫所编《国民必读》。

十一月初八日（12月20日） 到馆。

十一月初九月（12月21日） 严、宝两侍郎以《国民必读》相托。

十一月初十日（12月22日） 寄郁斋信。寄沪寓信。曹东寅请饭。到馆。到部。到琉璃厂。

十一月十一日（12月23日） 寄天津麦加利十一月领状。到馆。到部。

十一月十二日（12月24日） 会议《国民必读》事。得菊生缄。

十一月十三日（12月25日） 得明丽信。到馆。得王少泉信，言哲学会。

十一月十五日（12月27日） 到馆，理《国民必读》。请丞、参。得香海信，领十月薪，交麦加利。得璩信。得沪信，360两已到。复少泉。复香海。

十一月十六日（12月28日） 到馆。寄沪信。寄昃字信。荔虎来。

十一月十七日（12月29日） 到馆。颜惠庆②来京，入外务部。这数日极思得蕙缫③信，然竟无有，至以为苦。

十一月十八日（12月30日） 到馆。到部。到全蜀馆，王书衡、赵仲宣④请。

十一月十九日（12月31日） 本日大风。未到馆。琴南为其侄

---

① 陈曾寿，字仁先，号苍虬，湖北蕲水人。清末官都察院广东道监察御史。

② 颜惠庆，字骏人，上海人。留学美国，得译科进士。民国元年，任外交次长。

③ 蕙缫，即严复甥女何纫兰。

④ 赵仲宣，名从蕃，江西南丰人。清末任广西劝业道、安徽清理财政正监理官等职。

完娶，送礼五员。写菊生信。在家改《国民必读》，闷损已极。

十一月二十日（1月1日） 今日福州又无信，令人想煞。到馆。今日交1910矣。

十一月廿一日（1月2日） 上午在家，望信之心愈切。下午四点到五城学堂，晤琴南在彼，其谈殊Egoistic，非善谈者也。

十一月廿二日（1月3日） 寄辰字信。到馆。

十一月廿三日（1月4日） 到馆。到南城翰文斋，买柳文及《遗山集》。陈杰士生日。同琴南往致美斋吃饭。

十一月廿四日（1月5日） 到馆。《国民必读》第二集上卷完。蔡麟书、颜惠庆来拜。

十一月廿五日（1月6日） 到烂面胡同晤张亨嘉。① 到部。得云字信。

十一月廿六日（1月7日） 寄宿字信，挂号。到馆。下午，到张燮均宅。兑福州京足一千两。

十一月廿七日（1月8日） 到馆，交《国民必读》七本。张燮均来。郭春榆②来。讷作霖③来。

十一月廿八日（1月9日） 接申信三封：香、华二严信，琥信。寄十二月费620元。属夏粹方兑四千两规元到闽。

十一月廿九日（1月10日） 电闽。寄粹方信，托兑规元四千两。到升平园，同杰士浴。

十二月初一日（1月11日） 到馆。到部。本日京师得雪甚好。讷谟图来索履历，答以无有。

十二月初二日（1月12日） 到馆。犹雪。寄闽文兴里纫兰甥女信一。

---

① 张亨嘉，字燮钧，亦作燮均，福建侯官人。时以礼部左侍郎丁忧在家。

② 郭春榆，名曾炘，号匏庐，福建闽侯人。时任礼部右侍郎。

③ 讷作霖，名讷谟图，蒙古旗人。同文馆学生，留学俄、法。清末官外务部员外郎。

十二月初三日（1月13日） 雪愈大。到馆，改《国民必读》第四卷。孙筠廿四信至，云十月十五所寄领状六张未到，取保险单去查，又以快信复之。

十二月初四日（1月14日） 雪晴。到邮政，查云“孙信已到，有回条”云云。到馆。到部，晤严侍郎、乔丞①等。

十二月初五日（1月15日） 到馆。到部。

十二月初六日（1月16日） 郭少莱②开吊。晤畏庐。寄璩信。寄刘子英信。寄家轸信。家井银已还清。麦基③来。

十二月初七日（1月17日） 本日见上谕："严复赏给文科进士。"辜汤生、④伍光建、王劭廉皆文科进士。⑤ 到馆。

十二月初八日（1月18日） 到馆。许世芳有电道喜。

十二月初九日（1月19日） 到馆。今日又雪。这几日望信又甚切。

十二月初十日（1月20日） 生日。在福隆堂请客，到者约四十人。幼固夫人拜寿。

十二月十一日（1月21日） 得菊生信二封，璩信，纫兰信，冬，廿四。保福山信，陈襟娃信。写列字，保险寄。写菊生信。

十二月十二日（1月22日） 到馆。李方、颜惠庆请，坐上有邹嘉来、⑥李家驹、⑦夏偕复及曹、袁、黄、黄诸人，在盔甲厂。

---

① 乔丞，指学部左丞乔树枏，字孟仙，又字茂萱，四川华阳人。

② 郭少莱，名曾准，福建闽侯人。郭曾炘之弟。清末官江西义宁州知州。

③ 麦基，Miss Maud A・Mackey，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医师。

④ 辜汤生，名鸿铭，福建厦门人。留学英、德、法诸国。曾久居张之洞幕府。

⑤ 《瘉壄堂诗集》有《见十二月初七日邸钞作》七律一首，咏此事。结句云："青眼高歌见两徒"，即指伍光建、王劭廉。两人皆北洋水师学堂出身。

⑥ 邹嘉来，字紫东，江苏吴县人。时任外务部右侍郎。

⑦ 李家驹，字昂若，号柳溪，汉军正黄旗人。时以内阁学士署学部左侍郎。

十二月十三日(1月23日) 到南城商务印书馆,电菊生。高子益来。宝侍郎①来。电香海。

十二月十四日(1月24日) 到馆。到部。交《国民必读》与朗溪。詹天佑②来。

十二月十五日(1月25日) 到馆。到部,晤三堂,为荣③所留。廿二不能回申矣。得香海"领到"电。

十二月十六日(1月26日) 拜严、荣、端、在彼午饭。绍、梁、宝、于,④用新进士帖。到五城学〈堂〉

十二月十七日(1月27日) 到馆。明恩溥⑤与英毅兰⑥来。严侍郎。颈右中寒,强痛。

十二月十八日(1月28日) 到馆。问古勒义要药。次裳请,明日六点。

十二月十九日(1月29日) 颈大痛。

十二月二十日(1月30日) 颈大痛。得淡字信,伯玉、昭扆、佩三、郁斋、彪臣、致长等信。古勒义来。

十二月廿一日(1月31日) 古勒义来。夜间极难睡。

十二月廿二日(2月1日) 古勒义来。动笔作书,与范老、⑦骏人。

十二月廿三日(2月2日) 到昇平园浴,遇培南。古勒义来。

---

① 宝侍郎,指学部右侍郎宝熙,字仲明,号瑞臣,又号沈盦,满洲正蓝旗人。

② 詹天佑,字眷诚,广东南海人。第一批出洋留美学生之一。建成京张铁路,特授工科进士。

③ 荣,指学部尚书荣庆,字华卿,号实夫,蒙古正黄旗人。

④ 指严修、荣庆、端方、绍昌、梁敦彦、宝熙、于式枚。

⑤ 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美国公理会教士。时已辞宣教职,留居通州,致力写作。

⑥ 英毅兰,James Henry Ingram,美国公理会传教医师,后在北京协和医学校任教。

⑦ 范老,指严范孙(修)。

十二月廿四日(2月3日) 了《物理》五篇。

十二月廿五日(2月4日) 到馆。作复,与陈襟姪、蓝道生、宋发祥、温佩三、伍昭扆、邱彪臣。

十二月廿六日(2月5日) 缴《国民必读》卷,到部。还于掌匮皮价八百两,天津支条。

十二月廿七日(2月6日) 到五城学堂。

十二月廿八日(2月7日) 到部。谢恩折,学部本日代呈。

十二月廿九日(2月8日) 到五城学〈堂〉。访叔伊、书衡不遇。过郭春榆。

己酉年底开销数目;

一、义全成皮衣,七百六十两。

一、同春木厂修宅,京足一百二十七两。

一、翰文斋书庄,京足一百二十五两。

一、清秘阁,京足四十五两。

一、永丰绸缎,京足五十二两。

一、东兴成裁缝,京足六十两。

一、帽店、荷包店、靴店,十五两九钱。

一、付家用,弍百壹拾元。又,京足拾两。

一、正月十三房租,京足二十五两。

一、赏部、馆诸役,京足七两七钱。

一、马夫工料,京足三十五两。

一、祥祥工食,弍拾四元。

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

正月十一日(2月9日)〔另〕 占财，大有。寅木财爻极旺，虽空不空。世爻暗动，巳官生之，寅爻尅之。此富贵逼人之卦也，断其必得。后果于甲寅实空之日得之。①

正月十七日(2月15日) 陈幼庸，② 长门统领，事成。

正月廿二日(2月20日)〔另〕 占开铺，得艮之明夷。卦逢六冲，寅木旺，官持世，然遇日辰变爻，两重尅制，辰土劫爻，发于萧墙之内。此占当主不利，但于主人无大损耳。但卦中子水财爻落空，亦主财尽。时至秋天，金尽木衰，诸凶见矣。

二月初四日(3月4日)〔另〕 父化进神，值空近病，逢空即愈。

二月初九日(3月9日)〔另〕 得璩正月廿六缄，即复快信，并寄回定期存款第三年福字第七十号，收单4075、795。收单未寄。寄上海麦加利缄。寄江炳星③缄。

二月初十日(3月10日)〔另〕 到石驸马大街，④ 大受触忤而归。

二月十八日(3月18日) 下午到学部丞参堂，领出二月薪水二百两。

二月十九日(3月19日) 写寄家信一封。

二月二十日(3月20日) 到学部名词馆。三点到币制局。

二月廿三日(3月23日) 六点请客，海军部赵孟云等九人。

---

① 末句当系事后补记。

② 陈幼庸，名恩焘，福建闽侯人。船政水师学堂毕业。曾任北洋译学馆监督、北洋洋务局会办。

③ 江炳星，江姨太之弟。

④ 石驸马大街，严复有旧宅在此。江姨太因发间歇性精神病，与严复分居。严复移居西城太安侯胡同，江姨太留居旧宅。

二月廿五日（3 月 25 日）〔另〕　占升官。官爻值日而化，进酉逢月破，应于巳月。

二月廿七日（3 月 27日）〔另〕　辰月丙申日占，弟痘症业已临危，得未济之革。申己合而长生，亥水虽为月建所剋，为日辰所生，而持世又申爻独发，以得气有力之父爻而生，兄弟戌爻又为月破，此症当活也。后于酉时得医，己亥日愈。①

艮之颐，占升官。寅月丙申日占，卦旺官临世，必主升官。所恨申辰二爻仇忌同动，而忌神又得回头之生，复剋于日，目下殆难得意。差喜申子辰合成生局，然须俟辰土出空之日，其三月乎？世官皆在上爻，所任者必在远方也。后于三月升云南云。②

二月廿八日（3 月 28 日）　到币制局，会议收发新旧币事。

二月廿九日（3 月 29 日）〔另〕　卯月甲寅日占风水，困之节。卦由六合化，六合本是吉占，又得日月扶植之，旺财持世，而化回头，生之应爻，生之自身。可谓美满矣。

三月初一日（3 月 30 日）　到琉璃厂商务印书馆，又到下斜街土地庙工艺局，买土布四元。

三月初二日（3 月 31 日）　晤马光桢，号幹臣，福州人，财政局科员。

三月初四日（4 月 2 日）　承荫来拜门。

三月初五日（4 月 3 日）　吴引之来拜。

三月十五日（4 月 13 日）〔另〕　问流年。断出空遭伤。后验于六月。③未墓被丑冲开，以待三土生金，虽退神，犹凶也。

三月廿一日（4 月 19 日）〔另〕　兄爻在外化，近已有归志。戌为月破，现未成行，应于未戌丑卯诸月日。

---

① 末句当系事后补记。

② 末句当系事后补记。

③ 此句当系事后补记。

三月廿七日（4月25日）〔另〕 未土动化进神，日冲不散，子水父爻受日月剋，回头剋之，又受上爻进神之剋，其父必死。竟死戌日，填空日也。①

三月廿九日（4月27日）〔另〕 许潘振铎，赴晚餐。

四月初一日（4月29日） 挂号寄商务印书馆译利折子。又寄伯玉大池田契据四件。又寄上海麦加利折。又寄天津麦加利折。

四月初四日（5月2日） 赴币制局，议纸币。

四月十四日（5月12日） 币制局会议特别会计事。

四月十五日（5月13日） 六点，随值军谘府，冯恕、② 冯国璋华甫及冯耿光幼威③。

四月十七日（5月15日） 到学部、海军部。

四月十八日（5月16日） 伯潜请。

四月廿三日（5月21日） 入值军机处。寄张菊生保险信一封，内附股息收条5476元，麦加利尚有931元，计两项共5690元，京足4154.8两。

五月初一日（5月28日）〔另〕 巳月戊戌日占财。财爻持世暗动，而为月将所生，但为旬空本日，冲空而实，即日可得。

五月初六日（6月2日） 得大儿信，言建言诋毁事。

五月初七日（6月3日） 复大儿信。

五月初十日（6月6日）〔另〕 占弟被论吉凶，得困变恒、金。午鬼极旺而动，化兄弟而用爻，又化退神，此外毫无生扶，其凶必矣。虽得生于日辰，恐不敌也。后于申年，遂被极刑。④

---

① 末句当系事后补记。

② 冯恕，字公度，京兆大兴人。曾任军谘处司长。

③ 冯耿光，字幼伟，亦作幼威，广东番禺人。曾任军谘处第二司司长，时任军谘府第二厅厅长。

④ 末句当系事后补记。

五月十一日（6月7日） 汪穰卿请，① 坐有端午桥、吴仲怿、② 宝瑞臣、陈伯潜、曹觉生、罗叔韫。③ 瞿希马到馆。

五月十二日（6月8日） 高子益七点请，辞潘振铎。见陈淮生承修，④ 林淑珲婿也。

五月十九日（6月15日）〔另〕 占出外贸易。世爻官鬼日合，日生月剋化，卯木冲之为反吟。幸戌土暗动生世，有微利可沾。

五月廿二日（6月18日） 到西苑门公所。

五月廿六日（6月22日） 英王加冕。到西苑门。

五月廿九日（6月25日） 寄永平保险四百七十二两五钱规。寄李伯行⑤ 信，又，汪穰卿信，还手卷一。泽夫人生日。

五月廿九日（6月25日）〔另〕 午月戊辰日占妹临产吉凶，得火地晋。占妹得兄爻持世，月剋而日生之，伏子水子孙，可以相抵。但占临产而子孙不见，伏于未土父爻之下，又不幸而遭月破，况是飞来剋伏。此凶占也。

六月初一日（6月26日） 洵贝勒⑥ 福晋生日。

六月初二日（6月27日） 币制局会议。

六月初四日（6月29日） 女子师范学生毕业，九十余人。曾叔吾生日。

六月初九日（7月4日） 币制局会议。大清银行在石桥别业请。到兰处，值其往二龙坑，不归，惘惘而返，已过子矣。

六月初十日（7月5日） 寄宝威45.2元兑票。

---

① 汪穰卿，名康年，详见《与汪康年书》题解。

② 吴仲怿，亦作仲怡，名重熹，山东海丰人。曾任河南巡抚。

③ 罗叔韫，名振玉，又字叔言、叔问，号雪堂，浙江上虞人。时官学部参事、农科大学监督。

④ 陈淮生，名承修，福建闽侯人。留学日本，工科举人。

⑤ 李伯行，名经方，安徽合肥人。时署邮传部右侍郎。

⑥ 洵贝勒，光绪六弟载洵，封贝勒。时任海军部大臣。参见《与载洵书》题解。

六月廿八日（7月23日） 宝熙侍郎生日。

闰六月初七日（8月1日） 到币制局。宋发祥到化验所。见侗将军。① 出城拜客。

闰六月初八日（8月2日） 见盛杏老。② 到海军部。

闰六月初九日（8月3日） 中央教育会议军国民教育。到盐政处。谒逊敷。

闰六月十八日（8月12日） 到名词馆。见赫美玲。③

闰六月廿一日（8月15日）〔另〕 占婚而得日值之，兄弟持世，卦由六冲而变六合。父爻发动生世，应为忌神，与卯木同动，化剋为生，当主离而复合。

闰六月廿九日（8月23日）〔另〕 申月甲辰占兄病，得屯之震。子爻用神，月生日剋，而值青龙，又得申父极旺，动而生之，主必不死。所嫌者戌鬼临白虎，暗动剋，用申父午财为回头之剋，寅木子孙而空，又逢月破三者，然戌动乃与元神同起，翻为吉占。后至戊申病愈。④

七月初四日（8月27日） 冯公度堂庆。

七月初四日（8月27日）〔另〕 公度之母生日，七拾四岁。

七月初九日（9月1日） 到币制局。邮传部见李伯行。

七月十一日（9月3日）〔另〕 占出行，得明夷变小过，水。世临官动，化回头生，应临子孙，动而剋世，是宜成行。但为子日所合，须俟午日冲子，然后成行。又，卦中卯木子孙化鬼，即为羁绊之事。盖卯木受剋于月，而为日建子所刑，又绝于月建，必主重症，况又化

---

① 侗将军，即溥侗，封一等镇国将军，道光长子奕纬之后。

② 盛杏老，指盛杏荪（宣怀）。

③ 赫美玲，Karl E·G·Hemeling，德国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进中国海关，先后在各埠任帮办、副税务司、税务司。

④ 末句当系事后补记。

鬼，法当不起。后至辰日，其女以血枯症死。①

七月廿三日（9月15日）〔另〕 占生产。子孙虽值日建，而持世不幸化鬼，此为占胎产最忌者。虽青龙临之，无益也。

七月廿九日（9月21日）〔另〕 七月申乙卯日占出行，得世爻月破，日扶而化进神，必行之占。以月破，至亥月始克成行，寅亥合也。

八月初七日（9月28日） 到禁卫军公所，定国乐。

八月初八日（9月29日）〔另〕 蛊之蒙，占谒贵。鬼爻值月持世，但有午火回头剋，美中不足。后至子日得见。②

八月十八日（10月9日） 夜九点，瑞澂③拿革党三十五人。

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 武昌失守。

八月廿三日（10月14日） 京师颇骚乱，南下者多。

八月廿四日（10月15日） 起袁世凯督鄂，用岑西林④督蜀。

八月廿七日（10月18日） 晤林畏庐，以或云其尽室南行也。访夏穗卿，不遇。

八月廿九日（10月20日） 是日起甚迟。

八月三十日（10月21日） 到名词馆。

九月初二日（10月23日） 长沙失守。

九月初四日（10月25日） 家轸来。

九月初五日（10月26日） 十一箱往天津，寄荣官处。数日风声甚恶。付壕信。

九月十七日（11月7日） 数日风信极恶，江浙皆告独立，资政院民选议员鸟兽散。

九月十八日（11月8日） 家轸来电话，催出京。

---

① 末句当系事后补记。

② 末句当系事后补记。

③ 瑞澂，时任湖广总督。次日，武昌起义后逃跑，被清廷革职拿办。

④ 岑西林，即岑春煊。光绪间曾任四川总督，此时再授川督。

九月十九日(11月9日) 下午由京赴津。后知津郡此夕最危。[①] 租界避兵,人极众,至无借宿地。不得已,乃寓裕中洋客店。

九月二十日(11月10日) 住裕中。晤孙仲英。德璀琳[②] 来见。

九月廿一日(11月11日) 住裕中饭店。午前见德璀琳。午后见那森,[③] 许以秦皇岛房屋借住。

九月廿二日(11月12日) 报言江宁恶战。福建松督[④] 自尽,朴留守[⑤] 被害。由津同三儿回京。报言武昌内讧。

九月廿三日(11月13日) 领学部、海军部、币制局三处薪水。袁项城到京。

十月十二日(12月2日) 四点,往谒袁内阁,得晤。

十月十三日(12月3日) 停战三日。伯潜来谈。

十月十九日(12月9日) 侯延爽雪舫,[⑥] 山东。九点赴汉口。

十月廿二日(12月12日) 过江,到青山织呢厂见黎元洪。

十月廿七日(12月17日) 到沪,住沧洲旅馆。

十月廿八日(12月18日) 赵仲宣来。

十月廿九日(12月19日) 取商务馆二千五百元,交麦加利。电闽,问璩儿行止。访柯大夫。谒杨五先生,[⑦] 言回京事。到宝威行并老德记。到开平局定船。买伏兰绒十四码。到大纶买洋绉。还帐。到别发。

---

① "后知"句系事后补记。

② 德璀琳, Gustav Von Detring, 德国人,任津海关税务司二十余年。

③ 那森, Edward Jonah Nathan, 英国人。辛亥前来华, 曾任开滦矿务总局总经理。

④ 松督,指闽浙总督松寿。九月十九日福建光复,自杀。

⑤ 朴留守,指福州将军朴寿。松寿既死,留守福建,九月二十日阵亡。

⑥ 侯延爽,字雪舫,山东东平人。与严复作为议和代表同赴汉口。

⑦ 杨五先生,指杨士琦,杨士骧之弟,行五。

十一月初二日（12月21日） 金巩伯兄弟①来。

十一月初三日（12月22日） 访郑太夷，又，张菊生。刘仲鲁②来。

十一月初四日（12月23日） 到仁记路开平公司问船。访高子益。

车驾无论何等，断断不可离京。③

须有人为内阁料理报事。禁之不能，则排解辨白。

梁启超不可不罗致到京。

收拾人心之事，此时在皇室行之已晚，在内阁行之未迟。

除阉寺之制是一大事。又，去跪拜。

设法募用德、法洋将。

刘仲鲁、严又陵、许久香、张国淦乾若、章仲和、关伯珩、侯雪舫、胡莲洲、冯幼威。

陈兰生、刘庆笃、陈善同、雷多寿、庆山、熙钰、绍彝、蹇念益、齐忠甲、渠本翘、郑叔吾、张楷、朱文卿、孙多森、傅增湘、俞琴贻、邵厚甫、汪稼生、赵剑秋、唐韵涛、吴秋舫、廖凤墀、冯少峻、容辉山、杨皙子、汪兆铭、唐秀峰。④

---

① 金巩伯兄弟，指金绍城及其弟绍基。绍基字叔初。浙江吴兴人。

② 刘仲鲁，名若曾，直隶盐山人。时任大理院少卿、宪政编查馆提调。

③ 以下六条及名单，分别记于日记册最后空白页上。

④ 此名单，即以唐绍仪为首的北方议和人员。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郑孝胥辛亥日记》内十月廿六日有如下一段亦可证："报言唐绍怡于十九早九点三十分乘专车赴汉，同行者有参赞杨士琦、严修，幕府有王孝绳、欧赓祥、廖恩涛、唐宝锷及袁世凯指派之各省代表：傅增湘、严复、章宗祥、刘若曾、许鼎霖、刘承恩、关冕钧、张国淦、冯耿光、孙多森、侯延爽等。尚有赶赴不及之陈善同、庆山、绍彝、齐忠甲、郑沅、朱益藩、刘庆笃、雷多寿、段钰、謇〔蹇〕念益、渠本翘、张楷诸人，则于二十一日出京。"

民国二年癸丑（1913年）

4月19日 交《平报》社说一篇——《说党》六，约千四百字。

4月21日 彬亭来，付221元。

4月23日 芬来森与其妇同来，约下星期三到其家吃饭。

5月4日 大儿回京。

5月7日 付桂伯洋六千元，其四千五百元系由京拨，一千五百元由大儿处拨。又，中有太太三百元，许么二百元，纫兰四百五十五元。

5月23日 寄上海麦加利信一封，存据附。寄孙伯恒[①]信一封。收镜秋还款八十元，每元合京平足银七钱〇三厘，计合京足56.24两，合公足54.62两。106合规元五十八两，尚欠规142两。

5月25日 纫兰与其父赴沪。

龛暴资神理，赏心惟良知。

既秉上皇心，兼抱济物性。

5月26日 寄麦加利信，中有冰厂股单。寄《震旦报》稿一分。寄梁卓如[②]诗缄。新铭开头〔船〕。

5月27日 到东厂胡同委员会，议大总统权限。大学校风潮大起，学生来，拒之不见。海军部三百元，委员会二百元。

5月31日 大学堂大闹风潮。

6月1日 学生在教育部过夜，等见次长。[③]闻张翼死。

6月2日 秦汝翼来见。姚梓方为孔教会来见。大学教习Cartwright 来求荐批。

---

① 孙伯恒，名壮，京兆大兴人，原籍浙江余姚。北京商务印书馆分馆经理。

② 卓如，梁启超字。

③ 次长，指董鸿祎。时董以教育次长兼代总长。

8月2日　大雨，在家。

8月4日　诗寄珍午。①

8月19日　古今名童子有：项橐、甘罗；汉有黄琬、臧洪、司马朗、任延、张堪、杜安、黄香；唐有刘晏、张童子；宋有杨亿、晏殊、姜盖、蔡伯俙、曹芬；孝宗朝有女童林幼玉，特封孺人；金有麻九畴、胥持国；元有张秦山、陈元麟，张精篆籀，陈通性理。

8月23日　古读秘书者：汉有司马迁、刘向、扬雄、刘歆、班斿、班固、傅毅、曹褒、刘珍、窦章、黄香；晋、宋：左思、王俭、张缵；南齐：柳世隆；唐：魏征、虞世南、岑文本、褚遂良、颜师古、元行冲、阳城。

9月21日　早，晚车到津，看新屋。江姨风稍差，然是夕不睡也。

9月22日　春榆生日，在秀瑜家公祝。

9月23日　到乌利文买别针一车。到秀瑜处公请春榆。郑永昌来。

9月24日　到福利公司。子有来。陈表甥幼农来。林勗丞来。

9月25日　搭早车回京，八点五分开。芦花未包好，为同行所屏，不能带也。

10月30日　晤吴少莲。

12月16日　请金先生。

12月17日　请沈涛园等。

民国三年甲寅（1914年）

2月4日　梁卓如请，坐有宋芝洞。②

---

①　珍午，又作珍五，张元奇字，福建闽侯人。清末曾任奉天民政使、署学部副大臣。

②　芝洞，宋伯鲁字，亦作芝栋、子钝，号芝友，又号竹心，陕西醴泉人。曾任参议院议员。

2月5日 外交部晚茶会跳舞，到者将千人。

2月7日 到副总统[1]府。大雪。

2月9日 到东城孝顺〇〇，[2]又，铁匠〇〇。临清宫[3]诗钟局。

2月13日 留英学生会。在英馆格处饭。到妇婴医院两次。

2月14日 收到义理寿[4]二百元。

2月15日 晚，璩子回。

2月16日 清峻流辈伯，魁梧秉哲尊。如觉天地窄，羡君齿发新。

2月17日 到孝顺胡同交二百元。卫西琴[5]来。

2月18日 快意风云会，所思烟霞微。

2月19日 到孝顺〇〇。在二头〔条〕胡同铁路同人会所诗钟。

2月20日 交译稿与卫。到临清宫伯潜处，晤汪沤客。五五送海部薪水来。

2月21日 到孝顺〇〇，同兰甥回寓。

2月22日 晨占卦，得“观之无妄”。临清宫诗钟会。

2月24日 到孝顺胡同看甥女，见葛医士。

2月25日 份庭夫人生日。

夜阑接软语，景晏步修廊。

2月27日 到孝顺胡同。陈焕章来。金子善回京，言其女被强昏事甚悉。

---

① 副总统，指黎元洪。

② 〇〇，此处当代表“胡同”。

③ 临清宫，指陈宝琛居处。

④ 义理寿，Irvin Van Gorder Gillis，美国驻华公使馆海军武官。

⑤ 卫西琴，Dr·Alfred Westharp，参见《译卫西琴〈中国教育议〉序》题解。

2月28日 向大总统①告假，托阮斗瞻②转呈。

黄花既晚何用好，病桔虽多亦奚为。

3月3日 到孝顺胡同。

3月4日 夜在寓博。

3月5日 阴雨。寄苏堪诗。③

3月7日 今日晴，大风。得璩函，言琥姻事。到孝顺胡同。

3月31日 本日会议，报告大总统原咨七大纲审查。是日，胸次极为孤愤，即看书亦不能入也。

4月7日 读王贻上诗。此老有伫兴而无情，多色泽而少理，不足慰人酕醄也。

4月24日 法源寺饯春。

5月5日 总统府茶会。

5月6日 是夜，叶宅夫妻大冲突。

5月8日 为侯雪农作《万生园》诗七古一首与人。

5月9日 与胡梓芳看诗并写扇。

6月15日 上海商务印书馆收到购股汇款叁千弍百元。

7月4日 约法会议报告审查立法院大纲案。到东城福隆。复王子易上月廿五日来缄。

7月8日 过学部街，忽病冷。

7月9日 问公府主计六月顾问薪水。候全秉蕙。送金靖中十元。本日得信，顾问薪水自六月起停支。

7月10日 是日仍阴雨。作缄与璩儿。

7月16日 参政院放假四星期。

7月21日 今日晴爽，虽尚热，然有秋气。

---

① 大总统，指袁世凯。时严任职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

② 阮斗瞻，名忠枢，安徽合肥人。时任总统府副秘书长。

③ 寄苏堪诗，七律一首，见《瘉壄堂诗集·寄苏戡》。

7月22日 夜到前门。

7月23日 五叔母来，为熙官求信与刘子英。

7月25日 在铁匠胡同与李质斋①等手谈至曙。是夜，适大雨，晨始得归。

7月26日 以代认博进事，纫兰甥女大动口舌。

7月27日 嘉井来。下午大雨，不得出门。

7月28日 晴。夜博。

7月29日 下午到琉璃厂，问商务馆股单。到翰文斋、贺莲青。

7月30日 挥汗书联屏数十番。

7月31日 是日午后雨。在家博，大负。至三点始睡。

8月12日 是日，病未起床，纫兰来看。

8月13日 荣华敌勋业，才格出寻常。气壮北游句，家井赴济南。

8月14日 与公海连吉生信。

8月15日 下午大雨，数日极热。先子忌辰。②赴铁匠○○博。为商务馆与子易信。

8月17日 与琥信片，有小诗。得璩书，知日本于□舟进兵，以攻青岛。

8月18日 在叶宅博，到晓。

8月19日 午归。

8月21日 琥归。

8月22日 到叶宅博。

---

① 李质斋，名文彬，曾任职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手谈”，谓以雀牌博，下文亦有称“捉雀”、“雀战”者。

② 先子忌辰：是日阴历为六月二十四日。严复之父名振先，号志范，卒于同治五年（1866年）。

8月23日 柯医生同昭扆来寓。琥赴西山。

8月26日 在铁匠胡同博，先同柯医到副总统处饭。

8月27日 是日颇倦。

8月29日 复赵次山①馆长，顾巨六②局长，参政院秘书厅，吴淞王锦堂。

8月31日 弢庵晚来谈，付以琥之八字、照片。

9月16日 大息在京过生日。

9月29日 参政院开会，缺席一天。

9月30日 本日清史馆开审查会，未去。

10月2日 参政院开会，质问政府山东日人事，梁启超提议。

10月6日 到卓宅。

10月7日 卓芝南③生日。

10月8日 海军部刘冠雄请。耆年会傅嘉年请。

10月12日 到东城永昌看傢私。

10月13日 约法开会，未去。

10月15日 三点，王揖唐、④舒鸿贻⑤请陪张珍午。

10月16日 耆年会公饯张珍午，欢迎李心冶，⑥在陈宅。

10月20日 请张珍午、陈立庄、李畬曾等博。

10月21日 打发丁太⑦赴闽，付洋二百二十元。

11月9日 到陈宅饭。接丁太电，由闽来。

11月10日 伯潜生日。⑧寄丁太快信一封，付款350元。

---

① 赵次山，名尔巽，汉军正蓝旗人。时任清史馆馆长。

② 顾巨六，名鼇，四川广安人。时任政事堂法制局长。

③ 卓芝南，名孝复，号毅斋，福建闽侯人。

④ 王揖唐，亦作一堂，名赓，安徽合肥人。袁世凯为总统，历任秘书、参议、顾问等职。

⑤ 舒鸿贻，安徽怀宁人。曾任内务部民治司长。

⑥ 李心冶，亦作星冶，名兆珍，福建长乐人。详见《安徽巡按使少卿李公七十寿序》。

⑦ 丁太，严复所用男仆。

⑧ 伯潜生日，此日阴历为九月二十三日。陈宝琛生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

11月11日 付清华泰银68.5元。

11月14日 夜作快信与丁太。

11月16日 信与大儿，寄借据两纸。

11月24日 梁妪至。

民国五年丙辰（1916年）

1月5日 雪，大暖，房六十度。△内廷[1]召宴，未赴。

1月6日 今日大冷。珍午请。

1月7日 阴，雪。内廷召见，未去。

1月11日 到瀛台，议宪法。

1月14日 生日，忙。

1月15日 到徵宇[2]席。

1月17日 到公府会议。

1月20日 阴寒。未赴公府会议。

1月21日 阴雪。参政开会。

1月24日 晴寒。诣瀛台，无会。

1月26日 季友送白鱼二尾。

1月27日 微阴。瀛台无会。

1月29日 晴暖。赌输五元。

1月30日 春气。则友、孝朋来。

2月14日 晴美。赴东城。

2月15日 晴风。到美馆演说。

2月16日 晴。到厂甸。

---

① 内廷，当指总统府。

② 徵宇，陈懋鼎字，福建闽侯人。时任参政院参政。

2月21日 雪，寒。周熙民①生日。

2月22日 雪后阴寒。周家诗场。夜雪。

2月27日 陆相②约，五点。阴。

2月29日 晴美。△本日代行立法院闭会。赌输四十九元。

3月1日 晴暄。琥归。

3月2日 晴，微雪。金先生来。

3月3日 风黄。赴郭家博。

3月4日 晴，风。未出门。

3月5日 张今颇③约，三点。晴风。

3月7日 晴美。在家博。

3月10日 晴旭。在宅与春、熙、珍④博。

3月17日 晴。博负32元。

3月18日 晴暄。雪农请。

3月21日 晴旭，仍风。璋归。大总统取消帝制。

3月22日 晴，风大。璋赴津，九时三十分。

3月25日 晴。代行立法院开临时会。

3月29日 晴。在家博。

3月30日 晏、温订来今雨⑤会。

3月31日 晴阴。日来南中消息大恶。汤化龙等率前参、众两院被逐人，自称全国代表，要求袁氏退位。本日，拱卫军以短饷故，欲踵壬子正月故事。出京者众，车站行李堆积如山。

4月3日 晴阴。家轸来，捉雀。

---

① 周熙民，亦作希民，名登皞，福建闽侯人。时任肃政厅肃政史。

② 陆相，指外交总长陆征祥，字子欣，上海人。

③ 张今颇，亦作金坡，名锡銮，浙江杭县人。原任奉天都督。

④ 春、熙、珍，指郭春榆、周熙民、张珍午。

⑤ 来今雨，指当时中央公园内饭庄来今雨轩。

4月4日 风甚。与熊纯如① 书。

4月5日 阴晴。风谣稍减。

4月7日 晴阴。二点，公府召。

4月8日 晴阴。与王书衡书。

4月13日 晴阴。姚石泉②请。

4月17日 阴暄。程郁庭③来谈。夜雨。

4月19日 阴雨。儿曹赴津。

4月21日 阴。姚叔节来。

4月24日 晴阴。步溪故。

4月27日 晴。璩归。

4月29日 晴阴，晚风。璩赴津。

5月6日 风大。到珍午宅。

5月10日 晴暄。弢来。

5月11日 中、交④停止付现。

5月12日 暖。赴珍午博。

5月13日 阴雨。在家博。

5月14日 放晴。嘉井来。

5月15日 晴暖。水陆针到。

5月16日 至商务馆交。

5月17日 微阴，风。至崇效寺，花尽矣。夜雷。

5月23日 阴雨，向晚雷雨，复晴。商馆⑤官余利息单到。弢菴岛⑥至。

---

① 熊纯如，名育锡，详见《与熊纯如书》题解。

② 姚石泉，名锡光，江苏丹徒人。时任参政院参政。

③ 程郁庭，名树德，号戊武，福建闽侯人。时任参政院参政。

④ 中、交，指中国、交通两银行。

⑤ 商馆，指商务印书馆。

⑥ 岛，指青岛。

5 月 27 日 大风。袁不见客，或言已去。夜风愈大。

5 月 31 日 风。英德海战，胜负相若。

6 月 6 日 巳时，洹上薨。

6 月 8 日 洹上十点大敛，二点祭。

6 月 13 日 琥回。

6 月 28 日 项城归榇彰德。

6 月 29 日 眷来京。甚热，雨。

7 月 2 日 马毙。

7 月 6 日 琥生日。

7 月 8 日 邓曼云来告政府决议，嘱急赴津。七点半到津寓。

7 月 15 日 赌负贰百零元。秀瑜生日。

7 月 27 日 贞贞生日。

7 月 31 日 本日下午趁四点半快车到津。

8 月 10 日 △雀战，① 负270 元。

8 日 17 日 雨晴不定。与冯华甫书。

8 月 18 日 今日清朗，秋令告始。过张岱杉。② 床敷须御棉矣。

8 月 19 日 秋晴。到文美斋。

8 月 20 日 晴。愁恼。

8 月 24 日 回京。

9 月 15 日 余热。弢来。

9 月 16 日 方玉衫③ 来。到《公言》。④

10 月 10 日 民党国庆日。

---

① 此日前后曾十五次用英文记载“雀战”及输赢数目，不备录。

② 张岱杉，名弧，浙江肖山人。原任财政次长兼盐务署长，方于五月卸职。

③ 方玉衫，亦作玉山，名履中，字开祥，安徽桐城人。

④ 《公言》，北洋军阀安福系所办报馆。

10月19日 弢庵生日。黎氏[①]生日。刘医来。

10月29日 携同N·溶液起程。

11月4日 诣朱迩典。[②]

11月5日 诣芮恩施。[③]

11月7日 琥赴津。

11月15日 得朱迩典信。

11月21日 奥皇约瑟死。

李哲濬子川，鲍立铖仰丞，钱锦孙伯愚，李思浩赞侯，胡铭槃引之。[④]

民国六年丁巳（1917年）

2月4日 灯社[⑤]吟集。

2月10日 午刻，曼珠[⑥]逃归其家。

2月22日 送康南海[⑦]七古一篇。

3月11日 △俄国革命开始。

3月15日 △俄国沙皇让位于其弟。

3月31日 致朱畇青[⑧]缄。

4月15日 △巴黎来信。

---

① 黎氏，指黎元洪。

② 朱迩典，John Newell Jordan，英国驻华公使，通作朱尔典。

③ 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美国驻华公使。

④ 此名单记于日记最后空白页上。

⑤ 灯社，以陈宝琛为社长的诗钟社。

⑥ 曼珠，新到严复家中的婢女。

⑦ 康南海，即康有为。

⑧ 朱畇青，朱明丽之父，严复继岳。

4 月 23 日 △俄国全部战费至1916年底共计二十三亿四千五百八十万镑。△同樊、罗① 诸公十刹海修禊。

4 月 24 日 △英使馆邀观电影。

4 月 28 日 △W . B . Knapp, James M . Hunley, Rich . Barnes Dallas 与刘伯远、侯雪农来同议合同。

6 月 19 日 寄琥信一封，快。

7 月 1 日 宣统复辟。

7 月 6 日 付铁匠〇〇十元。

7 月 11 日 交津快信寄沪。

7 月 12 日 拿张勋。

7 月 13 日 寄沪快信。

7 月 19 日 托电菊生。

7 月 23 日 少泉来。夜大雨。

7 月 24 日 接菊生信。

8 月 14 日 宣战。

9 月 10 日 冯妇② 死。

9 月 24 日 天津大水。

10 月 1 日 未刻，楚同故于闽。

10 月 7 日 萝卿本早归闽。

10 月 18 日 内子③ 忌辰。

11 月 3 日 下午四钟，见冯总统。遇刘壬三彭寿④，直隶宁河人。

11 月 7 日 弢庵七十。

---

① 樊、罗，指樊樊山、罗掞东。

② 冯妇，指冯国璋之妻周砥，字道如，江苏宜兴人。曾是袁世凯的家庭教师，于1914年与冯结婚。

③ 内子，指严复嫡配王夫人。同治五年（1866年）结婚，光绪十八年（1892年）死。

④ 刘壬三，名彭寿，时新任吉林财政厅长。

11月10日　琴南请。

11月11日　琴南六十六。

11月16日　段祺瑞内阁全体辞职。

11月17日　段内阁复活。

12月5日　又点①请。

12月10日　到法医院。

12月17日　朱朝舜来。

12月18日　杨裕聪来。

12月19日　每日进餐，面红气促，如干极劳力事。

12月22日　最苦日。

12月26日　太太来。浴。

12月30日　翊昌来。子易来。

民国七年戊午(1918年)

3月31日　寄蒋印秋②信一，熊纯如信一。桂中枢来。

4月2日　寄张菊生信一，并艺成堂折。寄英水陆公司折一扣。

4月6日　寄琥信，并20元。又，熊纯如信一封。

4月29日　熊冰偕熊正瑾来。孙慕韩③请，坐有汪子静。

5月1日　伯潜带林家八字、照片来。

5月5日　寄大女照片与南昌熊家。

6月13日　乾：丁酉六月初七日辰。坤：丙申三月十四日未时。

6月20日　璩来。

---

① 又点，王允晳字，福建人。

② 蒋印秋，名拯，福建闽侯人。原任海军部军衡司长，后任海军练习舰队司令处司令。

③ 孙慕韩，名宝琦，浙江杭县人。时任税务处督办。

6月24日 琥归。

6月30日 先妻生日。

10月30日 定下月初一行。

11月7日 服容克药。

11月8日 作京信。

11月9日 杨绰庵与郑坦来。严廉叔来。

11月10日 信与诸女。

11月23日 与伯勋、琥抵沪，住长发栈十九号。

11月24日 寄京信。

11月25日 到宝山路拜张菊生。

11月26日 菊生来。吕季刚①来。

11月27日 菊生请晚饭，坐有梦旦、伯训，独苏堪不至，想持高节，以我为污耳。②

11月28日 琥买得《碑联汇拓》一套，32元。大侄女来。

11月29日 赴三山公所招。寄少泉信。熊纯如来。高梦旦来。

11月30日 致幼帆函。熊纯如来，谈至晚，共饭始去。蓝季北来。沙质玉来。

12月1日 三山会馆黄休民等请。大妹、熊纯如等来。纯如移住本栈。

12月2日 纯如来。吕家送礼。书蘅宗联堂。

12月3日 闻新济不往闽，须候海晏矣。沈鲁青来。罗仪程③来。

---

① 吕季刚，严复挚友吕增祥第四子，安徽滁州人。其异母姐为严璩之妻。

②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郑孝胥戊午日记》九月廿四日（11月27日）有云："张菊生宴严又陵及其子叔夏，约余作陪，辞之"。郑孝胥自以为效忠清室，不仕民国。所谓"持高节"，当指此。

③ 罗仪程，名序和，福建闽侯人。曾供职军谘府第四厅、参谋本部第六局。

12月4日 张菊生来。郑聪传来。闻新铭改赴闽。

12月7日 君潜[①]来，将赴闽安无线电。

12月9日 晚到阳崎。

12月11日 陈几士[②]来。水巡警余商霖来。

12月12日 陈幼纯来。琥赴城。

12月13日 阴雨。韩秋请晚饭。琥回。取商〈务〉印书馆一千员。

12月15日 陈幼纯来。郑景云送蚌、蝤蛑、酒、鸭等物。

12月16日 到下岐看房子。写家信一封。

12月17日 到尚书庙行香。看观海。

12月18日 定轿班。琥赴省。

12月19日 得几士缄，索礼饼。琥归。廉璠请。

12月20日 送林家日单。晚，林家回蜡台一大对、面两盘，并礼饼、鞾帽等一百元。

12月22日 在老屋搓丸。

12月24日 琥娶妻安床之日。床值160元。几士来。传升请。

12月27日 裁缝来量帐。团团葬其兄嫂。

民国八年己未（1919年）

1月1日 琥在阳崎玉屏山庄娶妻，台湾林氏。天雨，然亲友至者不少，约三十席。

1月5日 日来喘甚剧，精神萎顿，殊可虑也。新妇归宁，取龙涎香至。

1月6日 得璩信。

1月7日 新妇归宁。流沙唐家姐来。十二点。

---

① 君潜，严复族侄。

② 陈几士，名懋复，福建闽侯人。陈宝琛之子。

1月8日 寄北后松孟临师母台伏二十元，双挂号。

1月9日 僧来放瑜珈焰口。寄黄孟临家伏廿元，并缄。新妇归宁，觅居在郎官巷。

1月13日 阳崎尚书公①生日，到庙行香。

1月15日 为廉璠作缄。

1月16日 接嘉井电，致送汽车。

1月17日 观澜与伯勋争执粪楻位置。为尚书庙作启募启。

1月21日 在郎官巷病发儿殆。美医金尼尔来。

1月30日 大儿归省，太太同来。

2月5日 病见转机。

2月11日 区泽民。

6月6日 进院。

6月10日 △开始记录。②

6月11日 林亲母生日。

6月13日 起服新药膏。

6月14日 福州风潮日。

6月19日 寄四女信。

6月20日 寄熊纯如信。

6月23日 寄三儿信及廉璠信。

6月24日 接珍官至信，已到津了。

6月28日 拒绝签字③之日。

6月29日 和约签字。寄熊纯如信。

---

① 尚书公，即尚书庙奉祀之神。据严复《阳崎尚书庙扶乩》诗自注："庙祀南宋陈参政文龙。"

② 次日起直至年终，每日用英文记录体温数次以及出浴、大解等情况。今略。

③ 拒绝签字，指凡尔赛和会拒绝将德国前在山东之权益交还中国，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6月30日　多拉斯与吕牧之同来。

7月4日　郑垍来。

7月6日　高梦旦来。

7月8日　琥初五信到，即复。

7月9日　寄大儿信济南。眉男[1]信。

7月10日　复纯如书。复眉男书。

7月11日　致家轸信。

7月12日　起吃新药膏。

7月13日　致伯鋆信。金安氏买丸。

7月15日　得大儿书，即复。

7月17日　与琥书。

7月18日　复缄与璩，十六号。

7月20日　三点，新铭开行。

7月21日　得琥书，即复。与尔波缄。

7月24日　致熊纯如。复徐佛苏。[2]伯鋆信，复。

7月25日　复林万里[3]信。

7月28日　△付七月份房租26元，家具租金16元。

7月31日　△寄约翰[4]二信，为正其习作去。△得约翰信。

8月1日　△与女儿同回哈同路。做风台。

8月2日　复香严信。风台。

8月3日　得伯玉信。又，林万里信。

8月4日　与菊生片。与嘉井缄。与翰周缄。复林万里信，廉

---

① 眉男，严复四女严顼小名。参见《与四女严顼书》题解。

② 徐佛苏，湖南长沙人。参见《与徐佛苏书》题解。

③ 林万里，原名獬，字少泉，号宣樊，又号退室学者，中年自号白水，福建闽侯人。新闻记者，曾主持安福系的言论机关《公言报》。

④ 约翰，严复第四子璿小名，字季将。参见《与四子严璿书》题解。

璠信。

8月5日 得琥信一,子仁信,张信,熊信。

8月7日 寄伯玉信。南禅山张、王子仁信,次日发。

8月9日 出院归寓。

8月10日 寄琥信。看鲁青、菊生、苏堪,不遇。

8月14日 得嘉井复,云兑一千与翰周矣。

8月15日 寄又盘信。寄孔团信。

8月16日 得璩、琥、项等信,郁斋信。

8月17日 与琥书。

8月19日 复家骍。

8月21日 接璩信,18发;琥信。皆已复。

8月22日 见项、璿信。

8月24日 得璩信,21,即复。

8月25日 买大士膏,用起。得熊信。熊纯如信求某家传。

8月26日 福州风台海啸,为数十年所未有者,伤人坏屋,崩岸不少。孔团于是夕八点死。①

8月27日 与廉官信。与项片。阳崎因风大水。

8月28日 璩信,璿信。复璿信。琥到阳崎。

8月29日 裕聪快信,即复。

8月30日 与璩信。

8月31日 得琥信,28信,复。得廉官初三27信,言孔团于初二夕戌刻去世。

9月1日 得萨函,言工厂事,招股。

9月2日 得璩30信,即复。

9月3日 得项函,复之。

---

① 以上皆8月31日、9月4日得福建来信后追记。

9月4日 八月廿五、六,福州大风、海啸甚暴。得琥31缄,言湍缺升补事。

9月6日 得瑸信,9月3日,复;璿信,9月3日,复。赴达乐士吃晚飧。

9月9日 太夷来。红十〈字〉医院送单来,计银444.80两。

9月10日 太夷送诗集来。得顼七日信,复。与琥信,菊生信。

9月11日 得又槃信,伯匀信。复又槃。复匀信。作熊氏家传。

9月13日 得璩信,10;顼信,10;璿信,10。

9月14日 得琥信,9,复;廉璠信。

9月15日 与熊纯如书,寄《熊禧祖传》稿去。

9月16日 与璩缄。与嘉井缄,言尚书庙事。到大纶及何瑞丰。

9月17日 得璩信,14;纯如缄,13。

9月18日 与伯勋信,要护照等。

9月21日 寿华来此。托菊生兑闽160台伏。

9月22日 与琥信、顼信。

9月24日 顼廿日信。次日复。雪农十六信。已复。赫美玲信。27复。

9月25日 与琥信。湘官与何姓同来。复丁问查。①

9月29日 复勉生。寄季贞寿屏。

9月30日 寄琥信。寄郁斋。寄伯勋信。

10月1日 寄璩信。

10月4日 得顼信,30;即复。

10月5日 寄翰周、又槃信。得赫美〈玲〉信,即复。

10月6日 与琥信,新济。得琥信,2。

---

① 丁问查,又作问槎,名士源,浙江吴兴人。京汉、京绥铁路局局长。

10 月 7 日 还牙医250两。复琥信。

10 月 8 日 服崔制气急丹 3 钱。

10 月 9 日 新铭进口。与琥信。菊生、拔可来，告往长沙。电表凭单交张宅收。服气急丹。

10 月 10 日 辞伯行、亮如、达乐士、兰医。

10 月 11 日 登新铭。

10 月 12 日 午后一时开船。△自和借入100元。①

10 月 16 日 △上午九时到津。四时三刻车进京。

10 月 17 日 黄步琼信。

10 月 18 日 严瑜信。熊纯如信。金仲永信。

10 月 19 日 得琥信，即复。复纯如信。

10 月 20 日 纯如信。

10 月 21 日 △此日为徐总统生日。△高而谦于四时去世。寄黄更生信。得琥快，15。

10 月 23 日 裕聪同师勤至。

10 月 24 日 寄琥信。裕送西土40两。

10 月 25 日 △往看新居。

10 月 27 日 △复纯如十月二十二缄。寄吴信。△得达乐士信。

10 月 29 日 寄达乐士快信。大儿挂号，郭小鹿函与伯玉，转来。

10 月 31 日 得雪农缄，达乐士电。晤刘子英，交张增春条子。拜徐大总统、吴总监，② 皆不遇。到高家，为梦旦改联对。

11 月 1 日 子英来。与达乐〈士〉信。与通叔③信。与雪农复。接吴总监缄。得达快，30。

11 月 2 日 接琥信，10月27日，即复。

---

① 此句英语中“和”字原系汉文。

② 吴总监，指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字镜潭，安徽合肥人。

③ 通叔，刘瑞潞字，湖南浏阳人。兄伯远。

11月3日 璋夜来谈。

11月4日 嘉井来谈。拟达乐士信。

11月5日 嘉井来。

11月6日 受总统任命顾问。

11月7日 与资颖信。

11月8日 与达乐信。

11月9日 高子益开吊。访菊生，不遇。

11月10日 得琥九月八日缄，即复。姚三、叶乐平、江济川、彬亭来过。

11月11日 得资颖信。

11月12日 与达快信。得琥信，即复。

11月13日 伯玉来。

11月14日 得琥信，九月七日。达乐快。熊信。

11月17日 △下午徐总统约见。

11月19日 得琥十二快，又十三信，即复。与菊生快，五百台伏。

11月21日 与琥信。

11月22日 得菊生快。

11月23日 得菊生快复，并中国银行收条。复刘伯远信，快。得家驿信，十日。

11月24日 得琥九月廿六信，即复。挂号复菊生信。

11月27日 得菊快、璿信。

11月28日 琥快。

11月30日 得琥初三信，即复。

12月15日 △住院。

12月23日 璿及璸来。

12月24日 玷生日。大息、三女及璿来。

12月25日 璿及璆来。

12月27日 △午后二时，回至新寓。

12月28日 △医院来帐单，204元。

12月29日 △ 儿子Chu生日。

民国九年庚申（1920年）

1月3日 李星冶来。杨裕骢同郑师勤来，并送□□聘书。交江济川荐缄。

1月7日 本日，阳崎尚书庙上梁。

1月8日 付伯勋交刘子英心组缘簿二册，38及39。付贞贤一册，388号，退回。付弢庵一册，399号。

1月9日 交捐册四本：394、395、396、397号与曾云沛。[1] 又一本与玉苍，393号。

1月14日 复陈树藩。[2]得琥元月六号信。

1月15日 与仪程书。又，与李培之[3]督军。又，与翰周、乂棨。几士来见。捐灵阳寺五拾元。

1月16日 与廉璠书。又与熊纯如，并文。△与仲泉书。

1月17日 △儿子伯玉[4]赴济南，约十日左右。

1月20日 高梦旦来。

1月22日 △作书与福州李。

1月23日 卢默生来。

1月25日 廉叔送廿元并信，即复。

---

① 曾云沛，亦作云霈，名毓隽，福建闽侯人。时任交通总长。

② 陈树藩，字伯生，陕西安康人。时任陕西督军。

③ 李培之，亦作培芝，名厚基，江苏铜山人。时任福建督军兼省长。

④ 原文作S oh B ayork。

1 月 27 日 △送出耆年会请帖，订 2 月 1 日。

1 月 30 日 △生日。召戏一台，演至晨一时。

2 月 1 日 请耆年会。

2 月 8 日 △杨裕聪来，遂博。

2 月 10 日 △总统召，领取顾问薪水。

2 月 18 日 △伯鋆归自四川。

2 月 19 日 △出门，至东方旅社，见Chen Yu。

2 月 20 日 觐祖[1]生。庚申、戊寅、戊申、壬戌。

2 月 23 日 △儿子约翰去淡水。△伯鋆去福州。

3 月 1 日 送交汇丰银行三千元。△收到Chu 支票二千元。

3 月 3 日 △阳崎来信。

3 月 5 日 △福州来信，即复。

3 月 9 日 △得C.C.Yen信，即复。

3 月 10 日 尹匡时来信。

3 月 15 日 △考克斯医师来信，渠已回上海。

3 月 16 日 △复考克斯。

3 月 17 日 △江西熊来一短信，即答。

3 月 19 日 △史密斯医师复书，劝我去山间。

3 月 20 日 △杨来，遂成博戏，彼赢去 351 元。

3 月 22 日 △福州来信，旧历一月廿五日，即答。

3 月 23 日 △高来，商谈安排西山与牯岭。

3 月 24 日 张增春出寓他所。

4 月 1 日 琥初七信到。

4 月 11 日 △福州来二信，并照片。

---

① 觐祖，严复长孙。严复后为命名以侨，字彦国。此系接福州来信后，追记其生辰八字于此日。

4月19日 观明人《十八拍》画卷。谢子修①故，87岁。

5月25日 △琥福州来电。

5月26日 △医师劝告改变气候为好。

6月10日 △东安市场失火。

7月7日 兰玉生日。

7月8日 △儿子琥福州来信。

7月9日 △寄福州书。

7月11日 △直皖大战。

7月12日 △北京戒严。

7月13日 △去西城访林。

7月19日 △安福军据报已被击败。

7月22日 △去中央公园。

7月27日 △寄南昌熊书。

7月30日 △Sutung来，为万元借款。△寄信与Chia Cheo侄。

8月15日 △去西城。

8月16日 △送两联去福州阳崎。春榆来。

8月21日 △福州来信。

8月22日 △寄福州信，又寄上海信，汇琥300元。

8月29日 △携黄步琼来信往视Chen Yoh。△李拔可上海来信，告寄福州300元。

9月7日 △致书上海格雷、刘，并电家鼎。

9月11日 △收到湘官来信，告耽搁原故。赫美玲牯岭来信。

9月25日 付清秘阁21.50元。△收到海军部一月薪。王又点来。

9月28日 △福州来信。

---

① 谢子修，名銮恩，福建闽侯人，原籍长乐。

10月3日　寄福州琥信。伯勋来。

10月4日　△收到湘官寄来雪茄100支。

10月10日　△接受吴景超海山为弟子。

10月13日　沈爱苍死二十七个月矣。春榆、夷叔来访。

10月19日　△自京南行。

10月20日　夜住德义楼。△十一时半离津赴沪。

10月21日　午抵浦口。△晚九时到上海。

10月21日　△住Y．P．S．，始在41，继移33。△考克斯来。

10月24日　△赴考克斯午饭，并观其画。

10月25日　△乘考克斯车外出购物。

10月26日　△住Y．P．S．极不舒服，气喘恶化。

10月27日　△下午四时登民新，六时起碇。

10月29日　△十一时半到塔前抛锚，琥与翰周、廉官来接。

10月30日　△定居郎官巷，见吾长孙。

11月2日　与翰周、又黎、兆安博。

11月6日　△女儿来信，即复。

11月18日　几士、文访①来，遂博。

11月20日　△寄上海张信。

11月22日　△儿辈来信，即复。

11月27日　△被告知翰周已动用祠庙基金2500元。

12月8日　△与陈芝田信，谈祠庙基金。

12月15日　接京信。

12月17日　△北京女婿来信。

12月24日　琥将赴阳崎请丹。

12月25日　服罗真人符三道。翰周、又黎黄昏来。

---

① 文访，姓林，严琥妻弟。

12月27日 寄陈培锟、① 李拔可信。

12月28日 △儿子伯玉来信，又，伯幹。

伯潜九月廿三②
芝南八月十八
春榆八月二十二
香雨四月廿八
石遗四月八日
穉星十二月五日
琴南九月廿七
雅邨十二月十五
资颖四月二十九

① 陈培锟，字韵珊，福建闽侯人。时任福建厦门道尹。

② 以下记于日记册末的空白页上，是九个人的阴历生日。



附录一　碑传年谱

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

君讳复，初名宗光，字又陵，一字几道，姓严氏，福建侯官人也。曾祖讳焕然，嘉庆庚午举人，松溪训导。祖讳秉符，嗣祖讳秉忠。父讳振先，以医名州里。君早慧，词采富逸，师事同里黄宗彝，治经有家法，饫闻宋元明儒先学行。

沈文肃初创船政，招试英少，储海军将才，得君文奇之，用冠其曹，则年十四也。既卒业，从军舰练习，周历南洋、黄海。日本窥台湾，文肃奉命筹边，挈君东渡诇敌，勘量各海口。

光绪二年，派赴英国海军学校①，肄战术及炮台建筑诸学。是时日本亦始遣人留学西洋。君试辄最。郭侍郎嵩焘方使英，时引与论析中西学问同异，穷日夕弗体。比学成归，文肃已薨。李文忠伟其能，辟教授北洋水师学堂。

君慨夫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学归者皆用事图强，径翦琉球，则大戚。常语人，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老牸牛耳！闻者弗省。文忠亦患其激烈，不之近也。法越事裂，文忠为德璀琳辈所绐，皇遽定约。慭言者摘发，疑忌及君，君亦愤而自疎。及文忠大治海军，以君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

景庙毖于甲午之衂，特诏急人材，君被荐，召对称旨。谕缮所拟万言书以进，未及用而政局猝变。后二年，拳匪祸作，君自是避

---

* 据北京图书馆所藏原件。作于一九二一年。亦见于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碑传集补》卷末集外文。

① 按严复赴英留学在光绪三年至五年（1877—1879年），此误。

地居沪上者七年。

君初以学不见用，殚心著述。所译书以瑰辞达奥旨，风行海内。学者称为侯官严先生。至是人士渐渐倾向西人学说。君以为自由、平等、权利诸说，由之未尝无利，脱靡所折衷，则流荡放佚，害且不可胜言，常于广众中陈之。君既以海军积劳叙副将矣，尽弃去，入赀为同知，洊擢道员。宣统元年，海军部立，特授协都统①，寻赐文科进士出身，充学部名词馆总纂②，以硕学通儒征为资政院议员③。三年，授海军一等参谋官。

袁世凯与君雅故，其督直隶，招君不至以为憾；及罢政归，诋者蠭起，君抗言非之，则又感君。国体既变，聘君长大学，充顾问参政及约法议员。君恒昌言，国人识度不适于共和，而戴袁者欲资之以称制，窜其名筹安会中，君始终不涖会，袁又讽君为文辟异议者，则辞以疾。自是亦稀接宾客矣。

近五年中，肺疾时作，辄南归避冬。今秋，自觉病深，手书遗后人。大旨谓中国必不灭，旧法可损益，而必不可叛。人生宜励业、益知、轻己、重群，语至警切。以辛酉九月二十七日考终里第。春秋六十有九。

余交君逾四十年，比岁京居，尤密洽。君归经年，秋初，犹以鼓山诗寄余，而交遂毕于此耶！悲夫！

君于学无所不窥，举中外治术学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失得，证明而会通之。六十年来治西学者，无其比也。所译《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穆勒名学》、《法意》、《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皆行于世。杂文散见，不自留副，仅存诗三百余首。其为学，一主于诚，事无大小无所苟。虽小诗短札，皆精美，为世宝贵。而

① 按海军部成立于1910年（宣统二年），严复被特授为海军协都统，当在是年。

② 按严复被聘为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事，系在1909年（宣统元年）。

③ 严复以"硕学通儒"被征为资政院议员事，系在1910年（宣统二年）。

其战术、炮台、建筑诸学,则反为文学掩矣。

三代以君贵,赠资政大夫,妣皆夫人。配王夫人,端淑有闻德,前君二十九年卒。继室朱夫人,箎江淑人。子五:璩,二品衔,军机处存记道,外务部郎中,四品卿衔福建财政正监理官;瓛,殇;琥;璿;玷。女四。孙一:以侨。将以是年十二月二十日合葬君于阳崎鳌头山之阳。以余知君深,乞为铭。铭曰:

旗山龙渡岐江东,玉屏耸张灵所钟。绎新籀古折以中,方言扬云论谭充。千辟弗试千越锋,昔梦登天悲回风。飞火怒扇销金铜,鲸呿鼍跋陆变江。既犹阅世君非矇,咽理归此万年宫,文章光气长垂虹。

辛酉十二月　闽县陈宝琛撰

《清史稿》本传*

严复,初名宗光,字又陵,一字几道,侯官人。早慧,嗜为文。闽督沈葆桢初创船政,招试英俊,储海军将才,得复文,奇之,用冠其曹,则年十四也。既卒业,从军舰练习,周历南洋、黄海。日本窥台湾,葆桢奉命筹防,挈之东渡诇敌,勘测各海口。光绪二年,派赴英国海军学校肄战术及炮台建筑诸学①,每试辄最。侍郎郭嵩焘使英,赏其才,时引与论析中西学术同异。学成归,北洋大臣李鸿章方大治海军,以复总学堂。二十四年,诏求人才。复被荐,召对称旨。谕缮所拟万言书以进,未及用而政局猝变。

越二年,避"拳乱"南归。是时人士渐倾向西人学说。复以为自由、平等、权利诸说,由之未尝无利,脱靡所折衷,则流荡放佚,害且不可胜言,常于广众中陈之。复久以海军积劳叙副将,尽弃去,入

---

* 此据《清史稿》(中华书局校点本)卷四八六。

① 严复赴英留学日期,当在光绪三年春。

赀为同知，累保道员。宣统元年，海军部立，特授协都统①，寻赐文科进士，充学部名词馆总纂②。以硕学通儒征为资政院议员③。三年，授海军一等参谋官。复殚心著述，于学无所不窥，举中外治术学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失得，证明而会通之。精欧西文字，所译书以瑰辞达奥旨。

其《天演论》自序有曰："仲尼之于六艺也，《易》、《春秋》最严。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 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为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援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二者即物穷理之要术也。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而已。而吾《易》则名、数以为经，质、力以为纬，而合而名之曰易。大宇之内，质力相推，非质无以见力，非力无以呈质。凡力皆乾也，凡质皆坤也。奈端动之例三，其一曰：'静者不自动，动者不自止，动路必直，速率必均。'而《易》则曰：'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其为天演界说曰：'翕以合质，辟以出力，始简易而终杂糅。'而《易》则曰：'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至于全力不增减之说，则有自强不息为之先。凡动必复之说，则有消息之义居其始。而易不可见，乾坤或几乎息之旨，尤与热力平均，天地乃毁之言相发明也。大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是以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凡复所

① 按海军部之立，实在1910年（宣统二年），严复被特授海军协都统，亦当在是年。

② 按严复被聘为审定名词馆总纂，系在1909年（宣统元年）。

③ 严复以"硕学通儒"的资格，被征为资政院议员事，时在1910年（宣统二年）。

译著，独得精微皆类此。世谓纾以中文沟通西文，复以西文沟通中文，并称林、严。

辛酉秋卒，年六十有九。著有文集及译《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穆勒名学》、《法意》、《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等。

侯官严先生年谱*

严 璩

府君姓严氏，讳复，字又陵，一字几道，福建侯官人。民国肇造，以侯官并入闽县，改称闽侯县。吾家先世河南固始籍，自李唐末造，始祖怀英公讳仲杰，以朝议大夫随王潮由中州入闽，即家于侯官之阳崎。先高祖讳焕然，嘉庆庚午举人，曾任松溪县学训导。先曾祖讳秉符。嗣曾祖讳秉忠。先祖讳振先。自先曾祖及先祖二世，皆以医为业。

咸丰三年癸丑（1853） 十二月初十日 府君生于闽垣之南台。是时，先祖年三十三岁，先祖妣陈太夫人年二十一岁。府君有一兄，长于府君仅二龄，幼殇，后有两妹，即适何适陈两姑也。

己未（1859） 府君七岁，始就外傅，府君童年从师数人。中间亦曾从先五叔祖厚甫公受业。厚甫公讳煃昌，先曾祖之季子也。后中光绪己卯举人。

同治二年癸亥（1863） 府君十一岁。先祖聘同邑黄少岩先生来授读。先生讳宗彝，为闽之宿儒。其为学汉宋并重，著有《闽方言》一书。课经之余，好与府君讲述明代东林掌故。

甲子（1864） 府君十二岁。仍由黄少岩先生授读。

乙丑（1865） 府君十三岁，黄少岩先生逝世。病笃时，自荐其子

* 关于严复的年谱，较详尽的有王蘧常所撰的《严几道年谱》（一九三六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约六、七万字。这里所选的系严复长子严璩所作，字数较少，非卖品，出版者及出版年份俱不详。

孟脩先生增来继续就馆。孟脩先生，拔贡生也。

丙寅(1866) 府君十四岁。先妣王夫人来归。六月，府君丁外艰，家贫不再从师。时侯官沈文肃公为船政大臣，招考子弟入马江学堂习海军。试题《大孝终身慕父母论》，府君成文数百言以进，为沈公所赏，遂录取第一。

丁卯(1867) 府君十五岁，入马江学堂肄业。所习者为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计五年而卒业。

辛未(1871) 府君十九岁，卒业大考最优等。未几，即派上建威帆船为练习生，游历各海口。嗣后船政局自制之扬武军汽舰落成，改派上扬武军舰，巡历黄海及日本各口岸。舰长为英人德勒塞君CommanderTraCey，英之海军中校也。是时，东邻亦正开始筹办海军。扬武初到长崎、横滨各处，聚观者有万人空巷之况。德勒塞君在华服务三年归。濒行，谓府君曰："君今日于海军学术，已卒业矣。不佞即将西归，彼此相处积年，临别惘然，不能无一言为赠。盖学问一事，并不以卒业为终点。学子虽已入世治事，此后自行求学之日方长，君如不自足自封，则新知无尽。望诸君共勉之。此不第海军一业为然也"。府君闻之悚然。德勒塞君回英，洊擢至海军中将。光绪丙申(1896)，尚为英之海军大学校长。时已退休，不复在舰队上供职矣。

甲戌(1874) 府君二十二岁，春杪，有日本渔船多艘，在台东洋面遇风失事，为牡丹社生番所鱼肉。东京政府向北京政府诘责。朝命提督唐定奎率所部淮军渡台增防。并谕船政大臣沈公赴台查办。沈公饬扬武军舰前往，并委府君随往测量台东旂来各海口，并调查当时肇事情形，计月余日而竣事。缮具说帖呈报，沈公据以入奏，后经我国认给邮欵了结。是时随同赴台者，尚有海关税务

司英人好博逊 Mr. Hobsou。一日,好博逊昼寝,一生番突入所居。台东欧人绝少,生番见之,顿起其好奇之心,欲行凶焉。适为府君所见,急招一通事带一熟番至,向生番有言,该生番始去,好博逊始免于难。

光绪元年乙亥(1875)府君二十三年,被派赴英肄业,岁杪放洋西行。道员李凤苞为留学生监督。①

丙子(1876)府君二十四岁,入英之格林尼次海军大学,肄习高等算学、格致、海军战术、海战、公法及建筑海军炮台诸学术。湘阴郭侍郎嵩焘为出使英国大臣,见府君而异之,引为忘年交。每值休沐之日,府君辄至使署,与郭公论述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

己卯(1879)府君二十七岁,在英卒业东归。船政大臣吴公赞诚派府君为船政学堂教员。

庚辰(1880)府君二十八岁。直督李文忠公经营北洋海军,特调府君至津,以为水师学堂总教习,盖即今教务长也。而以吴观察仲翔为总办。是时,府君仅积资保至都司武阶。当日官场习惯,不得不以一道员为一局所之长,而该学堂之组织及教授法,实由府君一人主之。

乙酉(1885)府君三十三岁。府君自由欧东归后,见吾国人事事竺旧,鄙夷新知,于学则徒尚词章,不求真理。每向知交痛陈其害。自思职微言轻,且不由科举出身,当日仕进,最重科举。故所言每不见听。欲博一第入都,以与当轴周旋。既已入彀中,或者其言较易动听,风气渐可转移,因于是秋赴闽乡试,榜发报罢。

戊子(1888)府君三十六岁,赴都应顺天乡试。

己丑(1889)府君三十七岁,报捐同知,海军保案免选同知以知府选用。 赴都应顺天乡试。 直督李公派为会办水师学堂。十月丁内艰。

庚寅(1890)府君三十八岁。直督李公派为总办水师学堂。

---

① 严复赴英留学,当在光绪三年(春)至五年(1877—1879)。此误。

壬辰（1892）府君四十岁。先妣王夫人弃世。庶母江夫人来归。海军保案免选知府,以道员选用。

癸巳（1893）府君四十一岁。湘阴郭侍郎卒。府君闻之，感怆殊甚。有挽句曰:“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氋氃激赏深惭羊叔子;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尚有挽诗五律四首,未留稿。赴闽乡试。

乙未（1895）府君四十三岁。自去年夏间中东搆衅，海军既衂,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次失守。至是年,和议始成，府君大受刺激。自是专致力于翻译著述。先从事于赫胥黎 T.Huxley之《天演论》Evolutiou aud Ethics,未数月而脱稿①。桐城吴丈汝纶，时为保定莲池书院掌教,过津来访,读而奇之。为序，劝付剞劂行世。是年复有《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诸文,均刊于天津之《直报》。

丙申（1896）府君四十四岁。梁卓如、汪穰卿两先生创办《时务报》于上海,《原强》及《辟韩》等篇均又刊入②，鄂督张公之洞见而恶之,谓为洪水猛兽。命孝感屠君仁守作《〈辟韩〉驳议》,府君且罹不测,嗣有向张督解围者,其事始寝。

丁酉（1897）府君四十五岁。开始译亚丹斯密 Adam Smith之《原富》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及斯宾塞尔Herbert Spencer 之《群学肄言》Study of Sociology。与定海王编修修植，钱唐夏礼部曾佑，创办《国闻报》于天津。

戊戌（1898）府君四十六岁。以荐入部。召见，德宗询近日有新著述否？对以有《拟上皇帝书》,计万言，已刊于天津之《国闻

---

① 我们曾看到封面题为光绪乙未年(1895)三月非正式出版的陕西味经售书处的重刊本,可证此书至迟已于1895年脱稿。以后译者屡加修订,才于1898年正式出版。

② 《时务报》上登载的只有《辟韩》一文,《原强》则未登载。

报》。德宗命抄一份呈览,未及进而政变作，孝钦后垂帘听政。府君即日出都返津。天津《国闻报》亦停刊①。

己亥（1899）府君四十七岁。译穆勒约翰 John Stuart Mill 之《群己权界论》On tiberty。

庚子（1900）府君四十八岁。继母朱夫人来归。五月，拳匪事起。府君仓皇由津避地赴沪,所有书籍,俱未携带。《群己权界论》译稿及知交函札，就中以湘阴郭侍郎来书为最多，积年以来，不下百数十通,亦均散失。计自庚辰赴津主海军教务者二十年,至是,始与脱离。　德宗奉孝钦后出都西狩,江、鄂两总督与各国订东南互保之约。上海人士开政治大会於味莼园,到者二三千人。举南海容宏君为会长，府君为副会长。　《原富》脱稿。② 蒯检讨光典请译《穆勒名学》J. S. Mill, A Sytem of Logic。

辛丑（1901）府君四十九岁。直督李文忠公卒，府君有挽句曰:"使生平尽用其谋,其成功或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何如。"《群己权界论》译稿为一西人所得，竟于是年邮以见还。应潞河张学士翼之招,赴津,主开平矿务局事③。

壬寅（1902）府君五十岁。长沙张尚书百熙为管学大臣，聘府君为编译局总纂。时吴丈汝纶为总教习,同居京都,又复时相过从。吴丈深知中国之不可不谋新,而每忧旧学之消灭。府君曰:"不然,新学愈进则旧学愈益昌明,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 是岁有一书近五千言,致上海《外交报》主人。具论中国教育方针,並条拟新教育行政办法。

癸卯（1903）府君五十一岁。甄克思《社会通诠》E. Jenks, History of politics 脱稿。《穆勒名学》半部亦已脱稿。吴丈汝纶

---

①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国闻报》并未停刊,但已归日人所办。

② 《原富》各册脱稿情况,详见本书中所录《与张元济书》。

③ 此事详见本书中所录《与张元济书》。

卒，府君伤感不已。集玉溪剑南诗句为挽曰："平生风义兼师友，天下英雄惟使君。"尚有挽诗七首，见诗集中。府君常言吾国人中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者，湘阴郭侍郎后，吴京卿一人而已。有一书致东京《新民丛报》主人，论所译《原富》。①

甲辰（1904）府君五十二岁。辞编译局事出都，赴沪。知交觞府君于陶然亭，有《江亭饯别图》纪其事，题咏者甚多。手批《老子》，为南昌熊季廉所见取去。次年熊君付刊于日本东京。

乙巳（1905）府君五十三岁。春初张学士翼以开平矿务局讼事约府君同赴伦敦。② 孙中山先生时适在英。闻府君之至，特来访，谈次。府君言：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著手，庶几逐渐更新乎！中山先生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归国顺途至法兰西，瑞士，罗马各处游览，折至意大利之稽诺亚，登德国邮船东归。

丙午（1906） 府君五十四岁。上海知交请求演讲政治学。计青年会演讲八次而讫。名所演讲者曰《政治讲义》，自序刊行。③ 孟德斯鸠《法意》脱稿 Montesquieu, Del 'Esprit des Lois。④皖抚恩中丞铭聘府君为安庆师范学堂监督。

戊申（1908）府君五十六岁。应直督杨督部士骧之聘赴津。《名学浅说》脱稿。旅次手批《王荆公诗集》自遣。学部新设，荣尚书庆聘府君为审定名词馆总纂。⑤ 自此供职三年，直至国体改革，始不视事。遗稿甚多，尚存教育部。

① 此事应在一九〇二年。

② 此事应在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冬，详见本书中所录《与张元济书》及《与曹典球书》。

③ 严复徇上海知交之请，演讲政治学，时在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夏间，《政治讲义》于1906年刊行。

④ 《法意》最后脱稿，实在一九〇九年，见严复日记手稿。

⑤ 严复被聘为审定名词馆总纂，系在1909年。

宣统元年己酉（1909）府君五十七岁。海军部新设，朝旨授府君为海军协都统①。

庚戌（1910） 府君五十八岁。朝旨赐文科进士出身②。资政院成立，府君以硕学通儒征为议员。

民国元年壬子（1912） 府君六十岁。项城袁公世凯为总统，聘府君为北京大学校长。

甲寅（1914） 府君六十二岁。自欧战发生后，府君于战事新闻，每摘要论述，送总统府备览。积年余，不下数万言，俱未留稿。

乙卯（1915） 府君六十三岁。项城袁氏有称帝之意，屡遣人来示意，府君告之曰：吾固知中国民智卑卑，号为民主，而专制之政不得不阴行其中，但政体改变，已四年矣。袁公既有其实，何必再居其名；且此时欲复旧制，直同三峡之水，已滔滔流为荆、扬之江，今欲挽之，使之在山，为事实上所不可能。必欲为之，徒滋纠纷，实非国家之福，不特于袁氏有大不利也。迟未数月，又遣人前来敦请府君以一篇文字表示劝进之意。府君知其意坚决，无从挽阻，乃慨然曰：吾所欲言者，早已尽言之矣！必欲以吾为重，吾与袁公交，垂三十年，吾亦何所自惜。顾吾生平不能作违心之言，吾欲为文，吾无从著笔也。自是之后，闭门谢客，不愿与闻外事。至冬，气喘常作，次年春暖，始平复。

丙辰（1916） 府君六十四岁。手批《庄子》。入冬，气喘仍烈。

丁巳（1917） 冬间气喘又作。入东交民巷法国医院。

戊午（1918） 府君六十六岁。秋杪赴闽避冬。是冬气喘大剧。

---

① 按海军部成立于1910年（宣统二年）底，严复被特授为海军协都统，当在是年。

② 此事应在一九〇九年。《严复与伍光建书》第四函（作于宣统元年腊月十四日）内附《初七见邸抄作》一首，有"生平献玉常遭刖，此日闻诏本不图"之诗句。所谓"邸抄"、"闻诏"，即指"赐文科进士出身"事。王蘧常所撰《严几道年谱》系此事于宣统元年己酉（1909），并云："严谱系此事于庚戌，误也"。

己未(1919)　府君六十七岁。春杪至沪，入红十字医院。秋杪北归，入协和医院。

庚申(1920)　府君六十八岁。又赴闽避冬。

辛酉(1921)　府君六十九岁。夏间至鼓山避署。入秋气喘又作，自觉病深，手缮遗嘱一通训示后昆，内列三事，语至剀切。(一)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二)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三)两害相权：己轻，群重。　九月二十七日，卒于闽垣之郎官巷寓邸。　十二月二十日与先妣王夫人合葬于阳崎鳌头山之阳。

附录二　著译序跋

《原富》序*

吴汝纶

严子既译亚丹氏所著计学书，名之曰《原富》，俾汝纶序之。亚丹氏是书，欧美传习已久，吾国未之前闻。严子之译，不可以已也。盖国无时而不需财，而危败之后为尤急。国之庶政，非财不立，国不可一日而无政，则财不可一日而不周所用。故曰国无时而不需财。及至危败，财必大耗，欲振励图存，虽财已耗，愈不能不用。故曰危败之后尤急。

中国士大夫，以言利为讳，又忲习于重农抑商之说，于是生财之途常隘，用财之数常多，而财之出于天地之间，往往遗弃而不理。吾弃财不理，则人之睨其旁者，势必攘臂而并争，于是财非其财。吾弃财不理而不给于用，则仍取给于隘生之途，途益隘而取益尽，于是上下交瘁，而国非其国。财非其财，国非其国，则危败之形立见。

* 原文载商务印书馆《严译名著丛刊》本《原富》卷首。

危败之形见，而不思变计，则相与束手熟视而无如何。思变矣，而不得所以变之之方，虽终日抢攘徬徨，交走骇愕，而卒无分毫之益。中国自周汉到今，传所称理财之方，其高者则节用而已耳，下乃夺民财以益国用已耳。夺民财以益国用，前所谓取给于隘生之途是矣。此自殆之术也，节用之说，施之安宁之世，能使百政废缺不举，而财聚留于不用之地；施之危败之后，则节无可节，废缺者不举，而亦无可聚留。循是不变，是坐自困也。

所为变之之方者，何也？取材之出于天地之间者条而理之，使不遗弃而已矣。取材之出于天地之间者条而理之，使不遗弃，非必奇材异智而后能也。然而不痛改讳言利之习，不力破重农抑商之故见，则财且遗弃于不知，夫安得而就理。是何也？以利为讳，则无理财之学。重农抑商，则财之可理者少。夫商者，财之所以通也；农者，生财之一途也。闭财之多途使出于一，所谓隘也。其势常处于不足，尚何通之可言！古之生财之途博矣，博而不通则壅，故商兴焉。禹之始治水也，既与益稷予众庶稻及他根食矣，又调有余补不足，懋迁化居以通之，是商与农并兴验也。专农一途，故不需商也。禹于九州田赋，既等而次之，至其贡篚则皆所鲜所多相通易之物。凡畋之所猎，渔之所获，虞之所出，工之所作，矿人之所职，举财之出于天地之间者，无不财取为用。夫是故劝商，其每州之终必纪诸水母输则，皆商旅所以通之路也。是安有重农抑商之谬论乎？禹之理天下之财至纤悉，不专农如此，而矿利尤远。盖荆杨之金三品，至周而犹盛，故《诗》曰：“大赂南金。”及汉武而后乃稍衰歇。史公有言：“豫章黄金，取之不足更费”，其证也。然上溯神禹时已二千年矣，禹之兴矿利如此。又据九州水道推论之，使神禹生今时，其从事于今之路矿，可意决也。况乃处危败之后，则若周宣之考室，卫文之通商惠工骒牝三千，盖皆奉神禹为师法，而可以利为后而讳言之乎？

今国家方修新政，而苦财赂衰耗。说者顾谓五州万国，我为最富，是贫非吾患也。而严子之书适成于是时，此亚丹氏言利之书也。顾时若不满于商，要非吾国抑商之说，故表而辩明之。世之君子，傥有取于西国计学家之言乎，则亚丹氏之说具在；傥有取于中国之旧闻乎，则下走所陈，尚几通人财幸焉。

光绪辛丑十一月　桐城吴汝纶

《群学肄言》序*

高凤谦

余与严子几道虽同里闬，而少不相习。严子厚余，尝数千里外寄所述作相示。余于严子之作，亦无所不读，尤喜《群学肄言》一书。其版久逸，因以重印请。严子曰，子肯为一序者，吾从子请。余何足以序此书，顾望其行世，则不能不勉一言矣。

余尝家居读书报，从女君珈侍侧，恒作而问曰：某与某孰贤？某事利害何若？余必诵孔子之言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盖少年盛气，师心自用，论议古今人是非得失，若老吏高坐堂皇，片言折狱，曾不稍假思索。岂知天下事理恒有两端，是非相表里，得失相倚伏，执其一端以概其余，又何怪其言之易。群之为事，极天下之至赜。建一议，行一策，欲征其效，近者数年，远者数十百年，影响所及，或且遍于世界万国，其关系之巨若是。乃世之言群治者，以为可不学而能，随吾意所至，信口以道，曾若无所庸心。无怪乎人人言群治，日日言群治，而群治终不进也。

《群学肄言》一书，几二十万言。千端万绪，而极其究竟，亦曰群治之难言耳已，亦曰言群治者之必由学耳已。夫苟诚知群学之难，学之必精，言之必慎，其庶几矣。严子所译著，大半言群治，而是书实为先导。吾敢正告世之喜谈群治者曰，欲读严子之书，必先读

* 原文载商务印书馆《严译名著丛刊》本《群学肄言》卷首。

《群学肄言》。

长乐高凤谦序。

《社会通诠》序*

夏曾佑

侯官先生所译《社会通诠》十四篇，为英人甄克思所著。其书胪殊俗之制，以证社会之原理，疑若非今日之急务者然。然曾佑读之，以为今日神洲之急务，莫译此书若。此其故尝微论之。

神洲自甲午以来，识者尝言变法矣。然言变法者其所志在救危亡，而沮变法者其所责在无君父。夫救危亡与无君父不同物也，而言者辄混。烦娆喧豗，不可以理，至于今益亟。向者以其争为不可解，乃今而知其不然。盖其支离者，皆群学精微之所发见，而立敌咸驱于公例，而不自知耳。自生人之朔，以迄于今，进化之阶历无量位，一一位中。当其际者，各以其所由为天理人情之极，而畔之则人道于是终。有终其身不闻异说见异俗者，或见焉闻焉，乃从而大笑之。如是者，自其恒干之所服习者言之，则命曰政治；自其神智之所执著者言之，则命曰宗教。宗教政治必相附丽。不然，不可以久。其由甲政治以入乙政治也，必有新宗教以慰勉之；而其将出乙政治以入丙政治也。例先微撼其宗教，而后政治由之而蜕。未有旧教不裂，而新政可由中而蜕者。故其宗教与政治附丽疏者，其蜕易；其宗教与政治附丽密者，其蜕难。此人天之大例矣。人之于宗法社会也，进化所必历也。而欧人之进宗法社会也最迟，其出之也独早，则以宗教之与政治附丽疏也。吾人之进宗法社会也最早，而其出也历五六千年，望之且未有厓，则以宗教之与政治附丽密也。

考我国宗法社会，自黄帝至今可中分之为二期：秦以前为一期；

* 原文载商务印书馆《严译名著丛刊》本《社会通诠》卷首。

秦以后为一期。前者为粗，后者为精。而为之钤键者，厥惟孔子。孔子以前之宗法社会，沿自古昔，至孔子时已与时势不相适。故当时瓌玮之士，各思以其道易之。显学如林，而孔墨为上首。墨子尊贤贵义，节葬兼爱，皆革宗法社会之劲者。然与习俗太戾，格而不行。而孔子之说遂浸淫以成国教。孔子之术，其的在于君权，而径则由于宗法。盖借宗法以定君权，而非借君权以维宗法。然终以君权之借径于此也，故君权存而宗法亦随之而存，斯托始之不可不慎矣。奚以明其然也？昔孔子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即子弓，南面即帝王之术。子弓之传为荀子。荀卿书二十篇，与《史记·李斯传》，其旨密合。夫李斯学帝王之术于荀子，既知六艺之归，相其君以王于天下，其为术皆昔所闻之荀子者也。观其大一统，尊天子、抑臣下、制礼乐、齐律度、同文字、攘夷狄、重珍符，壹是衷于孔教。博士具官，参于议政，西京师说，滥觞于兹。尊宠用事，抑又不逮。至于焚书坑儒，以吏为师，尤关宏指。盖自此以前，孔学为私家，儒分为八，未为害也；自此以后，孔学为国教，是非之准，主术之原，悉由于此，不能不定于一尊。焚书所以绝别本，坑儒所以除私师。以吏为师，吏为博士，所以颁定解。基督旧教衍于罗马，实具此例，可谓诚证也。不宁惟是，中庸为子思形容圣祖之德，其中君子并指孔子。书称君子之道，造端于夫妇。盖君子以前，人伦之道有忠臣孝子，而无贞女。表章贞女事始于秦。《史记·货殖列传》，巴寡妇清能用财自卫，不遭侵暴，始皇帝以为贞妇而客之，为筑女怀清台。又本纪二十八年，泰山刻石称男女顺礼。同年琅琊台刻石称合同父子。三十七年会稽刻石称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夫为寄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凡此之文，每与并一天下并书。故知秦人亦视此为自我作始也。自此以往，有贞妇以为忠臣孝子之后盾，而五伦之制始确立而不可疑。此皆实施君子之道之证。自汉以来，用秦人所行之主

术，即奉秦人所定之是非。秦之时，一出宗法社会而入军国社会之时也。然而不出者，则以教之故。故曰：钤键厥惟孔子也。政治与宗教既不可分，于是言改政者，自不能不波及于改教。而救危亡与无君父二说，乃不谋而相应，始胶固缭绕而不可理矣。

夫欧人之变法，争利害耳，而其惨磔已如此。我国之变法，乃争是非，宜其难阻之百出也。虽然，人心执著之理，不可以口舌争，惟胪陈事物之实迹，则执著者久而自悟。泰西往例，莫不如斯。今使示之以天下殊俗，无不有此一境。而此一境者，其原理何如？其前途又何如？则将恍然有悟于社会迁化之无穷，而天理人情之未可以一格泥，而宗教之老洫化矣！或者蜕化有期，而铁血又可以不用乎。此吾人所以歌舞于《社会通诠》之译也。

光绪癸卯十二月　钱塘夏曾佑序

《国闻报汇编》序*

西江欧化社

《国闻》者，侯官严几道先生复纠合海内闳达建设于天津者也。当戊戌年间，西人评骘中国报界以之为第一，而《时务报》不与焉，亦可以见其价值矣。惜其报纸未风行于南方，考道深识之士，仅乃得见其片鳞只爪，罔不久渴思饮，久饥思食，企一睹其完全之鸿篇巨制，而竟末由。本社同人悼之，用出箧藏全册，聊为编辑，名曰汇编。先以论说付诸剞劂，以饷我士夫于已饥之余。自余各门，从事方始，分辑校写，尚需时日。乃更以严先生近著数则，殿缀于后。先生，我国之耆宿，《国闻报》之主笔也。生平持一义，为一论，无大过不及之差。于近今更新从旧二派，常下对症之方。我国学子，智识囿于一隅，得先生以救正之，补其阙而奠其倾，其亦曰新进化之

* 《国闻报汇编》，是《国闻报》上论说文字的选集，着重辑录严复的文字。一九〇三年（光绪二十九年）由西江欧化社出版，编辑者爱颖，即为熊元锷。

君子所不以为谬悠而乐闻之者欤!

西江欧化社识

《严几道诗文钞》序*

蒋贞金

智尽于所学，而所学足以利天下，此通儒之业也。所学足以利天下，而天下卒受其利，此仁者之任也。中外棣通，国以多故，忧时之士，莫不奋肹扼腕，慨然出所学以求有利于天下。于是指切时政之文，与夫西方学艺之书，经重译以文中土者，几不可以覼缕计。然一平情论之，或迂阔不切于用，或其词懭悦，百读而不可通。是非其识不足也。假楮墨之灵，而不能尽祛势利之见。故虽得名于当世，而当世不蒙其福也。侯官严几道先生，所学奄有中西之长，又益之以闳通之识。哀黄裔之不竞，惧禹甸之沦胥，所译《天演论》、《原富》、《法意》、《群学肄言》诸名著，借他山之力，唤醒国魂。复于天津自创《国闻报》以评骘时局，然后中夏学者，乃知欧美之富强，不在船炮，不在工商，而在瀹智合群。至所谓通儒之业，仁人之任者，固非浅人所得而妄居也。盖先生为大哲斯宾塞尔高弟子，而以祖国文学请业于桐城吴先生挚父。故先生每一文出，深入理奥而无闲，体势高峻，直摩周秦诸子之壁垒。贞金童年读先生所译诸书而好之笃。庚戌、辛亥之交，薄游京师，得观先生论政论学诸巨制，毕录之于简端。十稔已来，裒然成册，而辅古今体诗数十章于篇末。客秋九月，先生已归道山，身后之遗集尚未付诸梓，因急出斯编以饷同好。夫文词之惬吾心，犹羞馔之适吾口，必强天下人之所嗜以同于吾之所嗜，是谓大愚。然太羹玄酒，豹胎凤髓，至味当前，乃有人焉挥斥而峻拒之，是亦事理之所必无者也。先生往矣，而经国救民之精神则不往。好学深思之士，诚欲知五十年积弱之源，中外

* 《严几道诗文钞》，一九二二年上海国华书局出版，贡少芹、蒋贞金编。

相通之理，国医补治之方，则寥寥一编，夫岂可少也哉？

壬戌夏日句容蒋贞金太华甫叙。

附录三　师友来函

吴汝纶致严复书*

一

丙申七月十八日（1896年8月26日）

前接惠书，文艺至高。不鄙弃不佞，引与衷言，反复诵叹，穷于置对，因此久稽裁答。抑执事之微旨，何其深远而沈郁也。时局日益坏烂，官于朝者，以趋跄应对，善候伺，能进取，软媚适时为贤。持清议者，则肆口妄诋諆，或刺取外国新闻，不参彼己、审强弱，居下讪上以钓声誉①，窃形势，视天下之亡，仅若一缾盆之成若毁，泊然无与于其心。其贤者或读儒家言，稍解事理，而苦殊方绝域之言语文字，无从通晓；或习边事，采异俗，能言外国奇怪利害，而于吾土载籍旧闻，先圣之大经大法，下逮九流之书，百家之异说，瞑目而未尝一视，塞耳而了不一闻。是二者，盖近今通弊，独执事博涉，兼能文章。学问奄有东西数万里之长，子云笔札之功，充国四夷之学，美具难并，钟于一手，求之往古，殆邈焉罕俦。窃以谓国家长此因循不用贤则已耳，如翻然求贤而登进之，舍执事其将谁属？然则执事后日之事业，正未可预限其终极。即执事之自待，不得不厚，一时之交疏用寡，不足芥蒂于怀，而屈、贾诸公不得志之文，虞卿魏公子伤心之事，举不得援以自证。尚望俯纳刍荛，珍重自爱，以副见慕之

---

* 吴汝纶致严复书共八封，一至三函见于一九〇四年（光绪三十年）刊行的吴闿生所辑《桐城吴先生全书·尺牍》。

① 《桐城吴先生全书》作"钓声"，今从《严几道诗文钞》。

徒之所仰期。幸甚，幸甚！

尊译《天演论》，计已脱稿，所示外国格致家谓顺乎天演，则郅治终成。赫胥黎又谓不讲治功，则人道不立，此其资益于自强之治者，诚深诚邃。某以浅陋之识，妄有论献，亦缘中国士人，未易遽与深语，故欲以外国农桑之书，遍示人人，此亦迂谬之妄见也。尊意拟译穆勒氏之书，尤欲先睹为快，献书称官，此自古法，奈何欲易之。惟鉴察不宣。

二

丁酉二月初七日（1897年3月9日）

吕临城来，得惠书并大著《天演论》，虽刘先主之得荆州，不足为喻。比经手录副本，秘之枕中。盖自中土繙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匪直天演之学，在中国为初凿鸿濛，亦缘自来译手，无似此高文雄笔也。钦佩何极！抑执事之译此书，盖伤吾土之不竞，惧炎黄数千年之种族，将遂无以自存，而惕惕焉欲进之以人治也。本执事忠愤所发，特借赫胥黎之书，用为主文谲谏之资而已。必绳以舌人之法，固执事之所不乐居，亦大失述作之深恉。顾蒙意尚有不能尽无私疑者，以谓执事若自为一书，则可纵意驰骋；若以译赫氏之书为名，则篇中所引古书古事，皆宜以元书所称西方者为当，似不必改用中国人语。以中事中人，固非赫氏所及知，法宜如晋宋名流所译佛书，与中儒著述，显分体制，似为入式。此在大著虽为小节，又已见之例言，然究不若纯用元书之为尤美。区区谬见，敢贡所妄测者，以质高明。其他则皆倾心悦服，毫无间然也。惠书词义深懿，有合于《小雅》怨诽之恉。以执事兼总中西二学，而不获大展才用，而诸部妄校尉，皆取封侯，此最古今不平之事，岂亦①天演学中之所

① 《桐城吴先生全书》作"此岂亦"，今从《严几道诗文钞》。

谓天行者乎？然则执事故自有其所谓人治者在也。

大著恐无副本，临城前约敝处读毕，必以转寄。今临城无使来，递中往往有遗失，不敢率尔。今仍命小婿呈交，并希告之临城为荷。近有新著，仍愿惠读。肃颂道履，不宣。

三

戊戌二月廿八日（1898年3月20日）

接二月十九日惠书，知拙序已呈左右，不以芜陋见弃，亮由怜其老钝，稍宽假之，使有以自慰。至乃以五百年见许，得毋谬悠其词已乎。鄙意①西学以新为贵，中学以古为贵，此两者判若水火之不相入，其能熔中西为一冶者，独执事一人而已。其余皆偏至之诣也。似闻津中议论，不能更为异同，乃别出一说，以致其娼妒之私，曰：严君之为人，能坐言而不能起行者也。仆尝挫而折之曰：天下有集中西之长，而不能当大事者乎？往年严公多病，颇以病废事，近则霍然良已，身强学富识闳，救时之首选也，议者相悦以解。传闻南海张侍郎，因近日特科之诏，举执事以应，诚侍郎之爱执事。顾某以为特科徒奉行故事耳，不能得真才。得矣，亦不能用。愿执事回翔审慎，自重其才，幸勿轻于一出也。卓见何如？

前读尊拟万言书，以为王荆文公上仁宗书后，仅见斯文而已。虽苏子瞻尚当放出一头地，况余子耶？况今时粗士耶？独其词未终，不无遗憾。务求赓续成之，寄示全璧。虽时不能听，要不宜惩羹吹虀，中作而辍。篇中词意，往复深婉，而所言皆确能正倾救败之策，非耳食诸公胸臆所有。某无能裨益山海，承诱掖使言，则一得之愚，谓宜将所云计臣筹数千万之款，及航海②西游之费，用扬搉而言之，使读者知所筹皆切实可行，乃不为书生空谈。又如前幅所治

① 《桐城吴先生全书》作“鄙论”，今从《严几道诗文钞》。

② 《桐城吴先生全书》作“杭海”，今从《严几道诗文钞》。

之学，与所建白，有异于古，非陛下与内外大臣疆吏所尝学，无以知其才而区别贤否，此某所以决特科之为奉行故事，不能得真才，而劝执事之慎于一出者为此。虽然，此不可形之封事中，以为不知己者之诟厉。彼大臣虽万不能知，万不能区别，而有一人揭其不能之隐，则恨之次骨，此绛、灌所以腐心于贾生也。则吾虽明知其不能，而必且遁为他说，以使之容纳吾言，而无中其所忌。此在凡上言者皆尔。况执事精通西学，奈何使谗间者得太阿之柄，而谓我自炫所长，以历诋公卿乎？此虽近于不直，要有合于与上大夫訚訚之指，亦用世者周身之防，似亦不宜不一措意也。愚见如此，未审有当否。

斯密氏《计学》稿一册，敬读一过，望速成之，计学名义至雅训，又得实，吾无间然。《天演论》凡己意所发明，皆退入后案，义例精审，其命篇立名，尚疑未慊。卮言既成滥语，悬疏又袭释氏，皆似非所谓能树立不因循者之所为。下走前钞福〔副〕本，篇各妄撰一名，今缀录书尾，用备采择。吕君已视事，想少清暇商榷文字矣。

四

戊戌七月初七日（1898年8月23日）

惠书并新译斯密氏《计学》四册，一一读悉。斯密氏元书，理趣甚奥赜，思如芭蕉，智如涌泉，盖非一览所能得其深处。执事雄笔，真足状难显之情，又时时纠其违失，其言皆与时局痛下针砭，无空发之议，此真济世之奇构。执事虚怀谦挹，懃懃下问，不自满假。某识浅，于计学尤为梼昧，无以叩测渊懿，徒以期待至厚，不敢过自疎外，谨就愚心所识一孔之明，记之书眉，以供采择。其甘苦得失，则惟作者自喻，非他人所能从旁附益也。

尊著万言书，请车驾西游，最中肯綮，又他人所不敢言。其文往复顿挫，尤深美可诵，自宜续成完书，不宜中途废止。所示四事，皆救时要政，国势险夷，万法坐敝，条举件论，不可一二尽。又风俗不

变，不惟满汉畛域，不能浑化，即乡举里选，亦难免贿赂请托、党援倾轧之弊。而土著为吏，善则人地相习，不善则亲故把持。此皆得半之道，非万全之策，似不如不复枚举。但以劝远巡为一篇归宿，斟酌今日财政，于何筹此巡游经费，便是佳文。若国政之因革损益，似尚非一篇中所能尽具也。尊论利济之说，一人功成，必千因万缘，与之为辅，断无举世乖违，而能成事，最为通识。至于舟壑潜移，牛哀化虎，则尤有不忍言者，近日议法之家，皆自奋其室中之见。楚中所议科举，尤为难行。今之秀孝，虽未必果材，然国家一切屏弃不齿，恐亦有不测之忧。吾恐西学不兴，而中国读书益少，似非养育人才之本意也。《国闻报》中有治事治学为两途之论，儿道所为无疑，他人无此议也。

五

己亥正月三十日（1899年3月11日）

惠示并新译[①]《计学》四册、斯密氏此书，洵能穷极事理，镵刻物态，得我公雄笔为之，追幽凿险，抉摘奥赜，真足达难显之情，今世盖无能与我公上下追逐者也。谨力疾拜读一过，于此书深微，未敢云有少得，所妄加检校者，不过字句间眇小得失。又止一人之私见。徒以我公数数致书，属为勘校，不敢稍涉世俗，上负谆诿高谊。知无当于万一也。独恐不参谬见，反令公意不快尔。某近益老钝，手蹇眼滞，朝记暮忘，竟谆谆若八九十。心则久成废井，无可自力。因思《古文辞类纂》一书，二千年高文，略具于此，以为六经后之第一书，此后必应改习西学。中学浩如烟海之书，行当废去，独留此书，可令周孔遗文，绵延不绝。故决计纠资石印，更为校勘记二卷，稍益于未闻，俟缮写再呈请是正。元著四册奉缴，不具。

---

① 《桐城吴先生全书》作"新绎"，今从《严几道诗文钞》。

六

己亥二月廿三日(1899年4月3日)

得二月七日惠示，以校读尊著《计学》，往往妄贡疑议，诚知无当万一，乃来书反复齿及，若开之使继续妄言，诚谦挹不自满假之盛心，折节下问，以受尽言，然适形下走之盲陋不自量，益增惭恧。

来示谓新旧二学当并存具列，且将假自它之耀以祛蔽揭翳，最为卓识。某前书未能自达所见，语辄过当。本意谓中国书籍猥杂，多不足行远，西学行则学人日力夺去太半，益无暇浏览向时无足轻重之书，而姚选古文则万不能废，以此为学堂必用之书，当与六艺并传不朽也。若中学之精美者，固亦不止此等，往时曾太傅言六经外有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七者兼通，则闲气所钟，不数数见也。七书者，《史记》、《汉书》、《庄子》、《韩文》、《文选》、《说文》、《通鉴》也。某于七书，皆未致力，又欲妄增二书，其一姚公此书，余一则曾公十八家诗钞也。但此诸书，必高才秀杰之士，乃能治之，若资性平钝，虽无西学，亦未能追其涂辙。独姚选古文，即西学堂中，亦不能弃去不习，不习，则中学绝矣。世人乃欲编造俚文，以便初学。此废弃中学之渐，某所私忧而大恐者也，区区妄见，敬以奉质。

别纸垂询数事，某浅学不足仰副明问，谨率陈臆说，用备采择。欧洲文字，与吾国绝殊，译之似宜别创体制，如六朝人之译佛书，其体全是特创。今不但不宜袭用中文，并亦不宜袭用佛书，窃谓以执事雄笔，必可自我作古。又妄意彼书固自有体制，或易其辞而仍其体似亦可也。不通西文，不敢意定，独中国诸书无可仿效耳。来示谓行文欲求尔雅，有不可阑入之字，改窜则失真，因仍则伤洁，此诚难事。鄙意与其伤洁，毋宁失真。凡琐屑不足道之事，不记何伤。若名之为文，而俚俗鄙浅，荐绅所不道，此则昔之知言者无不悬为戒律。曾氏所谓辞气远鄙也，文固有化俗为雅之一法，

如左氏之言马矢，庄生之言矢溺，公羊之言登来，太史之言夥颐，在当时固皆以俚语为文而不失为雅。若范书所载铁胫、尤来、大抢、五楼、五蟠等名目，窃料太史公执笔必皆箕簸不书，不然，胜、广、项氏时，必多有俚鄙不经之事，何以《史记》中绝不一见。如今时鸦片馆等，此自难入文，削之似不为过。傥令为林文忠作传，则烧鸦片一事固当大书特书，但必叙明原委，如史公之记平准，班氏之叙盐铁论耳。亦非一切割弃，至失事实也。姚郎中所选文似难为继。独曾文正经文杂抄，能自立一帜，王、黎所续，似皆未善。国朝文字，姚春木所选国朝文录，较胜于廿四家，然文章之事，代不数人，人不数篇，若欲备一朝掌故，如文粹文鉴之类，则世盖多有。若谓足与文章之事，则姚郎中之后，止梅伯言、曾太傅及近日武昌张廉卿数人而已。其余盖皆自郐也。

来示谓欧洲国史略，似中国所谓长编、纪事本末等比，然则欲译其书，即用曾太傅所称叙记、典志二门，似为得体。此二门曾公于姚郎中所定诸类外，特建新类，非大手笔不易办也。欧洲纪述名人，失之过详，此宜以迁、固史法裁之。文无剪裁，专以求尽为务，此非行远所宜。中国间有此体，其最著者，则孟坚所为王莽传。若穆天子、飞燕、太真等传，则小说家言，不足法也。欧史用韵，今亦以韵译之，似无不可，独雅词为难耳。中国用韵之文，退之为极诣矣。私见如此，未审有当否。不具。

七

己亥九月廿七日（1899年10月31日）

往年闻有怨女赋诗云，九月桃花三月菊，大家颠倒作春秋。岂惟怨女！凡中国声利所在，无不尽然。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庄生之恉远矣！盛京卿前过此，谈及我公，亦深相敬服。要亦空赞已耳。敬爱无已，忽发狂言。

八

辛丑四月十八日(1901年6月4日)

《原富》大稿,委令作序,不敢以不文辞。但下走老朽健忘,所读各册,已不能省记。此五册始终未一寓目,后稿更属茫然。精神不能笼罩全书,便觉无从措手,拟交白卷出场矣。

惠卿郎中,拟以报馆奉烦,不知张京卿以煤矿相托。窃料此后报馆不致仍前阻挠,其能久持不折阅与否,则全视办理得法不得法。若起手谨慎,渐次拓充,当可自立不败。至报纸议论,下走颇嫌南中诸报,客气叫嚣,于宫廷枢府,肆口谩骂,此本非本朝臣子所宜,但令见地不谬,立言不妨和婉,全在笔端深浅耳。若无微妙之笔,亦不涉议论,但采摭各国议论而译传之,似亦可也。廉郎所以仰烦者,固在报馆主笔,尤欲得大才译英美要册①奇书,以为有此一事,足以维持报馆。台端所译,又可压倒东亚。其意如此,能否俯就,专望见教。兹附去报馆章程,乞是正幸甚!

梁启超致严复书*

幼陵先生:

二月间读赐书二十一纸,循环往复诵十数过,不忍释手,甚为感佩,乃至不可思议。今而知天下之爱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得书即

---

① 《桐城吴先生全书》作"要删",今从《严几道诗文钞》。

* 此信录自《饮冰室合集》的文集第一册,原标题下注明作于光绪二十二年。此信所讨论者,为《时务报》中所载文字,《时务报》创刊于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则此信应作于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以后。梁信中称严复来书作于二月,如系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则《时务报》尚未出世,如系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则梁启超已经离开《时务报》到湖南去。故此函当作于一八九七年三月(光绪二十三年二月)。《饮冰室合集》注明光绪二十二年,盖原书编者所误加。

思作报，而终日冗迫，欲陈万端，必得半日之力，始罄所怀。是以迟迟，非敢慢也。

承规各节，字字金玉。数月以来，耳目所接，无非谀词，贡高之气，日渐增长，非有先生之言，则启超堕落之期益近矣。启超于学，本未尝有所颛心肆力，但凭耳食，稍有积累。性喜论议，信口辄谈，每或操觚，已多窒阂。当《时务报》初出之第一二次也，心犹矜持而笔不欲妄下。数月以后，誉者渐多，而渐忘其本来。又日困于宾客，每为一文，则必匆迫草率，稿尚未脱，已付钞胥，非直无悉心审定之时，并且无再三经目之事。非不自知其不可，而潦草塞责，亦几不免。又常自恕，以为此不过报章信口之谈，并非著述，虽复有失，靡关本原。虽然，就今日而自观前此之文，其欲有所更端者，盖不啻数十百事矣。先生谓苟所学自今以往继续光明，则视今之言必多可悔。乌乎，何其与启超今日之隐念相合也！然启超常持一论，谓凡任天下事者，宜自求为陈胜、吴广，无自求为汉高，则百事可办。故创此报之意，亦不过为椎轮、为土阶、为天下驱除难，以俟继起者之发挥光大之。故以为天下古今之人之失言者多矣，吾言虽过当，亦不过居无量数失言之人之一，故每妄发而不自择也。先生谓毫厘之差，流入众生识田，将成千里之谬，得无视启超过重，而视众生太轻耶？以魂魄属大小囟之论，闻诸穗卿，拉丁文一年有成之言，闻诸眉叔。至今自思，魂魄之论，觉有不安。而欧印性理之学，皆未厝治，未能豁然。拉丁文之说，再质之眉叔，固亦谓其不若是之易也。此亦先生所谓示人以可歆，而反为人所藉口者矣。

变法之难，先生所谓“一思变甲，即须变乙，至欲变乙，又须变丙”数语尽之，启超于此义，亦颇深知。然笔舌之间，无可如何，故诸论所言，亦恒自解脱。当其论此事也，每云必此事先办，然后他事可办。及其论彼事也，又云必彼事先办，然后余事可办。比而观之，固已矛盾。而其实互为先后，迭相循环，百举毕兴，而后一业可

就。其指事责效之论，抚以自问，亦自笑其欺人矣。然总自持其前者椎轮土阶之言，因不复自束，徒纵其笔端之所至，以求振动已冻之脑官，故习焉于自欺而不觉也。先生以觉世之责相督，非所敢承。既承明教，此后敢益加矜慎，求副盛意耳。

《古议院考》，乃数年前读史时偶有劄记，游戏之作。彼时归粤，倚装匆匆，不能作文，故以此塞责。实则启超生平最恶人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此实吾国虚憍之结习，初不欲蹈之。然在报中为中等人说法，又往往自不免。得先生此论，以权为断，因证中国历古之无是物，益自知其说之讹谬矣。然又有疑者，先生谓黄种之所以衰，虽千因万缘，皆可归狱于君主。此诚悬之日月不刊之言矣。顾以为中国历古无民主，而西国有之。启超颇不谓然。① 西史谓民主之局，起于希腊、罗马。启超以为彼之世非民主也。若以彼为民主也，则吾中国古时亦可谓有民主也。春秋之言治也有三世，曰据乱、曰升平、曰太平。启超常谓据乱之世则多君为政，升平之世则一君为政，太平之世则民为政。凡世界必由据乱而升平而太平。故其政也，必先多君而一君而无君。多君复有二种：一曰封建，二曰世卿。故其政无论自天子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而皆可谓之多君之世。古人自士以上皆称君。封建之为多君也，人多知之。世卿之为多君也，人恒昧之。其实其理至易明。世卿之俗，必分人为数等，一切事权，皆操之上等人，其下等人终身累世为奴隶。上等之与下等，不通昏姻，不交语，不并坐，故其等永不相乱，而其事权永不相越。以启超所闻，希腊、罗马昔

---

① 梁启超所作《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文中说："严复曰：欧洲政制，向分三种：曰满那弃者，一君治民之制也；曰巫理斯托格拉时者，世族贵人共和之制也；曰德谟格拉时者，国民为政之制也。德谟格拉时又名公产，又名合众，希、罗两史，班班可稽，与前两制相为起灭。虽其时法制未若今者之美备，然实为后来民治滥觞。且天演之事，始于胚胎，终于成体，泰西有今日之民主，则当夏商时含有种子以为起点，而专行君政之国，虽演之亿万年，不能由君而入民。子之言未为当也。"梁氏此处所言，或对此段文字而发。

有之议政院，则皆王族世爵主其事。其为法也，国中之人可以举议员者，无几辈焉；可以任议员者，益无几辈焉。惟此数贵族展转代兴，父子兄弟世居要津相继相及耳。至于蚩蚩之氓，岂直不能与闻国事，彼其待之，且将不以人类。彼其政也，不过如鲁之三桓，晋之六卿，郑之七穆，楚之屈景，故其权恒不在君而在得政之人。后之世家不察，以为是实民权。夫彼民则何权欤？周厉无道，流之于彘，而共和执政。国朝入关以前，太宗与七贝勒朝会燕飨皆并坐，饷械虏掠皆并分，谓之八公。此等事谓之君权欤，则君之权诚不能专也；谓之民权欤，则民权究何在也。故启超以为此皆多君之世，去民主尚隔两层。此似与先生议院在权之论复相应。先生以为何如？地学家言土中层累，皆有一定。不闻花刚石之下有物迹层，不闻飞鼍大鸟世界以前复有人类。惟政亦尔。既有民权以后，不应改有君权。故民主之局，乃地球万国古来所未有。不独中国也，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尔浡兴。中国苟自今日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故就今日视之，则泰西与支那，诚有天渊之异，其实只有先后，并无低昂，而此先后之差，自地球视之，犹旦暮也。地球既入文明之运，则蒸蒸相逼，不得不变，不特中国民权之说即当大行，即各地土番野猺亦当丕变。其不变者即澌灭以至于尽，此又不易之理也。南海先生尝言，地球文明之运，今始萌芽耳。譬之有文明百分，今则中国仅有一二分，而西人已有八九分，故常觉其相去甚远。其实西人之治亦犹未也。然则先生进种之说至矣。匪直黄种当求进也，即白种亦当求进也。先生又谓何如？

来书又谓教不可保，而亦不必保。又曰保教而进，则又非所保之本教也。读至此则据案狂叫，语人曰：不意数千年闷葫芦，被此老一言揭破。不服先生之能言之，而服先生之敢言之也。国之一统未定，群疑并起，天下多才士；既已定鼎，则黔首戢戢受治，茶然

无人才矣。教之一尊未定，百家并作，天下多学术；既已立教，则士人之心思才力，皆为教旨所束缚，不敢作他想，窒闭无新学矣。故庄子束教之言，天下之公言也。此义也，启超习与同志数人私言之，而未敢昌言之。若其著论之间，每为一尊之言者，则区区之意又有在焉。国之强弱悉推原于民主，民主斯固然矣。君主者何？私而已矣。民主者何？公而已矣。然公固为人治之极，则私亦为人类所由存。譬之禁攻寝兵，公理也，而秦桧之议和，不得不谓之误国。视人如己，公理也，而赫德之定税则，不能不谓之欺君。《天演论》云：克己太深，而自营尽泯者，其群亦未尝不败。然则公私之不可偏用，亦物理之无如何者矣。今之论且无遽及此，但中国今日民智极塞，民情极涣，将欲通之，必先合之。合之之术，必择众人目光心力所最趋注者，而举之以为的，则可合。既合之矣，然后因而旁及于所举之的之外以渐而大，则人易信而事易成。譬犹民主，固救时之善图也。然今日民义未讲，则无宁先藉君权以转移之。彼言教者，其意亦若是而已。此意先生谓可行否，抑不如散其藩篱之所合为尤广也。此两义互起灭于胸中者久矣，请先生为我决之。

南海先生读大著后，亦谓眼中未见此等人。如穗卿言，倾佩至不可言喻。惟于择种留良之论，不全以尊说为然，其术亦微异也。书中之言，启超等昔尝有所闻于南海，而未能尽。南海曰，若等无诧为新理。西人治此学者，不知几何家几何年矣。及得尊著，喜幸无量。启超所闻于南海，有出此书之外，约有二事：一为出世之事，一为略依此书之义而演为条理颇繁密之事。南海亦曰，此必西人之所已言也。顷得穗卿书，言先生谓斯宾塞尔之学，视此书尤有进，闻之益垂涎不能自制。先生盍怜而饷之。

以上所复各节，词气之间有似饰非者，有似愎谏者。实则启超于先生爱之敬之，故有所疑辄欲贡之以自决，不惟非自是之言，抑且非自辩之言也。对灯展纸，意之所及，即拉杂书之。未尝属稿，

故不觉言之长。恐有措语不善，类于断断致辨也者，不复省察，以负先生厚意。知我爱我如先生，其亦必不以其见疑也。侪辈之中，见有浏阳谭君复生者，其慧不让穗卿，而力过之，真异才也。著《仁学》三卷，仅见其上卷，已为中国旧学所无矣。此君前年在都与穗卿同识之，彼时觉无以异于常人，近则深有得于佛学。一日千里不可量也，并以奉告。启超近为《说群》一篇未成，将印之《知新报》中，实引申诸君子之言，俾涉招众生有所入耳。本拟呈先生改定乃付印，顷彼中督索甚急，遂以寄之。其有谬误，请先生他日具有以教之也。又来书谓时务诸论，有与尊意不相比附者尚多，伏乞仍有以详教。

黄遵宪致严复书*

别五年矣。戊戌之冬，曾奉惠书，并《天演论》一卷，正当病归故庐，息交绝游之时，海内知己，均未有一字询问，益以契阔。嗣闻公在申江，因大著作而得一好因缘，辄作诗奉怀，然未审其事之信否也。诗云：一卷生花《天演论》，因缘巧作续弦胶，绛纱坐帐谈名理，以倩麻姑背蛘搔①。团拳难作，深为公隐忧，及闻脱险南下，且忻且慰。然又未知踪迹之所在，末由敬候起居，怅怅而已。

《天演论》供养案头，今三年矣。本年五月获读《原富》，近日又得读《名学》，隽永渊雅，疑出北魏人手。于古人书求其可以比拟者，略如王仲任之《论衡》，而精深博则远胜之。此书不足观。然汉以前辨学而能成家者，只此一书耳。又如陆宣公之奏议，以体貌论，全不相似。然切理厌心，则相同也。而切实尚有过之也。《新民丛报》以为文笔太高，非多读古书之人，殆难索解。公又以为不然。弟妄参末议，以谓《名学》一书，苟欲以

* 此据王蘧常先生所藏抄件。原标题下注明："壬寅（一九〇二）年作"，月份不可考。

① 《人境庐诗草笺注》（一九五七年古典文学出版社）页三〇六己亥续怀人诗中作："胜似麻姑背蛘搔。"

通俗之文,阐正名之义,诚不足以发挥其蕴。其审名度义,句斟字酌,并非以艰深文之也,势不得不然也。观于李之藻所谓之《名理探》,索解更难,然后知译者之费尽苦心矣。至于《原富》之篇,或者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能使人人同喻,亦未可定。此则弟居于局外中立,未敢于三说者遽分左右袒矣。公谓正名定义,非亲治其学,通彻首尾,其甘苦末由共知,此真得失心知之言也。公又谓每译一名,当求一深浅广狭之相副者,其陈义甚高。然弟窃谓悬此格以求是,恐求之不可得也。以四千余岁以前创造之古文,所谓六书,又无衍声之变,孳生之法。即以之书写中国中古以来之物之事之学,已不能敷用,况泰西各科学乎?华文之用,出于假借者十之八九,无通行之文,亦无一定之义。即如《郑风》之忌,《齐诗》之止,《楚辞》之些,此因方言而异者也。《墨子》之才,《荀子》之案,此随述作人而异者也。乃至人人共读,如《论语》之仁,《中庸》之诚,皆无对待字,无并行字,与他书之仁与义并诚与伪者,其深浅广狭已绝不相侔,况与之比较西文字乎?今日已为二十世纪之世界矣,东西文明两相接合。而译书一事以通彼我之怀,阐新旧之学,实为要务。公于学界中,又为第一流人物,一言而为天下法则,实众人之所归望者也。仆不自揣量,窃亦有所求于公:

第一为造新字。中国学士视此为古圣古贤专断独行之事,于武曌之撰文,孙休之命子,坐之非圣无法之罪。殊不知《仓颉》一篇,只三千余文,至《集韵》、《广韵》,多至四五万,其积世而增益,因事而制造者多矣。即如僧字塔字,词章家用之如十三经内之字矣,而岂知其由沙门桑门而作僧,由鹘图窣堵而作塔,晋魏以前无此事也。次则假借。金人入梦,丈六化身,华文之所无也,则假佛时仔肩之佛而为佛。三位一体,上升天堂,华文之所无也,则假视天如父,七日复苏之义而为耶稣。此假借之法也。次则附会。塞□之变为释□,苾刍之变为比丘,字本还音,无意义也。择其音之相近者而附会之,此附会之法也。次则谜语。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故不得不用谜语。佛经中论德如慈悲,论学如因明,述事如唐捐,本系不相比附之字,今则沿习而用之,忘为强凑矣。

次则还音。凡译意则遗词，译表则失里。又往往径用本文，如波罗密、般若之类。又次则两合。无一定恰合之音，如冒顿、墨特、阏氏、焉支，皆不合。则文与注兼举其音，俾就冒与墨，阏与焉之间，两面夹出，而其音乃合。此为仆新获之义，无以名之，姑名之曰两合。荀子又言，命不喻而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吾以为欲命之而喻，诚莫如造新字。其假借诸法，皆荀子所谓曲期者也。一切新撰之字，初定之名，于初见时能包综其义，作为界说，系于小注，则人人共喻矣。

第二为变文体。一曰跳行，一曰括弧，一曰最数，一、二、三、四是也。一曰夹注，一曰倒装语，一曰自问自答，一曰附表附图，此皆公之所已知已能也。

公以为文界无革命。弟以为无革命而有维新，如四十二章经，旧体也。自鸠摩罗什辈出，而内典别成文体，佛教益盛行矣。本朝之文书，元明以后之演义，皆旧体所无也，而人人遵用之而乐观之。文字一道，至于人人遵用之乐观之足矣。凡仆所言，皆公所优为。但未知公肯降心以从，降格以求之否？

弟离群索居，杜门四年矣，几几乎以泥水自蔽，一若理乱不知也者。然新字新理，日发我聋而振吾聩，虽目不窥园，若日与海内贤豪相接，使耳目为之一舒，窃自忻幸。而浅学薄材，若河伯之见海，若望洋兴叹，茫无津涯，弥复自愧。加以老而补学，如炳烛之明，馀光无几，又自恨也。爱我如公，何以教之。草草布臆，不尽所怀。

夏曾佑致严复书*

一

几道先生执事：

得去年十二月一书，今年正月二书，所以奖进之者甚至，以佑

---

* 夏曾佑致严复书四函，原稿藏北京图书馆。现选录三函。此据原稿。

之冥想妄作，而得先生以为之援，其幸亦甚矣。然所以反对之者亦众，南海师弟均勿善也。佑近日又有一例，与前例不同，未知其孰是。神洲莽莽，大约唯先生能决之。前例言欲改政必先改教，有文一首在《外交报》卅五册，不知公见之否？今以为政若改则教将不攻而破。政出于教者，群之常理，惟孔教则稍有不同，盖神洲宗法社会远在孔教之先，孔教之作用幻牵及局外，真不可解。仲宣别图，不知已遂否？窃料此堂社员，将来失据，各与仲宣等，毋徒笑仲宣也。昭扆想已至津，某大令已来沪，决辞综财政之任，此局必归通州，殆无疑也，某大令乖人，宁不知此乎待公夫人。昨来此云及家无恒产，来日方长，不知所出。欲请先生为海澄于矿局图一乾俸，俾得稍资衣食。昨张让三有一函来，语亦相同，而语较强，亦附上。待公身后不惟孤贫而已，斗初之纶尚思攫以肥己。遗骨未寒，故人咸在，已出于此，将来之事，宁不寒心。支那人之社会，于饮食谳乐时尚不之觉一观生死荣悴之变，真足令人气尽！教使然耶？政使然耶？俗使然耶？

译稿事闻菊生已有书达左右，不复赘述。《原富》前日全书出版，昨已卖罄，然解者绝少，不过案头置一编以立懂于新学场也。即请著安。

曾佑合十　嘉平初九日①

二

又陵先生执事：

在皖先后得手书二通，所以奖进弟子者，可谓至矣。以先生之贤圣而所以许可者如此，弟子于此亦可以自信而自壮。虽然，见许者

① 此处未署年份，仅署“嘉平初九日”。函中有“《原富》前日全书出版，昨已卖罄”等语，知此函作于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九日，即公历1903年1月7日。

仅一先生，又以见我社会之不易为力也。弟子于十月杪至皖，此月重至海上赁屋于新拉圾桥北首北长康里第二百号。女已嫁却，子尚在南洋公学读书，家中只一妇，自给亦不难，故从此亦不作他往计也。

《社会通诠》因移居之故属菊生勿寄至沪，始见之而又以位置几案，整此卷帙，劳扰数日，至前日始毕。昨尽一日之力读之，谬为作序一首，其意欲从此书与本社会相资之故著笔，而笔墨潦浇，不复能举，惟神洲所以入宗法社会而不能出者，则已初明其故。文既录呈，惟先生教之焉。此文尚未缮就，稍缓即发，又一文亦当附呈。复案非一时所能猝办，鄙意不如此书先出，他日若有所见，当另录一册，名曰附卷，不必以复案名之，如此则可以省重排之劳，然亦不能预决，观书成后体段何如耳。

垂询中国前途与历验小例二端，此事宏大，非浅智所测。窃谓神洲建国以来之真历史尚在墨暗之中，未稍发现，实迹与言理均未发现。历史既未明，则前途从何而测，若强为之说，则鄙意以为今日所悬革命、立宪、藩镇之三大问题，可立一义以决之，则凡往事之所经，种智之所有，中材以下之人一言可喻者，其事可成；凡往事之所未经，种智之所未有，中材以下之人不可猝喻者，其事不可成。如此，则吾国自保以用何种方法为易行，不幸归人，以归何种政体为有益，均可决矣。此例似浅，然于社会之现情似不可易。先生以为如何？《社会之原》除《丛报》所印外尚拟作七八篇，其义始完。惟此书与《通诠》不同物，因彼详于治制而此详于宗教也。

南海已归香港，大设坛场，谓以后当改定宗旨，不惟保皇，兼当保后。任公亦归，极得意，所闻如此。此候兴居万胜。

曾佑顿首　十二月初八日①

---

① 此处未署年份。函中云："《社会通诠》……昨尽一日之力读之，谬为作序一首"。按夏曾佑的《〈社会通诠〉序》作于光绪癸卯十二月。此函当作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八日，即公历1904 年 1 月24日。

三

几道先生执事：

别后由汽车至塘沽待舟，六日始能南下，困顿极矣。十三日至上海，又不知所措者数日。今始定明日赴省，然到省后之境界，亦正不自知也。本班无在先者，一有缺出，即可补用。惟现在实缺者均在，闻中有一人以吝于资故，上游拟撤其任，再行拍卖署任，然亦尚未定。养子在京，时见长沙，许以函致皖中，其函缮就，即交小沂寄来，而函迄不至，想已中变，大学堂之变之阻也。试观今日教旨，皆藉政体而存，一旦不做八股，则《四书》可以不读矣。其有作宗教之论者，亦均从自保其身起见，无专为宗教者，此非吾族种性之独劣，因其教之宗旨无上帝、无灵魂、无天堂地狱，亦无清净涅槃，毕生所希望皆富贵，外无他物。富贵者，形器上之事，不能不受制于政体，而宗教亦遂不期然而然，而受制于政体矣。故今日但患不得政权，既得政权，则天下之民犹群羊然，视牧人之鞭影而动，不能知牧人将率我以遵何道也。此为中国政教与他国相异之故，而因果之位置与前例反。先生观之将谓孰是？幸有以教正之。

日俄之战，此间昨日有旅顺陷落之语，未知确否？若此信为确，则俄人横生支节之举，殆将不远。惟其若何下手尚不可知。至平易者乃责我不守中立，然兵事万变，彼或使其联盟国由粤入手，以破万国保中国独立之说，亦未可知也？先生以为如何？先生何日首途？极念。此请著安。

曾佑顿首　正月二十九日[①]

① 此函未署年份。函中云："日俄之战，此间昨日有旅顺陷落之说，未知确否？"按日军攻陷旅顺事，时在光绪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此函当作于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即公历 1905 年 3 月 4 日。

编　后　记

1962年，中华书局委托南京大学历史系编辑一部《严复集》。作为这部书的主编王栻先生，一直为身体的健康所困扰，参加编辑的人员又时有变动，特别是由于十年浩劫，所以，工作就拖了下来。直到今天才编成这个集子。下面简要地谈一谈编辑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一）过去有关严复的集子与专著

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毛泽东同志指出："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严复生平文字，可以分为论文、诗词、书信、专著、翻译和按语六个方面。

我们首先看看严复的诗文集。自清末以来，曾有过几部严复的文集和诗文集。如熊元锷的《侯官严氏丛刻》、徐锡麟的《严侯官文集》、愿学子的《严侯官全集》和贡少芹、蒋贞金的《严几道诗文钞》等。但这些集子都收录不全，有的仅收几篇文章。

1、《侯官严氏丛刻》四册，熊元锷（季廉）编。南昌读有用书斋校印。1901年出版，木刻本。校勘很精审。但集中只收《救亡决论》、《论世变之亟》、《原强》、《斯宾塞劝学篇》及《上皇帝万言书》五篇文章。《劝学篇》即后来严复所译《群学肄言》中一小部份的初译本，与后来全书出版时的译文颇有不同。《丛刻》不收与《原强》等同时发表的《辟韩》，想是因为张之洞等痛恨这篇文章，编者有所顾忌的缘故。

2、《严侯官文集》一册。徐锡麟编。绍兴特别译书局发行。1903年出版，铅印本。这反映当时一个革命党人对严复文字的倾佩。集中共收十一篇文章。内《辟韩》、《西学门径功用说》及《译赫胥黎天演论序》等篇，为《侯官严氏丛刻》所未收。

3、《严侯官全集》十四册。又名《开通中国第一哲学大家严侯官先生全集》。中国愿学子辑。出版处不详。1903年出版，小字石印本。据序文所言，这些"愿学之诸子"，大率是严复在主持北洋水师学堂时的学生。此书十四册中，诗文只占一册，收录诗三首，文十篇；翻译则占十三册，收录《支那教案论》、《天演论》、《原富》、《穆勒名学》(未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及《社会通诠》等七种。

4、《林严合钞》四卷。皞皞子编。上海国学扶轮社出版(1909)。铅印本。内林(纾)文二卷，严(复)文二卷。严文共二十六篇，内译书中的序言、例言及按语就占了十四篇。

5、《现代十大家文钞》二十册。编者未详。上海进步书局出版(1915年)，铅印本。内有《严几道文钞》二卷。录文二十三篇。所录也大半采自译书中的序文、例言、按语及译文节录。所以后来《严几道诗文钞》的编者曾批评这本书及《林严合钞》，说他们"大都仅录侯官译书诸序或节译之文，以充篇幅。"

6、《严几道诗文钞》六册。贡少芹、蒋贞金编。上海国华书局出版。1922铅印本。文钞五卷，录文四十三篇，诗钞一卷，录诗二三十首。严复死于1921年，这个集子出版于1922年，似为带有总结性的诗文集。这个集子所收的诗文，超过前此的几部集子。上面五部集子所收的论文，总共不过十七篇(译书中的序言及按语等除外)，而这本集子所收的论文，则有三十五篇，共约八万五千字。本书最大的缺点是，编校草率，错字极多。如《上皇帝万言书》一文，错误脱漏计有二百多处。短短一千字的《吴芝瑛传》，错误也有十一处之多。所录之文，考订也不精审，有几篇并非严复所作。

7、《晚清文选》一册。郑振铎编。上海生活书店出版。1937铅印本。本书共录了中国近代史中自林则徐以来一百二十多家的文章。其中共收严复的文章二十三篇。编者自序说:“为了要从多方面取材,有许多不为人所注意的晚清文集、报章及定期刊物,便不得不广泛检读一过。”并说他从阿英处,借到“很难得的《民报》全份、《国闻报汇编》、《黄帝魂》等等。”其中《中俄交谊论》、《论八股存亡之关系》、《论支那不可分》、《书本报译报后》、《论华人之可用》及《论沪上创兴女堂事》等六篇,为他书所未见。编者之所以能选出这六篇文章,是因为他手头有一部《国闻报汇编》。但《国闻报汇编》所收文章,虽然多半是严复的文字,却也有别人写的文字(详见下)。所以本书录选诸篇,有的并不是严复所作。

8、《严复诗文选》一册。周振甫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9)。其中录文十七篇,诗三十一首。这本书是作为普及读物出版的,许多篇文字都作了详细的注释,校勘比较精审。至于所收材料,并未溢出上述诸书之外。

9、《瘉壄堂诗集》一册。抗战前,严复女儿曾送给王栻一本《瘉壄堂诗集》。这是严复死后他长子严璩所编的严复诗集。铅印本一册。1926年出版,分上下两卷。上卷系辛亥以前所作,录诗凡九十四首,下卷系民国以后所作,录诗凡一百七十二首,共约二万六千字。该集系非卖品,印的数量很少。内有好些地方是她家中人亲手校正过的墨迹。据陈宝琛所作的《墓志铭》说:严复生平,“仅存诗三百余首”。王以晢所作的《行状》也说:“诗存者仅二三百首”。可见严复所遗留下来的诗,本就不多。我们后来又辑到五六十首,其中有许多是应酬之作的寿诗,这大概是严璩在编辑《瘉壄堂诗集》时有意删掉的。

其次谈书札。

1.《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录》

1922——1923年出版的《学衡》第六至二十期，曾连续刊载了《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抄》。共八十封，约五万字。系胡先骕据熊纯如所藏严复给他的书札加以节录。熊纯如，名锡育，江西南昌人，系严复得意门生熊元锷的从弟。元锷早死，以后严复与熊纯如的通信频繁。这是辛亥革命以后直至严复逝世以前十年间（1912——1921）严复给熊纯如所写书信的汇编，于政治、思想、个人生活，无所不谈。我们认为最能反映严复辛亥革命以后晚年生活与思想的，还是这一批书札。可惜在出版书刊中所能找到的严复书札，就只有这些。就是所发表的与熊纯如书札，也还只是节录，不是全文。

2.《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录》，是将《学衡》连续刊载的这批书札汇印而成，无新材料。书仅一册，龚尹耕编。1924年的铅印本（成都）。

再次谈专著。

1、《英文汉诂》一册。约十二万字。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最早期讲解英文文法的一本书。书的内容，与思想关系较小，但自序却阐述他对学习西学的见解。

2、《侯官严氏评点老子》一册。约四万字（包括《老子》原文及王弼注）。1905年先在日本并木活版所出版，后又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两个版本文字完全一样。惟日本版为朱墨本，黑色为老子原文，红色为严复批点文字。

3、《政治讲义》一册。约六万字。190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以后又有1930年金马书堂的刊本。当时清政府假惺惺地说要实行立宪，上海有些人请严复讲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及立宪问题。共讲八次，以后汇印成书。

最后谈严复的翻译。

《严译名著丛刊》八种。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严复生平著作，用力最多者，既不是论文、诗词与书札，也不是专著，而是翻译。严复最重要的译著共有八种，当初由不同的出版处出版，以后逐渐全部转归商务印书馆出版。

1.《天演论》一册。英国赫胥黎(T.H.Huxley)原著。1898年沔阳卢氏慎始基斋木刻本。自1898年《天演论》正式出版后，翻刻本极多，我们所能看到的，总在三十种以上。解放后曾排印出版。

2.《原富》八册。英国斯密亚丹(Adam Smith)原著。1901——1902由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译书院陆续出版。

3.《群学肄言》四册。英国斯宾塞尔(H. Spencer)原著。1903年文明书局出版，以后有商务印书馆的单卷本。

4.《群己权界论》一册。英国穆勒约翰(J.S.Mill)原著。原书名《自由论》，严复改今名。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5.《社会通诠》一册。英国甄克思(E. Jenks)原著。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6.《法意》七册。法国孟德斯鸠(C. L. S. Montesquieu)原著。1904——1909年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

7.《穆勒名学》(未完)。英国穆勒约翰(J. S. Mill)原著。初印本仅一册，系原书的一小部份。以后又增补重刻，但仍未完，只半部，凡八册。1905年南京金粟斋木刻本。以后有商务印书馆的铅印本(共三册)。解放后，三联书店又出版了新的标点本(1959)。

8.《名学浅说》。一册。英国耶芳斯(W.S.Jevons)原著。190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解放后，三联书店也出版了新的标点本。

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严译名著丛刊》，系将上述八部译著汇刊而成，并附《中西名对照表》。同时，这部书的校勘也是比较精审的。

严复译著，除了上述八种外，还有早期翻译的《支那教案论》和晚年翻译的《中国教育议》。这两部书的原作者都只是到过中国的

外国人，内容没有什么价值，在社会上的影响也很小，所以《严译名著丛刊》未收入。

9．《支那教案论》一册。英国宓克（A. Michie）原著。严复译此书甚早，大概与译《天演论》同时或更早。后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未注明出版年月。南洋公学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创立，此书出版当在此之后。上述《严侯官全集》也收有此书。

10．《中国教育议》一册。卫西琴（A. Westharp）原著。先载《庸言报》，1914年由文明书局出版单行本。

11．《居仁日览》石印本。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说：1914年，“自欧战发生后，府君于战事新闻，每摘要论述，送总统府备览，积年余，不下数万言，俱未留稿。”《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中也说到此事：“报载复与马、伍诸公翻译进呈之事，却非虚语，日来正为欧战缘起以示此老（指袁世凯——引者）。”王栻先生抗战前曾在北京旧书铺中买到几本。解放后，夏鼐先生也于旧书铺中买到两本见赠，内一册正是欧战缘起。这些“进呈”给袁世凯看的本子，大都不署名。不过这种文字，谁也不重视，就是严复自己，虽然所译“不下数万言”，也“俱未留稿”。

现在我们可以总结一下过去我们所能看到的严复译著。

《天演论》	约70000字
《原富》	550000字
《群学肄言》	210000字
《群己权界论》	80000字
《社会通诠》	110000字
《法意》	520000字
《穆勒名学》	290000字
《名学浅说》	100000字
《支那教案论》	30000字

《中国教育议》　　　20000字

以上翻译共十部,约计一百九十万字。内中按语共约十九万,相当于原书翻译字数的十分之一。

这样我们就可以总结一下。我们过去所能看到的严复著译大略如下:

(一)	论文(散文)——以《严几道诗文钞》为主	约80000字
(二)	诗词——《瘉壄堂诗集》	25000字
(三)	书信——《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	50000字
(四)	专著——有《英文汉诂》、《老子批注》及《政治讲义》等三种	220000字
(五)	翻译——有《严译名著丛刊》、《支那教案论》及《中国教育议》等(按语不计)	1710000字
(六)	按语——即翻译中严复自己所加的文字	190000字

以上计二百二十余万字。内中翻译及按语占一百九十万字,专著占二十二万字,论文、诗词、书札三方面,总共起来,不过十六万字。我们曾估计,在翻译、专著及诗词方面,获得大量新资料,可能性不大,因此,我们在编辑过程中,以较大的力量去寻找论文与书信方面的新材料。

(二)关于搜集资料的工作

我们是在上面列举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工作的。

但这批资料如要追根究底,找到其最早的出处,最全的本子,也并不容易。举例来说,在文集方面,大家都知道,天津《直报》上刊

登的《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及《辟韩》等四篇论文是严复生平最早期并且是最重要的论文。大家引用时，都是据根普通本子。我们总想找寻最早刊载的原文。一直找了十多年，才在天津历史博物馆找到一份《直报》，这也许是国内硕果仅存的一份了。经过对校，发现大家引用的《原强》与《直报》上原文差异极大。又如诗集方面，我们以为得到一本《瘉壄堂诗集》已经很不容易了，但严群先生借给我们的一本，不仅有校勘文字，并且还有编者的注释文字——简单说明诗中怀念人物或酬答人物的生平。又如翻译方面，我们虽然借到很多不同版本的《天演论》，甚至还从陕西图书馆借到1895年非正式的刊本（与三年后正式出版的差异极大），但最早正式出版的本子——慎始基斋的本子却是直到最近才找到的。

关于搜集新资料，我们分两个方面进行：第一，进一步搜集已经刊登发表过的资料。第二，搜集还未经刊登发表过的手稿或抄稿。

搜集已经刊登过的资料，主要对象是报刊。我们在中国科学院与北京图书馆找到了严复创办的《国闻报》。虽然两处所藏都有残缺，但互相补充，就成为全份（这可能也成为中国仅存的一份了）。我们在这份报纸上发现了许多篇向来未被人注意的严复文字。在戊戌政变之后，严复脱离了《国闻报》，又经常在《外交报》（杂志）、《新民丛报》（杂志）、《大公报》（日报）、《庸言报》（杂志）、《中外日报》、《公言报》（日报）、《平报》（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我们在这些报刊中也发现了一些新的材料。

此外，我们也找到几本书，如《也是集》、《瘉壄堂诗》、《海军大事记》、《学易笔谈二集》、《删亭文集》、《逻辑指要》、《謇斋賸墨》、《广西边事旁记》、《燕山楚水》（日文），以及香港出版的《评点庄子》、新加坡出版的《严几道先生遗著》等等，其中有不少材料，今天已很难看到了。

关于未经刊登发表的手稿或抄稿，我们花的时间就更多。在这方面首先要感谢严群先生。严群先生是严复的侄孙，生平最注意收藏严复文字。十多年来，他陆续整理并先后寄来了抄稿近一百篇，包括论文、诗词、书札、专著及翻译各个方面，一部分是未曾看到过的新材料，史料价值非常高。此外，还寄来不少珍贵图片。

其次，我们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又发现了一批严复手稿。十余年前，严群先生曾告诉我们说："严复去世后，所遗文稿全部交由严复夫人集中保管，装在一个木箱里。其中藏有论文、书信、诗词，也藏有手批的书。《天演论》手稿也在其中。后来这个箱子为他的第五个儿子严玷所保存。严玷到英国留学时，曾随身带往，以后又随身带到南洋。抗战时，他因癌病到欧洲治疗，将此箱寄存于南洋一友人处。不久，严玷病死欧洲。严复的第四子严璿后来打听到这个箱子的下落，曾到南洋寻找，但未有结果。"1962年 4 月份《历史教学》上刊登了《天演论》翻译手稿的照片，并注明原稿存于中国革命博物馆。那么，中国革命博物馆所藏这一部原稿到底从那里得来？是不是就从那只箱子里发现的？如果真是这样，岂不是箱子已经找到了么？经查询，始知解放后，严玷友人将严复文稿交送我国驻印尼大使馆，大使馆又送回国内。这些资料现分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这一批材料的确是极其丰富的。约有二十篇论文、三十首诗词，一百余封书信以及《政治讲义》残稿、有《天演论》的翻译原稿（并有自己的批注）和一些翻译未完的残稿。此外，还有1908——1920年的日记（极简单，中间又缺了四年）和十来种书的评注。这真是一个新资料的巨大来源。

再次，我们从其他许多单位及私人处也得到好些新的资料。从上海图书馆得到了《与张元济书》及《与汪康年书》共三十多封，从福建省博物馆及图书馆共得到了《与陈宝琛书》三十多封。从江西

师范学院图书馆又得到了《与熊纯如书》被节删掉的信件约三十封并补足其他信件被删节之处。从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福州市文管会、湖南社会科学院也得到若干件。私人方面，吴汝纶之孙吴防先生寄来二件，王蘧常先生寄来三件，严琥先生寄来严复给他的家书十四封，顾廷龙先生寄来《与高梦旦书》四封，祁龙威先生寄来一件，卞慧新先生也寄来几件。汤志钧先生经常帮助我们了解新材料的情况，并且也据上海博物馆所藏抄寄一件。

经过这样一番搜集，《严复集》的内容大大增加了。过去，在论文方面，我们只知道有四十多篇，约八万字，现在已有了一百二十多篇，近三十万字。书信，过去我们只知道有八十封信，约五万字，现在已有了三百八十多封，约二十八万字。诗词，搜集到的有五六十首。专著，添了《庄子评点》(严群先生藏，与香港岷云堂出版的本子不同)以及《王荆公诗评点》。翻译，也添了《国计学甲部》、《计学浅说》、《有机天演》等几部翻译未完的残稿。总起来说，我们所得到的新材料，当在五十万字左右。除翻译文字外，严复自己所撰著的文字，包括按语在内，原来只有五十万字左右，现在已有一百多万了。

不过我们所已掌握的资料，还未达到"完备"的地步。我们现在就已经知道某些严复文字的线索，但一直还没有得到那些书报或文稿。譬如说，据《严几道与熊纯如书札节钞》，严复在北京《公言报》上还有好些论文；据熊正理先生来信，严复在天津《大公报》及上海《中外日报》上也常发表文章，但因我们无法确定这些文章所发表的具体日期或约略日期，无法到外地进行繁重的翻阅工作。虽也查到几篇，但仍有遗漏。有人说，吴芝瑛写本《楞严经》上还有严复的序或信，我们一时也未寻获。

又如未刊稿方面，我们现在看到的《庄子批点》并不是最好的本子，严复原有一部极好的《庄子批点》，为马其昶(通伯)所借去，以后未归还(见《学衡》第二十期的《书札节钞》)。马其昶藏书解放

后大概已经归公，我们也许可以循此线索，得到原批本。我们又看到章士钊的一篇文章说："(民国)七年，愚任北大教授，蔡校长曾将先生名词馆遗稿之一部，交愚董理，其草率敷衍，亦弥可惊。计先生藉馆觅食，未抛心力为之也。"也有人说，这工作并不草率，是认真的。无论草率还是认真，总还有这么一堆稿子，可是我们现在连他的下落也不知道。

严复的书信，也有很多尚未找到。如严复与师友吴汝纶、郭嵩焘、陈宝琛、陈三立、张元济、夏曾佑等人，与门徒伍光建、熊元锷、侯毅等人过往甚密，常有信件往来，但我们现在只找到给张元济、汪康年与陈宝琛的信，算是多一些。给吴汝纶的信，吴汝纶之孙吴防先生说，只保存了一封；给陈三立的信，据陈三立的孙女说，已无法找到；给夏曾佑的信，还不知线索。给侯毅(疑始)的一封信，是夹在侯毅出卖给南京图书馆的一堆书中，偶然发现的。给伍光建的信，最近才承严群先生寄抄几封。有的已有线索，但未能得到，如辽宁省博物馆现存严复致熊元锷书三十余封，因他们计划自己整理，所以没有提供出来，本书暂阙。

我们以后还要继续进行搜集工作。盼望读者知道材料的出处或线索时，能随时告诉我们。

(三) 关于整理资料的工作

对搜集到的资料，我们则分段标点，校勘文字，考订年月，辨别真伪，进一步做了整理工作。

关于文字的整理。严复的手稿与公开刊行的相较，内容颇有不同，手稿多为初稿，刊行时又作了修改，因此，凡已刊行的，我们就用已刊行本作底本，然后再加校勘。严复原稿中有很多草字，有的已经残缺，辨认殊难，为慎重起见，凡是我们不能肯定的地方，一般都加注说明，只是在错误极明显的地方，才敢于改动。因此，我

们就决定，有的只写下最简单的结论。

关于年月的考订。严复的文章、著作、书信，绝大部分已考定出写作年月，各类文字基本上按时间顺序排例。诗词则大多数不能考定确切年月，在《瘉壄堂诗集》中，上卷系辛亥革命以前所作，下卷系民国成立以后所作。我们只照原书排列，不再作考订。

关于辨伪工作。天津出版的《国闻报》(日报）与《国闻汇编》(旬刊)是维新运动时期北方最重要的报刊。严复是最主要的发起人，并经常为之撰文。严复在戊戌政变以前所发表的论文，大部分在这里。北京图书馆藏有《国闻报汇编》六册。梁启超《清议报一百册祝辞》说："《时务报》后，……惟天津《国闻报汇编》(当系《国闻汇编》之误——引者)成于硕学之手，精深完粹，夐乎尚矣。然仅出五册，便已戛然。" 今北图藏有六册，是全部无缺的了。就六册的目录来看，严复的只有几篇翻译文字，都署名"侯官严复述"。其他各文，也都署明作者姓名，只有第一册《国闻汇编叙例》不署姓名，不过可以确定这是严复的文字。《国闻汇编》中的严复论文，只有这《叙例》一篇。

《国闻报》，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只有初开办时两个多月的比较完整，其余都是残缺的。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保存的则相当完备，两者互相补充，则恰恰凑成一份全而不缺的戊戌时期的《国闻报》(光绪23——24年即1897——1898年部分)。我们阅读后，发现在这两年全部的《国闻报》中，并没有一篇文章用严复(或严又陵或严几道或其他别号）的名义来发表的。就是那一篇著名的长达万言的《上皇帝书》，严复在面奏光绪时曾明确说是他自己所作的，在《国闻报》上也不署名。怪不得吴汝纶看到《论治学治事宜分两途》一文时，写信给严复说："《国闻报》中有治学治事宜分两途之论，几道所作无疑，他人无此议论也。"现在知道，严复在《国闻报》上所发表的文章，都是属于社论性质的，都是不署名的。只有一篇《八月三

日侯官严先生在通艺学堂演说西学门径功用》例外，但这是先用演说形式在别处发表，《国闻报》才在"照录"一栏中予以刊载。我们固然相信严复是《国闻报》上写社论的主要人物，但却不能肯定所有社论都是严复的文字。王修植、夏曾佑甚至杭慎修，都可以写社论(有几篇可以肯定的夏曾佑写的)。经过王栻先生考订，我们认为，在戊戌政变前，《国闻报》共发表了四十二篇社论(1898年的十月份除外)，至少有二十三篇出于严复的手笔。

此外，《大公报》曾刊载有《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一文，以后《外交报》又加以转载，这也是一篇不署名的文字。我们认为这篇文章一定是严复所作无疑①。吴防先生寄给我们一篇近万字的《海军奏稿》，我们已经考定这是严复代直隶总督杨士骧拟的稿子②，并经吴汝纶之子吴闿生修改，幸而抄寄的原件还一一注明被删改了的文字，我们就恢复了严复的初稿的本来面目。

本书的编辑，得到上述许多单位和同志，特别是严群先生的大力支持；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室的同志负责本书的编辑事项，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并此志谢。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本书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诚恳盼望读者们予以指正。

---

① 《大公报》于1907年7月15日重刊此文，并加按语说："瘉壄堂著述向为学界欢迎。……兹《读甄克思社会通诠》一篇，虽著于四年前，然按之今日时势，仍莫不切合，……用是赓录报端，以饷阅者。"

② 参见本书所收《严复日记》。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严复集　第5册
作者=王栻主编
页数=1589
SS号=80411021
DX号=
出版日期=1986.01
出版社=北京中华书局